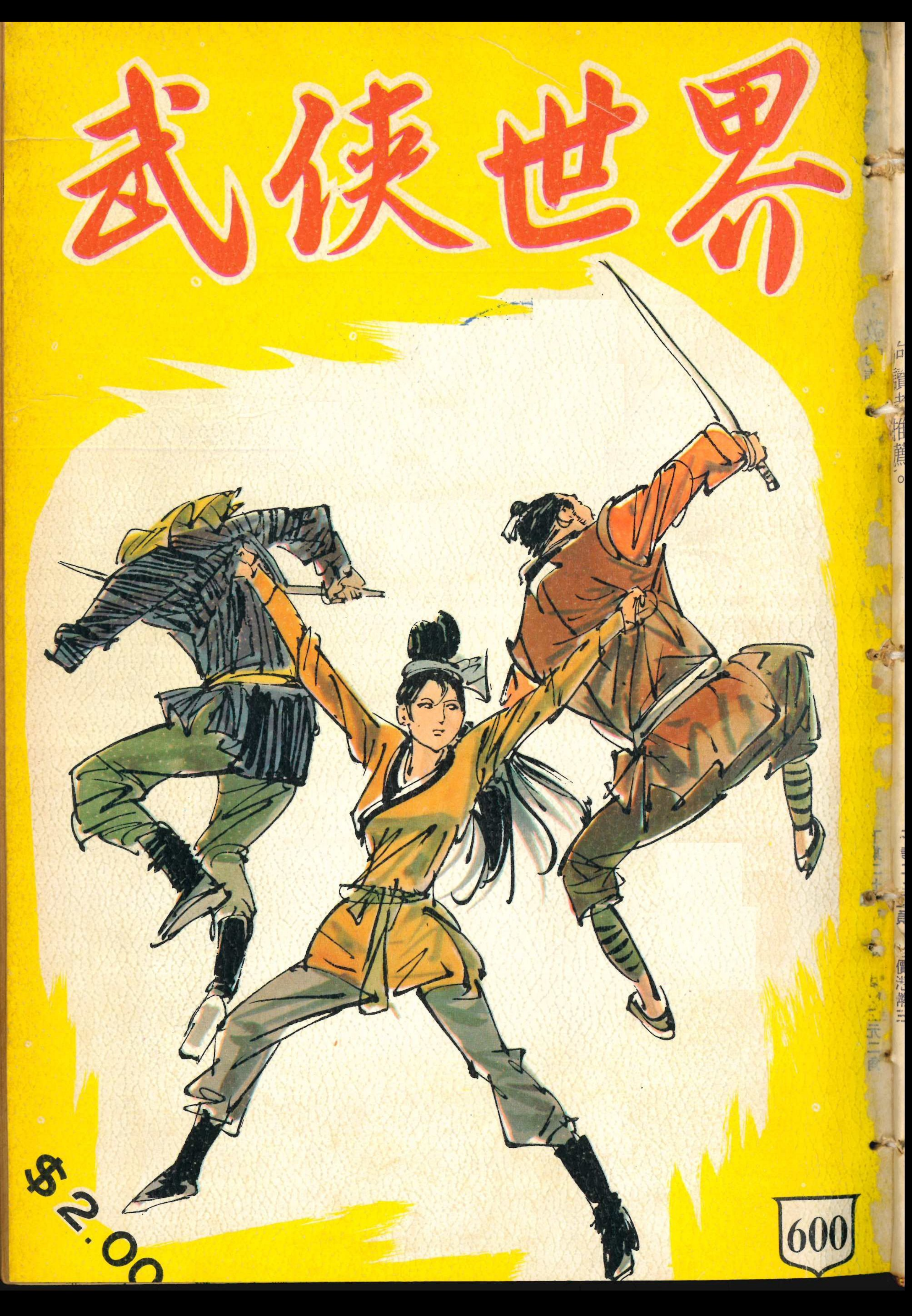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00

下期刊出震撼文壇巨鑄　古龍先生最新巨著：



新藝奇情俠
艷連載故事

『流星・蝴蝶・劍』



本故事描述書中人像“流星”般似的光輝而短促，“蝴蝶”般的鮮艷而脆弱，祇有“劍”才能永恆，這是新派結構的俠情小說，確不同凡响。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袖珍氫彈





夜半艷遇　驚心動魄

呂偉良拄着鐵杖，沿住海傍道漫步。

時間已經是午夜十二時過後，在這深夜裏的海傍道雖然間中還有不少汽車一揮而過，行人却是少得可怕；呂偉良在樹影掩映下，呼吸着有腥味的海風，面對住波光粼影，剛才在俱樂部裏的滿腔悶氣，轉眼便消失淨盡。

在一家俱樂部裏，他輸了錢。本來呂偉良不是對於金錢看得太過重要的人，賭博這回事他也一向視作消遣，輸贏不當作一回事；但是在今晚的沙蟹局中，他給人「偷鷄」，事後那人還故意讓他看看底牌，表示他不是眞材實料，只是「偷鷄」而已。

那手牌呂偉良明牌是「K」一對，對手是「10JQK」換句話說，對家的底牌無論是「A、K、9」，都可以令呂偉良敗下去。「A」或「9」會使到這手牌變成「順」；如果是「K」，便是雙方都擁有「K」一對。不過，即使是「K」一對，呂偉良也輸定了，因爲他其他三隻配搭牌太小，只是「568」而已。

既然有三個可能輸掉，對方又出了一千元的籌碼，雖然當時桌面有三四千元左右，呂偉良也覺得這手牌不値得一博。因此，對方在把籌碼撥到自己面前之後，竟將底牌公然揭開；那是一隻「十」。換句話說，他是「十」一對，虛張聲勢的出價一千元，只不過是「偷鷄」而已。

本來呂偉良甘心棄牌，對方無須將自己的底牌攤開的，但對方故意表示呂偉良缺乏判斷力，要他在衆人面前弄得尷尬。

賭沙蟹是賭博之中最傷腦筋的一種，但却可以充份表露出個人的性格，衝動、沉着、勇敢與懦弱，俱可在你的動作與思考中表露無遺！

統計那一晚，呂偉良也只不過輸了千多元。他感到心裏納悶，所以沒有再賭下去。

在迷濛月色底下，看見海面之上，停泊了不少戰艦，這很容易使他想到戰爭那一方面去。

有一位科學家曾作預言，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第四次世界大戰。他的意思就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發，整個人類就會毀滅淨盡，那裏還有可能再有第四次世界大戰呢？

是的，這也不是憑空虛構，根據目前世界各大國所儲存的核子武器數量去推算一下，就不難明白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賭沙蟹也像目前的世局一般，在未揭開底牌之前，誰也不知道對方的實力如何。所不同的，大概就是：除了瘋子之外，誰也絕不希望各國宣告攤牌的。

東西兩大集團一直在對峙，有如一局最有耐性的沙蟹局，未攤牌之前，誰也不知道鹿死誰手。但是，人們總會希望他們永不攤牌。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之中，突然聽到一陣步聲，由後面傳來！

他不由自主地，回頭一看，只見一條人影向着他直衝過來；呂偉良下意識地吃了一驚，但當他發覺對方原來是一個女子的時候他又感到有點愕然。

「先生，請你救救我！」那年紀約莫只有三十歲左右的女子，轉眼已衝到了他的跟前。

她沒有等待呂偉良的答話，已經老實不客氣地，把手穿進了呂偉良的臂彎裏。

呂偉良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要追殺我。」那女子不斷回頭張望，她顯然担心背後就快要有人追了過來。

呂偉良正待再問她一些什麼，那女子又有所要求：「先生，可以把你的外衣借給我披上嗎？我眞希望能夠騙過他們這一羣流氓！」

呂偉良只好脫下了外衣，讓她披在肩膊之上；她依舊挽住他的手臂，往前直走！

儘管她極力强作鎭靜，呂偉良仍然感到她在微微發着抖。

她打開手袋，取出一包香烟，震顫顫的放了一支到嘴邊，然後才遞過去呂偉良：「抽烟吧！」

呂偉良取了一支，摸出打火機爲她燃點香烟，但海風太大，把火燄吹得搖擺不定！

她柔聲說道：「讓我自己吧。」說着就自呂偉良的手上接過那打火機，將香烟燃着了；她站定下來，以手掩護着火燄，又爲呂偉良燃點着香烟，順手將打火機納入呂偉良的外衣袋裏。

轉眼間，有數名大漢急急衝至，那女子出其不意的擁吻着呂偉良，這使呂偉良有點愕然，但很快他就明白過來，因爲有人用電筒掃射過來，也僅僅是一掃而過，然後，又聽到有人說道：「會不會就是她？」

那數名大漢距離呂偉良和那女人站立的位置，大約不會超過十五呎。

呂偉良聽到那女子的急促呼吸聲，甚至可以聽到心臟的跳動也在加速。她渾身在發抖，顯然這幾個男子就是對付她的人了。

呂偉良是個江湖人物，他也知道許多歡場女子的悲慘遭遇，因此剛才既然聽那女子說過有流氓追殺她，現在果然就有人追來自然不會感到驚奇的。

問題是：他既不知道這班流氓的來頭，也不曾見過他們的面目。尤其是這時候，他正給那女子繞頸而吻，幾乎吻得他喘不過氣來，那裏還有機會讓他去看淸楚那班人的面目？

呂偉良眞担心那班人一湧而至，他便將會無從反抗，所以，呂偉良在焦急戒備中，亦無心細意地享受這片刻的溫柔。

幸而就在這時，他們又聽到那班大漢說道：「我看不像是她吧？她好像是穿黑色皮背心的，而且，只有她獨個兒。」

「那麼，快點到那邊去看看。」另一名大漢說道。

於是，連串的步聲移開了。那班人向住東面走去！

那女子舒了一口氣，那熱烘烘的唇瓣，也離開了呂偉良的嘴邊。

她有點不好意思地，低聲說道：「對不起啊！我實在不能不如此！」

「不要緊，難得有此好艷福。」呂偉良輕輕一笑，又問：「小姐，貴姓？」

「小姓石，石美芝，先生你呢？」

「呂，呂偉良。」

「呂先生，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別客氣！」呂偉良又問：「你府上在那裏？讓我送你回去。」

石美芝想了想，說道：「就在這兒附近。」

他們併肩走向西面的街口。那件外衣仍披在她的香肩之上，呂偉良雖然給海風吹得有點寒意，也不好意思向她討回來。

走了好一段路，那女子開始引領他轉入一條橫街。

「我就住在那裏。」石美芝指住一幢大厦三樓。又問：「上去喝杯酒好嗎？」

「方便嗎？」

「有什麼不方便呢？」

「那麼，就上去歇一會兒吧！」呂偉良看看時候已經不早，只是抱住了一顆好奇心；他要看看這個女子的眞正身份。

進入那幢大厦，乘電梯登上三樓，石美芝打開手袋，左搜右搜也搜不出鎖匙來？

呂偉良問道：「是不是失落了鎖匙？」

「是的，我太健忘了。」石美芝仍在燈光底下不斷地搜。喃喃地說：「到底在那裏失掉了？」

「也許我可以帮帮你的忙。」呂偉良看她焦急成這樣子，就忍不住說道。

「你有鎖匙？」石美芝奇怪地瞪着他。

呂偉良只笑了笑，從她的頭髮裏拔出了一個髮夾，走到門前，在匙孔內撬了幾下門便應手而開

石美芝舒了一口氣，說道：「原來你是個開鎖專家，失敬了。」

呂偉良在門旁摸着燈掣，替她按亮了電燈。屋子裏沒有人，但一切陳設頗爲講究。厚厚的地毡，牆角也有個小酒吧，燈光配合得相當調和。

他順手將門掩上，問道：「這裏就只住了你一個人麼？」

「是的。」她把呂偉良的外衣自肩上除下，拋在沙發上，然後一邊走向牆角的酒吧，一邊又問：「你喝點什麼酒？」

「隨便吧！我一向對於酒都沒有研究，最好是不太容易令我醉倒的。」

她在酒櫃旁邊調酒，他却留意着屋內的四週環境。

「鈴鈴，鈴鈴……」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石美芝怔了一怔，她並沒有跑過去接聽。

呂偉良瞪住她問：「會不會是找你的？」

「當然是找我的。但是，如果我接聽，他們就知道我已經回來了。」

電話掛了綫。

石美芝由酒櫃後面走出來，把一杯調和好了的酒，交到呂偉良的手上。嫣然一笑道：「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隨卽將酒杯跟呂偉良輕輕碰了一下。

呂偉良淺嚐少許，一陣淸純的香油氣味撲進了鼻管，酒是帶有甜味的，但石美芝的笑容更甜；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呂偉良已開始感到有點醺然。

石美芝把酒杯放在几子上，然後脫下了她身上那件皮背心說道：「爲什麼你不追問我的職業？」

「那豈不是太過唐突嗎？」呂偉良又呷了一口酒，「如果你認爲不妨讓我知道的，你一定會自動告訴我，是不？」

「你眞是全世界最識趣的男人。」

「你却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呂偉良漸漸感到視綫有些糢糊起來。

他想不到這些甜酒也可以令人醉倒，但事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他感覺到眼前的景物越來越糢糊，終於頹然倒在沙發之上。

× × ×

呂偉良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少時間，只知道在給人澆潑了一盆冷水之後，陡然淸醒過來。然後又給人重重地毆打。他極力睜大雙眼，但給一盞强烈光綫的燈照射着使他感到非常之難受。

他想伸手撥去臉上的水漬，立卽發覺雙手給人綁了起來。他根本就無法動彈，更別說反抗了。

一個男子的聲音喝問道：「你是什麼人？」

呂偉良道：「請先告訴我！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你自己到過什麼地方，難道一點也不知道嗎？跛子，別裝蒜了！」

呂偉良回憶着他經歷過的事，怔怔地問道：「那女人呢？」

「什麼女人？」

「這兒可是海傍第七街？」

「是的，你到這兒來，到底爲了什麼？」

「爲什麼你不問問石小姐？是她把我帶進來的。」呂偉良只好這樣說。

「石小姐？」那人呆了一陣然後又悻悻然說：

「那賊婆娘眞斗胆，她竟敢回頭再摸上這兒來。」

他身旁另外一個男子低聲說道：「這跛子九成給人利用作替死鬼。」

那人說道：「但是她怎樣進來的？」

他身旁的男子答道：「這有什麼困難？她可以用百合匙，甚至可以用偸配的鎖匙，或者由窗口攀進來。」

呂偉良知道被那女人利用，但對於他們的身份和關係，可眞弄不淸楚。

那人又問：「跛子，那女人怎樣勾搭上你？」

「我在海傍偶然遇上了她，後來，她邀我進來這兒喝酒，但我只喝了兩口，便醉倒了。坦白說吧，我本來就不懂得喝酒。只是……」

呂偉良還未說完，那人就接下去說：「只是那女人太美了，你情不自禁，是不？」然後他又「哼」了一聲道：「你上了人家的當啦，她一定是在酒中下了毒！」

「也許你沒有猜錯吧。」呂偉良也覺得他言之有理。

有人在問：「怎麼樣處置他？」

「把他放走！」那人的口氣倒像是這班人之中的首領似的。

「一號，爲什麼不把他殺掉？」

「何必呢？殺一個無辜的人，會引起警方的注意，那就會節外生枝。」那人又命令道：「五號，你和十九號把這跛子押走。」

呂偉良鬆了一口氣。雖然現在仍有如墮在五里霧中，但是，他就快要恢復自由了，希望不致再遭人虐待。

有人替呂偉良把繩子解開，又把一塊乾毛巾遞給他，這時呂偉良才知道，他仍然留在那屋子裏；剛才被人潑冷水的地方，是浴室。

他被那兩名男子押下樓，用汽車儎走。

呂偉良忽然担心起來，因爲對方似乎太周到了，把他釋放也就算了，何必還用汽車相送？這其中可能又有陰謀。說不定把他儎到郊外僻靜的地方，

然後再把他加以殺害。

天還未亮，街上靜得可以。

汽車由一個穿飛機恤的青年男子駕駛，另一名中年男子穿得較整齊他說：「你住在什麼地方？」

呂偉良道：「翠紅路。不過，我自己回去好了，你們何必客氣？」

「不！我們不想你再出亂子。而且，現在這個時候，不會有街車經過的。」中年男子一邊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往翠紅路，一邊說道：「有個小小要求，希望閣下能答應我。」

「什麼事？」

「今晚的事，希望你忘了它，不要對任何人提及。」

「可以的。」呂偉良忽然又說：「但是，我也有個小小要求。」

「你說吧！」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先生，你能够有命活着回去，已經非常够運了。如果我是你，我只會向上帝祈禱，決不會再查根問底；因爲知得太多，未必對你有何好處。」

呂偉良苦笑着聳聳肩，又問：「那女人是不是在跟你們作對？」

「是的。」

「她可是姓石的？」

「我也不知道。」

「她眞美！」

「是嗎？」那中年男子木無表情。

呂偉良開始在心裏盤算着：對方既如此神秘，怎可以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詳細住址？再說，對方興師動衆的以車相送，相信也不會眞的只是一番好意，最有可能是派人從中監視。

呂偉良想到這裏，便有點後悔把翠紅路這街名說了出來。

「翠紅路幾多號？」坐在前面司機位的青年男子問道。

呂偉良乘機扯謊道：「二十五號翠紅大廈。」

汽車很快便駛入翠紅路去。

當車子經過他住所門前的時候，看見靈犬「多利」在門前虎視眈眈。但是，呂偉良却故意視若無睹，以免引起對方的懷疑。

車子就在不遠處的一幢大厦門前停了下來。

呂偉良只說了一聲：「謝謝你們！」便推開車門，拄杖下車去。

車子瞬即開走了。剛剛拐了彎就停下來，車內有個人走了出來，回頭走到翠紅路翠紅大厦附近，躲在黑暗處監視着。

呂偉良早就有了準備，所以他下了車之後，若無其事地，跑到翠紅大厦裏去。

翠紅大厦的看更人認得這位手拄鐵杖的老街坊，但看看腕表，已是凌晨四時了，忍不住問道：「呂先生，發生了什麼事嗎？」

呂偉良道：「我給壞人釘梢，可以讓我利用一下這兒的後門麼？」

「當然可以。」看更人也知道呂偉良經常跟一些壞人過不去，這一點忙他是樂意帮帮他的。

於是呂偉良由後門穿出去，跑回到十三號那邊後門敲門。

阿生還未醒來，前門的靈犬「多利」已經如狼似虎的，自橫巷飛撲過來！

呂偉良担心「多利」的吠聲會引起那監視他的人的注意，忙喝道：「多利，別吵！是我啊！」

其實「多利」的吠聲早已停止下來，牠很快已經認得出這就是牠的主人。

阿生睜着惺忪睡眼，把後門打開，問道：「師父，怎麼你……」

呂偉良不待他說完，已將他推入門內，先將後門關好了，這才說道：「前門附近可能有人監視，快把屋內的燈光熄了。」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也許有兩帮人在鬥法，我無意之間中跌進了夾縫中去；但是，有人以爲我可能是屬於其中某一方面的。」

阿生睜大眼睛問：「他們是什麼人？」

呂偉良一邊走進屋子裏把燈光熄滅，一邊又說：「我也不知道，他們可能是黑社會，也可能是間諜。總之，我這一次死裏逃生，也覺得事情十分的有趣。」

「門外那裏有人？」阿生跑到窗前，輕輕揭開窗簾往外窺伺。

「他躲在附近黑暗處，但他一定以爲我眞的住在翠紅大厦樓上。」

呂偉良把今晚的遭遇，約畧對阿生說了一遍。

阿生才恍然大悟。

阿生道：「要不要我到海傍大道去把車子駛回來？」

「用不着了，明天再去也未遲。」

阿生把呂偉良遭遇檢討了一遍，然後問道：「爲什麼那女子會帶你到海傍第七街去？她顯然不是居住在那裏的。」

「她分明是利用我。但是，她又怎麼知道我會開鎖？」呂偉良沉思着說，「只可以這樣解釋：她本來就想不到我眞的會跟她到那兒去，所以她說失落了鎖匙，希望我打退堂鼓；等到我能够爲她弄開

那度大門時，她已勢成騎虎。」

「對了。因此，她爲了避免你妨碍她的工作起見，只好偷偷在酒中放下迷藥，把你迷倒。」

「但是，她怎知道那裏沒有？」

「是的，這又不大合邏輯。那兒如果不是她的居處，她爲什麼會昂然直入？萬一裏面有人，她豈不糟糕？」

呂偉良想了想，分析着說：「也不一定的，例如她早已查出居住在那裏的人還未返家，她便有胆冒這種險；換句話說，即使我不被利用作爲開門工具，她自己也有辦法把大門弄開。」

「要知得更多，也不是一件難事。」阿生又說：「只要設法把那監視着你的人誘過來，相信我們有辦法知得更多。」

「不！這會很容易引起他們的誤會。」呂偉良回憶着說：「我似乎還記得那兒的電話號碼，讓我試一試這方法吧！」

呂偉良記得在他未昏倒之前，電話响過了一次，但那女子不讓他接聽，她自己也不去接聽；就在那時候，他的視綫曾一度集中在電話機之上，所以那個電話號碼他依稀還可以記得起。

於是，他利用窗外折射進來的光綫，跑到電話旁邊試撥了那個號碼。

果然有人接聽了。

呂偉良裝腔作勢道：「一號嗎？你那邊怎麼樣了？」

「你是誰？」

「我是五號。」

「你有沒有派十九號監視那跛子的行動？」

「有的。」

「那你快點回來吧，這裏的目標給人搜得亂糟糟的，我們不能再逗留，還是趁早撤退。」

「那麼，十九號呢？」

「叫他留在那兒，明天我會再派人去接替他，千萬不要讓跛子逃去，雖然我們在他身上搜不到什麼，但他可能給我們綫索。」

「我明白了。」呂偉良僞裝着答道。

就在這時候，他聽到了對方在聽筒中傳出了「咦」地一聲，然後說：「五號，怎麼你——」

呂偉良知道這一句話不是對他說的，是那個被稱爲「五號」的男子，突然回去了。因此，呂偉良連忙把電話綫截斷。

阿生緊張地問：「怎麼樣？」

「監視我的人是十九號，那中年男子大概就是五號吧，他剛返到那兒去。」呂偉良咬咬嘴唇，喃喃自語地說：「那女子在那裏搜索，她搜索什麼？最初她被人追殺，追殺她的人又是誰？」

「師父，爲了知道得更詳細，何不試一試我的方法？」阿生又說：「如果外面只有一個人，我們更加可以做得天衣無縫。」

呂偉良再細心想想，也是辦法。於是他推開暗門，跑到車房那邊去，準備好一切；阿生則由後門出去，悄然繞到翠紅路正門那邊去！

那被稱爲十九號的男子，躲在一棵樹下的陰影裏，以爲神不知鬼不覺，豈料給阿生自後面重重地襲擊了一下，悶聲不响地，倒了下來。

阿生把他迅速搜索了一遍，發覺有一支手槍——還是一支配上了滅聲器的手槍。阿生爲防不測，把手槍揷向腰間，這才將那傢伙背着，揹進車房中去。

「鐵拐俠盜」呂偉良早已預備好一張扶椅，一盞强光的電燈，一盆水，一條麻繩；他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把車房的大門關好，一邊把那傢伙扶上椅子去，一邊問阿生：「有沒有人發覺？」

「沒有。」阿生答，「但這傢伙有滅聲手槍，看來可能是一名間諜。」

「如果他是間諜，這件事會變得更複雜。」

師徒二人綁好了那青年之後，用冷水朝頭潑下去，然後以强光電燈照射着他。

阿生看見他甦醒過來，厲聲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小子。」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那青年雙眼睜不開，但却口硬得很。

阿生揮拳重重地擊了他的下頷一記，道：「你小心聽着，我只要知道你是什麼人，以及這是怎麼一回事，要是你說謊，或者說錯了，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你們是什麼人？」青年吃了一拳之後，開始有些軟了下來。

呂偉良這才說道：「你應該想得到，我也受過同樣的待遇。」

「哦！原來是你！」那青年想起了，「你們是什麼人？」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呂偉良說：「如果你不確實告訴我你是誰，以及你們在攪什麼鬼，我會再給你嚐一些苦頭。」

阿生這時已把那支滅聲槍的槍咀壓在他的腦門，厲聲說道：「這是你的手槍，我有辦法令人以爲你不過是自殺而已。」

那青年的額角滲出了汗。

呂偉良乘機又說：「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把你殺暈之後，通知警方。大概你也知道，警方會怎麼樣

想吧？尤其是你有手槍在身後果很易想得到的。」

「如果你們與這件事無關，何必這樣呢？」那青年人說道，「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的，儘管問好了。」

「好吧！那就請你告訴我，你是那一國的間諜？」呂偉良問道。

青年人又猶疑起來。

阿生把手槍用力推了一下，作勢說道：「請你自己想清楚一下，你這一支滅聲手槍，到底有沒有子彈的。」

青年人猶豫了一下，終於說道：「我們是爲了C國服務的。」

呂偉良又問：「那麼，那個女人是你們的敵人吧？」

「她是A國的特工。」那青年又說：「她眞了不起，竟能在我們追踪她不獲之後，悄然到我上司住所去搜索一番的，還與你在那兒喝酒，確是胆色過人。」

呂偉良道：「既然你們明知我是無辜的，爲什麼還要跟踪和監視我？」

「這是上司的命令，叫我怎麼樣答覆你？你應該明白，做我們這一行，服務是最爲重要的。」青年人說道。

呂偉良道：「如果我殺了你，你的同伴一定會引起誤會，以爲我是A國的特工，其實，我什麼也不知道。現在我只希望你回去告訴他們，別再來麻煩我，否則，下次讓我見到你們，我一定不會客氣的。」

「好吧！我會回去對一號說的。」那青年人說道。

呂偉良叫阿生把他放走，阿生有點莫名其妙地說：「這樣就把他放走，豈不是太過便宜了他？」

「算了吧！反正他們全是政治工具，我爲了表示不偏不倚，讓他活着，帶個口訊回去。」呂偉良說。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將那青年人放了。

是的，政治仿如宗教信仰，信它的自然會說它好。所不同的只是宗教信仰自由，而政治多少帶有些强迫性，只要你生活在某種政治制度底下，無論好與不好，你必須切實服從，反抗就會有問題。

呂偉良一直就覺得，這世界沒有那一種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每一種政治都難免有它無可避免的缺點，所以呂偉良從來不喜歡跟別人談什麼政治，尤其是在這種複雜的環境底下，他們師徒二人一直在極力避免被牽涉進任何政治漩渦裏。

正如他時常對阿生教導說：「政客們都是善於利用別人的傢伙，一個人最重要的，還是利用他生命中有限的時光，去做他所喜歡做，而又認爲值得做的事。這就是良心與正義的問題，須要你用冷靜的頭腦和眼光去加以分析。」

基此種種，呂偉良眞希望這件事會成爲過去，尤其是他現在明白了所謂A、C兩國，實際就是世界上東西方兩個大國，當然是外國，只不過這班人在金錢的驅使下爲政治服務而已。所以呂偉良更加不想去理他們。

但是，阿生却在担心，他們的眞正居處既然給那個青年特工——C方的「十九」號知道了，他們遲早會找到來，甚至將他們師徒二人加以暗殺，亦不是一件奇事。

眼看就快天亮，呂偉良倒在床上睡了過去！

阿生既然有所顧慮，他反而睡不闔眼，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直待天亮。

× × ×

C國特工十九號獲得呂偉良釋放後，帶着羞愧的心情回到海傍第七街。這條街的十五號三樓，就是C國特工頭目——一號的居處。也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暈倒數小時的地方。

C國一班特工，已經忙着撤退事宜，再加上呂偉良打來的一個神秘電話，使他們更加爲之担心不已。

現在，他們又看見十九號垂頭喪氣地跑回來，於是五號首先過去截住他問：「怎麼你不留在那裏監視那個跛子？」

十九號把情形說了一遍。

一號說道：「算了吧！我現在想起了，這裏有個被稱爲『鐵枴俠盜』的江湖人物，據說他是個跛子，看他的所作所爲，那跛足的人，十九就是傳說中的神奇人物，我們還是少惹他。」

十九號說道：「是的，如果他要殺我，早就殺了，但是，他聲明要置身於事外，希望我們別再找他麻煩。坦白說，跟踪他，監視他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例如我和五號明明看見他進了二十五號一間大厦，但我被人帶進去的却是一間屬於十三號的車房。」

一號又說道：「好了，好了，別再囉嗦了，快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燒燬，這個地方，已經給A方的人發現了——」

豈料話猶未完，電話又重新响了起來。

一號親自接聽，這回却是一個女子的聲音：「閣下是C國的特工頭目洛斯基先生，對不？」

「你是誰？」

「我是搜索過閣下住所的那個女人，奇怪嗎？」電話中傳來嫣然一笑之後，又說：「許多人做過

的事不敢承認，但我自動承認了。」

「你有什麼目的？」

「目的就是要確實證明閣下的身份和地位。」

「現在你可找到答案了吧？」

「就是找到了，所以才找你談談。」

「有什麼好談的？」

那女人說道：「我看你現在忙得很，也許你正在起了一陣恐慌，是不是？其實，你不必這麼怕，我並非你們想像中的A國特工。」

「然則，你又是什麼人？」一號感到奇怪起來了。

「要明白這件事，應該從頭說起吧？首先，我打電話給你，約好只准一個人單獨出來見我，我們談一宗交易，但閣下欺我是女人，竟拉大隊來包圍我，這不够商業道德，雖然特工間諜不是正式商業，也要有多少道德和信義的。」

一號感到有點羞愧，因爲對方說的全是事實。他最後只好說道：「我以爲你是A國派來做餌的，我怕有人會暗算我，所以我們亦因此可能引起一場不必要的誤會。看來我們要從頭再開始了。」

「本來我不打算再信任你這種人，但是，我知道你對於這件事必然有極大的興趣，所以我還是再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

「這一次，我保證不會再多帶人手，也决不會像上次一樣追捕你。」

「把你的手槍放下，單獨一個人到上次我告訴你的地點——海傍那座電話亭旁邊等我，不要忘記，這是一份非常有價值的情報，要是你再施詭計，我會將它賣給A國，明白嗎？」

「好吧，數分鐘之後，在那兒見。」

被稱爲「一號」的特工頭目將電話筒放好，他的同伴環繞着他，顯得十分緊張。

一號沉吟道：「她不是A國派來的，可能是一個特殊人物。」

「特殊人物？」衆人異口同聲地反應了一句。

「是的，而且，她在附近一幢較高的樓宇，監視着我們！」

各人祇有各望向不同方向的窗口，好像每一個人都在被人監視着一樣。但是，視綫所能望及的對戶窗口，都沒有燈光透出來，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見。

「現在我明白了，她所以這麼的大胆，敢公然帶住那跛子進來這裏喝酒，是事前看透了這裏沒有人。」一號又喃喃自語地說道：「那麼，她到底是什麼人？」

一名特工正動手把窗簾拉攏，電話立即又响了起來。自然又是那個女人。她說：「不要浪費時間，我要證明你一個人下樓，所以你不能把窗簾拉上，快一點，時間無多！」

接電話的是一號，他證明自己沒有猜錯，那女人一直在附近樓宇監視着他們，至於那一幢樓宇，則一時間無法查出。

一號不敢再猶疑，好奇心與實際利益，令到他不能不單獨赴約。

爲了表示他不再用詭計起見，一號故意將手槍交給他的一名手下保管，然後才單獨離去。

由海傍第七街轉到海傍大道，只是三數分鐘的事。一號很快便抵達那座電話亭附近。

電話亭裏面沒有人，看情形，附近也沒有人隱藏起來，因爲那兒有一盞路燈，把附近照得頗爲明亮。

一號是一名有經驗的特工人員，他自然想到對方要他候在電話亭旁邊的妙用。因此，他壯着胆子，跑到電話亭的玻璃門旁邊。

果然，電話亭內的電話响了起來！

一號跑進去接聽，又是那女子的聲音。她說道：「附近路旁的停車位上，停有一輛奶白色的小房車，車牌號碼是：MM一四一，你可以把那車子開走。」

「開到那兒去？」一號問。

那女子說道：「你登車之後，自然你會明白的了。」

於是一號把電話聽筒放下，走出了電話亭之後，不及十碼外，便可以在路邊的停車位上，找到一輛編號「MM一四一」號的小型房車。

一號順手將車門拉開，果然在座椅上有一張字條，上面寫住：「請把車子開到綠葉道一五九號門外停好，我在屋內候你。」

這張字條雖然寫得很含糊，所謂「屋內」，可不知是不是指「一五九」號屋內，既然沒有其他地址，相信就是那兒了。

一號把車子開動，直駛綠葉道。

他眞的有點担心這是一個陷阱，但此時此地，已勢成騎虎，也只好聽其自然。

車子駛抵綠葉道一五九號門外，停了下來。隔住車窗外望，可以看見一五九號是一間攝影室，玻璃門後面，以絲絨掩飾着。

一號下了車，推門入內。門沒有上鎖，屋內只有暗淡的紅色燈光，沒有人。

一號開始感到心情緊張起來，雖然他是個頗有經驗的特工，但想到本身的安全問題，心裏總難免有些忐忑不安的。

他往黑房那邊走去，那是每間攝影室都附設有的攝影冲晒用的黑房。

黑房之內，還是一片灰暗的紅色燈光。一切都似乎顯得既神秘，又深不可測。

最令到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就是依舊是人跡全無。

他覺得有點上了人家的當，因此匆匆就想離去，豈料就在這時候，一陣電話鈴聲傳來，把他平空嚇得一跳。這是任何人也難免的，夜深人靜，電話鈴聲又來得如此突然，不嚇得一跳才怪！

一號不由自主地跑過去接聽，又是那個女子的聲音。

她在電話裏說道：「眞是對不起，你到了很久麼？」

「你到底在攪什麼鬼？」一號有些生氣，「這裏鬼影也沒有一個。」

「我不敢再見你，你們這班特工人員詭計多端，我怕你們會殺了我。」

「那麼，你叫我到這裏來幹什麼？」

「先讓你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因此，想你先參觀一部紀錄片。」

「紀錄片？」一號怔了一怔，問道：「什麼紀錄片？」

「一部非常珍貴的紀錄片，就在黑房裏，你可以自己設法弄妥當，自己欣賞，但切不可加以破壞，否則，你休想離去。」

「你把我弄得頭也昏腦也脹，我還以爲你眞的在這兒等我呢！」

「對狡猾的人，應該狡猾一些才是，對嗎？」那女子輕輕一笑，然後把電話掛斷了。

這時候，一號不能不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重新進入黑房之內。

果然，在黑房一角，找到了一座十六米厘的電影放映機。電流經已通上了，另一端的牆上，亦有一幅小銀幕，一號順手把燈光熄滅，然後把放映機上的機掣扭開，小銀幕上立刻出現了人影。

一個懞面的男子，把一個占士邦式的手提箱打開，然後介紹說：「這是在下畢生心血的結晶——『S——235』，我則稱它爲『袖珍氫彈』。這個時代，核子爆炸裝置已經不成爲秘密，各國都能普遍製造。但是，如何可以把核子裝置縮到最小，以及令到它的威力不減，這才是目前世界上各國科學家加緊研究的主要工作。我却首先完成了這一項偉大的工作。假如閣下是科學家，看見了這裏面的裝置，就不會懷疑它是假的……」

影片在一直放映中，畫面有如何製成這「袖珍氫彈」的過程，以及强調如何便於携帶等等。例如：可以把它放在汽車上、公衆地方以及任何不爲人注意的角落，然後才安上信管。

影片又介紹出爆炸裝置中的計時設備，表示携帶這「袖珍氫彈」的人，可以在完成運送工作之後，立即乘越洋飛機，趕至安全地區，「氫彈」然後才發生核爆。

但是，自始至終，看不見對方那男子的面目。

一號看完了這部爲時二十分鐘的紀錄片之後，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並非不相信有此可能，而是覺得這是一個騙局——十分低能的騙局。

他把放映機關掉，把燈光按亮了。正當他想步出黑房之際，隱約聽到有人由外面推門而入的聲響。他心裏一凜，立即戒備起來！

一個女子的步聲，逐漸移近。

由於那來人的步聲響亮，並無鬼鬼祟祟的感覺，所以，一號更加感到有些吃驚，他以爲對方可能不止一個人，可能外面仍有埋伏。

幸而一號是個有經驗的特工頭子，所以他懷中仍然藏有另一支小型的手槍，以防不時之需。

「洛斯基先生。」那女子在黑房外面叫了進來，「你在裏面嗎？請出來談談。」

一號的確是叫洛斯基，那女子似乎查得十分清楚。

洛斯基走出黑房，問道：「你是誰？」

那女子笑道：「我叫石美芝。」

「你叫什麼也不要緊，反正你不會把眞實姓名告訴我。但是，那卷菲林中映出來的所謂紀錄片，則分明是假的。」洛斯基說道。

「那你錯了。」石美芝道：「我的姓名是眞的，袖珍氫彈自然也是眞的。」

「有什麼辦法可以證明？」

「如果你不健忘，當會記得若干年前，有一位核子科學家在A國失踪，當初A國以爲他可以逃往你們C國。但是，事實上他只是自己躲了起來。結果若干年後今日，他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枚『袖珍氫彈』，方便到可以當作手提箱一樣，携往任何地方。」

洛斯基笑道：「可惜我不是核子專家。不過，即使是眞的，相信也無法看出端倪，因爲你們不可能讓我們先行派專家檢查這所謂『袖珍氫彈』的內容，是否眞的屬於核子裝置。」

「你又錯了！」石美芝輕輕一笑，「這是一宗大買賣，我們決不是騙子。你不妨通知你的國家，派一隊爲數不超過三個人的專家小組，在預約地點，查看過我們的『袖珍氫彈』之後，再交易也未爲

遲。」

洛斯基開始有點改變了他的觀念，問道：「你可是把『袖珍氫彈』賣給我們？」

「對了！」

「價錢怎麼樣？」

「我以爲，還是先讓你設法證明一下『袖珍氫彈』的眞實性，然後再談價錢吧。否則，我担心會嚇壞你呢？」

「錢不是我的，是我們的國家的。雖然有些人把我們國家形容成窮措大，但有時爲了國家的利益，我們會付出極高的代價，去購買我們所須要的一切。」

「好吧！那我就告訴你，我們所索取的代價是十億美金。」

「什麼？十億美元？」洛斯基睜大了雙眼，口也闔不攏了。

「你沒有聽錯，價錢只有一個。如果你們付不起這個數目，那麼，S——235便會落入A國手中。」

「你們已經向A國探聽過了，是不？」

石美芝搖頭道：「暫時沒有，要先看貴國的反應。」

「爲什麼你對我國如此體貼？」

「要你明白此中道理，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可以簡單地說，由於我父親是由A國核子研究所逃出來的，再加上A國的特工比起你們更狡猾，所以，我們先向你們下手。當然，除了你們A、C二國之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也會收購這東西，問題是眞正付得起這麼大數目的，首先數你們A、C二國。」

洛斯基道：「我們如何再碰頭？」

石美芝道：「只果你不搬遷，我總會再與你取得連絡的。」

「那我就爲了這件事，決不再搬遷。」

「好極了。」石美芝道：「我以一個星期爲限，超過時限仍然無答覆，我們便作罷！」

「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洛斯基忽然又說道：「我有個小小的要求，想把那一卷紀錄片帶走，希望你不反對。」

「沒有用的！」

「爲什麼？」

「它會在——」石美芝看看她的腕錶，「大約不超過五分鐘，便會自行毀滅。」

「爲什麼你會這樣安排？」

「這是科學家的生意，自然有它的科學性安排。何況，這是大生意，我們實在不想它成爲公開的秘密。所以，這裏任何事情，也不會留下綫索。如果有人企圖在明天或以後的時間內，來這裏找尋幕後人是誰的話，他一定失望。」

洛斯基也忍不住脫口讚賞道：「果然是聰明得很！我本人表示欣賞你們的天才！」

「謝謝你，過奬了！」

石美芝說完，便離開了那間攝影室。洛斯基爲預防不測，也隨後跟了出去。

但是，石美芝已將剛才那一輛「MM一四一」號的汽車開走。

洛斯基企圖折返攝影室打電話，叫他的手下開過另一輛車子來接載他，但是，攝影室的門突然下了暗鎖。推極也推不開。

洛斯基無可奈何，只有跑到街口去，走進電話亭內花錢打電話。

至於石美芝，她的確在海傍大道附近租了一層樓宇，居高臨下的監視一切，所以，她既能看見C國特工在海傍第七街十五號三樓的動靜，也可以用望遠鏡監視海傍大道那路邊電話亭附近的一切情形，當她看見洛斯基駕車離去之後，便悄然偷了一輛車子，趕到攝影室去會洛斯基。

那輛奶白色小房車的車牌當然是可以變換號碼的，因此，當石美芝轉入另一條街道時，便在表板後面隱藏着的小機關中按了一下，車牌號碼立即變換。

但是，石美芝在打算將車子開往目的地時，却無意中在望後鏡中看見了一些令她吃驚的事物，那是一支手槍的槍管，這時正指向她的後腦。

她幾乎把車子撞向路邊！

一個男子在對她說：「石小姐，對不起，請把車子照正常的速度開行，我不會傷害你的。」

「你是誰？」石美芝力持鎭定。

「我是A國特工組織派來的，我的同伴在後面一輛汽車之內。」

「你想怎麼樣？」

「想跟你談談『袖珍氫彈』的事。」

「你怎麼知道的？」

「你不是說過，A國的特工們，比起C國的更加狡猾得多麼？」

石美芝苦笑一下，看來背後這個男子，的確是神通廣大，他不但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躲進了這輛小房車後面，甚至知道他們談過了一些什麼。

不過，她仍然好奇地問：「看來你知得比我更多，裝了偷聽器麼？」

「是的，你眞聰明。你不要把C國的特工看得太高，在我們眼中，他們像一隻猪。好了，現在我們要談一談這宗交易了。」



呂偉良緊緊扣住那大漢的手腕，同一時間，阿生突然飛起一脚，力踢楊英俊的手槍。

「你也有興趣麼？」

「當然，否則，我那有耐性在此恭候？」

「如果你眞的在洛斯基的身上裝了偷聽器，那麼，一切手續你也該明白了。」

「明白是明白了，只是我們希望你不要賣給C國，只跟我們交易。」

「這似乎有點違背了商業道德。」

「小姐，不要再談什麼商業道德，這不是商場，是戰場——隱形的戰場，希望你不要再打官腔，亦不可再開玩笑。」

「好吧！」石美芝一邊開車一邊又問：「然則，你們出價若干？」

「你不是跟C國談好了十億美元麼？」

「是的，那只是底價。」

「什麼？你想像拍賣場一樣？」

「錢，沒有人會嫌多的，何況，我們爲了製造這一枚『袖珍氫彈』，已經負債不少。」

「誰在支持你們這項實驗？」

「對不起，這是我們的秘密。」

「但是，事實上，製造氫彈的主要原料，實在不輕易獲得。想深一層，就不能不使人懷疑這一項事實的眞實性。」

「原來你們也在懷疑我佈下騙局麼？」

「不，我們只希望看看那『S—235』是不是眞的就是一顆『袖珍氫彈』而已。」

石美芝沉吟道：「這似乎有點困難。」

「如果你怕我們賴賬，我們可以先交一筆保證金，再去看貨色。」

「但是，即使讓你們看見了，你們也不會相信，因爲你們不是專家。」

那男子道：「我們不像C國，他們距離這都市太遠，即使要派專家來檢驗，也不是短期內可以辦得到的事，但是，我們則不同了。我們可以在一夜之間，調來一隊專家，並携同檢查用的精密儀器。甚至支付給你們的現金，也絕不成問題。這些，相信你也明白，我們不是說得太過誇張吧？」

石美芝笑道：「我當然不會懷疑你的說法，問題却在乎你們的態度。」

「什麼態度。」

「你們欠缺了眞誠。」

「這話從何說起？」

石美芝道：「我父親的來歷，你們也當然在偷聽儀器中偷聽到了。」

「是的。」

「那麼，他在你們A國的眼中，便是一個叛徒，相信你們對付叛徒，不會如此寬大吧？」

「未必，這應該分開來說。」那男子道，「我們一向尊重個人的自由，你父女二人是志在花畢生心血，重重地賺它一筆。換句說話，你們只是爲錢所迷，並非被某國收買，也沒有把我們A國出賣。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要對付你們的。相反，如果你們與C國完成了這一宗交易，相信我上司的看法一定不同。」

「無論你怎麼樣說也好，我總不會上當的。」石美芝倔強地說，「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的交易無法完成，只是我必須徵得我父親的同意，然後才可以答覆你們。」

那男子看她的語氣如此堅決，倒也呆了一呆。他正打算扭開通話機，向坐在後面一輛黑色房車中他的上司請示。他口袋中的通話機却發出了極輕微的訊號，於是他立刻把通話機扭開。

「麥克，算了吧！」一個男子命令着說，「把

你的通話機，交給小姐應用。你告訴她，我們A國將不惜用盡一切代價，獲得那一枚『袖珍氫彈』，叫她隨時隨地利用這無綫電通話機，跟我們連絡，切不可將那新式核子武器賣給別人。」

即使是在通話機中，誰也可以聽得出說話的人是一個外國人，而且是那男子的上司。

麥克說道：「石小姐，你也聽到了吧？」

「當然聽到了，我不是聾的。」石美芝說道：「原來你叫麥克。你的上司又叫什麼？」

「尼路遜。」

「果然是A國的特工頭目。」

「所以你應該相信我們。」麥克一邊把通話機關掉，遞了上去。「這是給你應用的。如果你要找我們，只要把通話機打開，我們的無綫電收發器便會收你到的訊號，與你取得連絡。」

「好吧！」石美芝把無綫電袖珍通話機接過，又說：「我就在這兒把你放下來好嗎？」

「好極了。」

石美芝把車子停向路旁，讓麥克下車去。她在望後鏡中可以看見麥克走向後面數十碼外，那兒路旁也同樣停了一輛車子——一輛黑色的新款大型房車。

石美芝並沒有再去理會他們，迅速把車子開走了。

車子風馳電掣地駛向北郊。

石美芝在確信後面沒有人跟踪她，這才把車子拐進了一條小路去！

由這條小路駛進去一間豪華別墅，那兒就是她父親石崇博士的私人秘密核子研究所。

石美芝把車子開到別墅門前，停了下來。她按步就班的，先把錶板拉開，裏面露出一系列的按鈕，都是各有用途的。其中一個就是可以將隱藏在汽車底下的一支紅外綫探射燈按亮。

原來那擋在前面的一度大鐵門，並沒有看門人把守，一具隱藏起來的紅外光感應器，却可以令到它自動打開，於是石美芝立刻把車子開進去。

車子壓着屋內停車場上一塊活板，大鐵門立刻又自動關閉！

石美芝下了車，跑進屋內。這時已經差不多天色將亮了。

石美芝想到她父親石博士這個時候可能正在熟睡中，所以她沒有跑進他的臥室去，回到自己的睡房裏，倒頭便睡。

夢中，她見到她父親面對着十億美元的鈔票，笑得眼珠兒也不見了。只見到他那口參差不齊的牙齒。

夢中，她又見到她自己的愛人楊英俊，他是個名符其實的英俊男兒，温柔、體貼之外，也有頭腦、有辦法，也難怪石美芝愛得他如痴如醉。

楊英俊也極得石博士的歡心，因爲他一直盡力解決了石氏父女經濟上的困難，甚至平民絕對無法獲得的主要核子原料：鈾，他也有辦法，把它弄到手。

他是個富家子弟，父親十分富有，在當地固然有不少物業，在外國也有大生意。他與石美芝在A國是同學，後來石博士失踪，石美芝也隨即不再在A國出現。數月後，楊英俊却在本地遇上了石美芝，就根據過去的一份友誼，發展成爲愛侶。

當楊英俊在獲悉石氏父女的心願時，決心大力支持他們，歷年來奔跑於A國與本市之間，於是研究上用的儀器、原料等等，極難獲得供應的物件，楊英俊都用盡了種種方法，替他們弄到手，甚至用

秘密偷運的方式運來給他們應用。因此，楊英俊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一位大功臣。

石博士的目的顯然不完全在乎錢，否則，他投効任何一個國家，也會獲致重酬。如果說藝術家都有一種怪脾氣，那麼，石博士應該是科學方面的藝術家。

他說過了不止一次，只要他的理想完成了之後，他就會帶着女兒到瑞士去，過着世外桃源般的隱居生活，楊英俊也一直同意他們這想法，屆時決跟隨石美芝他們一齊去。

因此，石美芝每想到未來的日子充滿了幸福與歡樂，她就不由自主的，由心底笑將出來。但是，這種工作畢竟是太危險了。如果當地政府知道他們在製造氫彈，相信會嚇個半死。

突然之間，石美芝好像聽到她父親大叫起來：

「不好了，袖珍氫彈失去了控制啦！」

石美芝立刻嚇得自夢中驚醒！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事，石博士是一位很有心得的核子科學家，過去主持過A國的核子爆炸，早已被公認爲是一位傑出的專家，要不是他另有理想，另有目標，他決不會自我失踪，回到這個地方來的。

石美芝一覺醒來，也只不過是早上七點左右。但她已經無法再睡得入眼。

她一骨碌起床落地，梳洗完畢之後，便跑到她父親的工作室去，但石博士還未起床。

石博士習慣早睡早起，照理這個時候，他應該起來了，也許這個時候，他正在花園裏做體操吧？

——石美芝這麼想。

但是，在花園裏，也找不到石博士的影子。

石美芝這才跑到她父親的寢室去。石博士看來仍熟睡未醒，石美芝本來不想叫醒他，但想起昨晚的A，C兩個都會介入氫彈的交易，她就忍不住要將過程對石博士說。

可是，當石美芝走到床口時，她嚇得幾乎僵在那裏！

石博士並不是睡着了！他躺在床上，雙眼睜得大大的，直瞪住天花板！

石美芝只是不由自主地叫出了一聲：「爸爸！」實際她也知道他不會回答她的，因爲他顯然已經死了！

石美芝摸了一把那冰凍的屍體，一時之間竟然不知所措！

她呆了一陣，才曉得把被單扯開，石博士胸前中槍，這大概就是致死的原因。

石美芝雖然機智而又勇敢，但是，此時此地，她反而變得呆滯而無能。

她想立即通知她的男朋友楊英俊，但是她回心一想，可能她父親已將整個謀殺過程錄映下來了。因此，她首先將一個暗掣扭開，一幅壁畫緩緩移開了，現出一架攝影儀器，那是一副有如電視錄映機一般的裝置，但鏡頭却分佈在房間四個不同角度裏，隱藏着！

石美芝只知道她那位科學家父親有這種巧妙設計，從來沒有想到今天竟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她在驚魂未定中，將錄映機開放，奶白色的粉牆上，立現影像。

錄映機所以不同攝影機，就是它不必沖晒菲林即影即有。而石博士這位天才科學家生前所設計的，比起電視台所用的，尤爲新奇而進步。而且完全自動控制。

石美芝在驚悸地看着她父親被害的經過。

但是，放映出來的事實，幾乎令石美芝也不敢相信這是眞的。原來殺死她父親的，並非別人，正是她的愛人楊英俊！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她有如噩夢中驚叫起來！

雖然她明知錄映機不會說謊，那個持手槍射殺石博士的青年男子，的確就是楊英俊。

石美芝痴痴呆呆地反覆問自己：「爲什麼？到底爲什麼？」

是的，到底爲什麼呢？石美芝眞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錄映機出現的情形有如電影，楊英俊進來之後，便拔槍射擊，石博士完全料不到會有此一着，所以在槍聲「砰」然一响之後，倒在床上，話也不多說一句。

全部過程就是這麼簡單得無可再簡單。

石美芝現在才是眞眞正正的有如噩夢中驚醒過來。她原來要找楊英俊的，但現在她又感到迷惑起來！

她一向相信楊英俊，也愛他，但是，他爲甚麼要殺她父親？

忽然之間，石美芝記起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那存放在保險庫內的「袖珍氫彈」。

對了，難道楊英俊是個「叛徒」？

石美芝立刻跑到保險庫去。那是一間地下室，全部由石博士親自設計，等閒人不輕易發覺那裏有個地牢，即使發覺了，也不輕易有辦法入內。

但是，楊英俊是這裏的常客，石博士和石美芝都是那麼的信任他，他既然知道如何可以進入這間別墅，也知道怎樣進入保險庫。

石美芝只跑到保險庫的門口。她便呆住一陣，

因爲那度用密碼控制的鋼門，已經打開了。

她衝進了裏面，發覺「袖珍氫彈」已經不知所踪！

這是很容易就可以連想得到的事，楊英俊的目標就在這裏，他明知石博士活着，他就不會有辦法將手提箱型的「袖珍氫彈」帶走，所以他將石博士先殺死然後再奪取「袖珍氫彈」。

石美芝獃了一陣，她感到六神無主。

突然之間，她想起一個人來。是的，在這呼救無門之際，相信也只有這個人，可以助她一臂之力的。

這個人，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雖然她只在極偶然的機會中，見過呂偉良一次，而且將他加以利用。但是，關於「鐵枴俠盜」在江湖上行俠仗義，刦富濟貧的事實，她也聽過了不少。因此，她覺得這個時候，如果找着呂偉良師徒二人，會比較找警方更爲上算。

因爲如果報警，這別墅的設計，以及「袖珍氫彈」等等，她將不知如何解釋，而到頭來，她只有活在牢中。

主意打定，她便匆匆駕車離開別墅。

她所以不敢再留在那別墅裏面，是担心事情會再生變化。所以，她出到了市區，才跑進一處電話亭裏面，在電話簿內找到了呂偉良的住宅地址和電話。

她投入硬幣，打了一個電話到呂宅去。

阿生這時候才剛剛入夢。他一直獃在客廳的沙發上，直待天亮，然後才倦極睡去，想不到剛睡着了，又給電話的鈴聲吵醒。

他握起聽筒，照例問了一句：「你是誰？」

石美芝道：「我是姓石的，呂先生在嗎？」

「姓石的？」阿生在半睡狀態中，一時仍未想起這姓石的女子，曾被他師父提及過。因此，阿生又說：「請你等一等！」

阿生把電話機上的按鈕一按，通知呂偉良在房內的分機接聽。

呂偉良衆醒了。他執起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問道：「誰啊？早晨！」

出乎他意料之外，是一個女子的聲音。石美芝說道：「首先請你原諒我昨夜的唐突。當然，你應該想起我到底是誰了吧？」

呂偉良怔了一怔，道：「如果你是石小姐，大概你又在給數名大漢追殺了。是不？」

「我知道你對我有誤會，但是，我立刻就要見你。」

「你怎麼知道我電話？」

「電話簿有你的大名。」

「那麼，你也可以知道了我的住址。」

「是的，我立刻就來。」

石美芝還並不等待呂偉良的答話，已經掛斷了電話綫。

她駕車趕抵呂宅，呂偉良早已叫阿生在門前石階等她，以免讓「多利」把她嚇倒。

阿生把石美芝帶入客廳，呂偉良亦已經由裏面梳洗完畢出來。

阿生倒來一杯茶，也給了一杯給呂偉良。呂偉良舉杯笑道：「喝茶吧，石小姐，這不會是有迷藥的。」

石美芝苦笑道：「難怪你生氣，但我是被迫的。你要知道更多嗎？」

「不！我已經明白了，這是一場特工戰，我過去也曾被捲進了這種漩渦中，幾乎溺斃了我。所以，這一次我已經決定不理會。」

「不！你完全誤會了，這不是一場特工戰，一切事情由一枚『袖珍氫彈』而起。」

「袖珍氫彈？」呂偉良與阿生不約而同地反應了一聲。

尤其是阿生，他總是對于這一類事物，最感興趣。因此他忍不住挿口問道：「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我父親畢生心血的結晶，但現在落在壞人的手裏！」石美芝道。

呂偉良又是一陣迷惑。

阿生搶先說道：「顧名思義，『袖珍氫彈』就是極小的核子裝置，怎麼會落在壞人的手裏？這豈不是太危險了麼？」

「是的，所以我才會硬着頭皮，跑來找二位商量一下。」石美芝焦灼地瞪住了呂偉良。

呂偉良道：「你可是A國特工？」

顯然呂偉良聽她說到「袖珍氫彈」是她父親的心血結晶，便不難想到她的身份來。

「不！我絕對不是特工。」石美芝說道，「我父親是一位核子專家。但是，他並不受任何國家所控制，只是獨立性的研究。結果，他製成了一種大小有如手提箱一般的熱核爆炸裝置，稱爲『S—235』，實則就是一枚袖珍氫彈。」

「但是，你怎麼會跟C國特工發生磨擦？」呂偉良問道。

石美芝答道：「我只是要證明他們的身份，準備把氫彈售給C國。」

「但是，昨晚你不是在逃避他們麼？」

「本來我只約了他的頭目，但後來，我看見太多了，一走了之，雙方發生了誤會。他們以爲我

是A方特工，我以爲他們企圖綁架我。你也知道，特工都是詭計多端的。」

呂偉良心裏道：「其實你也詭計多端，只是不知道你現在又施用何種詭計而已。」

阿生又揷嘴問道：「怎麼你父親會有辦法製造一枚『袖珍氫彈』？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世界上許多不可能的事，在事後都證明大有可能。」石美芝道：「例如千里眼，順風耳，數千年前已經在民間傳說，當時只是神話，時至今日，人造衞星的電視越洲轉播，一收一發，彼此相距又何止千里？何況，核子裝置既已存在，我父親只不過把它縮小，小至可以把它全部安裝在一個呎半乘一呎左右大的占士邦式手提箱裏，這正是軍事冒險家夢寐以求的寵物。」

呂偉良問道：「那麼，如此重要的發明品，又怎麼可以輕易落入壞人的手中？」

「說起來話長，但我可以簡單地說：所謂壞人，只是我的愛人。」

「你的愛人？」

石美芝道：「是的，我有一位男朋友，他一直跟我們父女非常合作，也是這枚『袖珍氫彈』的幕後功臣之一，因爲沒有他極力支持，我們不可能有此成就。」

「你把我弄得糊塗了，他既是功臣，又怎麼稱得上是壞人？」

「是的，我本人也弄得糊塗，因爲他既帮我們，到頭來又殺了我父親，奪走了『袖珍氫彈』，這看來豈不矛盾？但想深一層，又並不矛盾，他顯然早已有了整套計劃，一方面大力支持我們，另一方面已經早有打算，當氫彈製成後，便據爲已有。換句話說：他不過利用我父親技術設計。」

「對了。」阿生又揷嘴道：「這是十分簡單的事，你們一直在被人利用。你的男友一方面用愛情令你深信他，另一方面利用你父親的頭腦，製成了『袖珍氫彈』之後，把你們一齊抛開。」

石美芝嘆氣道：「是的，現在他已經完全露出了本來面目。」

呂偉良問道：「你要我怎麼樣？」

「我知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鐵枴俠盜』，一向肯帮助別人。」石美芝道：「所以，我決定把全部事實告訴你，希望你能爲我找回那一枚『袖珍氫彈』，我也希望爲父報仇。」

「你怎麼知道是你男朋友幹的？」

「我父親的秘密攝影機已經可以作證。你知道，他本身是個科學家，我一直未有把秘密攝影機的事，告訴男友。」石美芝又解釋道：「其實那是我父親精心設計的錄映影，我說是秘密攝映機，你會更加容易理解。」

「事後，你有沒有去見過你的男友？」

「沒有。他的猙獰面目已經敗露了，我還怎敢再去惹他？」

「好吧，現在我和你先去找你的男友。」呂偉良回頭又對阿生說：「你去準備一下，等會兒我們一起出去。」

阿生當然明白到呂偉良的意思，他們師徒二人合作慣了，每一句說話都有默契。於是阿生跑了入內。呂偉良趁這時候，問了好一些關於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石美芝都一一答了。

黑手黨徒　兇狠毒辣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石美芝，趕到一幢花園洋房去。這就是石美芝那位男友楊英俊的住所。

看門人似乎認得石美芝，因爲她是這兒的常客。因而問道：「石小姐是不是找楊少爺？」

「是的，他起來了沒有？」石美芝若無其事地問。

「他昨晚沒有回來。」

「一直沒有回來？」

「是的。」

「你知不知道他有什麼地方去？」

看門人面有疑色，道：「石小姐，關於楊少爺，相信你比我會知得更多吧？」

石美芝心裏狐疑，故意又問：「是不是他要你瞞住我啊？」

「不！絕無其事。只是我們下人，實在知得不多啊。」看門人說。

石美芝轉頭望住呂偉良，好像是在問：「怎麼辦呢？」

呂偉良會意道：「我們走吧，看來他沒有理由說謊的。楊英俊大概不會再獃在這兒等你來找他算賬，何況，照你所說，A，C二國的特工，也可能要找他。除非他有天大的本領，否則，相信他也逃不了多遠。不如你帶我到你父親那裏看看。」

三個人於是再登車離去！

車抵北郊，阿生在石美芝的指示下，開車進入那間別墅。

石美芝在離開這裏之前，早已把電動控制的儀器關掉了，因爲這裏面再也沒有什麼值得隱藏起來的，她父親死了，「袖珍氫彈」也失掉了。她早已想到，呂偉良可能要來這裏看看，到時他們可能同車——一同乘坐呂偉良的車子，而呂偉良的車子是不會有那種紅外綫裝置的。所以她臨走時，改用暗

鎖控制大門。

呂偉良在石美芝的引領下，參觀了別墅內的巧妙設計。當再次見到石博士時石美芝忍不住哭了。在此之前，石美芝不知是否嚇呆了，她並不懂得哭，但現在她反而哭得非常傷心。

呂偉良勸了她一會，才叫她將錄映機再開放一次，讓他看清楚楊英俊的樣子。

然後呂偉良問她：「你打算怎樣？報警嗎？」

「不！那會更糟。」石美芝飲泣道：「要是我打算報警，坦白說，我決不會再找你。」

「那麼，你父親的屍體，如何處置？」

「請你們帮助我，把他的屍體搬到地牢裏的保險庫去。」

「搬到那裏去幹什麼？」

「這就是我父親的主意。他生前叮囑過我，萬一有什麼意外令他身亡，把他的屍體浸在一缸藥液中。」

「那一定是防腐劑吧？」

「我也不知道。」石美芝道：「一切是他自已早有了安排的。」

「好吧！」呂偉良示意阿生，「我們一齊動手吧。」

阿生道：「何必這麼多人？我一個人够了。」

阿生說着就把石博士的屍體扶起。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咦」的一聲，隨即俯首彎腰，在被窩裏拾起了一些東西。他正要問石美芝這是什麼，但石美芝也看見了。

石美芝喃喃地說：「這是『袖珍氫彈』的一小部份，怎麼會在這裏？」

由於這發現，阿生重新把石博士的屍首放平在床上說道：「一定是他事前拆下的。這是什麼？」

「一具計時爆炸儀，與普通計時彈所用的絕不相同，是『袖珍氫彈』專用的，只可以嵌進裏面的機件之內。」石美芝又說，「我看，楊英俊一定會再回來的，我們要小心！」

可是，話猶未完，突然門外傳來一點異聲，三個人同時回頭一望，兩管手槍已經對準了他們！

「你猜對了，美芝。」一個樣貌英俊的青年人，冷然一笑。「我當然會回來的，因爲我實在太匆忙了，『袖珍氫彈』少了一些東西，我竟然也不能及時發覺。」

石美芝氣得幾乎昏了過去，因爲站在眼前的，正是楊英俊。

楊英俊身旁的一名大漢，一邊喝令各人舉高雙手，一邊走過來。

呂偉良和阿生其實不用介紹，只聽對方的口吻，也知道了他們就是楊英俊與他的同黨。因此，師徒二人早已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種眼色，只有他們師徒二人才會明白表示一些什麼，他們經常就是憑此取得默契。其他旁人看見了，會誤解爲「無可奈何」或者一些無關重要的暗示而已。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往往在極度危急的關頭，賴以保存生命的，就是這種默然無聲的眼色，因此，當那大漢越走越近，要從呂偉良手上接收那電子計時器時，呂偉良突然發難！

呂偉良一邊緊緊扣住那大漢的手腕，將他的手槍槍嘴托高，一邊糾纏着他。

阿生也在同一時間，忽然飛起一脚，力踢楊英俊的手槍。

但是，楊英俊非常機警，在阿生脚未踢到之前，已經先發制人，放了一槍，可惜他這一槍的目標不是阿生，而是正在反抗中的呂偉良！

楊英俊的槍法奇準，要不是呂偉良早有準備，那一顆子彈就會射中了他的心臟部位。可是，他是個身經百戰的老手，面對着兩支手槍的威脅，豈敢怠慢？因此在糾纏中，緊擁住那大漢的高大身體，盡可能掩護自已。

於是楊英俊那一顆子彈，竟射在他同黨的背心之上，當他發覺時已經太遲，槍嘴一擺，就想轉移目標，正要對付阿生之際，阿生那一脚已經踢到！手槍凌空飛出，撞到天花板之上，亦足證明阿生那一脚踢得又疾又勁！

阿生知道一步也不能放鬆，因爲他這時並未留意到那大漢給呂偉良利用作擋箭牌，做了替死鬼，只知道子彈無情，他這血肉之軀，隨時隨地會給對方所殺。所以便拚命跟楊英俊糾纏起來。

呂偉良發覺那大漢突然之間軟綿綿的就要倒了下去，也明白到楊英俊的手槍已把他射殺。雙手一放，「隆」然一响，那龐大的身形倒向地上，手槍也跌開了數尺以外！

楊英俊想不到對方出手既快且勁。通常在手槍的指嚇下，如果是單對單的場面中，還有反抗的餘地，但當時他們是兩支手槍，呂偉良師徒二人竟然也冒了這麼大的危險，怎不把他反爲嚇得一跳？

阿生想不到他已處於優勢底下，只記得師父說過：「獅子搏兔，也要盡全力！」因此，他施展了渾身解數，終於把楊英俊制服。

石美芝看見四個男人打成兩團，忽然又看見了一支手槍自那大漢手中跌出，因此匆匆撲過去拾起，回頭對準楊英俊高喝一聲：「不准動！」

但是，這時阿生已反手將楊英俊扣在手中，不讓他動彈。

石美芝咬牙切齒道：「你這叛徒，我要殺了你，替我父親報仇！」

說着，她竟然眞的扳動了槍掣！

「砰」然一聲槍响！

呂偉良的鐵枴杖却搶先了一步，及時搶在槍聲响起之前揮到。因此，子彈雖然射出了，却沒有射中楊英俊，因爲當子彈射離槍腔之前，鐵杖已將槍管一格，子彈亦跟着射歪了。

呂偉良怕她再發射第二槍，立刻飛快地伸出右手，扣住石美芝的手腕。

石美芝氣憤地說道：「爲什麼你要阻止我？我要殺了這個忘情負義的人。讓我殺了他！讓我殺了他！」

呂偉良說道：「你冷靜點，聽我說。」

「還有什麼好說？我所有的美夢都給他敲破了。」石美芝說着又哭了起來。

呂偉良把她手中的手槍接收過來。那一邊，阿生看見楊英俊毫無反抗，也把他放開。

楊英俊冷汗滿額，垂下頭來。呂偉良問道：「你把『袖珍氫彈』收藏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楊英俊說道。

石美芝瞪了他一眼，愛恨交迸地說：「你不知道誰知道？這裏除了你之外，別人就根本無法可以進來。因爲在此之前，就只有你才知道這間別墅的秘密。」

「是的，我不會否認你所講的一切，美芝，我對你不起！」

「一句對不起就算了嗎？我父親的性命呢？『袖珍氫彈』呢？」

「如果你一定要我告訴你，我想還是從頭說起吧，你們各位可聽過『黑手黨』這名稱？」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還未開聲，石美芝已經搶先說了：「聞名世界的黑社會組織。」

楊英俊點頭說道：「對了。我就是黑手黨的黨徒了！」

石美芝幾乎是叫了起來：「什麼？你是黑手黨黨徒？怎麼我一直不知道？」

「如果讓你知道，我們的計劃，便永遠無法成功。」楊英俊又說：「美芝，我不會否認我曾經愛過你，但是，在我們黑手黨裏，命令重要過一切，因爲違反命令的人會被判處死刑。」

石美芝的淚水又滾滾而下，哽咽道：「算了吧！別再談我們了，恨也只恨我自己不帶眼識人，誰叫我認識你呢？現在我只想知道『袖珍氫彈』的下落。」

「黑手黨黨徒把它搬走了，但經過仔細檢驗之後，才發覺少了一些東西。」

石美芝道：「你們這班人的目的，到底爲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楊英俊道，「大概是爲了錢吧！」

「準備賣給那一國？」

「坦白說，我也只是奉命行事，此外什麼也不知道！」

石美芝氣得面色青了一陣，又白了一陣。她發夢也想不到自己死心塌地去愛的男人，竟然是個僞君子，也是個愛情騙子。

石美芝又問：「爲什麼你要殺我父親？」

「有什麼辦法呢？如果我不殺他，我就無法離開這裏，我就不能完成任務，到頭來還不是死路一條麼？」楊英俊答。

「過去你帮着我們，也是由黑手黨在幕後操縱的了？」石美芝反問。

「是的，一切都是有計劃的行動，否則，以我一個人的力量，卽使有天大本領，相信亦無法找來製作氫彈的原料和儀器。」

石美芝想着他欺騙自己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一切情感盡付諸東流，心裏一酸，又想哭！但她强忍着。

她想再問下去，突然「砰」然一聲，冷槍一响，子彈由門外射進來，楊英俊「喲」的一聲慘叫，倒在地上！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反應極之敏銳，緊隨着槍聲之後，竄到房內左側，石美芝則在匆忙間，撲向了右邊。

房門外有人傳聲過來：「你們快舉高雙手出來，否則全都要被殺！」

房內沒有人答出去。但是，阿生却不禁問道：「他們到底是誰？」

「可能又是另外的一帮人吧，否則，楊英俊怎會受傷？」呂偉良一邊答着阿生，一邊四下裏張望着。

呂偉良手上有一支槍，那是由石美芝手上奪過來的，但是，他在未找到眞正目標之前，他是不會胡亂發射的。

門外一片沉寂之中，呂偉良隱約聽到有步聲急竄，他担心有人要硬衝入來。

那一邊，石美芝正面對着身受重傷的楊英俊，一時淚如雨下，也不知說些什麼好。

楊英俊背後中了一槍，子彈幾乎由胸前攢了出來！他躺在地下，凝視着滿面淚痕的石美芝，抱歉地說：「原諒我吧！美芝。」

石美芝早在一分鐘之前，仍然想殺他，但現在

眼看他受了重傷，看來還有性命危險，心裏反而有點不忍，這也許就是愛情在作怪。

是的，石美芝仍在愛着他，卽使他殺了她父親。因此她飲泣着說：「你辜負了我，也對不起我父親，我們本來就是三位一體，在獲得那巨額金錢之後，一齊跑到外國去渡過下半生。可是，現在一切也完了。爲什麼？爲什麼你要這麼笨？」

楊英俊苦笑着搖搖頭，含淚說道：「是的，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這麼笨？也許應該讓青年一輩得到一點敎訓，古語有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就是一個現成的好例子。在A國求學時期，我已經加入了黑手黨，直至今日，我已經是一名高級頭目，但到頭來仍然不過如此收場。」

楊英俊深深地嘆了一口，又說：「凡是跟黑社會組織發生關係的，都無法擺脫他們的糾纏，因此，有過一個時期，當我發覺你眞心與我相愛時，我曾經企圖背叛他們，結果就受到他們的警告，不准我把身份洩漏，否則就殺我。」

話猶未完，一條黑影衝了入來，但人未衝到，已經响起了連串槍聲。外面的人企圖掩護一名槍手衝入來。只是衝到門緣，便給呂偉良一槍射殺了！

石美芝呆了一陣，怔怔地問：「他們到底又是誰？」

「黑手黨的槍手。」楊英俊只向門旁那屍首瞥了一眼，就肯定地說。

石美芝又是一怔，問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死你？」

「也許是因爲我暴露了身份，也許是他們本來就要射殺你的，眼力太差了。」楊英俊的面部肌肉一陣抽搐，現出了無限痛楚。

石美芝急忙道：「你怎麼啦？」

楊英俊强顏苦笑了笑，道：「美芝，你原諒我吧！當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懺悔！」

石美芝在極度悲傷中，淚如泉湧，木然點了點頭。是愛還是恨？她總是分不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跟他們相距雖然不及三尺，但房間是洞開的，外面還有槍手埋伏着，所以有如咫尺天涯一般隔開了。

阿生突然聽到呂偉良說道：「阿生，『袖珍氫彈』卽使沒有計時器，仍然是非常危險的東西，我們要趁住楊英俊未死去之前，查出它的下落。」

阿生會意，但如何可以跑到那邊去。他忽然脫下外衣，抛了過去！他要試一試以最快的速度是否可以避過子彈。

但是，「砰砰砰砰……」一連串槍聲卜卜，無數的子彈集中射向那件外衣之上！

當阿生那件外衣跌落右邊門緣時，已是彈孔纍纍。

呂偉良道：「看來有好幾名槍手。」

呂偉良又揚聲對石美芝說：「快追問他那『袖珍氫彈』的下落。」

石美芝正想開口問，却又聽到門外傳進來一陣高聲呼喝：「楊英俊，如果你敢出賣我們，我們會對付你父親！」

可是，楊英俊仍示意石美芝把耳朶湊過來。

石美芝會意，低首下去，只聽得楊英俊低聲說：「十一號碼頭，他們就在……」

楊英俊突然說不下去，雙眼一翻，死了！

石美芝呆了一陣，什麼愛什麼恨也在這一刹那間消失了。

呂偉良突然揚聲說道：「放我們出去吧！那東西我們可以交給你的！」

「好吧！」外面立卽有了反應，一個男子答道：「你們把手槍抛棄，只要把計時器交出來，我們不會跟你們爲難的。」

石美芝焦急起來，她眞想不到江湖上如此有名氣的「鐵枴俠盜」，竟是這麼儒弱，也許呂偉良也不知道那具小儀器的重要性。因此石美芝立刻就想制止他！

可是，「鐵枴俠盜」呂偉良這時候已經站了出去，與阿生並肩站立着。阿生手上托住那副製作精巧的電子計時器，呂偉良手上則仍舊握住那支手槍，但槍嘴却對準那副計時器。

門外埋伏的數名槍手怔了怔，其中一人問道：「怎麼你不把手槍放下？」

呂偉良笑道：「沒有那麼便宜的事，除非你們不要這東西，否則，你們必須保障我們三個人性命的安全，然後才可以把它交給你。」

那槍手道：「你們放下那東西便可以離開，我們保證不會追擊你！」

「不！我還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呂偉良一邊與阿生併肩前進，一邊說道：「只要你們一開槍，我們就會與此儀器同歸於盡！石小姐，請跟我們一齊走吧！」

石美芝這時才稍爲明白呂偉良的眞正用意，由房內走了出來。

但是，她父親石博士的屍體又怎麼樣？她眞有點依依不捨。

還是性命要緊，她終於一步一步的，跟着呂偉良走向大門那邊。

數名槍手投鼠忌器，果然沒有人敢再動一下，目送呂偉良師徒二人和石美芝由大門走出了花園，

通過水泥通道走向汽車旁邊。

數名黑手黨徒步跟隨着他們，爲首一人說道：「你們上車吧，那儀器輕輕的放在地上，我的手下決不會開槍！」

呂偉良沒有理會他，只叫阿生和石美芝登上他那輛銀灰色的汽車。阿生登上汽車之前，把那儀器交給呂偉良，呂偉良又把它放置在地上。但是，那支手槍却始終瞄準那副小儀器。

呂偉良慢慢的退進了汽車之內。

就當車門掩至一條裂縫時，「砰砰砰」一連三發子彈射向那副小儀器，登時引起槍手們極大的恐慌。有人高聲喝道：「殺死他們！」一連串的子彈，紛紛射出！

但是，阿生早已把車子開動，呂偉良也把車門掩上，這是一輛防彈汽車，車窗也是鑲了不碎的防彈玻璃，子彈對它無法製成威脅。

阿生突然把駄盤一扭，那輛銀灰色的汽車直衝向數名槍手站立的地方，衆槍手紛紛走避，走避不及的，當場傷倒地上！

能够及時避開的槍手，似乎還未了解那是一輛特製的汽車，仍然朝着它發射了無數的子彈，那簡直是一種浪費。

阿生的駕駛技術是第一流，他駕駛着呂偉良那輛特製汽車轉彎抹角，靈活非常。汽車在拐彎駛出別墅之前，車尾突然噴出一股濃烟，登時將附近的環境弄得昏天黑地的，使到那班槍手的視綫也發生困難，無法及時開車追踪他們。

阿生把車子由北郊開返市區，途中，石美芝問道：「爲什麼你們要把計時儀器擊毀？」

呂偉良答道：「那枚『袖珍氫彈』落在他們手上已經糟透了，如果再把這儀器留給他們，豈不是更糟？」

石美芝事前並未想到這一輛汽車是特造的，她被嚇得透不過氣來。

直至現在車子開返市區，她才鬆了一口氣。她又說道：「那一枚『袖珍氫彈』沒有了那小儀器，只是暫時不能應用，到頭來還是極具危險性的，因爲黑手黨遲早會有辦法再仿製另一具。」

「這禍根是你們父女種下的。」阿生忍不住說道：「爲什麼你們會製造這種殺人武器？」

石美芝嘆一口氣說道：「請你們想想，除了這東西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賣一個更高的價錢？而且，我父親的理想，他一定要實現的。現在，總算成功了，就是可惜他享受不到這一份果實。」

「你也不見得可以享受得到。」阿生說，「看來最好把你交給警察！」

石美芝道：「把我交給警察，對你們也沒有什麼好處，我看，你還是把車子趕緊開往十一號碼頭吧。」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開往十一號碼頭，幹什麼？」

石美芝道：「他們可能把『袖珍氫彈』移到那兒去，然後由海道運走！」

「是不是楊英俊說的？」

石美芝道：「是的，可惜他還未說完，就已經氣絕身亡。」

「他怎麼說？」

「他只說：『十一號碼頭，他們就在……』這句話顯然還未說完。」

呂偉良也對阿生說：「快把車子開往十一號碼頭看看吧！」

阿生立刻把車子開往海傍，沿住海傍大道，風馳電掣地駛向十一號碼頭。

十一號碼頭附近，一片沉寂。這是一個深水碼頭，如果沒有大貨船泊岸，這種沉寂應該是十分正常的。

三個人在車子裏往外望，岸邊沒有船隻停泊，但海面上却有不少，只是離岸頗遠。岸上那幾間大貨倉，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石美芝道：「讓我們下車去看看吧！」

呂偉良道：「在車子裏看也是一樣的，不要引起他們的注意。」

「他們？誰啊？」

「可能有人在暗中監視着我們。」

「是的，如果楊英俊沒有說謊，這裏一定就是收藏『袖珍氫彈』的地方。」

呂偉良道：「照看他生前和你的感情不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應該不會在這個時候說謊的。」

話猶未完，阿生突然說道：「那輛大貨車幹什麼？」

各人的視綫集中左旁，只見一輛噸半重的大貨車好像失去了控制一般，直向着他們衝擊過來！

阿生忙將車子開動，僅可避過！但是，另一輛大貨車又由路旁駛出，而且來勢極兇！阿生急忙轉了彎，差一點兒就與大貨車撞個正着！

車子裏面，呂偉良和石美芝都身不由主的，跌得東歪西倒！

事情的確也來得太過突然，要不是呂偉良這輛車子的性能超卓，亦早已被撞個稀爛！再加上阿生的駕駛技術，總算避過了兩次災難。

但是，就在各人稍爲鬆了一口氣之際，第三輛大貨車却自後撞來，阿生由望後鏡看見了，也不由大吃一驚！他急忙把車子開動，直衝向前面。

因爲那輛大貨車在後面撞上來，到底它撞向左或右，是很難看得淸楚的，阿生在無法判斷之前，只好往前開去！

可是，前面不遠處就是大海，後面那輛大貨車一步也不放鬆，緊緊追迫過來！

呂偉良這輛車子性能雖然超卓，但是，大貨車來勢洶洶，要是與它相撞，吃虧的還是呂偉良這一輛中型房車。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感到無從抉擇，因爲前面是大海，右面是房屋，左邊則停了另一輛大貨車。他無可奈何，只好開足馬力，直向住海面衝開去！

一時間，水花四濺，石美芝却嚇得花容失色，張大嘴巴直叫起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當然早已知道了這是一輛水陸二用汽車，他們絕不担心會遭溺斃，只是留心背後企圖撞毀他們的那一輛大貨車。

「嘩啦」一連聲，那輛大貨車也煞掣不及，撞進海裏去。但是，大貨車決不是具有水陸二用性能者，轉眼間便沉入海底！

岸邊數輛大貨車上的司機們，紛紛跳下車來，設法救援！

石美芝看見呂偉良這輛汽車浮在水面上，心裏好不奇怪。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道：「小姐，像令尊翁那種天才，如果肯多花腦汁在改良人類基本生活方面，這種水陸二用汽車，當然也有辦法製造。可是，他偏偏用盡畢生精力製成『袖珍氫彈』那種殺人武器，未免太過可惜了。」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往海心，一邊也說道：「是的，現在你父女二人的偉大傑作，正威脅着整個人類，你不知有何感覺。」

石美芝道：「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理想，你們責備我是應該的，但是，說成『威脅全人類』，未免太過誇張了吧？」

「我覺得一點也不誇張。」阿生一邊扭開水撥，因爲海水把擋風玻璃弄得模糊不清，一邊又說：「黑手黨如果把那一枚『袖珍氫彈』賣給任何一個野心國家，一場核子大戰，隨時也會爆發，這不是威脅全人類又是什麼？」

石美芝想了想，竟然答不下去。

呂偉良覺得這時候埋怨她也是沒有用的，叫阿生把車子開往近郊的沙灘登陸。

呂偉良說道：「總算有了一些收穫，現在起碼我們已經知道十一號碼頭的確是黑手黨的地盤，我們一定會捲土重來的。」

阿生說道：「是的，我也這樣想，可惜我們欠缺了一種儀器！」

石美芝問道：「什麼儀器？」

「輻射探測器。」阿生說，「如果我們有了這種敏感儀器，一定可以查出那一枚『袖珍氫彈』收藏在什麼地方。」

呂良偉道：「問題是黑手黨會不會把『袖珍氫彈』運走了？」

「相信不會這麼快。讓我來想想辦法！」石美芝想想又說：「我們何不向A國特工求助？」

「A國特工？」呂偉良和阿生，都同時怔了一怔！

「是的，A國特工相信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們的人。因爲A國科學發達，他們的特工一定可以有辦法找來這儀器。何況，他們曾經向我表示，不惜任何代價，希望得到這枚『袖珍氫彈』，那麼，他們如果也參加我們的行動，一定事半功倍。」

呂偉良本來不想捲進這種漩渦，但是，石美芝說得也有道理，除非向警方求助，否則，A國特工應該是他們最理想的合作者。

阿生說道：「你怎樣可以找到他們。」

石美芝由口袋取出了一具袖珍無綫電通話機，道：「他們曾經叫過我，在必要時利用這東西跟他們取得連絡！」

阿生當然知道那是什麼，說道：「師父！你以爲怎麼樣？」

呂偉良道：「跟他們連絡一下吧，最重要的就是制止氫彈落入黑手黨人的手中，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石美芝於是扭開通話機。阿生爲了方便他們的無綫電連絡不致受到障碍，把汽車車頂的部份打了開來。

一會兒，石美芝手中的一具無綫電通話機，果然傳出了聲音：「喂喂，你是誰？」

石美芝道：「我姓石，我要找麥克或者尼路遜先生連絡。」

「請你等一等，我替你接線。」

又過了一會，通話機中傳出的聲音是尼路遜的，他就是A國特工駐在當地的負責人。

石美芝簡括地把「袖珍氫彈」失去的經過，約畧說了一遍。同時也把她的要求說了出來。

尼路遜道：「好吧！讓我想想辦法。你也知道，這兒不是我們A國國土，一切事情都在暗中進行的。不過，相信我不會令你失望。」

「呂先生的意思，最好越快越好。」石美芝又說：「你當然明白我意思吧？如果太遲了，怕來不及阻止你們。」

「石小姐，我當然明白，要是你早點答允和我

們交易，麻煩就不會發生。」

「現在埋怨也沒有用。如果早知如此，我根本就不會讓我父親製造這殺人武器。」

通話機掛斷了。

阿生這時已將水陸二用汽車開到一處海灘，那是一處近郊地區。

車子帶着水漬，駛過沙灘，轉出公路，石美芝也忍不住讚嘆道：「果然是一輛神奇的汽車。」

呂偉良道：「如果你父親肯在這方面動腦筋，相信海陸空三用的汽車，也可以製成。」

石美芝道：「別再提我父親了，如果你再提起他，我就會想再回到別墅中去。」

阿生一邊在公路上開車，一邊留意後面一輛黑色房車，他在望後鏡中看見那車子亦步亦趨的，心裏有點奇怪。但是，他沒有告訴呂偉良和石美芝二人，只是按鈕把汽車各處封閉！

阿生故意開慢車，那輛黑色房車果然越過了他們。

呂偉良也發覺阿生的行動有點奇怪，問道：「是不是又有人跟踪我們？」

「看來又不似。」阿生說道：「如果是黑手黨的人，他們的行動應該開始了吧？」

「但是，我們還是小心點好。」石美芝也說道，「黑手黨在A國勢力很大，這次他們可能派了不少手下到了本市。」

「阿生，想辦法繞道返回市區。」呂偉良覺得他們最急於要做的事，還是制止黑手黨徒把「袖珍氫彈」運到不知名的地方。

所以，他不希望再阻時間，只希望趕返市區，然後再與A方特工人員取得連絡。要是能够找到那些探測儀器，他們的行動便立刻可以展開。

但是，阿生說道：「這條公路直透市區，並沒有別的小路可走！」

既然沒有其他路徑可走，他們的車子也只好直駛過去。

而剛才還可以見到的黑色房車，這時不知怎的，忽然不見了。

阿生以爲前面那車子開得太快而已，不以爲意，加速把車子開入市區。

但是，就在一處拐彎處，路上擺放了一些「鐵馬」，這是軍警用以檢查來往車輛用的，再加上有那些路牌的指示，阿生只好停車。

一名警長走過來，阿生把車窗玻璃絞下來，以方便跟對方談話。

警長彎腰俯首問道：「你們剛才由那兒來？」

「南郊。」阿生答。

警長道：「請你們下車，我們要檢查一下。」

石美芝不禁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長道：「公路上發生刧案，聽說匪徒有槍的，請各位下車吧！」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推開車門，二名武裝警員已經走了過來。

呂偉良和石美芝也只好下車接受檢查。

但是，就在他們下了車之後，那些警員們紛紛拔出佩槍來。

呂偉良暗吃一驚，因爲除了眼見的數名警員之外，路旁樹林中也有人用槍向他們瞄準。他不禁低聲說道：「我們中計了。」

阿生也說：「是的，我太大意了，早該看出他們是僞裝的！」

石美芝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到那邊去慢慢說！」那名警長打扮的人，把手槍一擺，指指路旁的樹林。

三個人在手槍底下，只好從命。

在樹林內，他們可以再次看見那一輛黑色房車。這車子正是剛才越過了他們汽車之後不久卽告失踪的那一輛。

在樹林裏的人都沒有穿上制服，他們都不是警察，而是一些黑手黨僞冒的。呂偉良等人早已看出了，只是也太遲了。

呂偉良四下裏張望着，幸而沒有那一張面目是比較熟識的，換句話說，這班人之中，沒有誰曾經在北郊別墅見過他們，否則，他們一定憎恨阿生曾用汽車撞向他們，以及呂偉良開槍射毀那電子計時儀器。

但是，他們何故在此埋伏？

各人正在思想間，一名大漢出現在他們面前，說道：「你們跑到十一號碼頭去，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你弄錯了，我們只不過由郊外趕回市區。」呂偉良故意說道。

那大漢凛然一笑道：「你弄錯了，不是我弄錯了，當你們的車子尙在水中游泳時，我的同伴們已經用無綫電連絡好我們，所以我們亦老早已恭候在此。」

石美芝道：「你們到底是誰？」

「你們應該猜得到的。」那大漢說。

「黑手黨？」阿生冲口而出說，「又是黑手黨徒？」

「對了！」大漢笑道：「我們另一組同伴也向我報告，他們在北郊一間別墅惹了麻煩。看情形，十九又是你們這三個人作怪的。」

這傢伙笑得陰險異常，很容易教人想起了銀幕上的吸血殭屍。

阿生忍不住有點生氣，道：「你們也太過蠻不講理，用汽車撞向別人難道我們閃避也有罪麼？」

大漢說道：「小子！你別多嘴，等會兒你就知道了。」說着，他向身旁數名槍手示意。

於是，有人用繩索將他們三人分別綑綁起來！

阿生特別受到重視，給人帶過一旁，反手綁在一棵大樹之上，阿生隨卽吃了幾拳，他也只有忍受着，無法反抗。

那大漢很像就是這班人之中的首領，看他年紀只有四十歲左右，金色的頭髮，碧綠眼睛，但却講得一口流利的本地話。那陰險的神情，令人望而生畏！

這時那金髮大漢又說道：「據說，駕車撞傷我數名手下的，是個年青小夥子，汽車則是一輛銀灰色的汽車，看來十九就是你們這班人，也難得你們有這種胆子。現在，也該談談賠償問題了。」

呂偉良看見樹林四周，佈下了不少持槍的大漢，他幾乎不敢相信A國黑手黨的勢力，竟然會擴充到這兒來。

看情形，要掙扎或反抗都是十分愚蠢的事，但是，呂偉良心裏想：可不能就這樣任由他們處决！於是靈機一觸，故意說道：「你們在獲得那『袖珍氫彈』之後，一定以爲一切都解決了，是不？」

金髮大漢瞪了他一眼，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聽說黑手黨內，有着各種各式的專家與天才，他們應該看得出，那手提箱型的『袖珍氫彈』還欠缺了一些東西。」呂偉良一邊說，一邊向石美芝打眼色。

石美芝當然也看見了。

金髮大漢說道：「根據我們派往北郊的同伴報告，說那電子計時器給人毀壞了……」

石美芝乘機說道：「那不過是假的。」

「那麼，眞的在什麼地方？」

「在一處地方收藏着。」

金髮大漢果然緊張起來，問道：「是不是你把它收藏起來？」

「是的。」石美芝已經領悟到呂偉良那句話中的眞正含意。

金髮大漢想了想，又說：「要是你能將它完整地交出來，我們也許可以饒你一死！否則，這兒也就是你們的葬身之地了。」

呂偉良想不到對方這麼輕易中計，故意對石美芝說道：「看情形，那十億美元，你是無法到手的了，不如廢物利用，就讓那小儀器救救我們三條性命吧。」

「什麼廢物利用？」石美芝也故意煞有介事地說道：「那是我父親的精心傑作，『袖珍氫彈』如果少了它，便失去了原來的作用。因爲那手提箱內的每一具小儀器都帶有連鎖作用的，缺一不可。」

金髮大漢道：「剛才你說甚麼十億美元，大概是有某一個國家，出高價向你們收購這一枚『袖珍氫彈』，是不？」

「是的。」呂偉良和石美芝都異口同聲地答。

金髮大漢笑道：「你們以爲這數目是太多，還是太少啊？」

石美芝道：「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合理的價錢，不多也不小。」

金髮大漢突然放聲縱笑起來。好一會兒他才說道：「你們太過小兒科了。」

呂偉良一怔，不由自主地說：「什麼？十億美元也是小兒科？」

「當然！」金髮大漢又說，「我們千辛萬苦，等了一個長時期，才等到石博士將『袖珍氫彈』製成，再加上歷年來我們黑手黨在幕後支持石博士這項工作所用去的金錢、人力、物力等等的總代價，請你仔細算一算，十億美元是否太少？」

「那麼，你們索價多少？」呂偉良問。

金髮大漢答道：「本來你亦無須知道這些，但是，這件事就快公開了，我也不妨讓你見識見識，我們所索取的代價，大約等於你所講的十倍！」

「十倍？那豈不是一百億？」

「是的。」金髮大漢道，「這才是眞眞正正的合理數字啊！」

「我以爲這有些近乎開玩笑。」

「一點也不！」金髮大漢解釋道：「A國政府爲了一項新式武器的研究，往往撥欵十億元；但這一枚『袖珍氫彈』，一經我們改良及發展，將成爲世界上最具有威力的武器。」

呂偉良說道：「怎麼？你們還要加以改良及發展？」

「是的，我們也有這方面的專家及原料；所以，卽使到頭來我們得不到那小儀器，結果我們也會設法製造另一具配上去。不過，我們當然希望獲得石博士數年來研究所得的全部成果。」

金髮大漢得意地笑了。

呂偉良眞的有點懷疑他的神經有毛病，一百億美元，根本就是個天文數字。因此又說道：「你們怎會有把握認爲A國或C國必可付出這項龐大的數目？」

「何止有把握，而且絕對有。」

「這兩個國家，他們自己也有飛彈——可以載

核子彈頭的飛彈，那已經是最犀利的現代武器了，雖然石博士這項發明也屬驚人，但這代價未必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如果屆時你仍能活着在這世界上，你會知道我們黑手黨的計劃天衣無縫。」金髮大漢道：「普通氫彈要用飛機儎運，即使是核子飛彈，仍不能避過對方雷達系統的偵察。但是，我們手上擁有的『袖珍氫彈』却可以隨時隨地運入敵國的心臟地區，而且，威力也比較用飛彈或飛機運儎的更大！」金髮大漢又驕傲地笑了！

石美芝忍不住說道：「爲什麼你們早不提出這個計劃？早提出了，我父親也許不必死！」

「小姐，這是總部的全盤計劃，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有一件事，即將轟動全世界。」金髮大漢說。

呂偉良試探地問：「那枚『袖珍氫彈』，已經運離本市了麼？」

金髮大漢瞪住呂偉良笑道：「你想試探我口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我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

石美芝早在雙手被綁之前，已悄然將口袋中的無綫電通話機扭開；如果A方特工能及時收到訊號，說不定是會趕來營救他們。因爲通話機打開了，即使對方聽不到自己的呼號，亦會聽到他們的談話；他們既是特工人員，總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的。石美芝一直就是這麼想。

但是，石美芝却担心A方特工萬一說話，那聲音必然會引起站在她身旁的人的注意，那時她口袋裏的秘密，也可能被發覺。幸而通話機一直未傳出A方特工的聲音。如此一來，反而令她懷疑A方特工會不會設法把他們三人救去。

就在這時候，金髮大漢又說道：「現在你就帶我們去取回那具電子計時儀器。」

說着，那金髮大漢示意二名大漢將呂偉良與石美芝二人帶走。就只留下阿生。

呂偉良說道：「還有他呢？」

「他留下來作人質。」金髮大漢說道。

石美芝立刻反對道：「黑手黨的兇殘手段我是明白的，如果你們不把他一起釋放，相信我們回來時，他已經沒有命了。」

金髮大漢想了想，終於也讓阿生跟他們一起離開那樹林。

三個人一邊被押上汽車，却有人在金髮大漢的身邊說道：「就這麼樣輕輕放過他們嗎？」

「當然不是。但我們不能不相信那女子的說話，總部要一枚完整的『袖珍氫彈』，我們的工作也要盡可能做到十全十美。」金髮大漢低聲答道。

「我才不相信她的說話，這可能只是緩兵之計吧了。」

「我們步步緊隨着他們，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同樣是大限難逃！」

豈料言猶在耳，那邊突然起了一陣騷動。原來當呂偉良、阿生和石美芝等三人被押到汽車旁邊的時候，呂偉良因爲手持鐵拐杖，走路不方便，他是唯一獲得不以繩索綑綁的人。

也是由於他故意一步一拐的，盡可能走在後面。當他看見阿生與石美芝俱先後被推進了車廂之後，他突然發難，鐵杖順勢揮起，登時將身旁一名持槍大漢，連人帶槍擊倒地上！

呂偉良迅速竄進車廂之內！

黑手黨其他槍手見狀，立刻開槍，一連串的子彈，紛紛發射，集中射擊呂偉良那一輛銀灰色的私家車。可是，阿生早已看在眼內，他雙手雖然已被繩索綑綁住，但是對于這輛特別構造的汽車性能，他是瞭如指掌的。因此，他看見呂偉良成功地竄進了車廂，便立即以額頭撞擊了一下錶板上的一個按鈕！

「卡察」一聲，所有的車窗防彈玻璃全部封閉，車門的暗鍵也一齊落下。

因此，槍手們的子彈只有碰着那防彈甲板和玻璃之後，紛紛反彈開來，並未造成任何損傷。

現在他們三個人在車廂之內，安全得多了，就是一時之間，仍然無法開車；因爲阿生雙手被反綁背後，行動不方便，要讓呂偉良坐到司機位來開車。他們就是這樣你來我往的，在車內造成了一陣混亂。

汽車外面，槍手們在一連串子彈失去了作用之後，也都明白到這一輛防彈汽車，於是紛紛撲過來，企圖拉開車門，把三人重新揪出來！

但是，這一輛中型房車，竟然固若金湯，數名力大如牛的槍手，竟也無奈它何。只是如此一來，却嚇煞了車內的石美芝。

石美芝雖然知道呂偉良這一輛是特別構造的萬能汽車，但看見車數外名大漢如狼似虎的，來勢洶洶，幾乎嚇得昏了過去！

當時她獨自坐在車子的後廂，看見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在前廂裏你推我讓的，爲之焦急不已。幸而就在這時候，呂偉良已經在狹窄的車廂裏，和阿生交換了位置；呂偉良坐到了司機位去之後，立即開車。

由於呂偉良急於要把車子開動，却沒有多餘的時間爲阿生解開反綁着雙手的繩子。

阿生看見他師父呂偉良能够坐到駕駛座去開車

，一時孩子氣地，朝住車窗外面，做了一個鬼臉，氣得一名槍手又對準車窗玻璃轟了一槍！

當然，這一槍也只不過是爲了發洩內心的怒火，那槍手亦明知不會傷害到阿生的。

車子瞬即開動！

呂偉良把車子繞過「鐵馬」，駛落草地，再駛回公路之上，直奔市區。

金髮大漢看得口呆目瞪，當他懂得破口大罵各槍手疏忽時，呂偉良的車子已經繞過架在路心的「鐵馬」。於是他一邊吩咐各人執拾現場殘局，一邊親自帶着數名槍手，登車追去！

呂偉良本來想把速度減慢，然後設法替阿生解綁，再讓阿生到後面去解開石美芝手上的繩子。可是，他却在望後鏡中發覺有一輛黑色房車緊緊追來。心裏一急，便對阿生道：「快到後面去，你們可以互相帮助對方解開手上的繩子的！」

阿生也有默契，他明白到呂偉良何故急急要他們把手上的繩子解開，那是爲了在公路上開快車，車內人最易失去平衡，如果雙手被綁，即使在車內亦很容易被摔傷。

於是，阿生立即越過沙發的靠背，攢到後面去。石美芝固然也聽到了呂偉良的說話，所以她立即帮着阿生，背靠背的，解開他手上的繩子。

阿生也替石美芝解綁。

這時候後面的黑色大房車已經越追越近。呂偉良一邊留心望後鏡的反映，一邊說道：「你們小心坐穩，我要讓黑手黨徒們吃吃苦頭了！」

話剛說完，後面一輛黑色房車已經加快趕上，企圖越過呂偉良的汽車。但是，呂偉良一踏油門，二車又並駕齊驅！

呂偉良當然可以再把車子的速度加快一些，但他却故意讓兩輛車子並肩前進！

呂偉良輕扭駄盤，「隆」的一聲，黑色房車幾乎給銀灰色的車子撞出路旁田野間。

經此一撞，金髮大漢等人所乘坐的黑色房車，立即引起了一陣劇烈的震動，速度也隨即緩慢了下來。

反觀呂偉良這一輛銀灰色的房車，絲毫未損，依舊平穩地前進。

呂偉良在望後鏡中發現，那輛黑色房車仍然依依不捨的追來。再向前一望，只見前面不遠處就是轉彎的彎角。

呂偉良一按按鈕，一股黑烟自車後噴出，然後再按動另外一個按鈕，隱藏在汽車底下的滑機油即洒滿在公路之上！

黑手黨徒們所乘坐的黑色房車雖則速度追不上呂偉良的車子，可是本身的速度却委實不慢。因此，在黑烟瀰漫的公路上，一時煞掣不及，再加上公路上的滑機油，反而往前直衝過去！

前面就是公路的危險彎角，黑色房車的司機視綫受到黑烟影响，根本也沒有想到要把汽車拐彎，「轟隆」一聲，汽車直撞向山邊！反彈開來，再打幾個筋斗，攤在公路一旁。

呂偉良的車子這才慢了下來，保持着普通的速度往前直駛！

阿生身歷其境，感到無比的刺激！但是，石美芝却嚇得花容失色！

石美芝回頭張望着，好像仍在担心會有人追來似的。

阿生說道：「師父，你怎麼不把汽車開回頭去呢？」

「開回去幹什麼？」呂偉良邊開車邊問道。

「我們應該找個活口，問問他們，到底『袖珍氫彈』收藏在什麼地方。」

「沒有用的。你沒有聽到剛才那一聲巨响麼？他們一定車毀人亡！」

石美芝也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但會不會有第二輛車子追來？她還是有點担心！

阿生仰首望向天空，看見一架直升機在頭頂盤旋着，他不禁說道：「師父，也許你做對了，如果我們把車子駛回去，可能有麻煩。」

呂偉良也明白阿生這說話的意思，他說道：「直升機不會是黑手黨的吧？」

「即使不是黑手黨的，是警方用的也有麻煩。」阿生說道，「如果剛才有人在直升機上看見我們的汽車曾經噴出大量黑烟，警察已經有藉口抓我們回去了。」

石美芝道：「你這輛車子，眞是令我大開眼界，那裏有得買？」

「一位留德工程師送給我的，我也不知道外國車行有沒有得出買。只是在本市來說，我知道就只有我這麼一輛。」呂偉良答道。

石美芝正想說話，她口袋裏的無綫電通話機忽然傳出了聲音。但是，聲音極之微弱，她必須把通話機自口袋裏取出，再放到耳邊，這才可以聽得清楚。

跟她通話的，正是A國的特工頭子尼路遜。

尼路遜問道：「你是不是已經脫險了？」

「是的，你怎知道？」石美芝詫異地問。

「我看見公路上，一輛汽車撞毀。而你身邊的通話機一直開着，我知道你剛才被那輛黑色房車追逐。所以，我想到你可能就坐在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

石美芝想了一想，再仰頭望，問道：「你是不是就在直升機裏？」

「是的，我們知道你處境危險，乘汽車也可能太遲了，所以才動用直升機。看情形，你應該十分安全。」

A國是個富有的國家，他們的特工如果在領事館的協助下，能夠出動直升機工作，這一點誰也不會懷疑。但是，石美芝說道：「即使是直升機，也遲了一步。」

呂偉良忽然說道：「把通話機交給我！」

石美芝不知道他要怎樣，但經過三番四次的驚險歷程，她對這位「鐵拐俠盜」確然充滿了信心。因此，她順手把那具無綫電話機，交給呂偉良。

呂偉良對住通話機說道：「你們有沒有看見公路上再移向南方那邊，有二輛大卡車？」

「是的。」尼路遜說道，「他們可是黑手黨徒嗎？」

「是的，其中有些人偽裝警察，你們跟踪他們吧！相信總有收穫！」

「我現在看見那二輛大卡車停了下來。」尼路遜忽然又說，「他們好像在救援撞車的人。」

「嚴密監視他們吧！說不定你們會因此而找到那一枚『袖珍氫彈』的下落。」

「好的，謝謝你。」

通話機掛斷了。

石美芝道：「怎麼啦？你又要退出了？」

「不！我們不能集中去對付這班飯囊，跟踪和監視的責任，還是交給他們去負責，我們先返回市區。」呂偉良說。

阿生也說道：「是的，我們必須加緊進行，否則，萬一讓他們把氫彈運出本市，那就痲煩了。」

「石美芝小姐，你在本市有什麼親人嗎？」呂偉良忽然又問。

「沒有。有的要不是死了，便是叛了我。」石美芝反問：「你打算怎樣？」

「我在為你的安全而担心。要是你有親人，最好先躲一會兒。」

「難道你們不可以跟我在一起嗎？」

「當然可以，不過，驚險的情形，你已經有目共睹，下一次未必會如此幸運。」

石美芝道：「我雖然沒有你們這麼智勇雙全，但希望我會習慣。」

突然之間，阿生又大驚小怪的叫了起來：「糟糕！」

呂偉良也平空給他嚇了一跳，忙問道：「什麼事？」

阿生說道：「他們在路旁，似乎裝了雷達追踪器。」

「你說誰啊？」

「警察！」

呂偉良給他弄得啼笑皆非。說道：「我們的汽車開得不算快，怕什麼？」

事實上，警察的雷達捕捉快車的儀器，多數安裝在路旁的樹木旁邊，阿生最愛開快車，他上當得多了，至今猶有餘悸。

但呂偉良覺得這速度是十分正常的，不太快，也不太慢！

石美芝說道：「這個都市的警察，也越來越現代化了；我以為只有外國警察才會用這麼新式的儀器去捉快車呢。」

「這不過是為了增加政府的罰欵收入，有如路邊豎立的吃角子老虎機一樣，難道你會以為他們在為市民的安全而化費這麼一大筆去購置如此新式的儀器麼？」呂偉良輕輕一笑，「如果警察是為了市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設想，能够用雷達儀器去捕捉刦殺案的阿飛匪徒，極力竭止罪案的發生，那才是真正值得讚賞的事。」

阿生說道：「但是，事實上案積如山，所有的綫人似乎都不稀罕那些花紅和獎金，說不定阿飛與罪犯們所給予綫人的利益更多呢。如此一來，這一班警探先生們的左右——綫人，便成為一堆無可利用的廢物。」

石美芝道：「是的，我也聽人說過，這裏的警探們，主要是靠綫人協助破案，這是不够科學化的。以其化了大筆的綫人費，何不增設多一些科學儀器？」

「問題是捉到罪犯之後，政府的收入不能增加，反而減少。」阿生說道，「例如審訊罪犯的堂費，法律援助費，罪名成立後被判入獄的膳食費等等，無不是要政府支付的。所以，捉快車、拖車和抄牌，實比捉賊更上算。同時也安全得多了。」

石美芝看見呂偉良在笑，她也說道：「這的確是全世界最現實的政府。」

汽車拐進了市區的一條街道，突然一輛電單車匆匆追上！

各人一看見坐在電單車上面的，是個交通警員，心裏便是一怔！

但是，呂偉良却笑道：「一講曹操，曹操就到，我們到底今天行了一個什麼厄運？」

自頂至踵，全副武裝裝備的交通警員，一邊令到電單車的速度慢下來，一邊又打出手勢，令呂偉良把汽車停向路旁。

呂偉良一邊停車，一邊把車窗玻璃絞下來。

交通警員把電單車停在呂偉良的汽車旁邊，俯首望進了車廂裏來。

呂偉良問道：「什麼事？警官先生。」

他明知這不過是一位交通巡邏警員，決不是什麼警官，但人望高處，水望低流，即使是警長，你叫他一句警官，他也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即如一名探員，你叫他一句探長，他也覺得很動聽的。

可是，這一位警員似乎大公無私，他一邊打開口袋摸出記事簿，一邊說道：「你的車子沒有前後燈號，轉彎也不打燈號，到底怎麼攪的？」

呂偉良怔了一怔，若在平時，他會毫不懷疑這一番指責是無稽的，但是，車子是經過了水陸兩番追逐與掙扎的，即使出了毛病，又何足奇？

豈料就在呂偉良剛推開車門之際，一支滅聲手槍的槍管，對準了他的肚皮！

那偽裝的交通警員道：「返回車上去，否則我殺了你！」

呂偉良一邊退回車內，一邊打量着他說：「這一陣子，真多人喜歡假冒警察。」

「只因為警察太過容易令人信任了。」那人輕輕一笑，也坐進了汽車裏來。「把車子依我指示開行，我們有點事要談談。」

呂偉良道：「你的電單車……」

話猶未完，有人由後面一輛車子跑下來，把電單車駕走！

阿生道：「又是黑手黨？」

那人還未答話，石美芝已搶先說道：「我認得他了，他好像是C國一名特工！」

那人回頭笑了笑：「你真好眼力。小姐。」

阿生埋怨道：「怎麼你不早點說？」

石美芝道：「要不是他進了車裏後除下那副黑眼鏡，我也認不出是他。」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真熱鬧，什麼A國、C國以及黑手黨等等，都一齊出動了，就少了真正的警察。」

C國特工笑道：「警察這一陣子給匪徒們迫得喘不過氣來，那有閒心理到這些事？」

呂偉良問道：「然則，你要我們隨你到什麼地方去？」

特工說道：「請把車子開往西區？」

石美芝說道：「那一枚『袖珍氫彈』，有了極大的痲煩。」

「我們的一號正是要你談談這個。」

呂偉良道：「我兩師徒應該是局外人，何必要我們浪費時間？」

那特工道：「不會浪費太多時間的，只是我們必須把問題弄清楚。」

石美芝心裏暗吃了一驚，因為C國特工可能已經查出她與A國曾經有過接觸；而這兩個國家，正是冷戰中的二大角色。

阿生望向後面，發覺一輛大房車，正步步跟隨着他們；那輛電單車則不知所踪。

呂偉良又說道：「你們若要找尋那一枚『袖珍氫彈』，何不爭取時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正要趕到一個地方去；那兒可能是收藏着『袖珍氫彈』的地方。」

那C國特工果然大感興趣，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一處碼頭。」呂偉良順口答了。

「不！」那C國特工想了想，終於又搖搖頭說：「我還是先帶你們去見見我的上司。」

「只怕時間一拖延，就會來不及。」呂偉良說着，依然照那特工所講的路線開行。後面那一輛車子，仍在跟着他們。因此呂偉良又說：「為什麼你不與你的同伴們連絡一下？」

「不必了。」那特工說道：「我的上司急於要會見這位石小姐。」

石美芝感到忐忑不安，因為她無法預料到C國的特工頭目會怎樣對付她。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將車子開入西區。在那C國特工的指示下，呂偉良把車子駛進一間廢鐵場去，然後才在一處空地方停了下來。

這兒本來就是一塊非常寬闊的空曠地方，到處堆滿了廢鐵，包括了堆積如山的廢鐵罐，以及一些爛鐵片等等，看來真的有點像個廢墟。

車子停放好之後，背後那一輛黑色房車立刻走出數名彪形大漢。他們向着呂偉良的車子包圍過來，嚴密地監視着。

呂偉良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靜觀其變，同時也暗示阿生，切不可亂動。

石美芝下了車，給包圍的特工們，押到一間用廢鐵釘成的小屋裏去。呂偉良與阿生二人則奉命候在屋外，由二名持槍特工監視着。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們怎樣可以找到石小姐？」

一名特工笑道：「你自己猜猜吧！」

阿生則說道：「有什麼稀奇呢？特工們都是狡猾得有如老鼠一般。」

那特工面色一沉，沉聲反問道：「你說誰是老鼠？」

另一名也滿臉怒氣，粗言俗語的罵起來：「他媽的，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

說着，怒目而視，舉起手掌，就要摑來！阿生趁勢把頭一側，避過那一掌，右腿前伸，雙掌齊發，連消帶打，那特工登時被打倒地上。

站在呂偉良身旁的一名特工見狀大驚，舉槍喝止道：「不准動！」

呂偉良也覺得阿生過於衝動，喝道：「阿生，算了，別再打啦！」

地上那一名特工狼狽爬起，霍然自腰間拔出佩槍，咬牙切齒地說：「小畜牲！老子要殺了你！」

呂偉良不禁大吃一驚，他眞想不這到傢伙老羞成怒，竟然認眞起來！

阿生也後悔剛才不趁勢奪槍，反而給對方佔盡了上風，正呆在一旁。剛才他要是眞的運足勁力推擊！只怕那特工起碼跌出丈外，非死也會身受重傷；現在阿生反而會隨時死於槍下。

特工是兩名，手槍二支，呂偉良一時之間，竟也想不到如何是好；只要他們稍動一下，可以肯定必有一人中槍倒地。

幸而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個男子自屋內衝了出來，朗聲喝道：「十六號，你瘋了嗎？還不快把手槍放下？」

呂偉良回頭一看，只見石美芝也陪着那男子走了出來。此外還有三四名紅鬚綠眼的外國人，站在他們的左右兩旁。

那特工像洩了氣的皮球，軟了下來。

呂偉良也低聲對阿生說道：「別再鬧了，你會把事情弄僵的。」

剛才由屋子裏跑出來喝止那特工的男子，正是C國特工頭子洛斯基，他也就是要急於會晤石美芝的人。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剛才在屋子裏談成怎樣，只見這時候，洛斯基對石美芝說道：「我再相信你這一次，請叫你的朋友上車去，我們一齊趕到十一號碼頭去看看。」

石美芝於是對呂偉良說：「他們的目的在乎那枚『袖珍氫彈』，就算有什麼地方委屈了你們，也請不可輕舉妄動。」

洛斯基也說：「對了，現在我們的目標都變成一致了。」

於是各人分別登上汽車。呂偉良師徒二人依然坐着他們那一輛銀灰色的房車，只有石美芝給洛斯基帶在身邊，其他C國特工，分別乘三輛房車出發。一行人等，浩浩蕩蕩，開往十一號碼頭。

神秘衛星　控制氫彈

車隊開抵十一號碼頭，海傍一帶異常沉寂。

呂偉良和阿生隔住擋風玻璃望出去，發現碼頭一旁，停放了好幾輛大貨車，這些大貨車就是企圖撞毀他們汽車的，其中一輛已經墮入海中，但是此時此地，這裏竟然好像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石美芝坐在洛斯基的汽車裏，也同樣感到奇怪，因爲照一般情形，如果眞的有汽車墮海，應該是一宗大新聞，這裏起碼也會擠上幾個記者，不可能沉寂成這個樣子的。除非他們不報警。那麼，即使更嚴重的意外，在這僻靜的一角，未必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貨車排列得十分整齊，呂偉良發覺車上都沒有人。回頭再看看隣近的屋子，那些貨倉也是重門深鎖，眞的是鬼影也找不到一個。一切都顯得詭異非常。

洛斯基把車子開過來，停在呂偉良的汽車的旁邊，伸首窗外，說道：「你們可能找錯地方了。」

「也許是的。」呂偉良順口答道。

其實，呂偉良心裏有數，他覺得不但沒有找錯地方，甚至還發現了目標。那邊一間貨倉，數小時前還有人看守的，現在却鴉雀無聲，這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因此呂偉良下了車，拄杖走過去。

阿生也跟着師父走過去。只有洛斯基還留在汽車裏，怔怔地問石美芝：「他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石美芝道，「不過，我剛才告訴過你了，他是個了不起的人。」

洛斯基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我們也過去看看吧！」

石美芝陪着洛斯基走到呂偉良身旁，呂偉良說道：「可惜我們手上沒有探測儀器，否則，立刻就可以知道『袖珍氫彈』是否在這裏。」

石美芝想起A國特工答應供給這種儀器，因此，對呂偉良說道：「讓我跟尼路遜連絡一下，好不好？」

洛斯基道：「怎麼？你是說：A國特工頭目尼路遜？」

「是的，他答應過助我找回『袖珍氫彈』的。」石美芝說。

洛斯基陰森一笑，道：「如果尼路遜能够替你找回，你當然把『袖珍氫彈』賣給A國。不過，你別忘記，你首先答應了我。」

呂偉良聽得有點不耐煩，說道：「你們不要爭論了，反正那殺人利器仍無下落。」

阿生也忍不住說道：「對了，要不是你們中途攔截，我們已經有了『袖珍氫彈』的下落。」

石美芝道：「你們別吵了，讓我立刻跟他們連絡一下。」說着她把那具無線電通話機拿了出來。

可是，洛斯基道：「你不要這樣做！」

「爲什麼？」石美芝怔了一怔！

呂偉良也不是頭一次牽涉到特工這圈子裏，所以明白到他們勾心鬥角的特性，因而說道：「如果你們C國也有探測器的話，我們當然不必求諸於A國特工。」

洛斯基道：「在我們國家裏當然有，但這兒距離太遠了。」

呂偉良道：「所以你不該再阻止我們與A國的特工取得連系。雖然我也了解到你們各爲其主，問題是現在這一枚『袖珍氫彈』落在黑手黨的手裏，這是世界最大的黑社會組織，可能對全人類都造成一種威脅。」

洛斯基還是不同意石美芝這樣做，甚至要沒收她手上的無線電通話機。阿生十分生氣，他担心這麼樣吵吵嚷嚷的，終會驚動可能隱身在附近的黑手黨徒。

就在這一刹那間，貨倉大門突然打開了，嚇得呂偉良等人連忙退避，洛斯基也舉槍瞄準。

可是，石美芝却例外地驚叫一聲：「咦！怎麼原來是你！」

石美芝表現得如此熟絡，洛斯基的手槍却沒有放下來。因爲他也認得這個男子是誰。他，就是A國特工頭目尼路遜。

尼路遜並沒有給他的手槍嚇倒，反而若無其事地走過來，說道：「你們都白費心機，包括我們在內，大家都來遲一步。」

洛斯基作勢說：「你不要施詭計，我的手下都在那邊監視着！」

尼路遜輕輕一笑道：「我們彼此彼此，我的手下也在貨倉裏面，以長程瞄準器，對準了閣下的腦袋！」

洛斯基呆了一陣。

尼路遜又說道：「其實，我們都是同道中人，所不同的只是各爲其主，如果公開衝突，對大家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石美芝也說道：「對了，到頭來你們都會給遞解出境。」

洛斯基把手槍納回懷中，道：「你眞的沒有找到『袖珍氫彈』麼？」

「沒有。」尼路遜說道：「我們跟踪黑手黨徒回到這裏，但他們非常機警，當他們發覺我們跟踪到這裏的時候，紛紛由暗道逃去無踪，但是結果也給我的手下抓着了一個。剛才在貨倉裏，我們已加以仔細盤問，才知道那一枚『袖珍氫彈』，已被運走。」

「什麼？『袖珍氫彈』已被運走了？」衆人不約而同，異口同聲地問。

「是的。」尼路遜說道，「而且，我們絕對相信這是眞的，因爲這傢伙的口供，跟我們的情報脗合。」

「什麼情報？」呂偉良問。

「有一個黑手黨高級首領，今天離開了本市，有人看見他上機時，挽着一個占士邦式的手提箱。」尼路遜又說：「由於他持有外交人員的護照，所以駐守機場的海關人員，竟然輕輕放過了他。」

「外交人員的護照？他怎會有這種護照？」

「那當然是僞造的。」

「你既然有了情報，應該設法兜截他才對。」呂偉良說。

「這傢伙非常狡猾，我們駐在東京的特工，提

阿生慘被吊在樹上，大漢們正揮着鞭子向他用刑迫供。

到機場時，他已經失了踪跡。」尼路遜嘆一口氣說，「黑手黨一向是最難對付的。」

C國特工頭目洛斯基插嘴道：「這就是你們資本主義世界的煩惱！」

尼路遜還以顏色道：「難道貴國就沒有壞人？只因爲在貧窮的國家裏面，壞蛋們根本就沒有對象吧了。」

洛斯基有點不高興，回頭就想走，尼路遜立刻把他叫住。洛斯基問道：「什麼事？」

尼路遜道：「這是關係到全人類的安全，希望你知道這消息之後，設法通知貴國政府。同樣的理由，我也通知了我國政府。」

洛斯基沒有理睬他，只瞪了他一眼，走了！

石美芝這才問尼路遜道：「你所說的，可是眞話？」

「當然都是眞的。」尼路遜說，「我們將面臨一次極大的考驗，因爲，如果我們無法截回那『袖珍氫彈』，黑手黨勢將利用這一次的機會，大大地威脅全人類。甚至於沒有人知道，後果將會怎麼樣的。」

呂偉良也覺得尼路遜這麼說，並非言過其甚，事實上，以黑手黨組織之龐大，行動又如此有計劃，就不難想像得到他們這次奪走「袖珍氫彈」的行動是什麼目的。

石美芝想到後果問題，也爲之大吃一驚。但現在一切都似乎太遲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這裏沒有我們的事了，還是走吧！」

阿生陪着呂偉良只走出了兩步，石美芝立刻就追來，說道：「呂先生，你二位可以再陪我走一次嗎？」

「你想到那裏？」呂偉良回頭問道。

「料理我父親的後事。」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也答應了。

於是三人同車回到北郊別墅去。別墅之內，石博士和楊英俊的屍首，仍然攤在房間裏，室內一片凌亂，血漬斑斑。石美芝想起不久之前發生在這裏的一場惡鬥，心裏猶有餘悸。

不過，有一件事更加令到石美芝心驚胆戰的，就是她父親睡床旁邊的床頭几給人移開了。床頭後面的假牆，也洞開着，露出保險箱的鋼門和密碼。

石美芝喃喃自語地說：「他們怎會知道這裏有個暗藏着的保險箱？」

「也許是楊英俊告訴黑手黨徒吧？」阿生猜測着。

「不可能的。楊英俊也不知道這裏是我父親收藏重要文件的地方。」石美芝一邊說着，一邊走向床頭几那裏去。

她蹲了下來，試行用手拉開那小型保險箱的鋼門，但是，鋼門關得牢牢的。

呂偉良拄杖走過來，說道：「看來未有人打開過。裏面到底有些什麼文件？」

「一些科學藍圖，大概都是關於『袖珍氫彈』的。」石美芝又說：「這個小型保險箱，也只有我兩父女知道，我從來未告訴過楊英俊或任何人。」

「科學藍圖？」呂偉良怔了一怔，「怎麼你不早點告訴我？」

「那裏有時間呢？當我發覺我父親被人殺死之後，我已經心亂如麻。」

「讓我來替你弄開它，看看收藏在裏面的藍圖是否有失好嗎？」

「你有辦法把它弄開？」

「試一試吧！」

石美芝嘆氣道：「沒有用的，坦白說，除了我父親之外，誰也不知道這保險箱的密碼。」

呂偉良並沒有回答她，蹲了下去，動手將號碼盤扭動。

約莫過了一分鐘，保險箱的鋼門，竟然應手而開。

石美芝衝口而出：「你眞是神乎其技……」

但她這一句話還未說完，她便驚呆得說不下去了！

呂偉良沒有問她爲什麼，因爲他也可以看得見，保險箱之內，已是空無一物。

石美芝獃了好一會，才懂得說道：「你能够做到的黑手黨的人當然也能够做到，他們把藍圖一併偷走，後果也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得到。」

呂偉良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父親可以說是一錯再錯，他爲什麼不把藍圖燒燬？反正他理想中的『袖珍氫彈』已經製成。」

「是的，如果因此而遺禍全人類，我父女二人便是大罪人！」石美芝黯然垂下頭來。

呂偉良看見她楚楚可憐的，心裏有些不忍。於是安慰她幾句，師徒二人便協助她，把石博士的屍首，搬進地牢，放入注滿了防腐劑的石棺裏，這才將整個地牢保險庫關閉。

呂偉良師徒二人陪着石美芝走出屋子外面，石美芝猶依依不捨地回顧道：「想不到他的美夢還未實現，就長眠地下。」

阿生也感慨地說：「但是，他終於能够製成了全世界第一枚『袖珍氫彈』，雖然他享受不到那十億美元的金錢。」

石美芝帶着呂偉良師徒二人走到屋後一處矮林去。呂偉良問道：「到這兒來幹什麼？」

石美芝撥開一處草堆，現出一個石洞，洞內有個像是電流總掣的設備，只見她用力一攀，電流接通，立即聽到一連串「隆隆」然之聲響個不絕。

呂偉良師徒二人當初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但回頭一看，看見別墅那邊沙石紛飛，便不難想到：這是摧毀那座別墅的總開關。

呂偉良不禁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做？」

「不是我要這樣做，是父親的遺言。」石美芝哽咽道：「他一方面不要自己的遺體腐爛，另一方面又不要人家知道他葬身在那地牢地下，所以生前便設計成這機關。」

阿生說道：「科學家都有怪脾氣，但怪到這般田地，也眞少見。」

三個人最後坐着呂偉良的車子返回市區。他們沿途沒有交談。

直至車子開入市區之後，呂偉良才問：「你打算往那裏去？」

石美芝一直在流淚，她說：「如果你們不嫌棄，我希望在府上作客兩天，然後返回A國去了。」

「你在A國，有親人嗎？」

「有個姑媽。」

「爲什麼你不住到酒店去？如果你經濟上有困難，我可以帮助你。」

「坦白說，想起黑手黨徒的兇殘毒辣手段，我猶有餘悸。」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那你就暫時住到舍下來。」

石美芝道：「謝謝你。」

阿生正想把車子開回翠紅路呂宅，石美芝又說道：「請把車子開往綠葉道一次。」

「到那兒去幹什麼？」

「我要到一間攝影室去一次。」石美芝說：「那是楊英俊生前所開設的，希望可以找出一點關於黑手黨的線索。」

阿生把車子開往綠葉道，在一間新潮攝影室門前停了下來。

他們還未下車，便首先看見攝影室重門深鎖，門前貼了一張字條，上面寫住：「業主加租，被迫停業」！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想不到黑手黨徒也有一點幽默感。」

阿生也說道：「對了，這一定不會是事實，如果黑手黨須要這地方，即使加租十倍，他們也有能力可以付得起租金。」

石美芝首先下了車，呂偉良和阿生也跟着入內。門雖然鎖上了，石美芝却有鎖匙。

三人入內，分頭搜索一番，但看情形，可能有人比他們更早來一步搜索過現場。所以，他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獲。

兩天之後，石美芝終於離開呂偉良師徒二人，獨自坐飛機到A國去。

這兩天以來，呂偉良一直待石美芝如上賓，把她安置在客房裏，石美芝就利用這兩天時間，辦妥手續，匆匆離去。

石美芝走後，呂偉良也以爲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黑手黨雖然盜得製作藍圖，相信也要一個時期才可以製成另一具電子計時儀器，安裝到「袖珍氫彈」之上。到那時期，黑手黨將有些什麼新行動？相信除了他們最高當局之外，誰也不知道。

但是，不出半個月，突然有一天，太空之上出現了一件奇事，那就是各國的人造衞星雷達追踪站，發覺天空上突然多了一枚人造衞星。

這本來也不算得什麼，把衞星發射上天空，許多國家都已經有此能力。有些國家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什麼間諜衞星，氣象衞星放上天空去。

不過，這一顆發出十分特殊信號的人造衞星，各國都不承認是他們放上去的。

這一顆神秘衞星，反覆地用各國言語播出一句令人震撼心弦的說話，每一個人聽了這一句話之後，眼前可能變成了一片灰色！

這句話就是：「世界末日了！」

沒有人知道這句話的眞正含意。甚至有些人幻想着這是來自外太空的怪物，正在向地球人發出最後的警告。

A國的總統利用熱線電話跟C國總理通話，他們誠懇地交談，認爲這是某些新興國家搗蛋的，因爲這些國家不但有能力發射人造衞星，甚至也十分希望A，C二個大國打將起來。

A國的太空研究所，有一位科學家建議，立即發射追踪衞星，把那顆飛行中的神秘衞星加以檢驗或毀滅。C國的科學家則認爲，應該讓它在空中毀滅，所以提議發射長距離的火箭，將它撞毀！

但是，就當各國科學家正在議論紛紛之際，A，C兩國的領導人物，突然收到了一封別開生面的勒索函件，內容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勒索信的內容大意是：「在貴國國境之內，我們一共放置了超過一百枚遙控炸彈，其中大約有數枚是『袖珍氫彈』，它們可以隨時隨地發生爆炸，因爲它們完全是受到天空中那一顆人造衞星所控制的。現在我們要求貴國將價值一百億美元的黃金交出來，否則，那些炸彈便會相繼爆炸。」

信末印上了一個黑色的手印，信首却印明：「通告第一號。」

A，C兩國的首領，於接獲同一函件之後，都爲之啼笑皆非。

打單勒索事件，在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裏，絕不稀奇，奇在對象竟然是二個大國的政府，難怪有人認爲這是愚人節的故事。

但是，把這件事跟那顆人造衞星的突然出現連結在一起，科學家也不敢否定這件事的可怕後果。

事情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人們無不在討論這件事的眞相，而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因爲曾經身歷其境，參加過一場爭奪「袖珍氫彈」的搏鬥，自然更加深信不疑！

但是，有許多事情令人難明的，例如：勒索函件未註明交出黃金的地點和時限。看來可能他們還有所謂「通告第二號」吧？

呂偉良在家裏看見了這則外國電訊之後，忍不住說道：「這是世界上最令人觸目的勒索案件。」

每一張報紙都以此作頭條新聞，所以阿生也看見了另外一張報紙。阿生也說道：「黑手黨如何收這批黃金？眞令人懷疑。」

「這是破十大紀錄的世界最大勒索案。」

「何止『十大』，相信破了一切紀錄。數目固然最大，方式也特別得很。同時，兩個被勒索的對象，竟然就是世界上兩個大國。這將會在勒索歷史上，寫下令人難忘的一頁！」

就在這時候，電話響了起來。

電話中出現的，是一個女接生的聲音：「長途電話。」

呂偉良怔了一怔：「長途電話？」

那接線生又問：「呂偉良先生在嗎？」

「我就是了。」

「這是由A國的約城打來的長途電話，現在閣下可以通話了。」

長途電話接通了，對方竟是石美芝。

石美芝在電話裏說道：「呂先生你好嗎？」

「你好。石小姐。」呂偉良道：「想不到你會在這個時候給我電話。」

「關於黑社會——黑手黨勒索兩國政府的事，相信你也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麼樣？世界上兩個大國如果都沒有辦法，我和你相信還是沒有辦法的。」

「那又未必，有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我眞的希望你們師徒二人到A國來一次。」

「什麼？要我到你那兒去？」

「是的，因爲這一次，將會使你成爲世界觸目的英雄人物。」

呂偉良笑道：「首先要謝謝你，給予我一個這麼好的出風頭機會。可惜，我缺乏這種興趣，也沒有這一份閒心再去理這件事。」

「你眞令我失望，難道你把全人類的安全置於不顧麼？」石美芝在電話中簡直是叫了起來。

「我正懷疑電訊中所報導的，黑手黨分別向二國政府勒索，他們發出的勒索函件中，竟說有一百個炸彈受到神秘衞星的控制，換句話說：兩國就是二百多個炸彈了。這分明有點誇張，起碼你我二人都知道『袖珍氫彈』只有一個，卽使他們根據藍圖的指示，再加以仿製，也不可能製成這麼多。」

「你大概有點誤會了，他們所說的所謂百枚氫彈，其中只有一兩枚是『袖珍氫彈』，其他的全是普通炸彈，只不過全部可以利用衞星控制而已。在他們黑手黨獲得了我父親的藍圖和那枚『袖珍氫彈』之前，黑手黨的專家們，已經因爲楊英俊的關係，而不斷從我父親這裏獲得了有關資料，以他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我絕對相信他們有能力再仿製一至兩枚這一類便於携帶的小型氫彈。何況，這本來就是他們早已預備好了的一套勒索大計。所以我就覺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呂偉良還是說道：「這不是我和你兩個人的力量所能制止的事，我們還是靜觀其變吧！」

時間又差不多了，石美芝含恨地說：「算了吧，就算我估計錯了。當初我以爲『鐵枴俠盜』是個如何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原來你竟是個懦夫嘛！」

長途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仍然握住聽筒，呆了一陣。

阿生在旁問道：「石美芝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怔怔地放下聽筒，道：「她罵我是懦夫。她要找我們到A國去一次，一齊對付黑手黨徒，不過我以爲A，C二國的保安組織，可能已經開始行動了。」

「也許她有她的理由，爲什麼你不答允她的邀請？」

「到A國那邊去，人地兩生疏，只怕我們也對付不了那班兇狠的黑手黨徒。」

阿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什麼。他眞希望能有機會到外地去玩玩，但偏偏呂偉良又不答應。

這時候，「多利」在門外吵了起來。

呂偉良對阿生說：「看看是誰？」

阿生走到門前瞥了一眼，回頭對呂偉良說：「是A國的特工尼路遜。」

「讓他進來吧！」

於是阿生跑出去，把「多利」叫開，讓尼路遜

入來。

尼路遜還沒有坐下來就問：「呂先生，相信你一定看過了今天的大新聞，是不？」

「黑手黨的驚人之舉麼？」呂偉良輕輕一笑，「這應該是閣下大演身手的時候了。」

「別開玩笑，對於這件事，我自問知得太少，所以要來向你請敎！」

「我也知得不會太多，知得太多的人，現在貴國約城之內。」

「你的意思是指石美芝？」

「對了。」

尼路遜道：「石美芝未必就是知得最多的，據我所知，起碼還有一個你。」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首先聲明，我對閣下無惡意，只是希望從你這方面知得更多。」

「但實在我知得並不多。」

「無論站在任何立場，這裏我也希望你能答覆我幾個問題。」

呂偉良又是一怔：「什麼問題？」

「石美芝是不是跟你在一齊，動手毀了北郊別墅？」

「是的，據她告訴我，這是石博士的遺囑。」

「那麼，你可以證明石博士已經死亡了嗎？」

呂偉良道：「你問得令我有點驚奇！」

「更驚奇的，應該是這些照片。」尼路遜自口袋中掏出幾張甫士咭度的照片，遞給呂偉良。

呂偉良只瞥了一眼，便驚叫一句：「怎麼會是他？」

阿生也湊近去看，發覺那是石博士的生活照，但左下角却印上了最近的日子，以及「攝於瑞士」等字樣。

尼路遜又說：「我必須交代一下，那就是自從『袖珍氫彈』失了踪之後，我們A國派往世界各地的特工都忙了起來。結果，給我們發覺了一件奇事，就是石博士還未死！」

「這是不可能的！」阿生搶先說道：「我前後二次接觸過他的屍體，他的確死了，還是由我親手把他的屍體放進了地牢內那副石棺中的。」

呂偉良反問道：「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你們怎麼知道他就是石博士？」

「我們的人發覺他三番四次，跟黑手黨的專家們，秘密接觸。」尼路遜說道：「所以我今天到來，是希望閣下協助我們偵查明白這件事的眞相。」

「坦白說，我現在也給你弄得糊塗起來了。石博士已經被人槍殺，這是絕無疑問的事。再說，石博士卽使未死，黑手黨徒也沒有理由與他如此友善。他的唯一女兒石美芝口口聲聲要爲父報仇！不妨告訴你，數分鐘之前，她才打電話來這裏給我。」

「長途電話嗎？」

「是的。」呂偉良又說道：「大概你也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

「當然，我們的特工，一直在暗中監視她。」

「那麼，現在你希望我怎麼樣做？」

「我希望你跟我先到北郊別墅去一次。」

「北郊別墅已經毀了。」

尼路遜道：「我的興趣在於地牢，以及那一副石棺材。」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好極了。」尼路遜道：「我的手下都在外面的車子裏等着！」

「你們先行一步！」阿生又說，「我要換件衣服，而且，多利還未吃東西，等會兒我自己坐電單車趕到那兒去會你們！」

於是，呂偉良和尼路遜首先離去。

阿生餵過了靈犬「多利」之後，也於稍後時間，乘坐他的電單車，獨自趕往北郊別墅去！

阿生也像其他充滿了活力的青少年一樣，喜歡開快車，尤其是在闊大的公路上，駕駛着電單車飛馳，的確是一件十分夠刺激的事。

但是，就當阿生的電單車開至公路拐彎處之際，速度稍爲慢下來，不知從那裏飛來了一個繩圈，把阿生套個正着，隨卽整個兒被拖離電單車之上。

完全是事前意料不到的事，阿生猝不及防，繩圈差一點兒便索去了他的性命。幸而這小子年紀輕，跟着他師父呂偉良總也學到了不少臨機應變的常識，當他發覺無從反抗之際，雙手便只有拚命拉實繩圈，不讓它再進一步收緊，否則他便很容易會氣絕身亡。因爲那繩圈就套在阿生的頸項之上去！

拖了十多尺之後，阿生已被拖到路旁的草地裏去，而他那一輛電單車，則撞向路旁的荆棘叢中。

阿生已經被路面的沙石磨擦得皮開肉裂，但他仍強忍着，頭腦則保持冷靜，這大概又是跟他師父呂偉良學來的。事實上，此時此地，他如果不冷靜對付，便會死於不明不白之中。

阿生被拖至草地之後，速度稍慢，便給他挺腰反彈，一下子站直了身體，正待掙扎着解開頸上的繩索，又有人迅速將另一條繩子加向他的腰間，一個活結索緊了！直扯向一棵大樹之上，反而頸上那一條繩索，却給阿生解脫了。

阿生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被吊在樹枝上，居高臨下却看見數名大漢環立在下面。有人握住手槍

，也有人手揮皮鞭在打得「拍拍」作响！

執着皮鞭的人問道：「你師父呂偉良跟A國特工人員到北郊別墅去幹什麼？」

阿生的身體凌空搖幌着，說道：「爲什麼你不自己去看看？」

「看得出的話，我們又何必找你來問？」那人又說：「小子！你別賣關子，我會打你一個皮開肉裂！」

阿生實際上已經皮開肉裂，只不過他忍受住痛苦而已。他反問道：「先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拍」的一聲，皮鞭在阿生的身體上重重地抽打了一下。

阿生痛得全身抽搐着，又說：「你們大概是黑手黨的爪牙們，是不？」

「小子，快告訴我們，A國的特工們，在找尋一些什麼？」

「把我放下來，我會慢慢告訴你。」

「你好像有一點活得不耐煩了！」那人用鼻子「哼」了聲，皮鞭又在阿生的身體上抽打了兩下！只聽得「拍拍」連聲阿生登時就痛得昏過去。

「看看他是否眞的暈了？」那人在命令着。

「是的。」一名大漢把繩子鬆開，將阿生由樹枝上降下來，檢驗了一遍之後，證實阿生是眞眞正正的，昏迷過去。

於是那人又說：「把他帶上我們的車子去！」數名大漢合力把阿生抬上一輛汽車，這汽車就隱藏在樹林之內。然後這班人才匆匆離開這裏。

× × ×

在北郊別墅附近，「鐵枴俠盜」呂偉良還不知道阿生已遭人綁走。他正在陪同A國特工頭目尼路遜，在到處查勘着。

現在是一堆堆破碎的磚石與瓦礫，A國的特工們，正在尼路遜的指揮之下，展開發掘工作。

附近有人放哨，大概是尼路遜担心會有人前來窺伺吧？但是，事實上這是十分僻靜的郊區地方，附近並無其他屋宇。

呂偉良說道：「相信你們這樣做，也只有白費工夫，因爲石博士卽使有辦法復活，亦無可能由地牢中攢出來的。」

尼路遜道：「他是個古怪的科學家，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就可能做得到。」

「如果你的推測成爲事實，這已經有點跡近無稽。」

「你不明白的，我所以一定要證實這一點，關係到整個事件的眞相。」

「但是，石棺材在地牢底下，你們要清除這一大堆瓦磚，相信非三數天工夫不能完成。」

「要不是你把『毀屋的機關總掣』指示給我看，我也以爲發掘工作是多此一舉的事，但是，看過了石博士設計的毀屋機關之後，證明一切都是一種計劃而已。毀屋的目的，無非要令人相信這裏已無秘密存在。但是，我則認爲這有如『此地無銀三百両』的做法。所以，我更加非要看個清楚不可。」

不久，一隊配備有開路機的車隊，開抵了現場，這是A國特工由市區向一間建築公司聘來的。於是，他們的發掘工作，也更大規模地展開。

呂偉良看看腕表，差不多一小時了，怎麼還不見阿生由市區趕來？他知道阿生對這件事也有極大的興趣，他不會不來的，除非遭遇了什麼意外。

再看看現場，相信還有一段長時間才把這堆磚石瓦礫清理，找出地牢的入口處。因此，呂偉良駕着他那輛銀灰色房車，趕返市區看看阿生到底出了什麼事。

就當他的車子經過公路拐彎處之際，便發覺阿生所駕駛的電單車，橫臥路旁，不由得大吃一驚，連忙停車查看。

眞的，那輛電單車的確是阿生的，但是阿生却不知去向！

呂偉良又發覺地上一些血漬，一直沿住公路拖入樹林草地之上，他心裏更加感到吃驚不小。於是他小心翼翼地，步步爲營的在樹林之內數十碼縱橫的地方搜索，但一無結果。

想到阿生的安全問題，呂偉良不敢再怠慢，匆匆駕車趕返家中。

他明知阿生決不會再留在家中，但也自屋前找到屋後，希望會有奇蹟出現，但是阿生踪跡渺然。

呂偉良正想帶住靈犬「多利」離家重往北郊，豈料就在這時候，電話响了。

呂偉良拿起聽筒就問：「誰？」

對方的聲音低沉地說：「呂偉良，你小心聽聽吧！」

然後是另外一個男子的聲音：「師父，我給他們抓住了。」

呂偉良心裏一凛，忙又問道：「他們究是什麼人？」

阿生在電話的另一端說：「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們要你設法制止尼路遜他們。」

「制止尼路遜？」

「是的，他們要A國特工別動北郊別墅，否則，我就沒命了。」

「好吧！阿生，你安心在那兒等着，我會設法救你的。」呂偉良又說：「你還是叫他們聽聽電話吧！」

「不！我還沒有說完呢，你小心『多利』，牠可能餓了。」

阿生也未說完，電話就給人奪了過去。那人咆哮道：「小子！你竟敢說暗語？快把他帶走！」

呂偉良知道阿生又要受苦了，忙解釋道：「你們誤會了，阿生是叫我小心餵狗，你們何必如此緊張？」

那男子這才正式對呂偉良警告道：「你快把A國特工叫走，別再動北郊別墅的瓦礫，以後也不要到那兒去，否則，我就殺了你徒弟！」

「好吧！」呂偉良說道：「你們只要別難爲阿生，我立刻就去爲你們辦妥這件事。」

電話「叮」的一聲掛斷了線。

呂偉良怔怔地想了一陣，終於拄杖跑到門外去看看「多利」。

「多利」這時候正來往巡邏着呂宅前後，牠經常透過屋旁的一條小巷，跑到屋後去，看來就像一名負責的看更人。

但是，呂偉良看見牠的食物盆內，仍有一些食物留下來，心裏就感到詫異。阿生不是在電話中叫他小心照顧「多利」嗎？他說「多利」可能餓了，這可能是表示着一些什麼？

因此，呂偉良終於把「多利」帶上車，一齊趕到北郊別墅去。

這時候，北郊別墅的現場上，由於人手衆多，加上開路機的帮助，很快已經把地牢進口處的瓦礫磚石推過一旁，一個梯階進口處，本來塞滿了沙石的，這時也清理好了。露出一個保險庫的入口處。但是，那度鋼門仍然牢牢地緊閉着。

尼路遜看見呂偉良回到現場，走過來對他說道：「那一度鋼門，相信只有你才有辦法可以把它弄開。」

「你太看重我了，其實我亦未必有辦法。」

話雖然這麼說，呂偉良已經一邊拄住鐵枴杖，一邊走了過去。

他看見數名A國特工人員，正在設法企圖把保險庫的鋼門弄開，但左弄右弄，那兒依然是固若金湯！

各人讓開一旁，讓呂偉良湊近，視察了一遍。

呂偉良細心看了一遍，也動手摸弄過那密碼盤，但却沒有把鋼門拉開。

回頭他對尼路遜說：「這鋼門給撞壞了，也許是毀屋時的磚石太多壓了下來！坦白說，我亦無能爲力。」

「這表示內中的秘密，更加惹人尋味。」尼路遜怔怔地說。

呂偉良說道：「我勸你還是放棄這計劃吧！你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

「但我相信石博士的屍體一定失了踪。」

「那你就當他眞的還沒有好死了，何必如此勞神傷財呢。」

「想不到你也怕麻煩。」

「我從來不會浪費時間去做一些多此一舉的事。」呂偉良又乘機說道：「來吧！我還有點事與你商量。」

「什麼事？」

「到汽車裏再說，是關於石美芝那個長途電話的，相信你一定感到興趣。」

尼路遜果然不由自主地，跟住呂偉良並肩走出那處地牢。

呂偉良又說：「我現在才忽然想起，石美芝似乎對我說過，這保險庫之內，也有爆炸裝置，如果硬闖入內，只怕會像毀屋時一樣，所以，我勸你還是撤退你的手下們。」

「這不太可惜嗎？我們已經差不多得手。」

「請到我的汽車裏來談談。」呂偉良邊說邊走着，已經走到了他的車子旁邊。

他拉開車門，讓尼路遜先坐了入內。

尼路遜覺得事有蹺蹊，所以還沒有坐好，就問道：「是不是有什麼發生？」

「多利」坐在汽車後廂，虎視眈眈的，瞪住尼路遜使他坐得有點忐忑不安。

呂偉良一邊示意「多利」伏在沙發上，一邊對尼路遜說道：「外面人太多，我不方便說話，其實我有苦衷，我的徒弟阿生出了事。」

「我早想到一定有事了。」尼路遜又說：「其實，以你的本領，一定能將那度鋼門打開。」

「也許我會有辦法，但目前你必須撤退現場上所有的人。」

「爲什麼？」

「因爲他們要脅我，不許有人來動這別墅。」

「果然是『此地無銀三百両』，好吧！救人要緊，我立刻叫他們收隊。」

尼路遜這人果然爽快得很，說着已將車門推開，揚聲叫他的手下們收隊返回市區。

但是，尼路遜又担心地說：「萬一他們待我們走後，派人到這兒來，又怎麼辦？」

呂偉良道：「不會的，他們的目的，似乎担心我們揭開內中秘密。不過，你放心吧，我回頭會給你一點『答禮』，替你將石博士的謎底揭開。」

各人紛紛登車離去。

呂偉良也開着車子，載着尼路遜往公路返回市

區，當他們經過公路拐彎處的時候，呂偉良停車張望，發覺躺在路旁草堆的一輛電單車不見了。也許是給過路人偷掉了吧！

在歸途中，尼路遜又說：「呂先生，我所以要證明石博士的死之謎，是我上司要我找出這方面的證據，藉此證明石博士是否與黑手黨有關。」

「我覺得這是不大合情理的事。」呂偉良說道：「如果石博士與黑手黨有關，黑手黨又何必殺他呢？」

「有許多事情，都是你我想像不到的。你徒弟阿生在重獲自由之後，我們希望能够有機會與你們合作。」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是你那種人才。我一向只是喜歡做自己認爲值得做的事，不聽慣別人的指使。」

「但是，這是有關全人類命運的大事，憑你們師徒二人的智勇，以及曾經身歷其境，相信黑手黨未必輕易得逞！」

車子開回市區，呂偉良有如無主孤魂，他不知道返家等候阿生的消息，還是帶着「多利」主動地去追尋阿生的下落好。

終於，呂偉良決定先返家去一次。尼路遜要陪他，他婉拒了。

返抵家門之後不久，阿生果然駕着他的電單車回來了。

阿生渾身傷痕未癒，呂偉良看得有點呆了，好一會兒才懂得問他：「怎麼你會弄成這副樣子？」

阿生倒在沙發上，喘着氣。呂偉良一邊爲他治傷，一邊又問：「是不是黑手黨的人？」

「我也不知道。」阿生閉着眼睛，氣喘喘地說：「他們突如其來，我完全來不及防備。」

「就在公路轉角處，他們把你拖下來，是不？」呂偉良又問。

「是的。然後，他們把我拖入樹林中去，要不是我拚命拉住繩索，怕早就給他們勒死了。」

「黑手黨徒，果然兇狠毒辣。」

「你怎麼知道是黑手黨？」

「猜也猜得到了。」呂偉良又說，「他們曾經打電話給我。」

「就是以北郊別墅地牢的秘密，交換我的自由麼？」

「不！他們是不許A國特工們去揭開地牢裏面的神秘。」

「這是什麼緣故？」

「也許尼路遜說對了，他們作賊心虛。」呂偉良說道，「阿生，你快點料理好傷勢，今晚我們要再到北郊別墅去。」

「好極了！」阿生睜開了眼睛，與趣盎然地說道：「我們一定要跟他們作對到底。」

如果說少年人都有一種先天的反叛性，阿生可以說是其中的典型。不怕死，又好奇！於是連身體上的痛苦，也都很快就忘記了。

呂偉良想起他在電話中提及「多利」，問他這是什麼意思，阿生說道：「我的意思只是提醒你，利用『多利』去救我，但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把我放了回來，還把電單車還給我。」

呂偉良道：「我也想到你可能是這意思，所以我把『多利』帶在身邊。不過，以後你應該更加提高警惕，因爲這個世界上的人，往往但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呂偉良話未說完，阿生忽然又不知想起了一些什麼，插嘴說道：「不好了！」

「什麼事？阿生。」

「他們可能已經派人到北郊別墅去！」

呂偉良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忽然想起，他們在釋放我之前，有人打電話到那巢穴去，說什麼我當然聽不清楚，但是，從他們的對答中，我總也可以猜出了一點兒。對方好像說，搜索別墅的人，都撤走了，扣押着我的那一帮人，好像紛紛忙了起來，現在我想想，他們可能是開到北郊別墅去。」

「這麼說來，別墅地牢，果然有玄機。」

「我也這樣想。」

「阿生，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阿生看見呂偉良以紅汞水，紗布與綳帶等物，將他的傷勢包紮好，又想到呂偉良這麼問法，必有緣故，於是說道：「我現在覺得好了許多。」

「那麼，我們快些準備好一切，再次趕往北郊別墅去看看。」

阿生立刻抖擻精神，自沙發上站了起來。他雖然仍然有點隱隱作痛，但是却不敢叫出聲來，以免呂偉良阻止他一同到北郊去。

阿生把一些應用物件搬上汽車，師徒二人帶同「多利」，一起出發。

呂偉良駕車趕到北郊別墅附近，從外面看進小路那邊，似乎沒有什麼異狀！

呂偉良把車子停在路旁一處矮林背後，然後帶同阿生和「多利」，悄然繞到樹林的另一邊——北郊別墅的背後去。隔着一座小山崗，那邊可能有人在着。

阿生說道：「讓我爬到樹上去看看，這棵大樹可以看見別墅那邊的情形。」

「不！你受了創傷，行動一定不大方便，讓我

去吧！」呂偉良說着，已拄杖竄至樹下。

只見他舉起鐵杖，向着樹枝上一指，按動暗掣，「卡察」一聲，銀光一閃，一個鋼鈎拖住一條銀線，射到樹枝之上。

鋼鈎鈎住樹上的橫枝，呂偉良試過了認爲穩健之後，再撥動了另一個按鈕，鐵杖內的自動小儀器，緩緩將銀線收入杖管之內，呂偉良的身體也逐漸往上升。

呂偉良攀住樹枝，離遠望過去，果然看到北郊別墅附近，有數個人影在移動，但由於距離太遠，呂偉良竟看不清楚他們在幹什麼。

呂偉良靈機一觸，又將鐵杖的扶手一邊扳開，旋開兩旁的蓋子，那就是一支完成的單管望遠鏡。

阿生候在樹下，忍不住就想問上去，但看見呂偉良那副聚精會神的神態，便知道他必然有發現。

果然，呂偉良離遠看見有人在牽動一些電線，他心裏立卽明白到，他們可能在裝置炸藥。

呂偉良心裏一凜，也不難想到他們的企圖，他們可能要炸毀地牢，又可能將地牢出入口處，再次封閉。

呂偉良同時也可以認得出，他們決非尼路遜的手下，那麼，他們是誰？要不是黑手黨徒，便是C國特工們。——呂偉良心裏這樣想着，已經收拾好一切，輕輕一縱，自樹枝之上打了一個筋斗，翻身落到地上。

阿生這才問道：「怎麼啦？」

呂偉良把情形約畧告訴他。然後又說：「我們快些回到汽車裏去。」

「回到汽車裏去幹什麼？」

「我要把汽車改裝成警車，把他嚇走！」

呂偉良說着，已經拄杖走動起來。但是，阿生想了想，說道：「不！恐怕來不及了。萬一他們裝妥了炸藥，如果聽到我們的警車聲，可能還會加速按動爆炸儀器呢。」

呂偉良也覺得有道理，於是說道：「那怎麼辦呢？我們總不能讓他們就此得手。」

「我們冒險爬行過去，設法剪斷電線，那麼，他們的引爆器便會失去效能。」

「但是，他們可能有槍，看來我們兩個步驟要同時進行。」

「那麼，你去開車，破壞的工作，讓我和『多利』担任。」

「好吧！阿生，你要小心點！看來他們準備工作已經做妥了。」

呂偉良話猶未完，鐵杖連點帶撐，人已躍開了數尺以外！

阿生也知道事態危急，希望能够及時制止對方這一次的破壞行動，然後他們師徒二人才可以把地牢中的秘密揭開。因此，他也絕不怠慢，帶住「多利」，急縱急竄，直奔向小山崗背後。

藉住矮叢林的掩護，阿生看見數名大漢正在忙於裝置炸藥，旁邊監視他們工作的，正是鞭打阿生的人。阿生恨得牙癢癢的，眞的就想衝過去揍他一頓。

但是，每一名大漢的腰間都隆然有物，不問可知，那必然就是手槍。

阿生眼看他們的工作快要完成，他情急智生，立刻附耳不知對「多利」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多利」沿住草的旁邊，有如一支箭似的，邊走邊叫的，狂奔過去！

數名大漢的神色立卽緊張起來，那個像是頭目的人催促道：「快些快些，可能有人來了！」

大漢們的工作加速，但另一方面，却有人朝住「多利」奔去的方向注視過去，一手按住槍柄，暗自戒備起來。

轉眼之間，一陣陣「嗚嗚……」的警車聲，自公路那一邊傳來，那班大漢的神色更加緊張不已。那頭目急急問道：「弄妥了沒有？」

二名大漢接着站了起來，答道：「都弄妥了！可以按掣啦！」

如此一來，倒把阿生嚇得一跳！因爲他的破壞行動，仍來不及開始，而對方已經就快要按動那具爆炸控制器。

警車聲越來越接近，「多利」的吠聲也越叫越加響亮！

數名大漢紛紛作緊急撤退。有人跑到一角去，那兒可能就是放置爆炸控制器的地方，因此，阿生就待飛撲過去阻止他們！

因爲，如果是電流控制的爆炸儀器，那人只要輕輕一按下去，立刻就可以令到所有的炸藥發生連串的爆炸，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阿生發現了一件令他既驚且喜的現象。

那就是：那人突然扳動了一具舊式打火機。

阿生對於這方面是相當有認識的，他立刻明白到，這是藥引燃點式的舊式爆炸法，而不是利用電流的。換句話說：只要點着引線，火源便會沿住膠線燃燒至炸藥這邊來！這是令阿生意外地感到尚有一線希望的大喜現象。

另一方面，當阿生看見那人利用打火機燃點着膠線的時候，他又感到無限震驚。

既然不是電動的儀器，阿生就覺得只要他的行動能够快一點，危險的成份便會減低一點。因此，他忍無可忍，立刻飛撲出來！

那人燃點着引線之後，回頭正想登車離去，却看見樹林中有一條人影飛撲而出，立刻拔槍射擊！阿生早已看在眼裏，想在心裏，反身彈跳，隨即伏向磚石之間。

那人正要射出第二顆子彈，「多利」這頭靈犬已經反身飛竄而至！

「多利」緊緊咬着他的手腕，那人痛入心脾，棄槍而遁！

他的同伴們早已看在眼裏，欲待開槍，又怕錯傷自己人，因為「多利」所站立的角度，與那大漢完全一樣。兩者之間，都同時在走動，要絕對瞄準，那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這時候，警車聲越來越近，那班大漢一時不察，以為眞的是警車來了，急忙開車掠過那受傷大漢的身旁，一手拖他上車去，隨即開車由小路遁去！

阿生眼看那段膠線就快燒完，約莫不足一尺左右，就要燃着那一束炸藥，只要其中一束炸藥發生爆炸，其他的亦勢必引起連鎖作用，而紛紛發生爆炸，結果阿生就會葬身於亂石紛飛之中。這差不多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後果。

因此，阿生不顧一切，一個箭步，飛身急急衝至！

這時候，那一段膠線尚燒餘不足八寸，阿生手上既無刀亦無剪，但眼看情勢如此危急，却又不能不設法截斷那一段燃燒中的膠線。

於是阿生立即伸足踏着膠線一端，雙手握着另一端，運足勁力一扯，膠線「卡」地一聲折斷，阿生順手把燒得僅餘三寸的一段膠線，遠遠抛開！

阿生揑了一把汗，也鬆了一口氣，然後才感到手掌心隱隱作痛。攤大手掌一看，掌心已灼起了一個泡，原來剛才阿生雙手所握着的，正是燃燒中的那一段膠線。情急之下，竟然忘記了痛楚。等到現在神經鬆弛下來了，才由隱隱作痛，而感到灼痛異常。

但是，當阿生發覺「多利」亡命地追逐在逃中的汽車時，阿生又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忙着揚聲喝止！

在逃的一輛汽車之上，每一名大漢差不多都有手槍，因此「多利」的處境可以想像得到，是多麼的危險！只要其中有一名大漢被吠得發怒，一顆子彈就可以取去「多利」的一條狗命！

可是，那班大漢手上的手槍都沒有滅聲器，他們心裏都明白，槍聲最易引起人們的注意，何況警車聲步步迫近，所以沒有人再放槍！

「多利」聽到阿生的呼喚，也自小路上飛奔而回！

呂偉良也把他的特製汽車，停放在一處矮林背後，讓模仿着警車聲音的那一具警報系統，繼續不斷的發出「嗚嗚」之聲。

呂偉良這一輛水陸二用汽車就是如此奇妙的一輛汽車。汽車外表是利用防彈而又透明的玻璃纖維製成的，中間夾着無數的，可以一經按鈕便可以轉動的條紋，這些條紋由五種主要原色組織成。因此只要一經按鈕，車子外表便可以轉變為各種顏色！

此外，車頂是活動的，錶板上的按鈕，可以將隱藏起來的警車訊號燈豎起，再加上警笛聲「嗚嗚」作响，許多歹徒過去就曾經上過他的當！以為這一輛果眞就是警車。

呂偉良隔着車窗，離遠看見那一輛車子去遠了，這才由車上下來。同時亦順手將警笛關掉。

阿生正在俯首彎腰，將一些炸藥條檢了起來。

呂偉良拄杖走到他身旁，瞪着那些幸未爆炸的炸藥條，也為之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吩咐阿生留在那兒監視着一切，他自己則拄住鐵枴杖，步下了石階，動手將地牢保險庫那度鋼門弄開。

儘管地面上的別墅被毀得亂七八糟，地牢底下的保險庫，竟然無動於中。那副石棺仍然安放在那裏。

呂偉良走到石棺之前，揭開棺蓋一看，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嚇呆了。

原來石棺之內，黑漆一片，底下空空的，一無所有，當然更無石博士的屍體。

呂偉良這才明白，尼路遜的說話沒有錯，石博士可能眞的還沒有死，雖然他至今仍覺得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按亮隱藏在另一截枴杖中的電子手電筒，朝住棺底照射下去，那空洞的底層，原來另有去處，而並非無底深洞。

由上面看下去，那好像是一條水泥隧道，距離這石棺的表面，大約超過十尺。只因為下面沒有光線，所以居高臨下看下去，便覺得深不可測。

呂偉良一時好奇心起，正想跳落那段水泥隧道去，看看有沒有另一條出路，可是，就當他正擬由石棺邊緣，一躍而下之際，却聽到阿生由外面高聲叫了入來：「師父，他們又回來了！」

阿生這一聲驚叫，登時把呂偉良嚇得一跳！

他匆匆忙忙拄住鐵杖，回到洞外，阿生伏在地牢出口處的梯階之上。「多利」則虎踞在阿生的身旁，往外凝望着！

阿生迷惑而又驚惶地說：「奇怪！他們為什麼會折回來？」

呂偉良一邊抬頭往外張望，一邊正待說話之際，却於此時聽到了外面有人聲傳了過來：「你瞧吧！炸藥完全未有爆炸，準是那小子弄毀了引線，剛才那輛警車可能根本就沒有意思駛進這裏來，只不過是我們作賊心虛而已。」

又有一名大漢粗聲粗氣地說：「他媽的！早知如此，我們就殺了那小王八，免得他來此搗蛋！」

「別說這許多了，快些下車去看看那些炸藥怎麼樣了。」

「看什麼呢，準是那小子把它拿走了，來吧！把這一束帶過去，放在洞口，再爆炸一次。」

各人正在他們的車子旁邊議論紛紛之際，阿生却在他師父呂偉良耳畔說道：「有沒有火？」

呂偉良微微一怔，低聲問道：「怎麼？你要把爆炸品燃着麼？」

「是的，這是我報仇的機會了。」

「不！阿生，聽我說，千萬不要這樣。」

「為什麼？」阿生反問道：「難道你也要我對他們仁慈嗎？」

「我們還未知得清楚這班人的來頭呢，又何必進行一項大屠殺？」

「師父，你太仁慈了，但他們却……」

阿生也沒有說得完這一句話，便聽到上面有人叫了一聲：「喂！你們快些過來，那小子仍然在這裏躲着呢！」

呂偉良心裏一凛，往外望上去，只見那傢伙已經舉槍瞄準。

呂偉良不及細想，順勢拖住阿生倒向一旁！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擊在石牆上，冒起一陣火花來。「多利」怒吠一聲，就待飛撲上去！

但是，那傢伙仍然不肯干休，呂偉良看他又再度舉起手槍瞄準，暗念此次非死即傷，再難僥倖避過第二顆子彈的射擊！要是退回地牢之內麼，時間上絕對不許可他們這樣做。

呂偉良情急智生，順手急舉鐵杖一按按鈕，「卡察」一聲，隱藏在杖管之內的鋼鈎，立刻有如脫弦之箭，直朝住那大漢的胸膛射去！

那大漢完全想不到有此一着，驚愕間，鋼鈎首先在他胸前撞擊了一下，使到他失去了重心，「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射向了天空！

呂偉良趁勢一扯！鋼鈎鈎住那大漢胸前的衣襟，把他自梯階之上，扯了下來！

那傢伙立足不穩，連翻帶滾，直摔得暈倒於梯階之上。動也不動。但「多利」仍在旁虎視眈眈！

就在這時候，其他數名持槍大漢紛紛衝了過來！阿生靈機一觸，大叫一聲，順手就把那一束炸藥條飛擲過去！

那班大漢不知內裏，還以為這些炸藥條燃着了火，就要爆炸，當堂嚇得魂不附體，紛紛走避！

阿生趁勢拾起被鋼鈎扯倒的那名大漢的手槍，就想衝出去！「多利」也步步緊隨着他。

但是，剛跑到梯口，一連串的子彈又密集射擊過來，嚇得阿生抬不起頭。幸而地牢的梯階是低陷着的，梯口上面四周，仍有不少殘垣敗瓦，阿生不甘示弱，就藉住這些磚石瓦礫作掩護，開了兩槍，果然是彈無虛發！那班大漢一時不知道他們的同伴有一支手槍落入人家的手中，即時有二人中彈，受傷倒在地上！

阿生眼看一擊得手，又待鼓其餘勇衝出去！却給呂偉良一手扣住。

「不要冒這種險，快跟我到裏面去！」呂偉良說着，也不待阿生答話，便直往地牢之內，飛奔入去。

剛才當阿生以炸藥條及手槍對付那班大漢的進攻時，呂偉良已把鐵枴杖的鋼鈎銀索整理好，所以他那支萬能枴杖，又回復了原來的形狀，看上去並無什麼特別的地方。其實，鐵杖之內，可以說是包羅萬有，要是把杖端一個機掣旋動，發射鋼鈎銀索的小機關，還可以有如一支强力風槍那般，發射出一種麻醉銀針。

但是，剛才時間上來得太急迫了，所以呂偉良明知發射麻醉銀針去對付那大漢會更收效，但却沒有時間讓他去旋動那個機掣，因為他剛剛用過鐵杖內的鋼鈎銀索攀過那棵大樹之後，還未將機掣旋回原狀。

現在，師徒二人奔入地牢保險庫之後，匆匆將那度大鋼門掩上了。當然「多利」也跟隨着他們入來了。

阿生還不明白石棺底下另有出路，所以說道：「師父，這樣子豈不是自尋絕路？他們可能會把我們困在這裏一個時期的。」

呂偉良道：「你憑一支手槍，數顆子彈，就要突破數名槍手的包圍，那簡直是造夢。剛才我發覺那副石棺底下另有出路，來吧！我們下去看看！」

說着，二人已走到了石棺旁邊。呂偉良按亮附在鐵杖扶手的手電筒，照射下去！

阿生說道：「石博士的屍體呢？」

「天曉得！」呂偉良又催促道：「阿生，你先跳下去吧！」

丈來高的地方，在阿生的眼中，有如小孩子跳欖子那般輕易，因此他輕輕一縱身已躍到了水泥造成的隧道底下。「多利」更是輕而易舉的，跳了下去。

呂偉良亦隨後跳下。然後，師徒二人在手電筒的照射下，沿住那條隧道走出去！

隧道的出口，就在一處矮林之內，而最令他們師徒二人感到驚喜莫名的，就是呂偉良那一輛汽車，就停在不遠的另外一處矮林之內。

那班大漢仍散佈在一堆堆斷垣殘壁背後，猶疑不前。他們顯然還以爲阿生會有可能持槍衝出來。所以，呂偉良和阿生在矮林內窺伺出去，發覺那班大漢之中，既有人爲二名傷者包紮傷勢，亦有人持槍嚴密地監視着洞口。

師徒二人悄然竄回汽車裏去，「多利」也竄至後面的座位裏去，阿生一方面把車門及玻璃緊閉，另一方面又把警笛聲開放！

「嗚嗚」之聲，驟然響起，使到那班大漢先吃一驚。以爲又是警車來了！後來再看見阿生駕駛着車子由矮林開出時，他們才如夢初覺！

阿生在車廂之內向他們揮揮手，然後將汽車飛快地開回公路上去！

數名大漢之中，有人叫了起來說：「他媽的！這臭小子竟敢僞裝警車嚇我們，快些上車去，追踪他們！」

於是各人又一窩蜂的湧回汽車裏去，草草將二名傷者塞進車內，也把汽車開出公路外面去！

可是，阿生這時已把車子開得飛快，離開了好遠一段路。

車上各大漢心有不甘，催促司機加快追去。

差不多開到市區附近，他們才看見一輛車頂有着一盞旋轉紅燈的警車。車內坐了兩個人，一個長了一撮鬍子，還是外國人，另一名司機也同樣穿上了警察的制服。

數名大漢呆了一呆，其中一個人說道：「會不會就是他們？」

有人答道：「我看不像吧？」

另一人說：「人家都說『鐵枴俠盜』兩師徒詭計多端，他們可能已經化了裝。」

「對了。」有人附和說，「他們一定是已經化了裝，既然車子也可以改裝，人當然也可以。」

「前面不遠處便是紅綠燈，要是他們停車，我們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行動，將他們制服！大家可明白嗎？」那個像是首領的人說。

其他衆槍手紛紛答應着。

車子果然就在前面不遠的十字街口停了下來，槍手們的汽車立即加油，開到警車前面停了下來，阻住去路！

這本來就是一輛私家車型的警察巡邏車，車上裝置了無線電通訊器材，直通總部的無線電指揮台，差不多每一分鐘都有連絡。車上的西人警官見狀，立即順手把無線電通話機的講筒放到座椅上，一邊向總部發出緊急呼喚，一邊對司機說道：「小心點，冷靜點，他們好像有槍呢！」

轉眼間，數名大漢自前面一輛大房車內撲了過來，隨即有人以手槍指喝他們。

那西人警官一邊把雙手高高舉起，一邊問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別以爲你這副怪模樣我就認不得你，快些下車來吧！」那大漢好不威風的，把手槍一擺，隨即將車門拉開。

那西人警官在數支手槍指嚇下，無可奈何，只有順從了他們的意思。

那槍手一邊繳去西人警官的配槍，一走笑道：「果然扮得似模似樣。」只見這傢伙把警槍往懷中一挿，立即又伸手過來，企圖扯下那西人警官的鬍鬚！

西人警官這一撮鬍子本來就不是假的，登時給他一扯，痛得直叫起來！淚水亦爲之直冒！

這時候槍手才知道這並非呂偉良師徒二人所假扮的，而是眞眞正正的警察，不由得大大地吃了一驚！

但此時此地，已經勢成騎虎，他一邊監視那西人警官，防他反抗，一邊通知其他同黨。

其實，這時候警察總部已經透過了無線電的指揮，大批載了全副武裝警察的警車，正紛紛開來包圍這個地區。

這輛警車上的咪高峯一直在開放着，所以剛才即使那西人警官不在事發前一刹那間及時通知總部，總部的無線電台會收聽到這裏各人的對答聲。

所有的槍手們忽然覺得他們都變成了傻瓜，紛紛回到原來的汽車，就待離去！

可是，隣近地區的警車，紛紛趕抵現場，將所有公路截斷。領隊的高級警官，用擴音器向他們招降，這班傢伙才發覺他們有如籠中鳥！眼看逃無可逃，避無可避，只有紛紛棄械投降。

最後，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中去，才查出了他們原來是「黑手黨」在本市僱用的槍手。他們只知道奉命行事，而最新的指示就是不准任何人接近北郊別墅，或企圖將其中秘密揭開。

由於黑手黨以「袖珍氫彈」作要脅，同時間向兩個大國勒索，這宗新聞已經震撼全世界，所以當地警方更加不輕易放走這班受黑手黨僱用的人，希望可以從他們的身上獲得一些線索。

但事實上，他們只是一些市井流氓，絕非正式的黑手黨徒，所以只承認爲金錢服務，其他一切也全不知道。

爲求安全　化敵爲友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經安然返抵家中。

他們的汽車在沿住北郊公路駛回市區的途中，阿生早已把車子變回原狀，這本來就是十分輕而易舉的事，阿生只消在錶板的按鈕上輕輕一按，汽車的外表就會變回了原色，再一按另外一個按鈕，車頂上的警車裝置，亦會隱回車內。簡直就有如變魔術一樣，這也就難怪那班槍手弄得頭昏腦脹了。

師徒二人剛進了屋子裏面，便不由自主地嚇得一跳，因爲他們都同時可以看見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一個人，但他們只能看見這個人的背影，却看不見他的樣子。

「多利」本來奉了阿生之命，重新駐守在門前的，這時也好像嗅到了陌生人的氣味，低哼一聲，就要飛撲而來。

呂偉良一聲把牠喝住，那人已經匆忙自沙發上站了起來！

原來那人正是A國特工頭目尼路遜。

尼路遜抱歉地說：「對不起，爲了等候二位的消息，我幾乎在這裏等到睡着了。」

呂偉良道：「你沒有猜錯，石博士果眞是還未曾死去。」

「你找到答案了？」

「是的，石棺底下，另有機關，他怎麼會復活的？眞令人難明。」

「呂先生，你似乎忘記了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呢。」尼路遜重新在沙發上坐下來。

阿生拍拍「多利」，示意牠回到門外去，「多利」果然走了出去。

呂偉良道：「但是，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這答案，相信除了石博士之外，誰也不會知道。包括他的女兒石美芝在內。」尼路遜又道：「呂先生，如果閣下對這件事有興趣，我們一起到A國去一次好不好？」

呂偉良沉思着。

阿生在旁挿嘴問：「是不是你請我們去？」

尼路遜道：「當然，一切費用，可以由我國負担，手續由我代辦了。」

呂偉良還是沒有反應，阿生却在旁催促他：「師父，反正這裏沒有事，我們就當作旅行好了。」

呂偉良知道阿生還是一個大孩子，他只不過是因爲前此未到過A國而感到興趣，但呂偉良覺得要就不去，要去就必須自備費用。

因此，他想了想，對尼路遜道：「你的盛情，我心領了。」

尼路遜以爲他正式拒絕到A國去，說道：「呂先生，事情發展到這裏，我以爲每一個人都應該盡他的一份責任，制止黑手黨這種瘋狂的行動。何況，閣下是這件事的身歷者之一，有了你們師徒二人的協助，我敢信這件事易辦得多了。」

呂偉良說道：「我會飛到A國約城去的，但不用你們付錢，也不必你代辦手續。」

尼路遜意外地怔了一怔，道：「爲什麼？我們有理由招待閣下的。」

「我也有我的理由拒絕，最簡單的理由，就是我不想受到任何人的控制，也不希望別人的意見可以左右我。」

「你果然是個與別不同的大俠士。」尼路遜終於伸出手來，「那麼，我們希望能夠在A國約城見面！」

呂偉良也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尼路遜走了。阿生這才問道：「我們爲什麼拒絕他們的資助？我們本來就可以節省回一大筆金錢的！」

呂偉良道：「這個世界決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他們資助你，一定會利用你。所以，我覺得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要出人頭地，就必須自力更生，決不能長期倚靠別人。」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動程？」

「辦妥手續就走！」

×　×　×

由於那顆環繞着地球的神秘衞星，不歇地播放出用各國語言講成的一句話：「世界末日到了！」而令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因此，各國政府開始担心起來。

於是有人埋怨科學家們，說他們不該發明越來越大的核子武器，但是，科學家發明核子並非爲了製造作戰用的武器，只因爲他們的政府要他們向着這方面發展而已。否則，政府就不會供應經費，故此科學家便受到了影響，給人扯着鼻子走。

也有人在埋怨大國與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如果不是他們在作這種無聊的競賽，這些殺人武器也不會發展到了這個可怕的地步。

但是，如果想深一層，又能埋怨誰呢？例如東西兩大集團國，假如任何一方佔盡優勢的話，另一方就會任人魚肉，所以他們必須傾其全力，維持軍事上的均勢。

故此，有人認爲埋怨誰都是沒有用的，一切都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因爲這個世界的人心變了，越變越壞，壞到不可收拾。於是上帝安排了一次人類

自我毀滅，讓罪惡的人們自這個地球上澈底消滅，然後再由我們萬能的主，進行另一次創世記！

但是，科學是萬能的，雖然科學不能改變憤怒的上帝的主意，却可以創造奇蹟，最新的奇蹟自然就是登陸月球。

對了，跑到月球去，遠遠離開這個世界，那就可以避過了地球的核戰。於是載人往月球的太空航空機構，出現了一條長長的人龍，他們都訂機位往月球去避難的，當然，只有十分有錢的人才可以這樣做，因爲那兒不是慈善機構，是商業性質的，坐火箭登上月球的「機票」是須要很多錢的。

難怪又有人在高聲呼叫：這是不夠公平的，爲什麼有錢才可以避過死的威脅？如果這就是上帝的主意，上帝也太偏心了吧！

但是，如果他們能夠聽到上帝說話的聲音，也許上帝在說：「月球太小了，如果要讓全地球的人登上月球，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爲你們開闢了兩個安置所，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讓你們的靈魂獲得永久的安息吧！」

是的，如果死後眞有地獄與天堂之分，那一定是十分公平的，因爲那將會無分貧富，但講究你生前的善與惡。

不過，你和我都未死過，誰知道死後的世界又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

黑手黨的第二號通告已經發出了，他們要進行一次歷史性的演習，讓A，C二個大國的領導階層開開眼界。他們在通告上註明，首先要利用人造衞星的控制，令到一顆隱藏在A國首都繁盛街道下的一顆「箱型炸彈」爆炸。

據說：這一顆「箱型炸彈」的全部設計與外型，都與「袖珍氫彈」一式一樣，是屬於那「神秘衞星」遙控系統之一。

另一顆小型的「袖珍氫彈」，則隱藏在C國的一處荒僻地區，也在稍後時間利用天空上的「神秘衞星」加以引爆。

黑手黨解釋：這是實力的示威，他們要證明他們不但能夠靜悄悄發射一枚人造衞星，還能夠製成「袖珍氫彈」，更能夠利用人造衞星控制地面上隱藏起來的「袖珍氫彈」。

於是，在A，C二國國境之內，軍警們展開了一連串的大規模搜索行動。甚至民衆也參加了這一項自我保護的工作。

可是，即使弄到草木皆兵，也是徒勞無功，沒有人知道黑手黨徒把炸彈埋藏在什麼地方。

不過，兩個政府都向人民表示，只要他們發覺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就應該立即通知警方。

根據黑手黨第二號通告：第一次利用人造衞星遙控爆炸，將於該日正午十二時開始，在前前後後半小時之內，黑手黨要求市民留在家中，此是唯一可以避免傷亡的最佳辦法。

於是未到十時正，A國首都已經變成一個死市一樣。街道上水靜河飛，只是間中有些軍警的車輛經過。

到了上午十一點左右，連軍警們也不敢逗留在街道上，以免先吃眼前虧，因爲沒有人知道，黑手黨將「箱型炸彈」安放在什麼地方。只以爲他們既然勸諭市民不可外出，炸彈極有可能在路上。

到了十一點半，眞的有如世界末日的到來，因爲街道上固然鬼影也找不到一個，許多屋子也沒有人。有不少人在最後半小時內決定離開首都到別處去了。

正午十二時正。

這是黑手黨指定的爆炸時間，但地點却沒有指定。於是，躲在家裏的人們，也有如世界末日之將至。就在人心惶惶之中，一聲「隆」然巨响！震撼了整個首都。差不多十數里以外，也有碎片降下來，至於那一聲巨响，更是聲震遐邇！

而這時候，天空上那一顆「神秘衞星」正好經過A國首都的上空！

消防車，救傷車以及一大隊救護人員，早已奉命戒備，隨時應召出動，而這一次的爆炸，却被發現在全市最高的一幢寫字樓大厦之內。

這幢大厦位於市中心地區，炸彈則被人事先放置在天台。怪不得那一聲巨响，全市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

更由於這是最高的樓宇，爆炸碎片所能到達的範圍，也就更遠。

唯一的不幸，就是隣近有個看更人被震聾震聾了。至於那幢寫字樓大厦的人，這天大部份都沒有上班。所以也可以稱得上是不幸中之大幸。

大厦最頂幾層被震裂了，正在搖搖欲墮，單是這一樣，就夠軍警們忙個不了。

他們一方面要在現場附近戒備，不讓看熱鬧的羣衆過於接近。另一方面也要進行了一連串的偵查工作，看看事前或事後，有些什麼人在這幢大厦出入。

就當A國首都忙個不了的時候，那一顆人造衞星又飛到了C國國境的上空。

根據黑手黨的第二號通告，被秘密放置在C國國境內的「袖珍氫彈」，三分鐘之後便到了「指定」的爆炸時間。

從事太空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們，都知道每一顆人造衞星的運行軌跡是有其必然性的，所以，根據

數天以來各地天文台雷達儀器追踪的結果，他們絕不懷疑這「指定時間」的準確性。

C國國土十分廣闊，要進行精密的搜索，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但是，唯一値得放心的事，就是「袖珍氫彈」不是放在市區之內。

不過，不要忘記那是一枚「氫彈」，即使是「袖珍」的，威力也不會減低！再加上輻射塵的沾染等等可怕的問題，所以在C國國境之內，也是人心惶然的。

三分鐘轉眼就已經過去了。

C國北部的居民，未聞其聲，便首先看見了一朶菌狀雲自極北的地區升起，然後是一聲巨响傳來！一時飛沙走石，撼人心弦！

那是一處長年積雪的地方，這一次小型核爆，立即造成了雪崩現象。

各國天文台的地震儀，都錄得這一次「袖珍氫彈」爆炸的震源，正是來自C國極北的地區，有人担心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但是，事前A，C二國的首都已經利用直通的「熱線」通話，他們早已獲得諒解，决不會因此而産生誤會，發起大戰。

現在這兩國元首又在利用熱線通話了。無論是外交詞令或者眞正的衷心關懷，他們都在這一次通話中，互相慰問。

然後，二國首腦所談及的，就是黑手黨這次勒索一百億價値黃金的事。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C國總理在熱線電話中說：「如果眞的要我們付出這一批黃金，我國的經濟便會大崩潰！」

「對了，這不是鈔票，是黃金。」A國總統也說：「黑手黨如果有了這二百億美元價値的黃金，他們便可以控制了整個世界的金融，那時候，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但是，從這一次的核爆看來，那『袖珍氫彈』的威力極之威猛！」

「是的，我也相信他們能夠成功地利用人造衞星加以控制。」

「如果我們不就範，下一步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第二，第三顆『袖珍氫彈』將相繼在我們二國國境之內發生核爆。」

「是的，看來我們除了付出黃金之外，什麼辦法也沒有。」A國總統說。

「我以爲這次事件，貴國應該負上絕對責任。」C國總理忽然又這樣說道。

「爲什麼？」

「因爲黑手黨是你們的。」

「但他們是個非法組織。」

「在你們國境之內，你應該消滅這種壞人。」

「連日來，我們已經出動大批軍警，把他們的黨徒抓來問話。」

「問話？唉！我的天，單是問話又有什麼用？應該治罪或槍斃！」

「槍斃？」A國總統怔了一怔，「對不起，我們沒有這一項刑法。」

「管它什麼刑法不刑法呢，總之你認爲這種人不値得再讓他生存下去，就要槍斃！」

「在我國，罪犯是須要經過審判才可以定罪的。這就是法律。」

「那麼，難道明知『黑手黨』是不良份子，也要容忍下去麼？」

「是的，在找不出他們的犯罪證據之前，誰也不能逮捕他們。」

「這眞是天大的笑話，難道這就是你們大事宣揚的『自由』麼？」

「不！這只是爲了尊重法律，因爲法律是人民訂出來的。」

C國總理道：「不要騙我，你們的法律都是資本家訂出來，欺負勞工階級的。」

「總理，你錯了，在我們的國度裏，資本家絕對不是佔盡上風的，勞工階級的生活反而受到各方面的保障。起碼，他們就有罷工的自由，但是，貴國自命工人當家，却是連這一點小小的自由也沒有，甚至連你們兄弟國的工人，也受到干預，例如最近……」

「喂喂喂，夠了夠了！」C國總理咆哮起來，「你這算是什麼？哼，你竟敢干涉我國內政？」

「對不起啊！總理先生。」A國總統抱歉地說，「是你先說起的，否則我也沒有理由提及，因爲這已經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事實了。」

「其實你又何必抽我後腿，我們彼此彼此，大家心照好了，舉個例，貴國派兵到遙遙千里外去作戰，那又是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設想麼？」

「那你就錯了。你是個懂得計數的人，我在那兩場大戰中，獲益多少，虧損如何，誰也可以計得到，何況那些國度這麼貧困，連天然資源亦極度缺乏，我們所得益的，試問又是一些什麼？」

「好了，別又越扯越遠啦，我勸你立即設法制止黑手黨的活動，否則一切後果應該由你負責。」

「總理先生，我有一項關於發射火箭，把那顆人造衞星送上天空去的情報資料，不知閣下有沒有興趣要知道一下？」

「當然，我的情報人員也正在搜集該方面的資



料，這是十分重要的，知道了發射火箭的地點，自然可以查出黑手黨的秘密基地了。」

「那又不一定。不過，我國的情報人員，已經查出火箭是由B國國境內一個基地發射上去的。」

「B國？」C國總理怔了一怔，「就是夾在我二國之間的一個新興國家麼？」

「對了，黑手黨付出極高的代價，就是爲了發射這麼一顆人造衞星。」

「那麼，我更担心了。這件事的幕後，可能還大有文章呢。」

「我們正在探取這方面的資料，有進一步的消息時，我一定告訴你。」

「好吧！我也希望我們能够化敵爲友，好好地相處下去。」

「我也有同樣的希望，戰爭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爲了和平與安寧化敵爲友是十分値得的事。」

熱線掛斷了。

A國總統的辦公室裏，有關人員正輪流向他報告一些內外發生的大事，但他最重視的，還是有關「黑手黨」的事。

首都市中心區的一次小型爆炸，只是一種警告，黑手黨早已在第二號通告中聲明了。現在，他們只等待第三次通告的發出。

勒索信而稱爲通告，已經極盡橫行霸道之能事，還要加以編號，更屬罕見。既是「通告」，當然也只有他說，沒有你講，換句話說，黑手黨是不會跟A，C二國政府討價還價的。他們只是把他們要做的事，通知這兩個國家的政府。

A國總統的顧問們，一致認爲不能讓黑手黨得逞，否則後果更爲嚴重。

但是，發生在C國北方的小型核爆，足見「袖珍氫彈」的威力驚人。要是讓那一枚「袖珍氫彈」在任何一個城市爆炸，都將會把整座城市摧毀，人口盡滅！

消息轉瞬又傳遍了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非常關心這件事，因爲他們任何一國，只要被黑手黨看中了，都有可能成爲被勒索的對象。

那是無法防範的，「袖珍氫彈」可以像行李一樣，被人偷運入境，甚至可以郵寄，所以雷達系統也測不出它來自何方，而那一顆正在天空中飛行的「神秘衞星」，則經常在天空中飛行，時時刻刻造成一種威脅。

這種威脅不但令到各國政府担心，每一個國家的人民亦爲之關懷不已。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就在那一天稍後時間，抵達了A國約城的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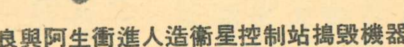
呂偉良雖然拒絕了尼路遜的資助，但尼路遜却知道他的行踪，所以尼路遜老早候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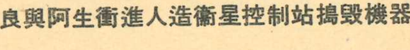
「呂先生，歡迎你駕臨敝國觀光！」尼路遜熱烈地握住呂偉良的手，然後又對阿生說道：「像你這麼喜愛科學的少年人，相信你最適合到我們這裏來玩玩。」

呂偉良和阿生當然也明白到，這是尼路遜爲了掩人耳目所說的話。他們既不是爲了「觀光」，更不會是爲了來這兒「玩玩」。

呂偉良原意是先去探望一下石美芝的。但是，事前他並未通知石美芝到這裏來接機，只是他有着石美芝的住址。

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有個像尼路遜這麼樣的人招呼一下，呂偉良總覺得是一件好事，美中不足的，就是尼路遜是A國特工頭目之一，黑手黨人不知會不會因此而把視線放到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身上來。然則，就會弄巧反拙。





呂偉良與阿生衝進人造衞星控制站搗毀機器。

坐上了尼路遜的汽車裏，呂偉良就忍不住問：

「你回到A國多久了？」

「比你僅僅早來了一天而已。」尼路遜說道，「你有什麼大計？」

「你們A國的特工散佈全世界，結果還是一籌莫展，我們師徒二人也只有三條腿——因爲我這條腿也是假的，試問那有什麼好辦法？」

「不妨告訴你，黑手黨的每一名黨徒都被我們監視起來。但是，一些線索也沒有。」

「石美芝那方面呢？」

「她很安靜，但我們明知這不是她的錯。」

「她父親石博士呢？」

「我們派到瑞士去的情報人員，查到他改名換姓，奇怪的是在他那邊竟有妻子。」

呂偉良沉思着，默然無語。

尼路遜把黑手黨的最新行動，包括他們利用人造衞星進行二次引爆的事，也一一告訴了呂偉良。

呂偉良道：「我看，你還是把我送到石小姐那裏去，我是一心來探望她的。」

「我早到一天，已經爲你訂好了酒店的房間，不如先到酒店去一次好不好？」

「好吧。你想得眞周到。」

「別客氣，四海之內皆兄弟啊！」

車子開到一間豪華大酒店門前停了下來，立即有人過來招呼尼路遜。

尼路遜把車子交給他，帶着呂偉良師徒二人進入酒店大堂去；二名侍者跑出來替他們拿行李。

房間是尼路遜爲他們訂好的，是一間大套房，有兩張單人牀，浴室與會客室一應俱全。

尼路遜看來一切都爲他們設想得非常周到，這使到呂偉良反而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尼路遜約好他們晚上在一起共進晚餐，然後走了。阿生則有如劉姥姥初入大觀園，左張右望。這也難怪的，十多歲大的孩子，從來就未曾住過如此豪華的酒店，何況這還是A國；A國的人一向被認爲是全世界最懂得生活享受的人。

阿生跑到窗前一望，但見外面高樓大厦林立。在他原來居住的地方，三十層高的樓宅已經算是最高，但這兒約城，三十層幾乎要算是最矮了。

阿生一邊瞪住窗外景物，一邊喃喃自語地說：

「我眞担心，有一天這兒會陸沉。」

「你放心好了，約城這一塊地皮，可算得上是全世界最硬的地皮，下面全是岩石層，所以能够承受得起這麼多的高樓大厦。」

呂偉良雖然這樣跟阿生答話，但是，他實則正在忙於檢查室內的燈飾等物。看看有沒有隱藏着一些偸聽器之類的小儀器。

阿生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一直在瀏覽着窗外的景物。

直至呂偉良輕輕在他的肩膊上輕輕拍了一下，他才轉過身來。

阿生止待問話，呂偉良立卽做了一個手勢，示意這兒有人偸聽他們的談話。說到這些小巧的玩意兒，阿生也是個好手。

因此，他閉着嘴，再在室內各處檢查。何止一個，簡直到處都是。

阿生發覺這是最新式的電子儀器，不須要用電綫的，只用無綫電接收器，較好了一定的波段，便可以偸器到他們的談話。

除了浴室之外，到處都是這種小儀器。所以，師徒二人只好跑到浴室中去，把花洒開了，佯作淋浴。然後阿生低聲說道：「這是最新式的谕聽器，比我們自製的一種，更加敏感。」

「房間是由尼路遜代訂的，人家可能以爲我們就是他的同路人呢。」

「如果把他拆了，表示我們對這方面十分敏感及機警，更像個特工人員。」

「那麼，將計就計，有什麼事要談，可以利用這浴室開花洒的方法，或者寫字。」呂偉良又說：「我們立刻就要出去一次。」

「去找石美芝？」

「是的，我們要主動去找她，她應該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

師徒二人回到外面，呂偉良故意揚聲問道：「冲完了？」

「冲完啦！唉！冲個凉，眞爽快。」阿生也會意地說道。

呂偉良又問：「要不要出去走一會兒？」

「不！倦得要命，先睡一覺吧！」阿生果然跳上牀去，彈了幾下，道：「舒服得很，這一覺一定好睡。」然後又打了一個呵欠！

呂偉良道：「我也要冲個熱水凉！」

呂偉良跑到浴室去，把花洒開得大大的，讓聲浪傳到外面來。他們就憑住這些聲浪的掩飾，分別穿衣服；待過了一會兒，花洒關上之後，阿生又把收音機開了，好像正在牀上欣賞音樂一樣。

其實，他們已經先後到了酒店樓下。

呂偉良和阿生乘坐街車，到石美芝居住的地方去。石美芝喜得直叫了起來！

「我不是在做夢吧？」石美芝情不自禁地說，「怎麼你們事前連一封電報的錢也都節省下來？」

呂偉良笑道：「你不是要我們到A國來的嗎？我們不過故意令你驚奇一下。」

阿生也插嘴問：「你不是說，有個姑媽在這裏嗎？」

「是的，她剛出去了。」石美芝把手一攤，「這二位請坐吧！」

「別客氣。」呂偉良畢竟還是坐了下來，「這邊的情形怎麼樣？」

「黑手黨引爆了一枚『袖珍氫彈』，這是示威性質。」石美芝又說，「幸而氫彈在沒有人居住的極北地區爆發，否則情形不堪設想。」

呂偉良道：「這些我都知道了，有沒有更新的消息啊？」

「沒有。」

「你父親呢？」呂偉良故意有此一問。

石美芝當然怔了一怔：「他已經死了，怎麼你還會問及他？」

「是的，我也以爲他死了，因爲他的屍體，還是我們師徒二人協助你，把他放進石棺中去的。」呂偉良說道，「但是，當我再進入那地牢中去的時候才發覺石博士的屍首不見了。」

石美芝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問道：「你到底說什麼？呂先生。」

「石棺之內，根本是一條通到附近矮林中去的隧道，你父親逃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屋子已經毀了，你怎麼可以入去？」

「我當然有辦法的。」呂偉良又問：「請你坦白告訴我，你還知道你父親一些什麼秘密？」

「坦白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一直以爲他死了。」

石美芝好一會兒也說不出話來。終於，她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說道：「我曾經給聯邦調查局的人邀去問話，這大概已經表示有問題了。他們問了一連串關于我父親的事。」

呂偉良道：「你的發財美夢本來是還沒有完結，但是，你父親似乎在撇開你。」

「我仍有多少懷疑。」

「懷疑什麼？」

「懷疑你們太過富於狂想，相信你也承認我父親是眞的死了。」

「本來是的，問題却因爲你父親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有時，他想到的事，我和你亦未必會想得到。」

石美芝想再說下去，突然有人敲門。

石美芝跑去開門，進來的就是她姑媽。這女人看來年過半百，臉上沒有一絲笑容。當石美芝爲他們從中介紹過之後，她也只點點頭，表示招呼，笑也不笑，話也不說，便跑到屋子裏面去了。

呂偉良看見這情形，也眞的有點忐忑不安。阿生却問道：「你姑媽是個啞巴麼？」

「不！」石美芝道，「她只是老脾氣發作，不喜歡的時候，哼也不哼半句。」

呂偉良道：「你的姑丈呢？」

「他早已死了。」

「那麼，你姑媽一直獨居於此？」

「是的，直至我來了，才多個人作伴。」

「她靠什麼生活？」呂偉良四下裏打量着，好像還在問：這裏陳設得也算得上豪華了，她那裏來的這許多錢？

但是，呂偉良却沒有問出口來。

石美芝却會意了，說道：「我姑丈死時，留下了大筆的遺產給她。」

石美芝又把聲音壓得低低地說：「不過，你們在她的面前，切不可提及姑丈的事。」

「爲什麼？」

「她不喜歡人家談她過去的事，也許是省得傷心吧。」

石美芝還想說下去，但是，她姑媽又由裏面出來了。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嚷着要走了。石美芝也沒有挽留他們，她的姑媽更加不聲不响。呂偉良覺得沒有意思，終於眞的走了。

在街車裏，呂偉良對阿生說道：「你看出了一些什麼玄機？」

「沒有。」阿生聳了聳肩，說道，「什麼也沒有。」

呂偉良不再作聲。

阿生問：「你發現了一些什麼？師父。」

「我覺得，石美芝的姑媽，不似是個悒鬱的女人。」

「何以見得？」

「案頭上，不是有她年青時的小照麼？」

「女人會變的。有丈夫陪伴與守寡，心情又怎可同日而語？」

呂偉良又陷入苦苦沉思之中，不再說話。

回到酒店，差不多已是黃昏時份。

不一會兒，尼路遜也來了。他們一齊到外面去吃晚飯。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呂偉良問道：「你們有些什麼新消息？」

「政府下令通緝黑手黨首領，我們當然不會讓步的。」尼路遜說。

「瑞士那邊呢？」

「瑞士是個澈底給予有錢人人身保障的特殊國家。他們發覺我們的特工人員在監視石博士後，把我們的特工人員也遞解出境了。所以我們的工作中斷。甚至無法肯定那是否就是石崇博士的化身。」

「什麼？你們一直未能證實那是否就是石崇博士麼？」

「樣子很像，身份難明。表面上，他只是個極富有的退休華僑。」

呂偉良想了想，道：「可以供給這方面的資料給我嗎？」

「可以的。」尼路遜說，「只要你有興趣，我們絕對可以無條件向你提供。」

「我須要他在瑞士方面的地址，最近有他的近照。」

「那就容易了。我們的特工人員，曾偸攝了他的一些生活照，回頭我全都給你。」

「C國那邊有什反應？」

「他們本來就是個窮光蛋，這數目當然無法照付。現在還把全部責任推到我們這方面來。」

「但是，袖珍氫彈是在他們國境內引爆的，他們一定十分明白黑手黨的兇狠手段吧？」

「明白又有什麼用？他們說：黑手黨是在我們A國的，所以要我們負全責。」

呂偉良只是笑了笑。

晚飯後，尼路遜提議到紅燈區去遊覽一下。他說：「每個到約城來的男人，不遊紅燈區是一項極大的損失。」

「就讓它損失好了。」呂偉良道，「我太倦，還是先回酒店去。而且，你答應交給我的東西，我還未收到，那有心情去玩？」

尼路遜道：「你眞是個正人君子。」他笑着拍拍呂偉良的肩膊，又說：「那我們一齊走，回到酒店之後，我把你所須要的，都交給你。」

三人登上尼路遜的汽車，呂偉良道：「就在這裏吧。」

「爲什麼不返酒店？」尼路遜問。

呂偉良道：「酒店房間之內，佈置了不少的偷聽儀器，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

「不！我怎麼知道？」尼路遜怔了一怔，「什麼時候發現的？」

「剛住進去就發現了。」

「大概C國的特工們，以爲你是一特殊人物吧？還好你們也機警得很。」

尼路遜說着，自內衣袋裏，摸出了一叠照片，以及一些文件，放在一個紙皮袋裏，一併交給呂偉良，同時又說：「這是你所須要的東西，包括護照在內。」

「護照？」呂偉良出奇地瞪住尼路遜，「什麼護照？」

「貴國的，但我們有辦法替你弄來，否則，你將來無法進入瑞士國境。」尼路遜笑了笑，「你現在所用的護照，不能環遊世界的。但我給你的一張，當你去到許多國家，還會獲得優待。」

呂偉良接過了那一袋文件和照片，這才返到酒店的房間裏去。

阿生担心在他們外出時給人乘機摸了入來，再重新檢查了一遍。直至證明沒有偷窺的儀器裝在這裏，他們才把尼路遜那一袋文件打開。

他們一邊看，一邊交談着，但只談着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情。

到了半夜。師徒二人悄悄然離開了酒店。

他們截了一輛街車，趕到石美芝居住的地方。

師徒二人俱是一身黑色的打扮，只是呂偉良總少不了那一根鐵枴杖。

呂偉良覺得約城這些公寓式的住宅，對他來說，更加方便。因此，他和阿生輕而易舉的，偷進了石美芝姑媽的住宅去。

看來兩個人都睡了。

屋子裏靜悄悄的也是黑沉沉的。只憑着街燈折射進來的一點光綫，師徒二人便分別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工作。

呂偉良要搜的，早已經告訴了阿生。因此，他們師徒二人的工作十分有默契。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電燈忽然亮了。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你們到底要找一些什麼？」這聲音竟然還是石美芝的。

「原來你還沒有睡？」呂偉良覺得她好像是有意在等候他們上釣。

「我早想到你們會來的，因爲你們不明白的事太多了，是不？」石美芝又問。

呂偉良道：「你眞够眼光。」

「不算得，說起來，還是你提醒了我。有人說：旁觀者淸，當局者迷！這眞沒有說錯，我一直沒有懷疑到的事，却給你一語道破。」石美芝嘆了口氣。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四下裏張望，顯然他們都在找尋她的姑媽。

石美芝又說：「不必找了，她已經坐長途巴士到首都去了。」

呂偉良忍不住道：「你說全憑我提醒了你，到底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她原來不是我的姑媽。」

「那麼……」

「應該說得更淸楚，她是我媽媽。」

「果然不出我所料。」呂偉良道：「我今晚到這兒來，就是正搜集這方面的證據。」

石美芝道：「我趁她不在家，已經搜出了她的一本日記。」

「那應該再詳細不過了。」

「是的，她自從產下我不久，便給父親拋棄，但她在日記中强調，她是眞心眞意愛着我父親的，所以她一直沒有改嫁。她和父親協議，我歸父親管敎，她却要了父親的差不多全部財產。結果，以後一直沒有再來往。不過，父親答應她，只要他死了，他會讓我回到她的身邊來，只不過要稱她做姑媽。」石美芝說到這裏又問：「你到底憑什麼懷疑起來的？」

「案頭上，她和你父親合拍照片，很親熱，而且有笑容。」呂偉良又說，「而且，我發覺她今天回來時，手上拿了一本護照，她顯然有意不讓你看見，但她收藏得不好，給我認得那是一本護照。最引起我注意的，還是手上的一隻戒指。」

「那隻白金戒指？」

「是的，你認識那些篆字麼？」

「不！」石美芝道，「我一直在外國受敎育，正正經經的中國字也識不了太多。」

「那隻白金戒指上面刻了四個字。」

「她說，那是她的圖章。」

「對了，許多懶得簽字的人，都喜歡把圖章刻成戒指戴在手上，既可作裝飾，也十分方便。」呂偉良道，「但是，問題出在那四個字，全是她的姓名。」

「這也不奇，中國人有複姓，兩個姓兩個名，又有什麼奇？」

「你根本不認識那四個篆字，難怪你不明白其

中意思。」

「那四個是什麼字？」

「石柳月娟。」

「這是什麼意思？」

「石是你父親的姓，柳月娟是她本來的姓名，忠於丈夫的中國婦人，都喜歡在自己的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氏。」

「哦！原來如此。那麼，她……糟糕！你不是說，她領了一本新護照嗎？」

「是的。」呂偉良道：「大概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她未必眞的就是坐長途巴士到首都去吧？」

「對了，她十九是去瑞士。」石美芝又問：「她去瑞士幹什麼？」

「當然是找你父親。」

「怎麼你和密探們都有同樣的想法？我父親早已死了。」

「這是謎底，我以爲，必須你父親自己才可以解釋。」呂偉良說道。

石美芝嘆了一口氣：「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去做？」

「也趕到瑞士去吧！」

×　　×　　×

瑞士有世界花園之稱，這裏的風景是有名美麗的。難怪世界上許多富有的人，都喜歡把畢生積蓄的資財，帶到這裏來，渡其餘年。

在日內瓦附近的一個小鎭，一幢龐大的花園洋房內住了一對中國夫婦。那個男子，就是曾經給人認爲是石崇博士的人了。

但是，這位老先生在人們的心目中，他應該是姓陳的。

忽然之間，有個婦人到來求見，男管家告訴陳

先生。陳先生由裏面出來，打量了她一番，問道：「你找誰？女士。」

「別裝蒜了，我找你！」那女人瞪了他一眼，就想走入去。

但是，那瑞士籍的男管家，却把她攔住了。

陳先生苦笑道：「女士，你完全弄錯了，我們根本就從未見過面。」

「你這人好狠，卽使你不再認識我，但你的印象已深深烙在我的心底，我不會忘記你的。」說這話的女人，當然就是柳月娟。

柳月娟的眼淚忍不住淌了下來。但是，那位「陳先生」却對那位男管家說道：「這女人神經可能有毛病，她再不走，就通知警察。」

說完便拂袖而去。

但是，柳月娟突然喝了一聲：「石崇，不准你再動，要不然我就開槍！」

那老年男子怔了一怔，回轉身來，柳月娟已經以手槍指住他！

「你幹什麼？」

「我特來殺你！」柳月娟咬牙切齒地說，「你這忘情的人！」

瑞士籍的男管家動身飛撲過來，企圖打跌她手中的手槍。可是，他人未撲到，「砰」然一聲槍響，已倒在血泊之中。

她一步步走過去！雙目充滿了血絲，也含滿了眼淚。

她仍然追問着：「你就是石崇，是不？」

那男子在發抖，反問道：「爲什麼你一定要知道？」

「我就是要知道。」

「一切已經成爲過去了。」

「那是說：你的確是石崇了。是不？」

「我已經給你足够一生一世享用不盡的金錢，你還何必這樣對我？」

「金錢？」柳月娟冷然一笑，「可惜，金錢買不到女人的青春，也買不到愛情。」

「但是，月娟，當時你是同意我們這樣的分開。怎麼你……」

「當時我太衝動，也太激憤。因爲，你竟然跟朋友妻子通姦。但是，當事過情遷，我冷靜下來的時候，我才發覺，我是多麼的愛你；我不該讓你和女兒離開我，而只對着那些不會說話，亦無情感的

錢。」柳月娟已泣不成聲。

「自從那次做錯了之後，我已經修心養性，全心全力地，致力於研究工作。所以，一直以來，我沒有再娶，只與美芝且夕相對。美芝眞像你，我看見了她，就像看見了你。」

「別再演戲了，你不再娶，那麼，這裏的女主人是誰？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她就是你的舊情人勞扶夫人，對了吧？」

「你……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聯邦調查局的人曾經叫我去問話，你們的生活照片，我也看過了不少。」

「嘿！他們這班渾蛋！」

「怎麼？沒有辦法反駁了吧？」柳月娟突然狂笑數聲：「哈哈……」

就在狂笑聲中，「砰砰砰」一連三聲槍響。

但是，結果倒在地上的，不是石博士，而是柳月娟。

站在屋角，握住一支手槍的，就是柳月娟口中所說的「勞扶夫人」。她的槍法非常準，第一槍先擊中柳月娟的手腕，令到那支手槍先墜在地上；第二和第三槍才擊向柳月娟的身體。

石博士吃驚地瞪住勞扶夫人，道：「你不該殺她！」

「有什麼應不應該？」勞扶夫人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如果我不及時殺了她，她就會殺了你。而且，她殺了我男管家，將來我在法庭上，會自辯爲了自衞。何況，她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有了準備……」

「砰砰！」突然又响起了二下槍聲，勞扶夫人面色驟變，捧腹倒臥地上！

柳月娟還沒有死去，她抓過了壓在地上一支手槍，親自替她自己報了仇。倒是嚇呆了石博士，他張大了口，半晌講不出一句話來。

他蹲到柳月娟跟前，伸手把她扶起；柳月娟瞪了他一眼：「愛的反面就是恨，我眞恨我自己，爲什麼我不把子彈送給你？」

石崇怔怔地說：「也許你依舊在愛着我，所以你不忍心殺了我；但是，你這樣子對我的懲罰，會比殺我更殘酷萬倍！」

石博士痛苦得流下了眼淚，他的淚水剛滴到柳月娟那蒼白的臉上，沿住那些皺紋，流入了她的嘴裏去，可惜柳月娟再也無法分辨這是酸的，還是苦的？

是的，柳月娟已經死了。但是，活着的人，會比死去了的更加痛苦。

就在那幢別墅的門外，來了三個人，他們就是呂偉良師徒二人與石美芝。

石美芝來遲了一步，她撲倒在她母親的懷裏，痛哭失聲！

石博士突然拾起那支手槍，就想扳動機掣。但是，阿生手急眼快，一個箭步搶了過去，先把槍膛托高，再握他的痳穴。

「砰」然一聲槍响！把石美芝由噩夢中再度驚醒，她也撲過來制止！

但是，阿生已經把手槍奪在手中。

呂偉良道：「想不到你也想死！」

石博士透了一口氣道：「我的痛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你有什麼痛苦？」呂偉良道，「你裝死欺騙自己的女兒，亦無非爲了跑到瑞士來，和你的舊情人歡渡餘年。」

石美芝不忍再責備他，只有哭！

石博士道：「要不是她丈夫前些日子突然死了，我發夢也想不到會跟她同居。」

呂偉良道：「那麼，你爲什麼要詐死？」

「就是爲了她——勞扶夫人。」石博士道，「當我知道她丈夫去世之後，我便決心讓我女兒回到前妻那兒去，同時，我把我發明的一種『冰彈』，準備應用在我的計劃中。」

「什麼冰彈？」

「就是一種射進人體內能够令到一個人渾身冰冷，像死了一般，實則未死。當『屍體』浸過一種藥液之後，體內的機能就會漸漸康復過來。」

「然則，你的計劃又是什麼？」

「我的計劃原本是：只要愛情，不愛金錢。」

石博士含淚瞪住石美芝，「美芝，我本來十分愛勞扶夫人的，可惜年青時，我不够勞扶爵士鬥，他有太多的錢，結果，他贏了我，帶住我心愛的女人安娜到瑞士來享福。安娜就是勞扶夫人。」

美芝道：「你之所以打算利用你研究成功的『袖珍氫彈』，重重地發一大筆財，就是給勞扶爵士刺激你的鬥志，是不？」

「是的。」石博士說，「我本來打算收了十億美元之後，與你跑到瑞士來，跟他鬥闊。可惜，在我將近成功時，勞扶死了。安娜與我通訊，要我與她共渡餘年，我答應了她，却又不捨得你，便想到僞裝自殺，教你在我死後不超過二十四小時之內，把我屍體浸到石棺中的防腐劑去，其實，那不是防腐劑，是解凍藥液。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楊英俊那小子竟背叛了我，幸而，他用了我的手槍『殺』了我，而我的手槍是用『冰彈』的。更難得你遵從了我『生前』的遺言，把我的『屍體』解凍，我也只好將計就計。悄然溜到這兒來。想不到……唉！

竟會弄成這樣子。」

呂偉良道：「你不是黑手黨的人麼？」

「當然不是，但我却把一批藍圖賣給他們，賺了一大筆錢。」石博士道。

石美芝罵他：「你眞糊塗，目前全世界的人，都給他們威脅住！」

「愛情這東西，本來就是糊糊塗塗才有意思的，何況你父親我又這麼老了，就是糊塗也不出奇。」石博士忽然傻笑起來。

呂偉良又問：「你可知道黑手黨的衞星控制站在什麼地方？」

「當然知道，我是他們的技術顧問，那有不知道之理？」

「那麼，請你快些帶我們去吧！」

「帶你們去？」石博士猶疑着。

石美芝道：「是的，父親，我求求你。這件事，十分重要。你已經錯得太多了。這一次，你決不能再如此糊塗。」

石博士想了想，終於答允下來。

石博士說道：「那地方就在這兒不遠處的一處雪山背後，那兒戒備森嚴，等閒人不易入內；但我是他們的顧問，會較爲方便。來吧！爲人爲到底，你們跟我來，我想想辦法弄你們入去。」

有人說：科學家的頭腦是最精密的，但越精密，就越容易凌亂；石博士眼前就顯得有些兒語無倫次的。

於是石博士拋下兩個女子的屍首和那男管家的，一概不理，駕車與呂偉良等人，趕到黑手黨所控制的衞星控制站去。

那兒果然是一片冰天雪地，平時不會有人注意到這種地方來。但是，奇在現在頭頂之上，出現了一隊直升機羣。

石博士沒有理會，他只想到這是女兒的要求，他覺得欠石美芝母女太多，現在是贖罪時候了，此外一概不知。

一個守衞員發覺了他們，也發覺了直升機羣，於是立卽撥內綫電話通知裏面。可是，阿生早已手急眼快，把他擊昏了。

看來這裏並不像石博士所說的那麼緊張，所以他們四個人，差不多是長驅直入。偶而見到有人盤問，石博士也只說這是他的助手。而他本人是這裏的技術顧問，當然不會有人懷疑他。

直入控制室，石博士才突如其來的非哭非笑地說：「那殺人的東西，害死了我兩個老婆……」

在叫叫嚷嚷之中，控制室內一班人已經心感不妙，正要把他推出去，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經動起手來，盡情把儀器打個稀爛！

控制人員大驚，忙按响了警鈴，於是整座控制站頓呈緊張。

剛才出現在天空之上的一隊直升機，正是瑞士應A、C二國之請，出動前來摧毀這一座雷達控制站的。原來兩個的特工頭目，早已暗中窺伺石博士的一舉一動；所謂遞解特工出境，不過是瑞士政府的掩人耳目做法。今天看見石博士承認了他的眞正身份，又帶住女兒和呂偉良等人，到這控制站來，他們亦認爲時機成熟，及時通知瑞士警方，出動了大批軍警，前來協助。

結果，這一座隱藏在雪山背後的人造衞星站被毀，石博士亦在亂混中，撞斃於儀器之上。

不過，有一件事是出人意外的，就是「袖珍氫彈」實際上只有一枚——就是在C國北部引爆的那一枚。

至於所謂一、二百枚，不過是黑手黨虛張聲勢，希望A、C二國政府就範而已。

（全文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督帥聘任劉婉蓉為帥府文案，寄以對付八卦教的重任，值有自稱少林僧侶鐵道、鐵行二位大師到來督帥府求見，說是奉掌教之命，到來聽候差遣，少林掌教因需調集人手，隨後當可趕到，徐督帥擺設素宴欵待，食用間，兩位大師數次追問鐵夢秋下落，徐督帥心中動疑，不予置答，只命沈百濤帶領彼等往客房休息，兩位大師走後，劉婉蓉指出兩僧頭上戒疤乃新烙痕跡，確認彼等係假冒少林僧侶，為對此一變生意外，劉婉蓉商請關中岳多派高手到來拱衞帥府，她則召集院中護衞另行佈置——

清鳳初露經天才

徐督帥奇道：「妳要佈置什麼了？」

劉婉蓉道：「我熟記五行奇術，想在府中佈置一些小小奇術。」

關中岳望望劉婉蓉，心中暑暑忖道：「這丫頭實是一位莫可預測的人物，行在途中之時，那等佳美無比的裝作，任何人也想不到他是在裝作。」

劉婉蓉似是心中早已瞭解那關中岳在想的什麼？微微一笑，道：「關總鏢頭，對那兩個假冒的和尚，要早些派人監視！免得他們暗動手脚。」

關中岳道：「他們如是警覺離開了。」

劉婉蓉道：「他們不會走，但他們可能會有所安排。」

關中岳道：「什麼安排？」

劉婉蓉笑道：「這個，我無法預料。但他們來此之前，必然有數種不同的應變計劃，所以，我點穿他們之後，他們雖然有些愕然，但氣度仍極沉着，顯然，他們有着別的計劃。」

關中岳應了一聲，道：「姑娘說的是。」站起身子，道：「四成，大立，咱們走。」大步向外行去。

楊四成，林大立，站起身子，舉步向外行去。

雖只是短短相處一陣，但劉婉蓉那出衆的見解，不但使得徐督帥大為讚賞，關中岳，也在不覺之間，生出了敬服之心。

行到大門口處，關中岳似是突然間，想起了什麼重大之事，停下脚步，回顧了劉婉蓉一眼，道：「姑娘，在下有一事請教！」

劉婉蓉道：「不敢當，關總鏢頭請說。」

關中岳道：「如是那兩個假冒的僧侶，發覺了我們在監視，要離開帥府，我們應如何處置？」

劉婉蓉道：「我想他們圖謀不成，不致離開，如是要走，最好能攔阻他們。」

關中岳道：「如是彼此之間，鬧到動手地步，是否應該動手？」

劉婉蓉笑道：「非打不可，自然是要打了，不過，最好是不要打。」

關中岳道：「在下明白了。」

帶着虎威鏢局的人，離開了花廳。

徐督帥目睹關中岳等出去後，低聲對劉婉蓉道：「賢姪女！局勢似乎是越來越複雜了。」

劉婉蓉站起身子，道：「不要緊，伯父大人請在花廳休息一下，晚輩去去就來。」

回顧一眼小梅，道：「姑娘，咱們走吧！」

小梅應了一聲，緊隨劉婉蓉而去。

片刻之間，整個花廳，走的只餘下了一個徐督帥。

四個佩刀的黑衣大漢，守在花廳門外。

徐督帥緩緩站起身子，來回在廳中走動，他開始仔細思索近日內的人人事事。

第一個，他想到了劉婉蓉，這位出身於名門的少女，何以會學得了江湖上那等五行奇術的怪異之學。

何以，她入帥府後，一直深藏不露。

又為什麼她突然會顯露出那等尖銳的才華，語驚四座。

這丫頭的一身奇學，由何處得來，她的父母，是否眞的全然不知？

目下的情勢，似乎已發展到自己無法控制的境地，這些胆大妄為的武林人物，竟敢把帥府視作爭奪寶藏之地。

自己乃堂堂四省的經畧大員，竟被如此藐視，是可忍熟不可忍。

但覺各種事端，紛至沓來，竟然比統率大軍，敵寇邊疆，還要複雜。

想到忿慨之處，忍不住蓬然一掌，擊在木案之上。

但見人影一閃，沈百濤欠身而入，低聲道：「督帥大人。」

徐督帥道：「百濤，我雖然得父母餘蔭，世襲爵位，但我也是南征北戰打出來今天這個局面，數十萬大軍，我都能運用自如，想不到幾十個江湖人物，竟然敢鬧我的帥府，胆大妄為，侵擾內宅，這還成什麼體統。」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之意呢？」

徐督帥道：「我想密下令諭，調集精銳步、騎，設下埋伏，把他們一網打盡。」

沈百濤沉吟說道：「大人，如若調集大軍，能把他們誘入埋伏，重重圍困，故然可握勝算，但這些人都是老奸巨滑，神出鬼沒的人物，要把他們誘入埋伏，只怕不是簡單的事，如若無法把他們誘入埋伏，那就是很難善後了。」

徐督帥突然哈哈一笑，道：「我明白，只不過，想到這件事，我就覺得他們太過份些。」

沈百濤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此時此刻，督帥大人，最好能忍耐一些。」

徐督帥沉吟了一陣，道：「百濤，我這堂堂帥府，似乎是已成了他們鬧事的所在，總不能就這樣拖下去啊！」

沈百濤低聲說道：「大人，想法籠絡一下鐵夢秋，就目下情勢而言，他似乎是唯一能够担當大事的人。」

徐督帥皺皺眉頭，道：「想不到，我一個身受皇恩，託土封疆的大員，竟然也被拖入了江湖的恩怨之中。」

沈百濤道：「一切禍源，都在那幅牧羊圖上，如是督帥大人，放手牧羊圖，江湖人對你還有幾分畏懼，他們也不會再自找麻煩。」

徐督帥笑一笑，道：「說的也是，這牧羊圖，本是你們江湖人物掌握之物，我却伸手接了過來，這才是自找煩惱。」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官聲淸正，武林中同道，都相信你的用心，是想取出那一批龐大的財物散還民間，以濟災黎，如若督帥大人，是一位貪官污吏，只怕他們早已對大人下手了。」

徐督帥笑一笑，道：「如若我是一位貪官污吏，只怕你也不會跟着我這麼久。」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有一件事，本帥一直想不明白。」

沈百濤道：「什麼事。」

徐督帥道：「那八卦教在帥府之中，發展了很久，他們可以對付夫人，自然也可以對付我了，不知何以不肯對我下手。」

沈百濤道：「有道是邪不勝正，他們不對督帥大人下手，自然是因為督帥大人，一團正氣，是他們不敢輕易對督帥下手。」

徐督帥沉吟了一陣，說道：「我想這不是重要的原因？」

沈百濤道：「自然是還有別的緣故，不過，江湖中人物，有江湖性格，他們一直恪守着江湖上傳統的規戒，不和官府中人來往，這一次，很多人打破了此一江湖規戒，出手帮助咱們，那就証明了一件事。」

徐督帥道：「証明了什麼？」

沈百濤道：「証明了督帥大人的威望，不但深入民間，而且也深入江湖，所以，才有那多江湖人物，出手相助。——」

徐督帥哈哈一笑，接道：「也有許多江湖人物，和我作對。」

語聲一頓，又道：「我斷過了不少民間奇寃，但對江湖中事，却是一點也猜測不透。」

沈百濤道：「督帥大人是指何而言？」

徐督帥道：「就拿劉婉蓉說吧！她是我故交之女，但我對她，却是一點也想不明白，她深藏不露胸有韜畧，但又自謙不會武功，你說說看，那位劉姑娘是否眞的不會武功？」

沈百濤沉吟了一陣，道：「像劉姑娘那樣年紀，那樣深沉的人，世間實難多見，在下也是猜測不透。」

徐督帥笑一笑，道：「這就是了，江湖中人，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實叫人猜想不透，還有那兩個少林和尙，既然，咱們已經發覺他們是冒充而來，為什麼還不動手？」

沈百濤道：「這個，督帥大人，何不直接的問問劉姑娘？」

徐督帥道：「說的是，你派人找她回來，我得和她仔細的談談。」

沈百濤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其實沈百濤心中對那位神秘的劉婉蓉亦是急於多瞭解一些，一聽督帥吩咐，立時親身趕去。

片刻之後，沈百濤帶着劉婉蓉重回花廳。

劉婉蓉欠身一笑，道：「大人找我？」

徐督帥輕歎息一聲，道：「妳坐下。」

劉婉蓉依言坐了下去，笑道：「督帥大人，有什麼要質問晚輩之處。」

她說的很直接，聽得那徐督帥為之一怔，道：「妳早想到了。」

劉婉蓉道：「以晚輩的出現，確有很多可疑之處，那自是難怪大人懷疑了。」

徐督帥點點頭，道：「難為妳想的這樣週到，我確然有幾點疑惑不解之處，想請教一下。」

劉婉蓉道：「大人請問！」

徐督帥道：「妳是否會武功？」

劉婉蓉點點頭，道：「我會，但在大人未決定解去我和令郎的婚約之前，我已下定了決心，把武功停下，督帥大人的兒媳婦，如若是一位身負武功，高來高去的人，豈不是令人恥笑。」

徐督帥道：「一個人，會了武功，如何還能够停下？」

劉婉蓉道：「只要一個人有決心，沒有辦不到的事情，我決心要作一官宦之家的少夫人時，我忘去了十年苦練學成的武功，也忘去了江湖的很多事情——」

徐督帥接道：「那不是忘去，只是妳不肯說出來罷了。」

劉婉蓉道：「也不是我不肯說，而是我根本就不去想它，我到了督帥公館之後，眼看八卦教徒，在公館中生根鬧事，而且連徐夫人也成了受害之人，晚輩為了保護大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禁制，稍阻八卦教的兇焰。」

徐督帥點點頭，道：「這也是人情之常了。」

劉婉蓉道：「晚輩說的句句實言，知曉我會武功的事，大人是第二個人。」

徐督帥道：「第一個是你父親了。」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是，我父母都不知道我會武功的事，第一個知道的人，是傳我武功的師父。」

徐督帥道：「妳的武功，是否很高强？」

劉婉蓉笑一笑，道：「應該是不錯，不過，高到什麼程度，很難說了，至少，武林中有幾個比我强的人。」

徐督帥道：「只有幾個？」

劉婉蓉道：「也許晚輩口氣托大一些。」

徐督帥微微一笑，道：「婉蓉，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劉婉蓉笑道：「大人言重了，你有甚麼事，只管吩咐，晚輩力能所及，無不從命。」

徐督帥道：「妳既然已決定了置身江湖，自然無法再說婚姻的事？」

劉婉蓉垂下頭去，黯然說道：「晚輩婚姻，本由父母決定，如是督帥後悔了解約的事，不妨再和晚輩父母研商，恢復婚約。」

徐督帥哈哈一笑，道：「賢姪女，伯父說過的事，幾時不算過了，我正是爲澈底解決此事，才想到一個辦法。」

劉婉蓉道：「晚輩洗耳恭聽。」

徐督帥笑道：「我們徐、劉兩家，解除婚約，但應該仍然保有一些親戚關係才是。」

劉婉蓉道：「大人準備如何？」

徐督帥道：「我想收你作爲義女，不知妳是否願意。」

劉婉蓉站起身子，盈盈拜倒，道：「義父在上，受兒一拜。」

徐督帥離座欠身，說道：「快起來，今日，我們先定了父母的名份，再過一天，我再大擺宴筵請客。」

劉婉蓉起身落座，說道：「義父用不着太破費了。」

徐督帥道：「我們談過了私情，現在，我要請教一件公事了？」

劉婉蓉道：「義父但請吩咐！」

徐督帥說道：「目下的局勢，我們應該如何應付？」

劉婉蓉道：「現在情形，和過去有些不同了，過去，女兒我不便出面，任他們來去自如，橫行無忌，但現在，我已經決心出面了，不能再讓他們小覷督帥府中的力量，不過……」

徐督帥接着道：「不過甚麼？」

劉婉蓉道：「女兒還不想堂堂正正的出面，所以，我要經過一番改裝。」

徐督帥道：「好！妳看看該怎麼辦？就照妳的方法去作。」

劉婉蓉道：「我穿一身玄色勁裝，玄巾蒙面，前面綉了一朵紅花。」

徐督帥道：「也好，你先告訴我，免去我一番驚訝。——」

語聲一頓，道：「蓉兒，目下開封府中，雲集了無數江湖高人，此中，似乎以那鐵夢秋最爲突出，但他身有要事，似乎不能在此久留！……」

劉婉蓉接道：「他在找人。」

徐督帥道：「不知他找甚麼人？」

劉婉蓉道：「義父可是想留下他麼？」

徐督帥道：「此人武功絕世，已到了人仙之境，如他能够留下，對我們的帮助很大。」

劉婉蓉道：「我有辦法使他留下來。」

徐督帥怔了一怔，道：「當眞麼？」

劉婉蓉點點頭，道：「作女兒的，怎敢給義父說謊？」

徐督帥道：「那位鐵大俠是一位很古怪的人，只怕是很難說服？」

劉婉蓉道：「這世間，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勸服他留下來。」

徐督帥道：「爲甚麼？」

劉婉蓉道：「這件事，我可以告訴義父，不過，你暫時得守秘密，我目前，還不準備告訴他詳細內情。」

徐督帥笑道：「守秘可以，不過，你不告訴他內情，他如何肯留下來。」

劉婉蓉道：「我有辦法，讓他心中動疑，就自行留了下來。」

徐督帥道：「說了半天，妳還是沒有告訴我內情啊！」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他要找一個人。」

徐督帥道：「找甚麼人？」

劉婉蓉道：「找我。」

徐督帥呆了一呆，道：「找妳幹甚麼？」

劉婉蓉道：「因爲我是唯一知道那鏢旗老主人的下落了。」

徐督帥道：「鏢旗老主人是誰？」

劉婉蓉道：「鏢旗老主人和那鐵夢秋有很密切的關連。」

徐督帥道：「甚麼關連？」

劉婉蓉道：「因爲那鏢旗老主人，就是鐵夢秋的師父。」

徐督帥道：「那又和妳甚麼牽連呢？」

劉婉蓉道：「晚輩的武功，也是由那鏢旗主人

傳授。」

徐督帥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們是同出一個師門，那你的武功，也和鐵大俠差不多了。」

劉婉蓉道：「學的武功路數相同，但鐵夢秋由童功練起，他的成就，自非我所能及了。」

徐督帥道：「這麼說來，你是他的師妹了。」

劉婉蓉道：「不錯，我是他的師妹。」

徐督帥道：「你們的師父呢？」

劉婉蓉道：「死了。」

徐督帥又問道：「這世間，你師父收了幾個徒弟。」

劉婉蓉道：「只有我和鐵夢秋兩個人。」

徐督帥道：「那你們師兄妹應該親密一些才是，爲甚麼你不肯告訴他內情呢？」

劉婉蓉道：「我雖知道有他那麼一個師兄，但他却不知道有我這一個師妹。」

徐督帥道：「那他要找的甚麼人？」

劉婉蓉道：「我師父，而我又是唯一知道師父下落的人。」

徐督帥道：「唉！那你爲甚麼不肯告訴他內情呢？」

劉婉蓉道：「自然是有原因，也是我師父的遺命，所以，必需到適當的時機之後，才能現身說明內情。」

徐督帥道：「蓉兒，我要問你一件事了。」

劉婉蓉道：「義父請說！」

徐督帥道：「如是我不替你解除徐、劉兩家的婚約，你是否就永遠摒棄江湖中事？」

劉婉蓉道：「那是自然，女兒動身南來之時，已然下了決心，今生如能作權門貴婦，那就絕口不談江湖中事了。」

徐督帥啊了一聲，道：「那麼對這位師兄怎麼辦呢？妳奉有師父的遺命，總不能不理他啊！」

劉婉蓉道：「適當時機，我會寫封信，遣人送給他，交去信物，就算完了。」

徐督帥道：「不和他見面麼？」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和他見面，彼此身份不同，如何能够交談。」

徐督帥微微一笑，道：「孩子，現在，妳不用再担這些心事，你是我徐繼宗的義女，也是江湖上的女俠，日後，你父母有所怪罪，也有我來担待，只管放手施爲。」

劉婉蓉道：「女兒自有分寸，不會玷污到義父之名。」

徐督帥哈哈一笑，道：「孩子，你應該早瞧出來，義父是一位通達的人。」

劉婉蓉道：「這個女兒明白。」

徐督帥語聲一轉，又改變話題，道：「蓉兒，妳說咱們目下應該如何？」

劉婉蓉道：「義父心昭日月，爲千萬百姓憂苦，就算處境再險惡一些，也有雲消風淸之日。」

徐督帥道：「義父手下，雖有數十萬的大軍，但却沒有江湖高手，所以，我不得不借重關中岳干鏢局人物，但我想來想去，又覺着有些不妥。」

劉婉蓉道：「義父覺着那裏不妥了？」

徐督帥道：「我堂堂大員，久和江湖人物相處，必將引來無端閒言，御史彈劾，雖然我不怕，但總會找來不少痲煩。」

劉婉蓉笑一笑，道：「如是義父眞有取寶救民之心，那關中岳實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不但熟悉江湖，而且武功亦很高强，手下一般鏢師，都是時下武林中一二等的人物，更難得的是，他雖然幹的保鏢生涯，但却是一位頗具血性，俠胆的漢子，有此人帮助，對義父帮助很大，如是義父外怕遠議，設法把他們收羅府中，委以職銜，那就不用担心御史彈劾了。」

徐督帥笑一笑，道：「聰明的女兒，義父心中所思，都被妳說出來了，我看那關中岳不但是江湖一位領袖人物，就是統兵對陣，亦是一位勇、謀兼備的大將之才，他如肯入仕在朝，我定好好保舉他個功名。」

（未完待續）

小啟

「無毒丈夫」作者孫玉鑫君因病，續稿未到，再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老公公偕海雲往火王莊，向「鐵皮書生」譚人傑商借鐵皮衣不獲，回程在一家酒樓上遇見紀小龍，說與姊失散，海雲忖測，知金蚯蚓宮一羣黃衣劍手定已跟踪白玉香往火王莊，乃以找尋紀鳳姑為名，誆走不老公公，隨與紀小龍隱身一座叢林，候至深夜，果見聶開泰率領一批黃衣劍手前往火王莊，在樹林前，聶開泰留下一名劍手哨望，海雲用計擒下那守哨劍手，正欲迫供，那名劍手已自殺死去，正以此際，突見火王莊大火冲天，爆炸聲不絕，海雲與紀小龍急馳往，只見一片火海，不見人踪——

寶衣易得　敵意難明

小龍恨恨道：「但願那姓聶的自己也被困在莊內，讓火藥炸成飛灰，那才——」

海雲突然低喝道：「噤聲！」同時拉着小龍閃入一塊大石後蹲伏下來。

剛藏好一隊黃衣劍手已由莊中冒火突烟而出。那是由姚統領率領的一隊，十名劍手僅餘八人，個個血染衣袍，但行動仍然矯捷整齊毫不遲滯。

這時，火勢正旺，莊門外火光照耀宛如白晝，姚統領帶着八名劍手，恰好在大石另一面停步，與海雲和小龍藏身處不過數尺之隔。

只聽姚統領問道：「還有誰被火器燒傷嗎？」

八個人齊聲答道：「沒有。」

姚統領道：「那就好。你們留一半在這裏休息，兼充守望戒備，另一半隨我同去應援總護法。」

正在分派人手，忽有人輕呼道：「總護法回來了。」

火光下，聶開泰親自率領的一隊也撤退出來，但十個人只賸下五名，其中還有負傷的。

然而，聶開泰脅下却挾着一名俘虜，赫然竟是「鐵皮書生」譚人傑。

兩隊劍手會合，查點人數，傷亡將半。聶開泰不禁感慨地道：「自從離宮，大小數十戰，從未像今夜這般損失慘重，可見咱們的準備，還是未臻完善。」

姚統領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血肉之軀，武功再高，也難抗禦火器。」

聶開泰嘆道：「話雖如此，眼見兄弟們慘遭傷亡，本座實在難辭其咎。」

姚統領安慰道：「總座不必耿耿介懷，雖然畧有傷亡，能生擒到鐵皮書生，已經足可抵償了。」

聶開泰搖搖頭道：「可惜未能搜獲白玉香，『飛絮舞心訣』和『鐵皮衣』亦無下落，這兩件東西沒到手，對本宮終是不利的。」

姚統領道：「莊中男婦殺戳已盡，並無白玉香踪跡，那厮可能早已聞風逃走了。」

聶開泰默然片刻，道：「冷朋的輕功心訣倒非絕對重要，那件鐵皮衣却關係太大，咱們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將它奪到手。」

微頓，又道：「現在暫且收隊回去，多僱眼綫打聽白玉香的下落；本座親自押解譚人傑返宮，再求增援，同時也把顏某的消息禀告宮主。」

姚統領道：「總座準備何時啓程？」

聶開泰道：「明天一早就動身，在本座未回來之前，你務必要注意隱蔽行藏，除非十分緊急的事，最好等本座回來後再採行動。」

姚統領應道：「屬下遵令。」

聶開泰又低聲說道：「你離宮很久，應該回去享受一下了。這次本座返宮，會安排接替的人，你放心吧。」

姚統領聽了這話，大感欣喜，急道：「謝謝總座恩典！謝謝……」

海雲和小龍摒息伏在石後，直到大隊黃衣劍手去遠了，才長吁了一口氣，輕輕爬坐起來。

小龍低聲道：「海大哥，這是難得的好機會，咱們只須跟踪着聶開泰，何愁尋不到金蚯蚓宮？」

海雲道：「你不要小覷聶開泰，此人不僅武功高强，行事也十分精明謹愼。」

小龍笑道：「一個人如果做事太謹愼，那就什麼事也不能做了。海大哥，你至今找不到金蚯蚓宮的位置，可能就是吃了太謹愼的虧。」

說着，抖一抖衣衫，站起身子。

海雲一把將他拖坐下來，沉聲道：「你要到哪裏去？」

小龍道：「跟踪聶開泰他們呀！火王莊已經被燒光殺盡了，守在這裏幹什麼？」

海雲正色道：「現在咱們只能守在這裏，至少半個時辰內，不能離開。」

小龍道：「爲什麼？」

海雲道：「聶開泰發覺派守樹林外的劍手被殺，一定會在附近展開搜索，咱們一露面，正好送上門去。」

小龍輕啊了一聲，伸伸舌頭道：「我眞糊塗，竟把這件事忘記了。」

但轉念一想，又道：「可是，咱們只管躲在這裏，若被他們溜走了，却到哪兒去找？」

海雲搖頭道：「咱們不須追踪，也用不着去尋找他們落脚的地方，必要時，可以叫他們來尋我們，那樣會省力得多。」

小龍愕然道：「叫他們來尋我們？」

海雲道：「正是。只要能擒獲白玉香，得到鐵皮衣，他們自會尋上門來。」

小龍道：「但白玉香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要擒他談何容易。」

海雲凝目而望，緩緩說道：「我猜他根本沒有逃走，八成兒還躲在火王莊中。」

小龍道：「聶開泰已經把全莊搜遍，他能躲在什麼地方？」

海雲道：「那地方當然不是容易搜查到的。譬

小龍道：「如有秘室洞穴，鐵皮書生怎麼自己不去躲避呢？」

海雲的眼睛注視着那被火燒得通紅的莊院，徐徐說道：「或許因爲變起倉促，使他來不及躲避；或許他是故意被擒，以便掩護白玉香脫身……總之，咱們若能進莊去看看，就不難瞭解眞象了。」

小龍說道：「就算要去，也得等到火勢熄滅以後……」

海雲道：「不！我現在就去，你在這裏替我守望，頂多半個時辰，我就回來。」

小龍道：「這麼大的火，進去太危險呀。」

海雲道：「正因危險才必須現在進去，若等危險已過，白玉香也逃了。」

他一面說，一面束紮，將兩隻水袋打開，在棉襖上洒濕了水，又用一幅濕布巾把頭臉一齊裹住。

小龍担心的道：「萬一聶開泰他們再回來搜索，或者另有外人趕到，我怎麼通知你呢？」

海雲道：「你只要守候在這裏，不必通知我，

如果我回來的時候遭遇變故，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就行了。」

說完，目光前後一掃，突然閃身而出，飛快的向莊門奔去。

莊中火勢毫不稍減，灼風撲面，幾乎使人呼吸爲之窒息，除了正廳一小部房舍之外，全莊已成火海。

海雲深吸一口氣，以濕巾棉襖掩面，飛步直入正廳。

廳裏形勢他還記得很清楚，左首是譚人傑的書房，右邊有兩道門，一通後院長廊，一通客室。這時，火勢尚未延及正廳，但廳中却充斥着濃重的硫磺氣味，迎門倒斃兩具燒焦的屍體，依稀可辨竟是兩名黃衣劍手。

海雲目光疾轉，首先發現書房房門倒塌破損，門栓也已折斷，而且是由內落栓，被人持强破門撞斷的。

他心中微動，毫不遲疑便衝進了書房。

房裏椅櫈完整如故，看不出打鬥的痕跡，只有書桌前那張交椅上，斜倚着一名黃衣劍手的屍體——那人混身無傷，但整個頭部却被炸得血肉模糊，腦漿滿身。

這情形說明了一件事：當聶開泰率人進入正廳的時候，譚人傑正躲在書房裏，及待黃衣劍手破門而入，反抗無效，才被擒去。

然而，這間書房並非銅牆鐵壁，譚人傑怎會在危急之際，選擇此地當作藏身的所在？

譚人傑並不傻，他作此選擇，必有緣故。

海雲略作沉吟，確定這間書房內一定有秘密機關，於是，立卽展開搜索。

他試着去移動書橱，結果失敗了；檢查桌上抽屜，也沒有發現，正感爲難，忽然瞥眼見那倒塌的破門旁，有個亮晶晶的小物件閃耀了一下。

拾起一看，竟是一柄極其精巧的鑰匙，柄尾還嵌鑲着一粒紅色小珠子。

海雲把玩着那柄鑰匙，心裏暗暗思索：這樣一柄精緻鑰匙，不可能是大意失落的。但旣是單獨一柄，怎會沒有附着鑰鍊或小牌之類物件？顯然，這是被人故意拋棄，而且使用這柄鑰匙的地方，多半就在書房內。

無奈他雖然拾獲了鑰匙，却無法從容尋覓鑰孔機鈕在什麼地方，因爲窗外已傳來陣陣灼人熱力，大火已經漸漸向正廳和書房蔓延過來了。

片刻之後，房內已有薰烟，窗櫺紙也開始着火燃燒。繼續尋覓勢已無及，就此放手麼？海雲又不甘心。

正在進退兩難，突然一聲霹靂巨响，震耳欲聾，整座房子和地面都搖撼起來，樑柱「吱吱」作聲，沙塵漫空下落，眼看房屋就快倒塌了。

但這一聲巨响之後，全莊竟再也聽不到爆炸聲音，只剩下「獵獵」燃燒聲，天地彷彿突然安靜了許多。

海雲知道這是火王莊地底埋伏最後一次爆炸，再留下去，必遭大火吞噬，難免葬身火窟。

他只好放棄搜索，決定暫時退出莊外，誰知就在舉步跨出房門的刹那，忽然瞥見牆上那幅「寒江垂釣圖」有點異樣——那漁舟的艙篷怎會掀開了。

艙中有個鑰孔，試了一試，正與那柄小鑰匙脗合。

海雲喜出望外，立卽投鑰入孔，輕輕一轉動，對面書橱竟自動移開，露出一個暗門。

這眞個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海雲大步奔了過去，探頭向裏望望，門內有石階，分明正是秘室甬道，但下面漆黑一片，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於是以手掩口，嗄聲叫道：「白玉香，快些出來！房子快燒塌了。」

叫了兩三遍，下面毫無回應。

海雲低頭跨進暗門，忽又覺得不對，順手取了一隻矮櫈，輕輕擲了下去。

那矮櫈沿着石級滾落，轉瞬到底，並無異狀。

難道白玉香果眞已經逃走了麼？難道秘室另有出口？

海雲把心一橫，「錚」的一聲，從胸前撤下了「雙鏑劍」，一沉身，向甬道內疾掠而下。

脚落實地，突聞一聲冷笑，火光倏閃，一股烈燄迎面射了過來。

海雲駭然大驚，急忙旋身，人如陀螺般一轉，就勢脫下了身上那件洒濕水的破棉襖。

棉襖雖濕，也已着火。海雲一手提着燃燒的棉襖當作護身盾牌，一手執劍，猛衝過去。

甬道中地幅狹窄不易閃避，白玉香又自恃「毒火噴筒」威力霸道，只說必然得手，萬不料對方竟會反撲，錯愕間，劍鋒已到胸前。

「錚」的一聲响，一劍正中心窩，但白玉香分毫未傷，反而飛起右脚，向海雲小腹踢去。

海雲也忽畧了白玉香身上有件刀劍不入的鐵皮衣，一招失手，立卽沉臂收劍欲求自保。

誰知就在他撤招收劍的時候，忽聽白玉香慘叫了一聲，拋掉毒火噴筒，雙手抱着右脚，痛得亂蹦亂跳，直不起腰來。

海雲怔了怔，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沉臂撤劍時，忘了自己手中是柄設計奇特的「雙鏑劍」，前面

一端揚起，後面一端自然下指，白玉香一脚踢過來，無巧不巧，正踢在後端劍尖上，難怪要鬼叫亂蹦了。

海雲何曾想到「雙鏑劍」具有如此妙用，當下得理不饒人，欺身上步，將那件正在燃燒的破棉襖，摟頭蓋臉向白玉香反罩了過去。

白玉香脚背已遭劍尖洞穿，頭臉再受毒火灼燒，上下不能兼顧，狂吼一聲，反身奔回秘室，「蓬」的閉上了室門。

那室門厚達數寸，造得頗爲堅固，若想破門而入，勢必要耗費許多時間，地面火勢漸漸逼近，事實上也來不及了。

海雲並不做那耗時費力的傻事，解下腰際口袋，將一袋「鋸木粉」全部傾倒在門下空隙處，然後拾起「毒火噴筒」，對準鋸末，按下機鈕。

火光一閃卽滅，但不片刻，門隙間已湧出陣陣濃烟。

海雲冷笑道：「姓白的，你燒傷我龍二叔，我也讓你嚐嚐烟薰火烤的滋味，是英雄的，你就別出來。」

說完，掠出甬道，越窗而去。

小龍迎着問道：「找到了沒有？你進去這麼久，眞把我急死了。」

海雲道：「白玉香的確藏在莊中，但他有鐵皮衣護身，又有歹毒火器，不易得手……」

小龍道：「被他脫逃了嗎？」

海雲微笑道：「他逃不了。咱們耐心些守株待兔吧。」

接着，向山麓望了望，又道：「樹林那邊沒有動靜麼？」

小龍搖頭道：「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們只怕早就走了。」

海雲皺皺眉，道：「現在天色還沒亮，他們怎會就這樣銷聲匿跡的走了……」

話猶未畢，忽聽一聲淒厲的慘嗥，一團火光從莊內直滾出來。

那是粉魔白玉香，但這時的「粉魔」却已變成一團火球，混身衣履盡燃，滿地翻騰亂滾，慘叫連聲，怵目驚心。

小龍急忙扭過頭去，道：「海大哥，補他一劍吧，別讓他再叫了。」

海雲點點頭道：「便宜了這匹夫。」劍芒一閃，切斷了白玉香的咽喉。

兩人用沙土撲滅餘火，撕去燒焦的外衣，果見白玉香貼身穿着一件閃閃發亮的「鐵皮衣」。

那狀如坎肩的鐵皮衣，是用極細極軟的鋼綫織成，雖經烈火灼燒，仍光潔如新，分毫無損。

小龍讚道：「果然是件寶衣！」

海雲道：「寶衣雖可防身，却不能恃以爲惡，白玉香不知花費多少心血才得到這件寶衣，結果仍難逃天譴。」

小龍道：「這就叫做『天賜至寶，唯有德者居之』。」

海雲微微一笑，道：「別再胡謅了，東西雖然到手，咱們還得去捱老爺子的罵哩。」

小龍也笑道：「老爺子若知道鐵皮衣已經到手，高興還不及，那會再罵人。」

他一面說着，一面動手去解鐵皮衣，但那寶衣緊緊束在白玉香屍體上，必須先鬆開背後鋼鈕才能解脫，小龍不諳方法，一時竟解它不開。

好不容易尋到鋼鈕了，才解開兩三粒，身後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音。

小龍剛一怔愕，却聽海雲沉聲道：「不要回頭張望，只作不知道，趕快解它下來，快！」

由他低沉，急促而帶微顫的語聲，小龍不必回頭已經能够猜得到，來人多半是「金蚯蚓宮」那些可怕的黃衣劍手。

果然，他沒有猜錯。

脚步聲近身而止，十餘名黃衣劍手雁翅般排列在他們身後丈餘處——也是火王莊通外面的唯一大路。

在這種情形下，反抗突圍幾乎已經絕無可能，一旦動手，那些黃衣劍手中任何一個，都非海雲和小龍所能匹敵，何況十餘名之多，更何況還有武功詭異高絕的聶開泰。

海雲明知無法力敵脫身，索性鎭定下來，一面暗中催促小龍剝解鐵皮衣，自己連頭也沒回，背向着聶開泰，假裝毫不知情。

聶開泰凝視着兩人，良久，才冷然一笑，道：「原來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兒。嘿嘿！」

姚統領接口道：「他們年紀雖輕，胆量却眞不小。」

海雲仍然沒有回頭，只欠了欠身軀，傲慢的道：「不敢當。」

聶開泰似乎怔了一下，道：「小娃兒，你們什麼人？」

海雲冷冷答道：「不知道。」

聶開泰又是一怔，不覺笑道：「看來你倒傲很？」

海雲道：「不敢。」他深深瞭解當前情勢，恐多說話露出破綻，所以每句都不超過三個字。

聶開泰果然被他這出人意外的冷傲態度所惑微一皺眉，問道：「你們在這裏已經很久了麼？

海雲道：「不錯。」

聶開泰道：「這麼說，老夫那名屬下，也是你們殺死的了？」

海雲道：「正是。」

那姚統領怒道：「大胆小輩，竟敢如此狂妄。你知道擅傷本宮門下，該當何罪嗎？」

海雲仰面向天，淡淡的道：「不知道。」

姚統領按劍道：「總座——」

聶開泰却擺了擺手，深沉的笑道：「很好。敢做敢當，不愧英雄行徑。能殺死本宮劍手，足見你武功也不是泛泛之輩。」

海雲昂然道：「好說。」

聶開泰陰笑道：「小娃兒，你既敢傷人，爲什麼却不敢回過身來，讓咱們看看你的面貌？」

海雲哼了一聲，沒有回答。他這時還不願意和聶開泰正面相對，因爲小龍剛把鐵皮衣的鋼鈕解開，正在急急脫卸，尙未完成。

聶開泰目光何等銳利，眼角一掃，恍然笑道：「原來你們隱伏窺伺，竟是想檢現成的便宜，這主意雖好，可惜時間太不湊巧了。」

海雲道：「怎見得？」

聶開泰笑道：「如果你們不傷本宮門下，靜待咱們離去之後，鐵皮衣豈不垂手而得？如今却弄巧反拙，寶衣不能到手，更要賠上兩條小命。」

小龍突然從地上一躍而起，揚了揚手，道：「誰說不能到手？你看這是什麼？」

聶開泰頷首笑道：「不錯，這就是刀劍不入的鐵皮衣。但本宮耗費了許多心血，焉能白白便宜了你？」

說罷，舉手一招，十餘名黃衣劍手忽然一齊欺身上步，將兩人團團圍住。

海雲急忙旋身擋在小龍前面，低聲道：「快把它穿上，緊跟着我身後。」

小龍道：「還是給你穿吧……」

海雲喝道：「不要躭誤了，快些穿上去。」

聶開泰吃吃笑道：「衣服只有一件，誰穿也沒有用，那東西縱能防身，並不能救命。」

海雲哼道：「沒有鐵皮衣，難道就怕你不成？」舉手按胸，「嗆」的一聲，「雙鏑劍」已脫鞘而出。

聶開泰一眼望見那「單柄兩刃」的雙鏑怪劍，臉上笑容突然凝結了，驚駭的問道：「大覺和尙是你的什麼人？」

陡聞後面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那正是家師。」

答話的是一高一矮兩名面貌猙獰的僧人，不知何時已站在聶開泰身後。

聶開泰一回頭，臉色頓變，沉聲道：「令師曾立誓永不出山，怎會自毀誓言？」

那矮和尙笑道：「咱們本來是不想出山的，無奈菩薩見咱們悶得可憐，偏要咱們出來散散心，老聶，你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聶開泰冷哼道：「既如此，聶某總有一天，難免要跟令師較量個高低勝負。」

那高和尙搓手笑道：「那敢情好，咱們蹩了許多年，不但心裏悶，手也癢得慌，現在就幹才過癮哩。」

聶開泰望望海雲，又望望兩名僧人，忽然把手一招，喝道：「走！」

十餘名黃衣劍手應聲而動，紛紛騰身掠起，剎時間走得一個不賸。

高大和尙茫然四顧道：「喂！這幹什麼？說着好玩的，怎麼就生氣走了？喂！老聶，老聶……

矮和尙輕輕扯了他一把，嘎聲道：「別叫了老傢伙扎手得很，眞把他叫回來，咱們吃不了還兜着走。」

海雲長吁了口氣，收劍上前施禮道：「多謝位師兄解圍，微山一別，不料却在這裏相遇——

高和尙大笑道：「你還說哩，可把咱們倆找了。」

小龍見那兩個和尙面目猙獰，心裏有些畏懼悄聲問道：「海大哥，這兩個是誰？」

海雲笑道：「我來替你們引介，這兩位師兄乃是我王四叔的記名弟子，法號悟非、悟果。也就是當年的『嶺南二……』。」最後一個字似乎不出口，連忙頓住。

悟果和尙接口道：「有什麼怕難爲情的？咱當年名號『嶺南二凶』，那時咱們還不會唸佛，會吃人。」

小龍駭然道：「吃人？」

悟果和尙道：「可不是，像你這麼大的小娃，一頓能吃兩三個。」

小龍不覺倒退了兩步，輕扯着海雲的衣角，道：「咱們走吧，我心裏有些發毛……」

悟果和尙突然欺近身子，毗牙笑道：「被人吃有什麼不好？總比被狗吃强些吧？咱們如果來晚一步，你就得餵狗了。」

小龍驚愕道：「這個……這個……」

悟果和尙道：「別這個那個，先撕一隻耳朵下來給我嚐嚐，看味道如何。」說着，便伸手欲摸小龍的耳朵。

海雲連忙攔住，笑道：「師兄，別逗他了，他究竟還是小孩子。」

悟果道：「小孩子的耳朵是甜的，才好吃哩！」兩個和尙哈哈大笑起來。

小龍知道是逗他玩的，方才放心，但望着那兩張猙獰可怖的笑臉，仍覺混身直冒鷄皮疙瘩。

玩笑過後，海雲又問道：「二位師兄怎會離開微山湖？我龍二叔的傷勢可曾痊癒了？」

悟果和尙道：「咱們不知道誰是你的龍二叔馬二叔，咱們只是奉師父之命，去鐵門莊下書，聽說你去了石樓山，所以也趕到石樓山，又聽說你來了火王莊，才跟着也尋到此地。這一趟，可把咱倆尋苦了。」

海雲道：「這麼說，二位已見到家父和常三叔了？」

悟果和尙道：「正是。」

海雲問道：「四叔他老人家，沒有同去鐵門莊嗎？」

悟果和尙翻着眼睛道：「哪一個四叔？」

海雲忙改口道：「就是令師大覺禪師。」

悟果「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說咱們的師父，他有事走不開，只寫封信叫咱們倆送去，咱們一到鐵門莊，可就熱鬧了。」

海雲急問：「怎麼樣？」

悟果和尙笑道：「你爸爸看了信，忽然放聲大哭，就像發瘋了一般，還有個獨腿朋友，大約就是你那常三叔吧，那小子一時忘形，連椅子也坐塌了，竟摔了個元寶大翻身。」

「嶺南二凶」本就是桀驁不馴的大兇人，除了對「大覺禪師」十分敬畏之外，對誰都不太尊敬，所以口中才有「你爸爸」、「那小子」等等不敬之詞。

海雲也不跟他計較，只感嘆道：「十年闊別，遽獲音訊，難怪兩位老人家要樂而忘形了。」

悟果和尙又道：「現在你爹八成已趕去微山湖了，却托我們帶信給你，要你也儘快去見面，我們到石樓金家酒店撲了個空，若不是遇着一個姓杜的酸丁，誰知你又跑到火王莊來了。」

海雲道：「那人就是武林中有名的『劍絕詩狂』杜玄杜老前輩。」

悟果和尙冷嗤道：「我們不認識甚麼杜玄，只知道那老小子酒量倒還不錯。」

海雲微微一笑，忽又問道：「但二位怎會認識聶開泰呢？」

悟果和尙茫然道：「聶開泰？誰是聶開泰？」

海雲道：「剛走不久那黃衣鑲銀邊的老人，你們叫他『老聶』的。」

悟果和尙先是一楞，繼而失笑道：「原來他名叫聶開泰？我們只知他姓聶，並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海雲道：「你們以前見過他？」

悟果和尙道：「見過，他是師父朋友。」

海雲吃驚道：「他和令師是朋友？你這話可當眞？」

悟果和尙點頭道：「半年前，他曾來大覺禪院作客，與師父整整談了三天話。我們和他混熟了，當着師父稱他『聶施主』，背着就叫『老聶』。」

海雲心裏不勝驚駭，忙問道：「他與令師是新交？還是舊識？」

悟果和尙聳肩道：「這就不太清楚了。」

海雲又問：「三天之內，他們談了些甚麼？」

悟果和尙道：「不知道。」

海雲道：「難道他們是閉門密談，不顧二位知道？」

悟果和尙笑道：「那倒沒有。不過，師父一向不許我們擅進佛堂，更嚴禁窺探偸聽別人的談話，我們非奉召喚，從來不到佛堂裏去。」

海雲又道：「那聶開泰既然在大覺禪院住了三天之久，你們和他也很熟稔，他和令師談了些甚麼，總有蛛絲馬跡可循，怎麼會毫不知情呢？」

悟果和尙想了一會，道：「看情形，他好像特來邀請師父出山的……」

海雲接口道：「是嗎？令師可曾答應了？」

悟果和尙咧嘴一笑，道：「你這話問得好傻，如果答應了，我們還會悶到今天才出來麼？」

海雲沉吟良久，忽然正色道：「有一件事，我心中一直不解，二位從師隱居已經多年了，對令師的身世來歷，甚至俗家時的姓氏名稱等等，都好像一無所知，這是甚麼緣故呢？」

悟果和尙不悅道：「誰說我們不知道？」

海雲道：「譬如令師未出家時，本名王克爽，乃是『神州四傑』中的『八臂玉哪吒』，你們居然毫不知情……」

悟果和尙沒等他說完，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一面用手指着海雲，一面却向悟非和尙笑道：「師兄，你聽見了沒有？他居然硬指我們師父是甚麼『哪吒』王克爽？他居然還說我們甚麼都不知道？哈！哈哈……」

悟非和尙很少開口，這時也張開大嘴，笑得腰捧腹，險些岔了氣。

海雲瞠目道：「難道他不是？」

悟果和尙道：「是！是！太是了，是得能再是了，哈哈！」

悟非和尙接道：「我們沒有見過王克爽，倒請教，那王克爽是男人？還是女人？」

海雲道：「當然是男人。」

悟果和尚搖頭大笑道：「這就不對了，我們的師父却是女人。」

「甚麼？」海雲驚得跳了起來，一把抓住悟非和悟果，大聲道：「你們再說一遍，大覺禪師會是女人？」

悟果和尚道：「再說十遍也無妨，師父本來就是女的，誰也沒說過她是男人。」

海雲又問悟非道：「這是眞話？」他心知悟果和尚比較滑頭，而悟非却甚憨直，是以又追問了一句。

悟非和尚也點點頭，道：「自然是眞話，師父是男是女，我們怎敢胡說。」

海雲頓感驚駭莫名，茫然說：「她當眞不是王四叔了？」

悟果和尚道：「本來就不是，四叔五叔，全是你自已叫的，怨得誰來？」

海雲張口結舌，不禁呆了。

如果大覺禪師不是王克爽，那「保命護元金丹」由何來而？

如果她不是王克爽，信中怎麼會有「十載闊別悲愁不勝」的語句？

如果不是王克爽，她怎知海一帆夫婦的名諱？她爲甚麼慨贈靈丹和「雙鏑劍」？她爲甚麼要救走龍元慶？而且命悟非兄弟送信到鐵門莊？

最使人費解的是，她曾經對悟非師兄弟立下戒條！「神刀海一帆一天不返中原，大覺禪院門下便一天不得涉足江湖」。如果她不是王克爽，又何必訂下這種自錮的誡律呢？如果她不是王克爽，神刀海一帆是否回返中原，與她何關？

「陰司秀才」冷朋曾目覩那身披紫色披風的人，在湖畔茅屋中赤身練劍，所用的也是一柄「雙鏑劍」，海雲親見那人帶走龍元慶，項下也掛着「雙鏑劍」，事後，一直認爲那人就是大覺禪師，如果大覺禪師是女子，那紫披風怪人又是誰？難道世上竟有兩柄相同的「雙鏑劍」？再說，既是女子，爲甚麼不稱「師太」而稱「禪師」？

這許許多多疑問，在海雲腦際飛馳，盤旋。自從離開微山湖，不僅海雲，連海一帆和常無懼都認定「大覺禪師」就是當年的「八臂玉哪吒」王克爽，如今突然聽說「大覺禪師」竟是個女子，就像有人突然指稱「你的母親是男人」一樣，說甚麼也難以置信。然而，悟非和悟果言之鑿鑿，不似虛僞，這就叫人無法衡斷了。

海雲木立良久，突然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小龍，很對不起，我必須趕去微山湖，暫時無法陪你尋找鳳姑了，這件鐵皮衣，請你——」

小龍道：「我也跟你到微山湖去，不行嗎？」

海雲道：「並非不行，你要尋鳳姑，而且，杜老前輩還在石樓山等待鐵皮衣的消息，我們只是暫時分手，去過微山湖，我還會再回來。」

小龍悽然道：「可是，我若尋不到姊姊，却到那裏去呢？」

海雲道：「你可以和老爺子在一起，先回石樓山……」

小龍幾乎要哭出來，連連搖頭道：「不！我寧可死也不回去，如果你不帶我去微山湖，我……我就去……就去做叫化子。」

海雲道：「難道你不想尋鳳姑了麼？或許她已經回去了？」

小龍道：「不會的，姊姊決不會回去。她若回去，外婆會逼着她嫁給金玉郎。」

海雲想了想，只好點頭道：「我們先往吉縣老爺子吧，且把鐵皮衣交給他老人後再說。」

話音剛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不敢勞，我老人家早在這裏等着了。」

語聲來自大石背後，不老公公緩緩從石後走，滿面鐵青，盡是不豫之色。

海雲連忙施禮道：「原來老爺子已經到了。」

不老公公哼道：「你以爲我老人家就那麼笨這麼大的火光也看不見？哼！白晝舉烟，夜晚燃。眞不愧是好安排。」

海雲窘笑道：「晚輩乃是不得已……」

不老公公道：「好了，好了，算我老人家『十老娘倒綳孩兒』，看在鐵皮衣的份上，我也懶得罵你。但只此一遭，下不爲例。下次你若再敢拿老頭子哄着玩，我們兩筆賬一齊算。」

海雲連忙謝罪，雙手將鐵皮衣呈上，恭聲說：「晚輩急於趕赴微山湖，就此拜別，此衣請老子暫時收存，還有尋覓鳳姑下落，也請老爺子勞相助。」

不老公公搖頭道：「尋找鳳丫頭的事，我老人家義不容辭，但這件鐵皮衣却不便收受。」

海雲道：「老爺子不是說要用它護身，才能觀測『追風快斬』的破綻嗎？」

不老公公道：「我是說過這句話，可是，那須另由一位劍法精純的人實行，由杜老兒從傍觀破綻，以我和杜老兒的身份，豈能穿着鐵皮衣跟對敵？」

海雲輕「哦」了一聲，頷首道：「既然如此，晚輩就暫時將它帶在身邊，只等微山湖事畢，定兼程趕回，與兩老前輩商議行計之法。」

不老公公道：「我們答應過你，一定在石樓

相候，希望你快去快來。」

又轉頭對小龍說：「你外婆那裏自有我老人家担待，只管放大胆量回去，她不敢把你怎樣的。」

小龍深深施禮道：「謝謝老爺子。」

不老公公又望望悟非和悟果，笑道：「能使你們二位改惡向善，可眞不容易，無論那位大覺禪師是男是女，都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悟非和尙道：「了不起又怎樣？」

不老公公道：「那一天我老人家也要結識結識她。」

悟果和尙道：「我們禪院裏還缺個做飯的厨子，你若有意出家，倒是最好不過了。」

不老公公大笑道：「果然是兩個桀驁不馴的和尙。」笑聲中，身形拔起，冉冉消逝在夜色裏。

海雲估計父親和常三叔必然已經動身，故未再返鐵門莊，逕循黃河東下，由水路直放關洛，經豫北入魯。

他之所以選擇水路，除了近捷之便，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避免在途中發生意外枝節。

僧俗四個人結伴同行，業已引人注目了，再加悟非和尙和悟果都生得面貌猙獰，性情粗暴，一路上，逢酒樓便要喝酒，過飯店便要吃肉，幾杯酒下肚，不是嫌小二侍候不週到，就是罵酒菜太鹹或太淡，不然，就疑心鄰座食客在偷笑……反正總要借酒發瘋，摔杯砸碗，尋人鬥毆。

海雲委實不勝其煩，索性不走官道，在蒲州渡口僱了一艘江船，乘風順流而下。

悟非和悟果對坐江船倒很有興趣，臨上船時，特別吩咐船家運了幾大罎好酒，整天在船上對坐暢飲，觀賞江景，喝醉了倒頭便睡，醒了再喝，居然本份了許多。

這一天船過孟津，傍晚時泊在一處臨江小村附近，存酒已快喝完了，悟非師兄弟倆便嚷着要去村中沽酒。

海雲怕他們生事，於是對小龍道：「坐船較悶，我們也一同去走走。」

四個人相偕離船登岸，一路談談笑笑向村中行去，到了村子裏，才發現這村落竟十分熱鬧。

原來此地距孟津渡不遠，大船都泊孟津，較小的船或急於趕路錯過渡口的，都在這兒泊靠過夜，漸漸形成一個小市集，村內竟然也有酒樓和客棧。

悟果和尙大喜道：「想不到偏僻荒村會這麼熱鬧，我們先尋家酒樓，好好喝一頓，再帶幾罎回船去。」

海雲道：「喝酒可以，但不能鬧事，也不可過量。」

悟非笑道：「你放心吧，量這小小村子，能有多少酒？只怕不够喝，決不會過量。」

悟果道：「我們是專吃大廟的和尙，不會在小祠堂鬧事，這幾間破屋爛樓，大爺們咳嗽重些都怕它震塌了，那裏還經得住鬧。」

海雲說道：「話雖如此，但也得先有個約定條件。」

悟果道：「甚麼條件我們都依你的。」

海雲道：「入店之後，凡有與店家接洽的事，全由我出面，你們只管吃喝，不能多話。」

悟果和悟非齊笑道：「行！我們只喝酒吃菜，天塌下來也不管。」

四人選了一家比較乾淨的酒店，圍桌坐下，店小二過來招呼，悟非和悟果果然都不搭腔。

海雲道：「盡將你們店中拿手的菜做幾樣送來，另外再要一小罎好酒。」

不移時，酒菜陸續上桌。菜色倒不錯，酒却只有半罎，不單是開了封的「零酒」，而且那隻酒「罎」比文旦（即柚子）大不了多少，頂多能裝兩斤酒，何況僅賸「半罎」餘酒。

悟非和尙一見那酒罎，眼睛頓時瞪得比鷄旦還大。但他並未發作，只是捧起酒罎，一仰脖子，把半罎殘酒喝了個涓滴無存。

悟果也不說話，豎掌如刀，把個酒罎當西瓜似的一切兩半，用舌頭舐着破瓦片子，嘖嘖有聲。

海雲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忙叫店小二過來，問道：「咱們要一罎酒，你怎麼只送半罎賸酒來搪塞？」

店小二道：「不瞞公子說，要菜儘可隨意，酒却只餘下這小半罎，還是敝店賬房先生自用的，此外再也沒有了。」

海雲道：「不能去別家買些來麼？」

店小二陪笑道：「公子不知道，全村存酒，今天午前都賣光了，去孟津辦貨的車子，最快得午夜以後才能回來，今天委實無酒可買。請公子多多原諒。」

悟果聽說無酒可喝，再也忍耐不住，「蓬」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厲聲叱道：「放你娘的屁，開着酒店不賣酒，這算他媽的什麼買賣？」

海雲連忙勸道：「不要發火，有話可以慢慢問他。」

悟非吼道：「還問他幹鳥，叫這兔崽子趕快拿酒來，沒有酒，老子就拆了他這鳥店。」

悟果冷笑道：「小二，你是見咱們出家人窮，怕咱們不付酒錢？」

悟非大罵道：「車船店脚衙，無罪也該殺！」

兩人越罵越火，忍不住就想動手。海雲急忙攔

住，正色道：「二位怎麼忘了先前的承諾？」

悟果道：「有酒喝咱們自然不說話，誰敎他不肯賣酒給咱們。」

店小二哭喪着臉道：「兩位大師父錯怪了，確實全村的酒都賣完了，並非小店一家無酒，兩位大師父請看，店裏客人，哪一桌在喝酒？」

海雲四面望了望，果然滿店食客，都無酒可喝，不禁詫異道：「你們既然開店做生意，總有存貨準備着，怎麼會半日之內，全村存酒都一齊賣完了呢？」

店小二道：「本來各家都有存酒的，誰也想不到今天上午突然到了大批客人，在小店聚餐暢飲，店中存酒全被喝完了，臨走時，又搜購了近百罎酒携帶上船……諸位請想想，村裏能有多少存貨？一時間，那裏來得及添補？」

海雲道：「那批酒客人數很多嗎？」

店小二道：「人數倒不太多，大約共有十幾位，但個個酒量都很好，身上都帶着傢伙（兵器），好像是同一門派的武林人物。」

海雲訝道：「你怎知他們是同一門派的？」

店小二道：「小的看他們全穿着同樣顏色的衣服，所佩兵器也完全一樣，都是長劍。」

海雲心中忽然一動，道：「他們衣服是什麼顏色？」

店小二道：「是黃色。同樣的黃衣，同樣的裝束。」

四人齊吃一驚。照店小二口中的描述，分明竟是「金蚯蚓宮」的黃衣劍手。

海雲道：「那些人也是乘船由此經過？在此地停留了多久？」

店小二點頭道：「總共三條船，聽說是由蒲州來的，在午前就走了，在村裏大約停留了個把時辰之久。」

海雲道：「向下游去的？」

店小二道：「不錯，順水船，現在可能已到黃河渡口了。」

海雲又問道：「他們同行的有沒有一位文士打扮的老人？或者一位年紀很輕的姑娘？」

店小二道：「這倒沒有看見。」

海雲取出一塊碎銀擲在桌上，起身向三人使個眼色，低聲道：「咱們走吧！」

店小二道：「公子，菜還沒有吃？銀子也太多了……」

海雲漫應道：「多的賞給你了。」人已走出店外。

三人尾隨而出。小龍暗懷驚疑，悟非和悟果却滿肚子氣悶。跨出店門，悟果便重重哼了一聲，咒罵道：「這批可惡的混賬東西，連喝酒也跟老子們作對。」

海雲默然不語，加快脚步出了村子，直向泊船處走。

小龍急行幾步，低問道：「海大哥，你看他們是往什麼地方去？」

海雲搖搖頭道：「現在還很難說。」

小龍道：「事情眞會這樣湊巧，他們也是在蒲州僱船，也跟咱們走的同一方向。」

海雲道：「天下巧事很多，說不定，他們也是要去微山湖。」

小龍吃驚道：「他們去微山湖幹什麼？」

海雲道：「聶開泰對大覺禪師出山的事十分重視，如今一面返宮求援，一面命人潛赴微山湖窺伺動靜，這是很可能的。」

悟果奮然道：「那可是再好沒有了，咱們趕一些，先回去等着他，管敎他去時容易回來難。」

海雲淡淡一笑，又沉吟道：「不過，有件事人不解。近年來，他們追殺禍水雙侶，行動一向很謹愼隱密，這一次怎會公然在酒店中聚飲招搖毫不避諱顧忌？未免太可疑了。」

悟果哂道：「那些蠢貨哪會想得這般週到，他們以爲荒村小店，不會被人看見，那料咱們恰巧在此地泊船。你別把他們估計太高明啦。」

海雲搖頭道：「金蚯蚓宮門下，都受過嚴格訓練，也被極嚴密的控制着，絕對不能低估。」

悟果冷嗤道：「小老弟，我看你的武功，機智，天賦都很不錯，就是胆量太小了些，凡事顧前想後，簡直就跟大姑娘似的，這怎麼行？男子漢、大丈夫，要氣呑河嶽，豪氣干雲，勇猛直前，不畏不懼……」

海雲懶得跟他爭辯，一笑置之，沒再回答。

說着話已到江邊，回船後，海雲立卽吩咐船家連夜啓碇開船，要在天明之前，趕到黃河渡口。

那船家面有難色，道：「黃河水勢不同別處，夜間行船太危險，一旦發生事故，小的只有這艘舊船，損失有限，公子們却犯不上冒生命之險，趕這一夜時間。」

海雲給了他一顆明珠和幾片金葉，說道：「你不須顧慮我們的安全，只管加速趕路，如果船隻財物有所損失，這些錢就算補償，如果平安無事，就算賞金。」

那年頭珠寶價昂，單單那顆明珠，便足够買下十艘木船，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船老大看在錢財份上，終於把心一橫，點了頭。

黃河水底湍急，濁浪滔天，扁舟夜行，的確十

分危險，好在由孟津到黃河渡口這一段水程，河面還算寬闊，輕舟隨波逐流而下，勢如脫弦之矢，一瀉如飛，驚險萬狀。

這一夜，船家使出了渾身解數，海雲等四個人也無法休息入睡，熬到天色黎明時分，大家都已經筋疲力竭，總算如限抵達黃河渡口了。

泊岸之後，船老大剛鬆了一口氣，準備飽餐一頓，好好休憩半日，海雲又吩咐道：「煩你去打聽一下，昨天夜裏有沒有三艘船在附近停泊過夜？那船上客人都是黃衣佩劍的武林人物，如有消息，不可聲張，快快回來告訴。」

船老大只得拖着疲憊的身子去向各船戶探問，不久回來覆話道：「昨夜泊岸過夜的船隻共有十多艘，其中三隻船，天未亮就啓碇走了，船上是甚麼客人，却不大淸楚。」

海雲忙問：「走了多久？」

船老大道：「已有個把時辰。」

海雲道：「那麼，咱們也不能躭擱，你趕快收拾一下，立刻開船。」

船老大愕然道：「公子，你究竟有什麼急事？就不能歇半日再趕嗎？船熬得住，人可怎麼熬得下去？」

海雲斬釘截鐵的道：「一刻也不能歇，兼程趕行，另有賞金，夥計們不願辛苦，你可以換僱一批人，如果你不願承應，咱們可以另外僱船。」

那船老大怎肯把財神爺讓給別人，咬咬牙道：「好吧！咱們拚着幾天不睡，就照公子的吩咐趕路，跑完這趟水，以後也不想再幹行船的營生了。」

當下毫未躭誤，立時解纜昇起了風帆。

小龍不禁悄問道：「咱們只有四個人，就算追上了，又怎麼辦？」

海雲搖了搖頭，道：「咱們不是追去跟他們動手，而是要瞭解他們此行有什麼圖謀。」

悟果和尙挿嘴道：「既然如此，又何須趕得這麼急？」

海雲道：「前後相差一個時辰，彼逸我勞，彼銳我疲，是否趕得上還有疑問，怎能不急。」

悟果和尙道：「照這樣趕下去，你還怕追趕不上？」

海雲道：「正是。因爲人家走得也不慢，更不會停船等候咱們。」

悟果和尙不以爲然道：「咱們要不要打賭？」

海雲道：「不必打賭，屆時你自然就相信。」

悟果和尙聳肩大笑，道：「世上竟有這樣死心眼的痴人，倒也實在少見。」

海雲微微一笑，並不爭辯。然而，事實證明却正如預料。

船上扯起滿帆，盡全速趕了一整天，始終未見到前面三艘船的影子，直到入夜以後，船家夥計委實支持不下去了，迫得靠岸休息，打聽之下，才知道黃衣劍手所乘的三條船，只在當地加添食水和菜蔬，業已過去了一個多時辰。

海雲吩咐添補食物，休息到子夜後寅刻，趁天色未明，又啓碇開船。

接連數日，海雲雖然催舟急趕，竟始終未能追上前面三艘船，彼此之間，總是保持着一兩個時辰水程距離無法超越，這時，悟果和尙才知道自己料事不如海雲，從此緘口，不再逞能了。

這一天追至通運河的東平湖口，時間尙未近午，海雲突然吩咐停船打聽消息。

船老大去碼頭轉了一趟，帶回來三名漢子，喜孜孜道：「公子，總算讓咱們追上了，這三人都姓陳，是同胞兄弟三個，跟小的同在蒲州行船，那些黃衣客人，就是僱的他們的船。」

悟非一聽這話，頓時怒從心上起，上前一把揪住，罵道：「操你奶奶，你三個跑得眞快呀，老子們一路追下來，缺吃少喝受了多少罪，今天可把你們追到了。」

一面罵，一面劈劈拍拍將陳家兄弟每人揍了幾個耳括子。

可憐陳家三兄弟還不知道爲什麼，急忙跪下道：「大師父饒命，小的們是做生意的船戶，受人僱用，並不知道那些人是大師父的對頭……」

悟非叱道：「你們受僱駛船倒罷了，爲什麼把村裏的酒都載走，害洒家買不到酒喝？」說着，又要動手。

海雲攔住道：「別打了，這事與他們何干？」又安慰陳家兄弟道：「你們不必害怕，只要說實話，咱們不會爲難你。」

陳家兄弟叩頭如搗蒜，道：「公子請問，小的們決不敢有半個字隱瞞虛假。」

海雲點點頭道：「你先告訴我，那些客人在蒲州上船的時候，其中有沒有一位穿黃衣鑲銀邊的老人？」

陳家老大急忙搖頭道：「沒有。只有一位姚爺年紀最大，其餘都是三十來歲的壯漢。」

小龍接口道：「有沒有看見我姊姊？」

陳老大怔道：「姊姊？」

小龍道：「她今年十九歲，穿黑色衣服——」

陳老大搖頭道：「那些人都穿黃色衣服，全是男人，沒有女的。」

小龍似有些失望，却又覺得很欣幸。

海雲問道：「如今他們還在船上嗎？」

陳老大道：「已經下船走了。他們僱船就說明直放東平湖，今天一到，便登岸離去了。」

海雲又問：「是同時離去？還是分批走的？下船之前，有沒有改換裝束？」

陳老大答道：「總共十四個，分爲兩批登岸，臨下船，每人都在黃衣外面加了一件青布長衫。」

海雲又點了點頭，道：「這幾天在船上，他們都做了些什麼？或者說過什麼話？你儘把那記住的，隨意告訴我幾樁。」

陳老大道：「白天行船的時候，他們都蒙頭大睡，至晚停泊，三條船的人便集中在一起，有時喝酒唱歌，有時聚在一起商議，都遠遠派人守望，不許偷聽他們說話。」

海雲賞了他們一錠銀子，道：「謝謝三位據實相告，我也不瞞你們，那些黃衣客人，全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湖人物，你們能平安無事未遭殺害，實屬萬幸，聽我相勸，趁早開船回去休在此地躭擱，愈快愈好。」

陳家三兄弟雖然半信半疑，口裏仍喏喏連聲，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去了。

海雲站起身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悟非却喃喃咒罵道：「咱們連覺都沒睡好，他倒一路飲酒唱歌，逍遙自在，眞他媽的氣死人。」

小龍輕問道：「海大哥，你不是說他們要去微山湖嗎？爲什麼會突然下船走了呢？」

海雲道：「由此地去微山湖，水道窄狹，船行緩慢，自不如陸上快捷方便。」

小龍又問道：「那麼，咱們是不是也由陸路追下去？」

海雲神色凝重的道：「咱們要分頭進行。」

於是，摒退船家，掩上艙門，壓低了聲音接道：「聶開泰不在，僅由姓姚的統領帶着十三名黃衣劍手，何況咱們緊躡其後，彼明我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三人聽了這話，不覺都同時緊張起來。悟果啞聲問道：「你有什麼好主意？」

海雲道：「趁家父和常三叔都在微山湖，加上大覺禪師，冷大先生和盛大哥，咱們力量已很不弱了，何況微山湖港道紛歧，極易設伏，若能預先佈置一番，不難將他們一網成擒。」

小龍欣喜道：「咱們應該怎麼樣進行？你快說呀！」

海雲道：「現在咱們也分批離船，小龍和我一路，二位師兄另爲一路……」

悟非沒等他話完，岔口道：「爲什麼要分成兩路？」

海雲道：「他們人數衆多，不可能明目張胆結隊趕路，我和小龍隨後跟踪下去，設法探查他們的佈置計劃，你們兩位却乘快馬兼程趕回大覺禪院報訊，準備埋伏誘敵。」

悟非不耐道：「要幹就幹吧，何必還攪什埋伏？那有多麻煩！」

海雲道：「黃衣劍手個個劍法精湛，只可智取，不能力敵，何況，動手時必須一網成擒，不能被他們逃掉一個。倘若打草驚蛇一擊不中，以後就再難有這種機會了。」

悟果點點頭道：「好吧，就依你的。請問咱們回去以後，如何跟你聯絡？你說埋伏誘敵，打算如何安排用計呢？」

海雲道：「這些我早有安排了。」

於是，從袖中取出三封密函，交給悟果道：「這三封信，一封面呈令師，另外兩封，煩請代送飛來居冷大先生和徐州南街龍記商號黃老夫子。一切計劃，信中已寫的十分明白，請大家依計行事便成了。如果臨時發生意外變化，我會叫小龍隨時知會聯絡，再作變更。」

悟果看看信封上的地址，道：「這飛來居在什麼地方？咱們沒有去過。」

海雲道：「令師一定知道的，不然，就請面詢家父或常三叔，他們也知道飛來居的位置。」

悟果又道：「如果他們還沒有到呢？」

海雲想了想，道：「那就將信暫時留存在龍記號黃老夫子那兒，家父如未逕赴大覺禪院，必會先去徐州。」

悟果道：「沒有咱們領路，你能找得到大覺禪院？」

海雲笑道：「這個不必担心，縱然我不知道，金蚯蚓宮那些黃衣劍手一定知道的。聯絡方法也在信內了，二位務必要將信儘快送到。」

悟果和悟非收妥了密函告辭離船，在城中買了兩匹馬，沿着運河河岸，向南馳去。

行到郊外荒僻處，悟果忽然勒住坐騎，又將三封密函取出反覆細看，說道：「師兄，你瞧姓海的娃兒年輕輕的，果眞能安排什麼錦囊妙計麼？」

悟非道：「他年紀雖輕，料事却很精確，只看這番調度安排，就比咱們強得太多了。」

悟果笑道：「我却覺得有些不信，他既不能未卜先知，怎會事先就準備好三封密函？倒像早已知道人家要在此地離船登岸似的？」

悟非道：「依你便如何？」

悟果道：「咱們悄悄拆開一封密函，看他究竟安排了什麼誘敵妙計？師兄你說好嗎？」

悟非搖頭道：「這不大妥當吧，既是密函，豈能偷拆？」

悟果道：「有什麼要緊，反正咱們又不是外人，就算知道了誘敵計劃，也是份所應當的。」

悟非沉吟道：「萬一被師父發覺咱們偷拆密函，怪罪下來，誰敢承當？」

悟果道：「師父根本就不知道密函的事，咱們不說，誰會知道？你一向胆大，怎麼忽然變得胆小如鼠了。」

悟非又連連搖頭道：「你別激我，要拆你自己拆，到時候可不要連累我。」

悟果道：「那麼，我拆開了你不許看，回去以後也不許告發。」

悟非道：「寧可是這樣，咱們兩無糾葛。」把馬一帶，避了開去。

悟果冷冷一笑，道：「信裏若有立功邀賞的機會，也休想我會告訴你。」

他嘴裏說得很硬，心中仍難免忌憚，是以不敢拆閱給大覺禪師的一封，却把致龍記商號黃兆蒲的一封挑出來。

密函雖經封口，並無火漆圖印等暗記，悟果以雙掌合按信封緘口處，默運內力，用內力溶軟緘口麥糊，然後小心翼翼將封口揭開，抽出了信紙。

但是，當他展開信紙一看，却不禁勃然大怒，罵道：「反了！反了！這小娃兒竟敢戲弄咱們！」

悟非詫問道：「信裏寫些什麼？」

悟果揚手將信紙擲了過去，罵不絕口道：「你自己拿去看吧，這就是小輩的錦囊妙計！這就是咱們替他送信的代價！他媽的，海雲這小輩簡直不是人！」

悟非笑道：「叫你別看，你偏要看，現在又氣成這般模樣，何苦來呢！」

悟果大吼道：「你先別笑，看過信你還能笑出來，才算你有種。」

悟非道：「這可是你自己要我看的，將來別說我……」話未完，臉上笑容果然竟變成了怒容。

原來信中寫的是：

「茲送上肥鵝兩隻，宜清蒸不宜紅燒，蒸時勿忘多加些水。閣下神卦無虛，區區薄禮，望祈笑納。海雲敬具。」

悟果道：「你現在還想笑嗎？咦？怎麼，不笑了？」

悟非重重哼了一聲，道：「這算什麼密函妙計？簡直拿咱們尋開心，小鬼在打什麼主意？」

悟果道：「他把咱們當肥鵝送禮，正是暗示那姓黃的，叫他陷害咱們，這正是『遣兎投虎』的毒計。」

悟非道：「但咱們跟他有何仇恨？」

悟果道：「害人何須一定要有仇恨，或許海雲這小鬼與姓黃的本是同夥，專做這種黑道買賣。」

悟非道：「咱們再把另外兩封信也拆開看看，他若把咱們當獃子，那算他瞎了眼了。」

悟果依言如法泡製，又將另兩封密函全都拆開，一看之下，不覺呆了。

只見致飛來居「陰司秀才」冷朋的信內寫道：

「微山微山，一水連天，分明是水，何以稱山？悠悠我心，因水而煩。」

致大覺禪師的信中却寫着：

「前許香油，早擬奉上，奈近日市上多有油中滲水者，欲覓實貨則甚難矣，托帶之物，千萬檢視是否滲水？否則敬請拒收。」

兩人看完信，都茫然如墮五里霧中。

悟非沉吟道：「小輩在弄什麼玄虛？三封信裏沒有一句正經話，眞把我攪糊塗了。」

悟果道：「無論如何，這總不能算是他安排的妙計吧？」

悟非道：「咱們既然知道信裏是些無關正事的閒話，還要不要送去呢？」

悟果道：「我有主意了。」

悟非忙問道：「什麼主意？」

悟果道：「咱們假作不知內容，仍然把信送到徐州龍記商號去，且看那姓黃的如何對待咱們。」

悟非道：「以後又怎麼辦？」

悟果道：「他若想算計咱們，咱們就先下手，如果並無異樣，咱們就迫着問他信中的含意，然後再回去見師父。」

悟非欣然道：「好主意，就這麼辦。」

兩人重新封妥信口，快馬加鞭，直奔徐州。

由東河縣至徐州府，若經寧陽，袞州官道，必須多繞一二百里路；若循運河水道，則船行遲滯，亦屬曠費時日，悟非和悟果爲了抄捷徑，便騎馬河南下，在濟寧渡過運河，經沛縣直趨徐州。這路雖畧嫌荒僻，却可省去一天路程，正因沿途荒，儘可放馬疾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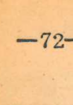
抵達徐州，已是第四天上午。兩個莽和尚進城以後，一路打聽直尋到龍記商號，問道：「你們這裏有個黃兆蒲嗎？快快叫他出來。」

一名店夥過來招呼道：「二位大師父要見咱們黃老夫子，不知有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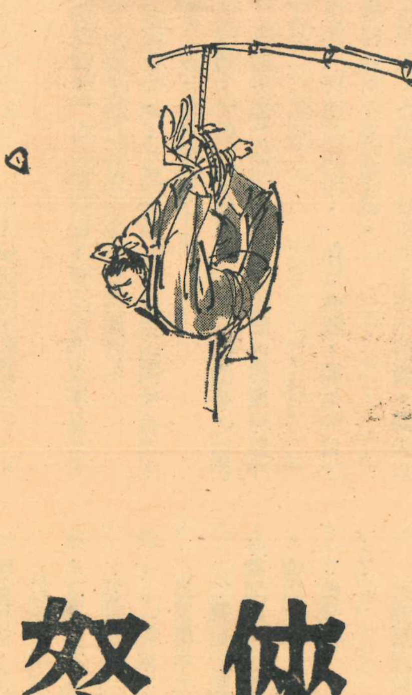
悟非喝道：「自然有事，你只管去叫他出來嚕嗦個什麼鳥。」

店夥們見他相貌兇惡，出言粗魯，不敢再多，急忙進內轉報了黃兆蒲。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栢年爲「鐵掌神拳」鍾大光逐出風雲堡，隨見一長得與他一模一樣的少年，偕其母乘坐騎飛車離開風雲堡，呂栢年對鍾大光的反臉無情及使另一少年僞冒他的，百思不得其解，乃偕新交拜兄趙凱夜探風雲堡，不得要領，再次被打出堡，在無計可施下，乃偕趙凱追踪其母坐車，以求眞相，不料因只顧趕，竟錯過宿處，遂投一荒廟住宿，詎甫進廟中，突被一銀髮老花子率四名花子圍攻，趙凱不敵，爲老花子扣住腕脈，呂栢年睹狀挺劍往救，老花子曲指一彈，便把呂栢年長劍震跌——

絕壑獲奇緣 功成翻舊賬

那老花子接着一指，疾落而下，點在呂栢年腰眼穴上，呂栢年連遞第二招的機會，都沒有就束手被擒了。

那老花子哈哈一笑，揮手道：「帶起這小子，我們走！」大步一抬，走出殿外。一個花子俯身挾起呂栢年，跟着走了出去，其他花子一擁隨在他身後，頓時走得不見人影。

那羣花子剛一離開而去，只見偏殿暗影中轉出一個身穿長衫，手搖扇文生打扮的人，走到趙凱身前，檢視了趙凱一下，伸手取出一顆藥丸，納入趙凱口中。接着，凌空懸掌，在趙凱身上推拿起來。

那人替趙凱推拿了半個多時辰，才見趙凱悠悠的吁了一口長氣，緩睜開了雙目，只見大殿上瑩瑩燈光如舊，殿內陰沉沉的靜得一點聲音都有。所有的花子都不見了，身邊却多了一個文生秀士。

趙凱人雖任性好鬥，却是血性之至，張眼不見呂栢年，心中不由一，叫了一聲：「我的年弟呢？」

一挺腰就要坐了起來，那文生秀士伸手按住他道：「小兄弟，你傷甚重，不要胡思亂想，快靜下心來，運功調息。」

趙凱掙扎着道：「調息什麼，我要找我那年弟。」

他這一用力，驀覺心口一陣抽痛，接着喉中一癢，張口吐出一口鮮，那文生秀士一指落下，點了他軟麻穴，道：「你看，我剛才費了半天，才幫你穩住的傷勢，又給你自己弄糟了。」

伸手又取出一顆藥丸，塞入趙凱口中，接着道：「你要想活下來找年弟，就不要任性胡來，我替你解開穴道，快快運功調息。」

趙凱這一來，可知道自己傷勢確實不輕，百般無奈之下，只有點了點頭，那文生秀士這才解開他穴道。

趙凱這一調息下來，就是兩個多時辰，眼睛一睜，身前已不見了那生秀士，他試着坐了起來，頭雖然還有點昏昏沉沉，但胸腹之間，已完不痛了，傷勢竟好了十之七八。

他正要出去找尋呂栢年，忽然一陣微風掠來，燈光搖曳中，只見那一命的文生秀士已飄身走了出來。

趙凱心中甚是感激那文生秀士的打救，不過他生性好强，心裏儘管感激那文生秀士，口中竟是說不出半個「謝」字。

那文生秀士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的傷勢怎樣了？」

趙凱訕訕的點頭道：「已好了十之七八……」心裏想說些道謝的話，就是無法出口。

那文生秀士已經看出他心意，撇開話頭，自我介紹道：「我姓姜名叫文宏，我看你這人不錯，血性感人，是一個可交的朋友，你如果也覺得我們可以訂交，以後你就叫我姜大哥好了。」

趙凱笑顏一開，叫了一聲：「大哥，我還有一個二弟，不能撇了他。」

姜文宏一笑道：「好，我把你們兩人都認作兄弟就是……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還沒有告訴大哥啦！」

趙凱一拍腦袋道：「大哥，該死！小弟就這樣沒有心肝，我姓趙，單名一個凱字，我們那三弟姓呂，名叫栢年，他父親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神龍劍客呂飛鴻呂大俠。」

姜文宏怔了一怔，接着輕輕的「啊」了一聲，道：「這樣說來，大哥只怕攀交不上哩！」

趙凱急口道：「不！不！三弟不是那種人。」

姜文宏微微一笑道：「那麼我們走吧！」

趙凱一怔道：「到那裏去？」

姜文宏道：「你不是要找三弟麼？」

趙凱高興得跳起來道：「大哥，你知道他在那裏！」

姜文宏點頭含笑道：「我在你運功調息的時候，出去找了一趟，幸好找到了三弟。」

趙凱道：「那我們快去救他吧！」

他們兩人走出古廟，走不久荒涼的原野已盡，前面是一座黑忽忽的大山。

姜文宏道：「那批花子帶着老三，就停在山中一座天然石洞之內，這裏他們好手不少，你可不能輕舉妄動。」

趙凱摸了一摸腰囊中「霹靂子」，口中却道：「大哥，你放心，小弟知道。」

姜文宏當先帶路入山，走了四五里路，山勢已轉險惡，又走了四五里路，一座危峯，橫阻在了前面。

姜文宏帶着趙凱繞過當面危峯，到了一座峭立的山壁下面，縱上一塊突出的山岩，指着斜對面一個燈光外透的山洞道：「老三現在就在那個山洞之中。」

趙凱看那山洞距離自己隱身之處不過十多丈，洞口外面，是一條深不見底的山壑，壑中烟霧迷濛，陰風滾滾。

趙凱雙眉一皺道：「大哥，我們還能更進一點麼？」

姜文宏道：「我們不用過去了，你看，他們出來了。」

只見那打傷他的那銀頭白髮老花子一手提着呂柏年從洞內走了出去，同那老花子一同出來的又多了四個老花子，那四個老花子趙凱都沒見過，看那氣派，身份地位似乎不在那銀頭白髮老花子之下。

呂柏年面青臉腫的像是一條死魚，軟軟的倒垂在那老花子的手中，看樣子，他已被折磨得氣息奄奄了……。

趙凱一見那老花子，心裏就有氣，道：「大哥，我就是傷在那老花子手中。」

姜文宏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知道他是誰嗎？」

趙凱道：「他是誰？」

姜文宏嘆了一口氣，搖頭道：「眞是人不可貌相，你看他滿面正氣，一向淸名在外，想不到竟是這樣一個人。」

趙凱見他不正面回答自己的話，却發了一頓感慨之詞，被說得更亟想知道那老花子是什麼人物，又追問一句道：「大哥，你說了半天，他到底是誰呀？」

姜文宏面色一正道：「你知不知道，丐幫除幫主隻手撐天陳鎮和一身功力深不可測外，他手下更有一龍二虎三星四相十大絕頂高手相輔，是以在陳幫主領導之下的丐幫，聲勢日盛，業已打破向執武林牛耳的少林武當均勢，脫穎而出，駕凌少林武當之上。」

趙凱想起兩次與丐幫弟子交手的情形，覺得丐幫弟子的武功，也不過爾爾，不由冷笑一聲，道：「依小弟看，世人未免對丐幫過份高估了。」

姜文宏笑了一笑道：「二弟，我看你是低估你自己了。」

趙凱怔了一怔道：「此話怎講？」

姜文宏道：「你是不是覺得丐幫弟子在你手下，沒有什麼可怕的？」

趙凱一昂頭道：「四個五個一起上，小弟也不放在眼中。」

姜文宏一笑道：「你可知，你已算得上是當前江湖上的少年俊彥了，如果丐幫偏僻地方的弟子都能像你一樣，以他數萬之衆，各門各派還有立足的餘地麼？」

趙凱心服口不服的一笑道：「大哥，你別把話扯遠了，那老花子到底是什麼人呀。」

姜文宏道：「他就是丐幫三虎之一的白毛虎余逵。」

趙凱忽的驚叫一聲，道：「大哥，你看他們要把三弟怎樣？」雙肩一幌，就要縱了出去。

他們說話間不由分了一分神，這時只見一個花子正把呂柏年綁在一根竹子尾端，向深壑之外伸了出去。

姜文宏一手按住趙凱肩頭道：「二弟，不得魯莽，你這一出手，萬一驚動那花子失手將三弟掉落深壑之中，豈不糟了。」

趙凱驚「啊！」了一聲，道：「那我們怎樣辦呢？」

姜文宏道：「沉住氣，慢慢等，總有機會的，我們這樣莽撞出手，不但不能得手，說不定連自己都白賠了。」

趙凱只好乾着急，瞪着一雙快要冒出火來的眼睛，望着那花子把竹竿插在石隙裏，呂柏年懸在竹竿尾端，下臨深淵，臨風幌盪。

接着只見白毛虎余逵發出一聲陰森森的淺笑道：「呂柏年，你張目看看你下面的深壑，一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形化泥塵，老花子給你半盞熱茶時辰，你仔細想想，老花子再問你的話。」

竹竿上的呂柏年悶聲不響，理也不理他。

半盞熱茶時間，在趙凱焦急中過去了，白毛虎余逵喝聲道：「小子，想好了沒有？」

呂柏年凄厲的道：「想好了。」

白毛虎余逵道：「那你是答應了。」

呂柏年厲聲道：「小爺寧死，也不和你們的合作。」

白毛虎余逵一聲怒笑道：「小子，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不死心，你就看看老夫下一步手段吧！」

話聲一落，先自彎腰在岩石上抓了一把，抓下一塊石，喝了一聲：「着！」揚手把那岩石向呂柏年身上打去。

只聽一聲破空尖嘯過後，呂柏年口中發出一聲慘號，人便在竹竿之上擺動起來。

接着，其他的花子也各起效尤，你一石，我一石，把呂柏年當作練習暗器的靶子，只打得呂柏年慘叫連聲，响澈雲霄。

趙凱急得只要跳下去與那些花子一拚，無奈被姜文宏按住動彈不得，否則，他才不顧一切後果不後果。

呂柏年在竹竿上的搖動，牽動了整根竹竿，竹竿在山隙中一滑，竿尾一垂，便向壑中落去，幸喜一個老花子眼明手快，一把握住了竹竿，呂柏年才倖免於難。

這時，白毛虎余逵一抖手，止住了雨點般的石塊，冷硬的道：「這竹竿有隨時滑落的可能，你要再不答應，下次我們就懶得再救你了。」

呂柏年這孩子外和內剛，鋼牙一咬，道：「小爺就是不答應。」

白毛虎余逵大喝一聲，道：「你以爲你死了，我們就找不到代替的人了麼！那麼你便是自作聰明了。」

接着，一聲：「放！」自己先揚手向呂柏年打了一石。

雨點般的石塊，又一齊向呂柏年落去。

趙凱已是忍無可忍，翻目向姜文宏道：「大哥，沒時間了哩！你要想不出法子，小弟可要不顧一切了。」

姜文宏搖頭一聲長嘆道：「時勢如此，我們也不能不出手了，好吧，你先用一顆霹靂子向洞口擲去，引開他們注意力，然後我飛身救人，你用霹靂子掩護我。」

趙凱雙手掏出一把霹靂子，點頭道：「好，就這樣辦！」話聲出口，揚手一顆霹靂子已向下面石洞射去。

那些花子注意力都放在呂柏年身上，誰也想不到螳螂捕蟬，更有黃雀在後，直到火光一閃，轟然一聲巨震，大家才霍然變色，一陣大亂。

而這時姜文宏在長嘯聲中，人已掠空而起，居高臨下，一式「虬鷹攫鷄」，向呂柏年抓去。

眼看姜文宏右手已將探及呂柏年，忽然斜刺裏一塊巨石飛來，正打在竹竿上，那石頭力猛勢沉，打得那竹竿一斜，姜文宏準頭一失，抓了個空。

好一個姜文宏，雙臂一抖，凌空折腰，一式「大鵬展翅」，凌空打了個迴旋，伸手又向呂柏年抓去。

這時，那發石頭打偏竹竿的老花子白毛虎余逵，疾射而出，向竹竿凌空劈出一掌，打得那竹竿飛而出，向深壑之內，掉了下去。

姜文宏又是一個抓空，厲嘯一聲，一個廻折，只好轉向白毛虎余逵撲了過去。

趙凱眼看姜文宏功敗垂成，只恨得那老花子白毛虎余逵入骨，手中抓着霹靂子，因姜文宏已向老花子白毛虎余逵撲去，又不敢發出，怕傷了那姜文宏。

當下收回霹靂子，取出一雙短劍，發出一聲暴吼，和身向老花子白毛虎余逵撲了過去。

這時，姜文宏已撲回岩上，與老花子白毛虎余逵搭上了手，打得猛烈異常。

趙凱堪堪撲到老花子白毛虎余逵頭上，驀地一

聲暴喝，疾射飛起一個老花子，凌空迎住他一掌劈來。

趙凱臨空被阻，手中兵器又短，劍勢尚未揮出，一股勁道十足的劈空掌力已到，趙凱折腰避開掌力，丹田之氣已是提不住，飄身落到地上。

他人剛落到地上，身形還沒有站穩，又一個老花子縱身而到，打狗棍「橫掃千軍」，攔腰掃到。

趙凱舞起手中一對短劍，接住了老花子，這時，那臨空截住他的老花子已跟着落身下來。

這老花子既不顧身份，也不講什麼江湖規矩，一聲大喝，掄起一雙肉掌，雙戰趙凱。

同時，也有一個老花子向姜文宏撲了過去。

姜文宏單鬥白毛虎余逵時，尚能秋色平分，但加上另一個老花子之後，他便攻勢大減了。

趙凱迎戰一雙老花子，十幾招之後，便完全失去了先機，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

這時的趙凱，任你再是悍不畏死，心高氣傲，也無法扭轉劣勢，甚至想抽空取用霹靂子來個同歸於盡都不可能。

姜文宏瞥目間看到了趙凱的處境，心中雖然大感焦急，但自己也被纏住，接應趙凱不上。

二人掙扎着支持了半個多時辰，與趙凱對手的一個老花子忽然大喝一聲，穿入趙凱劍光之中，一掌切來。

趙凱手中劍光一起，便向那老花子手腕捲去，那老花子哈哈一笑，虛掌一晃，閃身而退。

而這時趙凱右側已是空門大開，另一個老花子手中打狗棍一點而到，正點到趙凱腰眼穴上，趙凱悶哼了一聲，身形一晃，那誘他上當的老花子又是一掌劈過來。

這一掌來勢迅快絕倫，趙凱側身一讓，沒有避開，吃那老花子劈中左臂，只覺一陣劇痛如裂，身軀連搖數搖。

接着，那持棍老花子的第二棍又到，嘭的一聲，打在趙凱後背之上，打得趙凱身子向前一個踉蹌，摔倒地上。

那二個老花子眞是心黑手辣，趙凱被打倒之後，仍不放鬆他，一掌一棍，又同時向他的身上落了下去。

這時姜文宏看在眼中，急在心裏，忽然大喝一聲，什麼也不顧的向趙凱衝去。

老花子白毛虎余逵陰笑一聲，一掌印在姜文宏背上，打得姜文宏向前一衝，姜文宏背上雖然受了一掌，但向前的身法更快了，忍住背上傷勢，一聲大喝，雙掌齊向那兩個想傷趙凱的老花子撞去。

那兩個老花子要傷趙凱，自己便也非傷在姜文宏掌下不可，自然不逞傷人，先求自保，兩人身形一側，讓開姜文宏來掌，姜文宏勇如負傷猛虎，一個「巧燕斜飛」，伸手撈起趙凱，點足向一旁射了出去。

那持棍的老花子，一抖手中打狗棍，呼的一聲，直向姜文宏雙腿掃去，口中厲喝道：「你還逃得了麼！」

姜文宏頭也不回，反手一掌向後掃出，全身凌空一起，斜斜向旁飛了出去。

那持棍老花子被姜文宏一掌逼開，氣得大叫一聲，雙手猛然一送，把手中打狗棍脫手向姜文宏打去。

姜文宏這時抱着趙凱正長身向他們剛才藏身之處縱去，人已縱起，手中又抱着一個人，身法大受影響，閃避不開，被那老花子擲來一棍，打了個正着。

丹田之氣一洩，縱起的身子，便自半空墜了下來。

但這姜文宏確有過人之能，在這種連受重傷的情形之下，依然沉着不亂，立時又吸了一口眞氣，身子貼岩向另一邊又闖。

那邊是一道峭壁，但峭壁之中有一條稜綫，正是那石洞的進出路，下面便是深壑，誰也想不到他會挺險向這方向圖逃，竟被他縱上了那稜綫，急躍而去。

姜文宏抓住這綫生機，憑着胸中一股堅强的求生之念，也不知那來的力量，身如閃電般，一閃就隱入了黑暗中。

這條稜綫僅可容一人一身通過，搶先上去的正是最後打傷姜文宏的那老花子，他輕身功夫不高，却擋住了其中輕身功夫最高的白毛虎余逵，這一來等於帮了姜文宏的大忙，從容逃出重圍。

趙凱人雖身受重傷，但神志尚是清醒，姜文宏捨命搶救他的情形，他都看得淸淸楚楚。

姜文宏捨命急奔了一陣，忽然脚下一滑，姜文宏心中那口眞氣，再也提聚不住，雙膝一軟，便帶着趙凱順着山坡一路滾了下去。

趙凱傷上加傷，神志一迷糊，也昏過去了。

這時正是黎明之前，是晚上最黑暗的時刻，他們兩人雖都神智不知昏死過去了，却因天候的掩護，逃過了那些花子的搜尋。

和煦的朝陽，温暖了他們的身子，枝頭上小鳥的鳴唱，喚回了他們的神志，幾乎是同時，都睜開了眼睛。

姜文宏張眼第一句話，就是：「老二，你的傷勢不要緊麼?」

什麼都不關心，念念不忘的，只有那趙凱的傷勢。

趙凱雙目之中熱淚一湧而出，但他却借着扭動身子，避開了姜文宏眼光，半天沒做聲。

他太感動了，叫他說什麼好哩！

姜文宏一挺腰就想坐了起來，口中叫了一聲：「老二，你……唉喲……。」一語未了，觸動了傷勢，又倒回地上。

趙凱一翻身，滾了過來，驚急的叫道：「大哥，你……」

姜文宏伸手搭在他身上，截口道：「我沒什麼，只是一不小心，觸痛了痛傷。……你呢？」

趙凱口不應心的淡淡一笑，道：「我也還好。」說話間，他暗中提勁試了一試，只覺全身四肢骨節，散了一樣，那還支得起身子。

姜文宏忽然哈哈一笑，摸出他的治傷丸藥，倒了三顆給趙凱，自己也服了三顆，道：「別充英雄好漢了，快快調息療傷吧！」接着，雙目一閉，不言不動了。

顯然，他也試過，自己的傷實在不輕。

二人調息了將近二個時辰，姜文宏畢竟功力深厚，很快就好了十之七八，挺身就站了起來。

趙凱接連二次受傷，舊創加新傷，表面上精神恢復了不少，骨子裏却是痛苦非常，勉强站了起來，脚下仍是輕飄飄的。

姜文宏知道他好强成性，遂未作過份的帮助，兩人互相支撑依偎着，慢慢走出了山區。

只是，這時的趙凱，已是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在路旁，望着姜文宏苦笑。

這時差不多已到了晌午時分，路上來往行人時有所見，不過他們兩人都是硬骨頭，在這種情形之下，都厚不起面皮，向人開口求助。

只靜中調息，等待恢復精神後再繼續努力奔到前面鎭上去。

遠遠的出現了三匹快馬，幌眼間就到了他們身前，那三騎快馬已經掠過去了二丈多遠，趙凱忽然拚命叫了一聲道：「前面可是吳大叔麼？」

那三騎快馬又衝出去一丈多遠，才聽一聲「嘶聿聿！」先是鶩馬人立而起，止住了去勢，然後回轉馬頭，到了趙凱他們身前，先跳下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望了趙凱與姜文宏一眼道：「兩位是那條路上的朋友……」

趙凱一見那漢子不認得他，不想自己已經改了裝，叫人家如何一眼就認得他，只氣得一橫眼，道：「混帳的東西，你是瞎了眼不成，連我都不認得了！」

那漢子被罵得一翻眼，喝聲道：「你是什麼東西，敢……。」

一語未了，另一個二十多歲的漢子，大叫一聲，截口道：「是少山主！」翻身下馬，搶到趙凱面前。

馬上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半百老人，「啊！」了一聲，道：「是少山主麼！」飛身落到趙凱身旁，搖頭一嘆，接着道：「你……你怎會落得這般地步？」

趙凱這時是一肚子怨氣都發出來了，冷冷的說道：「吳大叔，你是囉嗦要緊呢？還是先救我們要緊？」

其實，那二個年輕漢子，正一齊出手去扶他。

趙凱一伸手，又喝聲道：「你們就這樣不懂禮，不先去攙扶我大哥。」

姜文宏挺身站了起來，道：「你們少山主傷勢重得很，你們還是去照顧他吧，在下沒關係。」

那二個漢子可不敢拂逆少山主之命，望着姜文宏只有苦笑，半百老人吳大叔一把抱起趙凱，飛身躍回自己馬上，回頭吩咐道：「你們兩人讓一匹馬給這位大俠，隨後慢慢來，老夫帶少山主先行一步了。」

話聲一落，催動坐騎，疾馳而去。

那二個漢子護着姜文宏，一路緩緩而行，二個多時辰後，進了一座小市集，在一家大宅第之前下馬。

這時那帶趙凱先回的吳大叔已在門首侍立相候，迎着姜文宏抱拳一禮道：「敝山主正爲少山主運功療傷，未能出迎，小老兒吳超謹代表敝山主相迎姜大俠，請大俠海涵一二。」

姜文宏長揖還禮道：「小生與趙凱，一盟在地，情同手足，如此有勞大叔，小生惶愧何安。」

吳超哈哈一笑，請姜文宏進入宅內。

這座宅第相當大，一連通過了二座客廳，只見到二個人，想必是火王爺趙天君爲找尋趙凱臨時移下來的。

吳超引着姜文宏正舉步向一座小花廳之內走去，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現身出來，迎住吳超道：「少山主急着要見姜大俠，老山主請姜大俠到少山主房中相見。」

姜文宏隨着那少年進入一間窗外鳥語花香，窗內光綫充足的大房子，只見趙凱躺在一張錦帳高挑的大床上。

他床邊正坐着一個紅光滿面，體型魁偉的白髮老人，關切的注視着他，而他的一雙眼睛却緊緊的盯着房門。

姜文宏一露頭，趙凱便一面叫着：「大哥！」一面想支起身來。

火王爺趙天君一面伸手按住趙凱，一面歪頭向姜文宏點頭道：「劣孫這次多承大俠鼎力相救，老夫說不盡的感激。」

姜文宏搶步向前，一揖到地道：「老前輩如此說來，好不叫晚輩羞愧，晚輩無能，致令趙凱弟身受重傷，險遭不測。」話聲中充滿了恨愧交織的惱怒。

火王爺趙天君雙目一閃，冷哼了一聲，道：「老夫數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動，江湖上大約已經不知老夫是什麼人了……吳超！」

吳超應聲而前，欠身一禮道：「老山主有何吩咐？」

火王爺趙天君道：「明天你派人去把附近丐帮的分支舵全都挑了，叫老花子陳鎮和把余逵帶來見我！」

吳超應了一聲：「遵命！」行了一禮，轉身退出房去。

火王爺趙天君本來就是火暴脾氣，加以英雄遲暮，心理上原就不無自傷之感，如今丐帮竟敢把他的唯一愛孫打成重傷，那能不激得他大發雷霆，向丐帮尋仇。

火王爺趙天君傳過令後，心情稍為平靜了下來，輕輕嘆了一聲，向着姜文宏道：「文宏，聽說你已與劣孫結了手足之情，老夫托大，就叫你一聲文宏了。」

姜文宏欠身道：「文宏高攀了！」

火王爺趙天君叫他也坐到床邊道：「聽說你也受了重傷，你的傷勢現在怎樣了？」

姜文宏恭聲道：「文宏只是皮肉外傷，與精力損耗過甚，沒有多大關係。」

火王爺趙天君取出一顆靈丹，交給姜文宏道：「這是老夫的『火靈丹』，你把它服了，就坐在這裏和凱兒一同調息，等一會老夫再來看你們。」

接着，站起身來，舉步向房外走去。

趙凱支起身子叫道：「爺爺，你要馬上派人去找我們的三弟啊！」

火王爺趙天君回頭道：「你好好的養息吧，少操心。」

姜文宏道：「二弟，你的傷勢現在怎樣了？」

趙凱道：「大概沒有關係了……。」

姜文宏道：「那我們就各自用功調息，好恢復體力去找三弟。」雙目一閉，就不說話了。

第二天，趙凱的傷勢，在火王爺趙天君內力相助之下，已好了十之七八，身力差一點，可是能夠行動了。

他非常惦念着呂栢年的生死，不顧一切的逼着火王爺趙天君到了那怵目傷心的舊地。

山洞之內，那些惡花子早已走了，現在住的，是火王爺趙天君的手下，他們是昨天奉命來找呂栢年的。

深壑之中，雲封霧鎖，就是太陽直照之下，也無法透視，據那些手下的報告，他們沿着峭壁四週，搜查了數十里路，都沒有找到下壑之路。

現在，他們正集結山籐，在呂栢年墮壑的地方，垂了下去，務必查個水落石出，為少山主盡這份心。

趙凱見他們做事這樣認眞，心裏也很是高興。

山籐垂下去了五十多丈，下面的人發上來的信號，仍然叫人失望，離壑底還不知有多少高。

山籐又垂下了十多丈，下面傳上了一陣緊急求救信號，收起山籐，那下壑的人已是中了壑底毒氣，人事不知了。

救醒那下壑的人，那人什麼也說不出來，因爲他除了雲霧之外，什麼也沒見到。

只冒生命的危險，知道了壑下有毒氣。

呂栢年的命運，可想而知，不粉身碎骨，也然中毒而死，何況那高的高度，沒有不粉身碎骨之理。

趙凱等一行人，盡心盡力之下，只好帶着感哀傷的心情，離開了那令人心潮如火，憤恨填膺的傷心之地。

呂栢年眞就這樣命喪無常了麼？

其實，那下去找他的人，只要能再下去五六十丈左右，便會發現他這時正像一隻人幡，揷在壑底泥土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求救無門。

原來，呂栢年被白毛虎余逵連人帶竹竿送下深壑時，最初是人先竹後，但竹竿是就地取材的竹，比呂栢年的身體重得多，落不下數丈，竹竿頭下墮的速度已超過了他，他成了被竹竿帶向壑底的飾。

壑底是一塊潮濕的軟土，竹竿垂直飛揷而下，深入土中，深入一丈多深，消除了一大半下墮之，竹竿下揷之力消失後，又有竹竿尾端的彈力，衝了呂栢年最後墮地的衝力。

因此，呂栢年是有驚無險，人沒死，還懸在竹竿之上。

呂栢年這時，離底不過丈來高，就是脚踏不地。

壑底也有毒氣，只是淡得不致要人的命，那毒氣很輕，上升後被層雲所壓積，密度濃了，才能人於死地。

呂栢年自被擒，以迄被吊起來作暗器射靶子止，所受的傷是外傷重於內傷，他在竹竿上懸了

天一夜，傷勢被他調息得好了不少。

這時他開始使用千金墮身法，想把身子壓到地面來，可是每當他把身子壓到地面上，又被竹竿的彈力彈了回去。

他心裏暗暗的忖道：「這竹竿的彈性，只要我繼續不斷的壓下去，那彈力總有消失的時候，我只要有一口氣在，便不能輕易罷手。」

因此，只見他時上時下，像釣青蛙一樣，在地上蹦上蹦下。

經過一翻努力之後，那竹竿的彈力，果然漸漸消失了，他可以停身在地上了，只是他手足被綁，仍然與竹竿結在一起，不能恢復自由之身。

唯一值得自慰的，是現在可以躺在地上，獲得眞正的休息，他這時也實在累極了，遂眼睛一閉，睡起大覺來。

一覺醒來，睜開眼睛，只見身上不知來了多少比手指還大的白螞蟻，啃那綁他的牛筋繩，和他的衣服。

只嚇得他魂飛魄散，全身雞皮疙瘩堆起老高。

幸好這時那些白螞蟻的興趣，集在那微帶腥味的牛筋繩上，對他暫時還沒有口味。

呂栢年一陣緊張之後，慢慢鎭靜了下來，他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起勁力，作勢待發。

那些白螞蟻啃物之能，確是驚人，不過片刻時光，他已覺出綑綁手足的牛筋繩都已鬆動，他四肢一震，躍身跳了起來，那些牛筋繩已節節寸斷，散落一地。

牛筋繩上的螞蟻雖然被他抖落了，但在他身上的衣服之間還有不少的白螞蟻，受驚之下，也開始咬起他來。

待他脫下了衣服，掃除身上的白螞蟻後，已被咬得遍體鱗傷，片刻之間，全身發腫發燒，痛苦不堪。

這時，他是又飢，又渴，又燒，又痛，從衣服中取出酒葫蘆大大的喝了一口酒。

他平時喝酒，總要發一陣熱，但這一口酒喝下去，全身只覺爽，凉淸淸的，又腫又燒的皮膚，立時燒退腫消，精神陡振，腹中也不覺飢渴了。

最奇怪的是，那些白螞蟻聞了他的酒香，四散分逃，片刻之間，逃得一隻不剩。

呂栢年這時才眞正知道，那酒葫蘆的酒珍貴非常。

呂栢年吁了一口長氣，穿回衣服，放好酒葫蘆，重新打量起四週的環境來。

這壑底似是極為寬大，只見白濛濛的一片，看不到邊際，頭頂上低壓的雲霧，高不及十丈，靠近身邊的峭壁，生滿了青苔，脚下的泥土，鬆軟而潮濕，陣陣腐蝕之味，冲鼻而起。

此外，沒有花草，也沒有樹木，像是一處不屬於人間的地方。

在這種情形之下，呂栢年無從選擇去向，只有挨着山根，朝着一個方向走去。

壑下地勢倒是頗為平坦，行約二三里後，是一片沼澤之地，這一帶天上的雲層較薄，下面也較為光亮，地上有了一些雜草和東倒西斜的矮樹。

挨着山根，渡過了那片長達十多里的沼澤地，地勢漸向上升，爬上一座亂石山崗，地形變為崎嶇不平，蓁莽遍地。

那座亂石崗似是走不完似的，天色又暗下來了，人還沒走出那亂石崗。

這時，經過一次生死大變之後的呂栢年，顯得有點消極與頹廢，什麼生死榮辱，都已不放在心上，更無急急出困的念頭，腦中一片空白，就和夢遊者一樣，行其所行，而不知所想。

天色更是暗下來了，暗得伸手不見五指，呂栢年也沒有想到要停下來休息，只是信步向前而行。

那種酒使他精神陡長，根本沒有睡意，走到後來，他也不知走了多遠，經過了些什麼地方。

因為，四週的一切，他根本就看不大淸楚的。

不知什麼時候，迎面吹來一陣淸風，他覺得有點倦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地就睡，閉目就入了夢鄉。

現在他的一身，只怕叫化子見了，都要嫌髒，他又有什麼顧忌的，睡在那裏還不都是一樣。

一陣喧嘩聒耳的聲音把他吵了醒來，他睜開眼來一看，只見眼前是一片光明，頭頂上沒有了那些令人窒息的層雲鬱霧，陽光直射下來，令人從心底暖起。

四週樹木青翠，雜草中長着香花，這裏像是一座年久失修，荒蕪了的廢園。

樹枒上棲滿了烏鴉，旁若無人的在大聲喧鬧。

呂栢年也像一般人一樣，對這種鳥類，沒有多大的好感，眉頭一皺，頓足揚手，作勢去趕那些烏鴉。

那知，那些烏鴉對他的恐嚇，視如不見，理也不理他，反而咧！咧！叫得更起勁，更煩人。

呂栢年沒可奈何的搖頭一笑，自言自語道：「人道，虎落平陽被犬欺，我呂栢年現在是連你們這些扁毛畜牲都看不起了。」

人家不怕他，只有他怕人家，拍了拍身上的衣服，「這是習慣的動作，以他現在的一身髒，根本就多此一舉。」聳了聳肩頭，舉步走了開去。

雜草中，還有小徑的遺跡，呂栢年就順着那小

徑向前走去，可惡的是那些烏鴉，竟不放鬆他，一路跟在他身後。

荒徑從石壁一旁繞了過去，有一座石洞。開敞的洞口，一眼就可以看到洞內的一切。

迎面一眼，就看到了一個長髮披肩，面如金黃色的枯瘦老人盤膝坐在蒲團上，垂簾闔目，似是正在入定。

呂栢年站在洞口猶豫了一下，拱手一揖，揚聲道：「小生呂栢年，誤入寶山，有擾老前輩清修之處，尙望老前輩海涵有罪！」

呂栢年行禮過後，不見那老人答理，心想人家既然不歡迎，何必自討沒趣，於是轉身欲退。

身形一轉，只見擋在洞口前那道石壁上似有一行字跡，因上面已爬上了一層綠苔，看不出寫的是什麼。

呂栢年忍不住好奇之念，掠去上面綠苔，只見那字入石三分，乃是用指力書寫而成。

「既能來此，便是有緣之人，請進！」

呂栢年回身向洞內走去，洞內一角，有一堆山藥乾果之類的食物，另一邊洞壁上挖了一個方洞，裏面放了些書籍。

此外，全洞空空如也，別無他物，看來那打坐的老人，眞乃是一個苦志清修的人。

呂栢年心中一動，覺得這洞內的東西，上面都積了一層薄薄的灰塵，難道那老人這一入定，已經有了很久麼？

此念一生，不由又走到老人身前仔細打量起來，這一仔細打量，才看出那老人早已氣絕多時，成了一具人乾。

呂栢年噴噴嘆息了一陣，向那老人行了一禮，退出洞來，他不能驚擾老人遺骸，準備另找一處落脚的地方。

他退出洞來，找遍了整個的山谷，再也沒有發現第二個可以寄身的山洞，但却發現了這裏是一座死谷，四面立壁如刄，高聳入雲，插翅難去。

唯一能出去的，就是他來的那條路了。

呂栢年循着來路，穿過來時那片樹林，走了六七十丈，不由一楞，目瞪口呆，全身都涼了。

只見眼前是一道斷崖，一片濛濛的霧氣，隔斷了視綫，一條石樑從脚前直伸入濃霧之中，不知所止。

難道自己昨晚就是從那石橋之上走過來的？

如果昨晚能走過來，當然現在也能走出去！

呂栢年舉步向石樑之上走了過去，石樑兩邊都是深不可測的深淵，幸好那石樑足有三尺多寬，尙能穩住身心，勇往直前。

前行約二十多丈，那石樑陡然一狹，變得只有尺多寬了，並且長滿了青苔，極不容易穩定身形。

最糟糕的是，有一股奇勁的氣流，從石樑上橫流而過，呂栢年只走出去二三步，就幾乎被那股氣流帶入深淵之下。

石樑前面還不知道有多遠？想起來雙腿就發軟，呂栢年再也沒有力氣舉步前行了，長嘆一聲，退了回來。

他眞想不通，昨天晚上是怎樣糊裏糊塗走過來的？

走不出去，他只有回到那唯一的石洞，抱歉的打擾那老人死後的安寧了。

他站在洞口，面對着石壁上那句「既能來此，便是有緣之人，請進！」的話，暗自思索，忖道：「看他那語氣，凡人絕不容易來到此處，能來到此處之人，應是叨天之幸，有緣之人，是不是就是指那石樑不容易通過？」

這是令人迷惑，而必需證實的一件大事。

呂栢年只得在這洞中留了下來，除了必須回來休息時，他一天到晚都守在那石樑上，倒要看看那氣流有無停息的時候。

時間久了，他更測出那氣流之力，其強無比，簡直非任何人力所能抗拒，除非在它停息時，才有通過的機會。

他一口氣守了三個多月，那氣流似乎永無停息的時候，心灰意懶之下，回到洞中，少不得動手翻翻那老人留下來的幾本破書。

看來好像有十幾本書，一翻之下，除了一本題爲「三白鴻爪」的記事簿外，其餘都是離騷，十幾本完全相同的「離騷」，而且每一本都翻得稀爛。

呂栢年發了一陣楞，看不出其中道理。

倒是那本「三白鴻爪」，抓住了呂栢年，他一口氣看了下去，先是驚訝的叫了一聲：「想不到他就是三白先生！」

看到最後，只見他臉色灰敗如死，擲書一嘆道：「難道叫我也困死在這裏麼？」

現在呂栢年的心理，與來時可不一樣了。

他年紀還輕，他寧願被人世間險惡的洪潮所捲沒，也受不了這裏對影成二人的空虛與寂寥。

可是，「三白鴻爪」告訴他，他唯一生離此地的機會，是六十年之後，他進入此間的同日同時。

因爲只有那時，那股其勁無比的氣流，才會息止一個時辰。

呂栢年可眞倒霉到了極點。

三白先生是百多年前的一位武林怪傑，一身武功高深莫測，他的爲人更是豪放怪誕，至今猶膾炙人口。

例如，一百三十八年前的那場泰山論劍以定武林盟主，三白先生在三天三夜之下，以一隻普通長劍，連勝三十六人，取得天下第一劍，武林盟主之尊。

但他却手碎金劍令，狂歌大笑而去，弄得每十年一次的論劍大會無疾而終，爲武林同道所不諒。

之後，他雖仍在江湖上走動，但人們對他却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終身沒有一個朋友。

然而人世間事，偏又奇怪得緊，三白先生那一鬧，武林之中雖沒有了盟主，但同時也沒有了巧奸大惡之徒，武林之中，竟莫明其妙的平靜了四五十年。

直到三白先生絕跡江湖三十多年後，才又紛爭四起，腥風血雨，佈滿了整個的武林。

有人說，三白先生雖把武林盟主的尊嚴開了一次玩笑，其實，他却暗中負起了武林盟主的責任，所以武林之中，才獲得了那段寶貴的平靜日子。

不過，那只是後世的猜測，各門各派並無一言一字流傳下來，表彰三白先生的自我犧牲與高風亮節。

呂栢年看完「三白鴻爪」之後，心情固然沮喪到了極點，但對三白先生的爲人，却產生了無比的敬意。

敢情，三白先生眞是一個不計個人榮辱，捨己耘人的人，就拏那次泰山論劍爭取武林盟主一事來說，以當時情形而論，正大門派，聰明正直之士，根本毫無取勝的機會，所以他才恃仗一身過人的功力，挺身而出，扭轉了乾坤。

事後，他確也爲維護武林安寧，暗中除去了不少巨奸大惡，這些事跡，都有名有姓，一一可查。

他的記事簿還有一大特色，他不但記載了自己的練功實錄，而且，每對敵一次，對方的武功路數，使用招術，破敵之策，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載。

讀了他這本記事簿，眞如身入寶山，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比任何武功秘笈珍貴實用得多。

三白先生是一個平平實實，沒有花巧的人，他住的這石洞，也一如其人，沒有任何神奇巧妙的設置，迷人心目的疑陣，正如他自已說的，「既能來此，便是有緣。」既已有緣，又何必虛張聲勢，難你一遭。

呂栢年的獲得，看似全未費工夫，其實它的難得，又何異於上青天，六十年一止的怪異氣勁，誰有這樣巧的機緣？

呂栢年擲書三嘆，仰天而號道：「蒼天呀！蒼天！您這『鏡花水月』的安排，不是諷刺我呂栢年的人生麼？」

忽然有人壓着嗓子，沙啞的怪笑一聲，道：「天無絕人之路！」

話聲是由洞口飄來，呂栢年聞聲而喜道：「尊駕是誰？」閃身向洞外疾射而出。

他衝出洞外，舉目四望，那有半個人影，只是一隻紅嘴紅脚的烏鴉展翅冲天而起，掠過他身前而逝。

呂栢年仰望雲天，發了半天楞，忽然一陣哈哈大笑了起來，回身走入洞內，拾起「三白鴻爪」。

三白先生成名極早，原來他的內功心法，別走蹊徑，容易練而收效奇快，他的成名劍法「天公劍」，總共只有十二式。

當然，三白先生一身所學很是廣博，不過呂栢年目前一概不顧，全心全意只練三白先生的內功心法與劍法。

除了練功之外，一有空他就挖空心思，籌謀出困之計。

這山谷死地，除了那些聒耳的烏鴉外，別無其他鳥獸，日子久了，也就習慣了那些烏鴉的喋喋不休。

那些烏鴉爲數極多，怕莫在「千」字以上，但其中紅嘴紅脚的，呂栢年找來找去，只見到二隻，那是一公一母，夫妻一對。

那隻紅嘴紅脚的公烏鴉，叫起來就像是他聽到的「天無絕人之路！天無絕人之路！」那句話。

呂栢年起先不由啞然而笑，罵道：「原來是你這扁毛畜牲開我的玩笑！」

但繼之一想，覺得這烏鴉的叫聲，不無值得研究之處，爲什麼這隻烏鴉的叫能獨獨與衆不同，其他的烏鴉叫起來都是「啞！啞！啞！」的，它的叫聲偏是那麼含義深長！

仔細觀察之下，那隻烏鴉不但儼爲羣鴉之首，而且深解人意，似是久經訓練，具有了靈性。

呂栢年與那烏鴉相處時日一久，竟體會出一套與那烏鴉打交道的手勢和單語，證明這烏鴉確曾做過人類的朋友。

牠的朋友除了三白先生外，能會是誰！

牠的朋友既然是三白先生，則那句「天無絕人之路」的話，必非無因，而有所本了。

呂栢年對那烏鴉所能想到的，到此爲止，彼此相處將近一年多了，呂栢年沒有進一步的領悟。

入谷來一年後的呂栢年，內功與劍法，都有了超人的成就，因此，呂栢年出困之念日切，可是你望雲山，高與天齊，不要說他沒有翅膀，就是有翅膀也飛不出去。

想到愁人之處，呂栢年不由得又是長吁短嘆起來。

他每一愁腸百結時，那隻紅嘴紅脚的烏鴉就在他身邊又叫又跳的鬧個不休，像是安慰他，又像是激勵他。

這天，呂栢年好夢正酣的時候，那羣烏鴉竟大胆的進入他洞中，又叫又跳的鬧翻了天，把他吵了醒來。

呂栢年翻身起來，心中說不出的惱怒，劍眉方一揚，那羣烏鴉忽然一哄飛出了山洞，留下那隻紅嘴紅脚的公烏鴉一嘴銜着他的衣袖直向外拉。

呂栢年隨着那烏鴉走出洞外，那烏鴉振翅飛了起來，在他頭上盤旋一週，然後，緩緩的引着呂栢年向樹林之中走去。

那烏鴉落在一株虬枝光松之上，呼叫呂栢年上去。

呂栢年與那烏鴉相處已久，心知那烏鴉必有深意，遂毫不猶豫的飛身上了那株古松。

上得古松，只見那上面早已另有十一隻烏鴉靜靜的守着一株似蘭非蘭的異草，眼睛睜得大大的。

那異草似是從古松之內長出來的，但絕不是古松的一部份，因爲它的莖葉與古松完全不同。

葉祗五片，中間一莖，上面開着一朶向日葵似的花座，花座之上結着十三粒果實，當中一粒，紅艷如血，約有姆指大小，其他十二粒，環繞而出，顏色較淡，果實也只有黃豆大小。

呂栢年一登上那古松，便覺有一股奇香從那果實之上發出，知道這果實必非凡品。

那烏鴉先啄食了一粒小果實，其他十一隻烏鴉也各啄食了一粒小果實，剩下那粒大果實，那烏鴉示意要呂栢年摘下服食了。

呂栢年服下那粒果實，其香甜之味自不必說，只覺立時有一股清涼之氣，自丹田之下，遍走全身，心身都爲之一爽。

呂栢年知道這時運功調息的重要，遂盤膝坐在樹枝之上，雙目一閉，摒除雜念，調息起來。

調息過後，呂栢年只覺身心如洗，舉步若仙，飄飄然，又輕又快，同時內力方面也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純。

接着，那烏鴉又領着呂栢年在另一株古松之下挖起一塊石碑，那石碑上有一段簡畧的叙述，說明呂栢年剛才服用的果實，名「松津蘭實」，也是每六十年一熟，有輕身益氣，固體培本之功，爲天下五大奇草之一，乃是三白先生巧獲移植而來，留贈有緣之人。

呂栢年高興了一陣之後，以爲現在可以通過那石樑，返回人間了，誰知試了幾次，都不成功，還幾幾乎被那氣流捲入深淵之下，命喪黃泉。

一度興奮之後，呂栢年又心神沮喪，意志消沉了。

本來也是，出不去，縱是功力通神，又有什麼用，說年齡，他止是蓬蓬勃勃，欣欣向榮的時候，那能和三白先生相比，古井無波，心如止水。

很長一段日子，呂栢年沒有練功夫了，這裏的生活，他就是練得能活一萬年，他也不希罕。

百無聊賴中，有時看着那十二隻吃過「松津蘭實」的烏鴉穿雲入霧，一看就是半天，心裏只發奇想，忖道：「如果我能够生長出一雙翅膀，那該多好！」

有一天，正當呂栢年胡思亂想時，只聽一聲：「天無絕人之路」，那隻紅嘴紅脚的烏鴉帶着那十一隻服過「松津蘭實」的烏鴉，抬着一堆黑忽忽的東西，從層雲之中飛降而下。

只聽轟然一聲，一隻三十多斤重的梅花鹿，已摔落在他身前。

呂栢年失神了一陣，跳起來叫道：「有了，我能出去了，我能出去了。」

轉身奔回山洞，拜伏在三白先生遺身之前，感激得痛哭失聲。

之後，呂栢年開始訓練那十二隻烏鴉帶重飛，與通力合作的成隊飛行，接着他又以身相試，那十二隻烏鴉帶着他在谷內試飛。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那天他拜別了三白先生遺體，帶了他的「三白鴻爪」和那十二本「離騷」附着在十二隻烏鴉之下，一飛衝霄，穿雲而上，到一座插天高峯之上。

他這時只高興得手舞足蹈，連聲長嘯不已。

當他興奮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後，這才想起了向那十二隻烏鴉道謝，掠目四掃之下，早已不見牠們了。

他面向脚下的雲海，歉愧的作了最後一瞥，聲清嘯，人已振臂而起，疾掠下了山峯。

他這一歷刼生回，重返人間，念念在茲的就是回到風雲堡去，向鐵掌神拳鍾大光查明自己被逐的眞象。

他身受三白先生餘蔭，心儀其人，下山之後，言行服裝，便模仿起三白先生來。

服裝是有跡可循，照着樣子做就行了，至於三白先生的言行，那就只有從「三白鴻爪」之內揣摩了。

三白先生一生捨己耘人，後來只落得遁世以殁，雖說三白先生高風亮節，無慾無求，但一生被人誤解，在三白先生來說，總是人生一大遺憾，因此，他的「三白鴻爪」中，字裏行間，不無憤世嫉俗的感慨。

呂栢年小小年紀，就遍歷了人情的冷暖兩面，與三白先生頗有同病相憐之感，因此，暗暗之中已受了三白先生極大的影响。

只是呂栢年年紀太輕，那有三白先生那等已達完人的修養與自制之力，他這一東施效顰，可就很多人倒了霉。

呂栢年氣勢洶洶來到風雲堡前，抬頭一望，只見今日的風雲堡更是興旺了，堡牆似乎又加高了一丈，堡前又多了一對銅獅子，一片金光，照得眼睛都睜不開來。

門口像衙門一樣，分邊站着四個黑粗粗的勁裝大漢，看那樣子，就像要吃人似的。

呂栢年冷笑了一聲，一揚頭，抬步便向堡內衝去。

那四個大漢暴喝一聲：「來人站住！」刀光一閃，擋住了他的去路。

呂栢年抬臂一分，四把砍山大刀被震得飛了出去，那四個大漢，驚得一呆，呂栢年已跨步進了大門。

呂栢年進了大門，那四個大漢才回過神來。其中一個漢子，從懷中摸出一隻口哨，狂吹了起來。

門口哨聲一起，便有十幾個人從左右兩側偏房之內奔了出來，把呂栢年團團圍住。

呂栢年劍眉一挑，喝聲道：「你們要幹什麼？」喝聲之中，暗含內勁，衆人只覺喝聲入耳，心神皆顫，不由自主的各自退回去了一步。

呂栢年掠目向那些人臉上一掃而過，覺得那些人沒有一個是他從前的熟人，暗中感慨一下，面色一寒道：「去把你們堡主叫出來，本人有話和他說！」語氣凌厲，一副找麻煩的嘴臉。

「那裏來的野小子，吃了熊心豹胆，到本堡撒起野來。」聲到人到，一個二十多歲的佩劍少年，丸飛電掣般一瀉而到，落在呂栢年面前。

呂年柏瞧了他一眼，微微一皺眉頭，看出這人就是從前經常陪伴他們四小的靑年劍士之一，姓王名倫，看他的氣派，似乎身份又上升了不少。

王倫過去對他很是不壞，呂柏年有點不忍挐他立威，故意一仰頭，希望他能認出自己來，然後語氣也變得緩和下來道：「是區區在下，有事與貴堡主一談。」

王倫壓根兒也想不到當面的人會是呂柏年，因爲他所知道的呂柏年，正是目前江湖上紅透了半爿天的少年俠士，雖覺此人有點面善，那也平常得很，說不定過去什麼地方見過他，再次相遇，自然覺得他面善了。

再則，呂柏年正在發育期間，相貌天天在變，今天的他與離開風雲堡時，已經變得太多了，何況，他又穿了那身老樣子的服裝，自然不會想到他就是呂柏年。

王倫眨了一眨眼道：「朋友貴姓，要見我們堡主何事？」

呂柏年最惱火的就是熟人睜着眼睛不認他，因爲鐵掌神拳鍾大光與三絕刀程祝如的不認他，給他的刺激太深，印象太惡劣了，王倫這一不認識他，不由火氣一冒，冷笑一聲道：「叫你們堡主出來，在下自會告訴他。」

王倫了一怔，哈哈大笑道：「朋友，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這裏是什麼地方。」

呂柏年劍眉一軒，星目一橫道：「你們這裏不是『風雲堡』？」

王倫面色一寒，道：「原來你也知道這裏是『風雲堡』，朋友，『風雲堡』尙有容人之量，你現在退出堡去，還來得及。」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們要識相，就快把你們的堡主叫出來，否則，那就莫怪在下出手不認人。」

王倫哈哈一笑道：「朋友好大的口氣，你要見我們堡主，先得過了在下這一關再說。」

探臂取劍在手，順手一揮，劃起一圈劍芒，接道：「朋友，亮你的兵器。」

呂柏年望着他神情冷傲的一揮手，道：「你不是在下敵手，要打也得把你們總管叫出來。」

王倫也是少年氣盛，如何受得下呂柏年這般的藐視，氣得大喝一聲，道：「看劍！」振劍劃起一道劍光，欺身直攻而上。

呂柏年現在已是身負絕世武功，那把王倫放在眼裏，既然動起手來，也就不再留情，一吸丹田眞氣，側身迎劍而上，左手施出一招三白先生奇學「暗香掠影」，手腕翻轉之間，穿隙而入，二指一夾，就捏住了王倫刺來劍身，內力微微一吐，口中喝了一聲：「去你的吧！」震得王倫手臂一麻，人便倒飛了出去，而寶劍已到了呂柏年的手中。

四週儘多觀戰之人，大家只見二人一合，王倫便被震得倒飛出去，敗勝已分，至於王倫是怎樣敗下來的，誰也沒看清。

王倫更是嚇得面色蒼白，發了半天楞，他也還見過不少江湖高手，自信手底下也不含糊，却看不出這人年紀輕輕的，自己在他手下連一招都走不上，驚懔之下，不敢再招惹呂柏年，抱拳道：「少俠絕藝驚人，請少待，在下這就去請敝堡主，前來相迎少俠。」一溜烟跑進去了。

呂柏年立身之處，正是進入大門後的廣場，穿

過這廣場才是「風雲堡」的正屋，這裏正好動手洩憤，所以呂柏年未再向內闖。

片刻之後，四個勁裝佩劍少年出現兩廊之上，接着併排走出三人，站在階簷上，就停住了身形，不再向前。

呂柏年舉目向那三人望去，其中不但沒有鐵掌神拳鍾大光，三絕刀程祝如也不見，完全是三張陌生的面孔。

呂柏年暗罵一聲道：「我今天就把你『風雲堡』夷爲平地，也非把你逼出來不可。」目光一厲，望着那三人道：「你們堡主爲什麼不敢出來與我相見？」

在三人當中一人，年約五十多歲，白面無鬚，外貌極是斯文，另外二人，也是四十左右，一個豹頭環目，短鬚如戟，極是威猛，另一個身材矮小，目光如豆，遊閃不定，他們三人太陽穴都鼓得老高，顯見功力不弱。

當中那漢子，目光烱烱的向呂柏年臉上一罩，不怒而威的道：「朋友可認識在下？」

呂柏年道：「認不認識尊駕都沒關係，在下要見的是你們堡主。」

那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夏濤，就是本堡的堡主！」

呂柏年一怔，道：「甚麼？你就是『風雲堡』的堡主？」

夏濤頷首道：「在下主理『風雲堡』，已不止一天，少俠應該有所耳聞才是。」

呂柏年沒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話，因爲這是無法說謊的，怪只怪自已沒有打聽清楚，沉思了一下，抱拳道：「請問夏堡主，前堡主鍾大光遷到何住去了？」

夏濤一搖頭道：「本堡主不知道。」說得斬釘截鐵。

呂柏年冷笑一聲，暗忖道：「你不知道，鬼相信，王倫爲什麼還留在堡中。」

他心中不說，心中計較了一下，剛才是自己虧理在先，再橫也不好意思硬向他們要人，總得找點藉口，才好作進一步的打算，當下，態度旁若無人的，冷冷道：「那麼在下告辭了。」身形一轉，回頭就走。

憑「風雲堡」江湖上的名頭，他料想他們也不能任他揚長而去，讓人家留住他，他就有話說了。

果然，夏堡主身側那二人同時大喝一聲道：「朋友，你無緣無故找上『風雲堡』來，就這樣不了了之麼？」

呂柏年突然轉過身來，冷冷的道：「兩位如不願在下空手而回，那就請把鍾大光的去向見告，在下感激不盡。」

那威猛漢子「哼！」的一聲，道：「你要知道鍾大光的下落不難……。」眞是直腸子，一點機詐都沒有。

另外那個瘦小個子，大喝一聲，打斷了那威猛漢子的話聲，道：「要走容易，你得顯露二手眞功夫給我們兄弟看看。」一個箭步，跨下了台階。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那不容易得很。」話聲出口，忽的一振右腕，手中劍光一起，只聽那漢子大叫一聲，摔倒在地上。

他不要說還招，看都沒有看清楚對方的手法，就倒下去了。

那威猛漢子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敢出手就傷人。」一個虎撲，向呂柏年罩了下來。

呂柏年手中劍光再起，那威猛漢子半空中身形一頓，也落地不起。

「風雲堡」堡主夏濤臉色一變，心頭猛震道：「朋友，你未免太心黑手辣了吧！」

呂柏年道：「這算心黑手辣麼？你要不將鍾大光的去處說出來，在下不在乎把你『風雲堡』夷爲平地。」

看他出手之間，立制兩人，這份功力，簡直駭人聽聞，看他凶神惡煞的樣子，眞是說得出做得到的辣手人物。

堡主夏濤驚怒之下，更不能示弱於人，仰天發出一聲大笑，掀起衣襟，探臂腰中，手腕一振一抖，取出一把寒芒耀眼的緬鐵軟刀，順手一揮，抖得筆直，走下台階，面色一正道：「『風雲堡』有屈死之鬼，而無屈命之人，少俠要血洗『風雲堡』，老夫率先引頸受戮。」

江湖人物，就是這樣，惜名不惜命，血流五步，在所不計，就是不能賣友乞命。

呂柏年狂笑道：「看不出你堡主倒是一條硬漢子，只可惜你交錯了朋友，你堡主請，在下就成全了你們『風雲堡』朋友之義吧！」

「風雲堡」堡主夏濤更不多言發問，大喝一聲：「少俠看刀！」振腕劃起一片刀風，欺身直攻而上。

看他出手一擊，其實手中緬刀並未攻向呂柏年，只是舞起一片繞身刀光而進，完全是寓守於攻的戰法。

要知，這堡主夏濤不但功力高過剛才落敗的那二人，而且心思更是細密，看出當面這少年，可怕之處，是善觀破綻，乘隙而入，一招却敵，所以，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先立住陣腳，然後伺機制勝。

呂柏年笑了笑，道：「你堡主雖然比他們強一點，但也不堪在下一擊。」微一吸氣，退了一步。

只聽長嘯震耳，夏濤手中緬鐵軟刀，陡然震出朵朵刀花，分襲呂柏年數處要穴。

呂柏年朗笑一聲，身形閃動間，有如游魚入水，一閃就進入夏濤刀光之中，五指一翻，就扣住了夏濤腕脈，再一抖腕，帶得夏濤身形一旋，反過了身子。

夏濤右腕被扣，只覺一股勁力透腕而入，全身勁氣被衝得一散，手酸骨軟，戰力盡失。

這時，他才眞的知道了呂柏年的厲害。

夏濤一招被擒，全場之人，哄然一聲，搶上前來。

呂柏年冷笑一聲，喝道：「那個再上前一步，我就先殺了你們堡主。」

衆人互望一眼，面面相覷，投鼠忌器，誰也不敢再向前一步。

呂柏年星目流動，左手一抬，點了夏濤三處穴道，鬆開他被扣的腕脈，嘿嘿一聲，道：「要取你們之命，不過舉手之勞，還不快說出鍾大光藏身之處。」

夏濤斂笑一聲道：「你就試一試，老夫是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呂柏年冷酷的乾笑一聲，道：「你不怕死，我要叫你求死不得。」左手一抬，五指如戟，向夏濤身上點去。

驀聞一聲大喝道：「少俠手下留情，他們實不知前鍾堡主的下落，要問就問在下吧！」王倫越衆而出，到了呂柏年身前。

呂柏年望了他一眼，暗笑忖道：「怕你不說！」敢情，他虛張聲勢了半天，目標還是指向王倫。

呂柏年道：「你說，鍾大光躲到那裏去了？」

王倫道：「你先放了我們堡主！」

呂柏年拂袖解開了夏濤穴道：「我就是現在放了他也不怕你使奸施詐。」

夏濤喝聲道：「王倫，不准說！」

王倫肅然道：「回稟堡主，小的受有鍾前堡主留命。」

夏濤厲聲道：「那也不能說！」

王倫躬身向夏濤道：「請恕小的方命。」頭一回，又向呂柏年道：「我們的六爺七爺怎樣了？」

呂柏年輕「啊」了一聲，恍然而悟道：「原來你們是所謂的『江湖七義』？」

夏濤冷聲道：「不錯，老夫就是排行第二的快刀手。」

呂柏年長劍一揮，疾點躺在地上的老六侯用老七武唯雄……。

王倫面色一變，道：「你要怎樣？……」

一語未了，只見六爺侯用七爺武唯雄已一個翻身跳了起來，怒喝一聲，一齊向呂柏年撲來。

呂柏年哈哈一笑……

夏濤急得大喝一聲道：「老六老七還不與我住手！」

六爺七爺聞聲收勢，折腰而回，氣憤憤的說道：「剛才小弟們是一時失手……」心裏仍是不服氣得很。

夏濤冷「哼！」一聲，道：「你們還不與我退下！」

他眞怕呂柏年一怒出手，就要了他們二人的命，所以擺出兄長的面孔，喝止住他們。

六爺七爺不敢違命，心不甘情不願的退到夏濤身後，呂柏年望着他們發出一陣陣冷笑，向王倫道：「你現在可以說了吧！」

王倫道：「我說不出地名，我只能帶你去。」

呂柏年道：「我現在警告你，你要玩什麼花招連累了『風雲堡』大大小小，可要你自己負責。」

王倫暗暗心驚道：「在下說的是實話，你要不信……」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我們走着瞧吧！」

於是，呂柏年在衆目睽睽之下，逼着王倫揚長而去。「風雲堡」位於皖鄂交界之處的英山縣，出堡不遠就是延綿千百里的大別山區，王倫帶着呂柏年直向山中走去。

呂柏年跟在王倫身後，默默不語，任他攀山越嶺走去，兩人在山中行約二十多里地，山勢已轉險惡，舉目危峯橫阻，絕壑攔路，又翻越過兩座山嶺，到了一處幽谷入口處。

只見千尋峭壁，夾着一道蜿蜒伸展的山谷，陰沉的出現在眼前。

呂柏年從小就常和鍾家小兄妹，到這一帶來尋幽覽勝，對這一帶的情形可說瞭如指掌，一到這附近，他就猜出了這王倫十之七八的心意，不由恨得牙癢的在他身後直翻眼。

王倫帶着呂柏年直向幽谷之中走去，最後停身在一座峭立的山壁下面，王倫指着山脚下一個烏黑的洞口道：「我們鍾前堡主，就藏身在這山洞之內，入洞五十多丈，你就可以發現他藏身的石室。」

呂柏年聲色不動的冷冷說道：「你進去把他叫出來！」

王倫道：「你不怕我進去告訴鍾堡主從秘道偷偷的跑了。」

呂柏年冷冷的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有『風雲堡』作抵押，我不怕你跑。」(未完待續

一月完俠義中篇連載

倪匡・文
培新・圖

血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蕙落荒逃亡，爲一異人數番戲弄，終於在一處小鎭上，又落入陳明廷手中，因驚慌過度而嚇破了胆，陳明廷與那位異人，並不將她處死，任她逃去。劉若風被中年人挾着，馳至一座山頭，驀然發現陳明廷之墓，劉若風心知絕難辯脫，乃伺機滾下山坡，發足狂奔，不料那中年人却如影附形般緊躡他身後，待把他弄得筋疲力竭，正要將他砸死之際，爲「天劍」張化喝止，張化爲劉鳳家翁，聽信劉若風之謊言，偏幫劉若風，喝令中年人拔劍一鬥，中年人大怒，諷罵張化枉負盛名，不分皂白——

杯弓蛇影夜 亡魂落魄天

天劍張化大喝一聲，身形一矮，手中的異劍，突然向外橫揮了出去，捲起轟地一股勁風，異劍已幻成了一股黑虹，聲勢之猛烈，無以復加！尋常門劍，劍招總是以輕盈靈巧爲主的，但是張化這一招使出，竟是大開大闔，剛猛無儔，倒像是他手中的不是劍，而是金剛杵一類的兵刃一樣。陳亭見張化一出手，劍勢如此之猛，心中也不由猛地一凜，一提眞氣，身形疾拔而起，天雲島上的輕功，馳譽武林，陳亭這一拔，足足拔起一丈三四高下，自然把張化砍來的這一劍讓過。只聽得張化一聲怪笑，左手「拍」地一聲，也握住了劍柄，雙手一齊使劍，猛地將異劍揮了兩個圈兒。這兩個圈兒一經揮出，轟轟隆隆之聲，更是不絕於耳，只見地上的砂石，一起隨着勁風，旋轉了起來，小石子一面急速地旋轉，一面還在急速地上升，自下而上，剎那之間，砂石聚積，彷如叠成一座丈許高的尖塔。

正在這時，陳亭拔起身子，也恰好向下降落，他的身子只略略向下一沉間，只覺得一股極大的力道，自四方八面向自己包了過來，陳亭心知不妙，連忙一提眞氣，他輕功造詣極高，本來在凌空一提眞氣間，還是可以再拔高六七尺的，然而這時，他的身子四周圍，那股旋轉的大力却已迫緊過來了！

陳亭一提眞氣間，身子只向上拔了尺許，便覺得下半身一緊，像是被人在突然之間，緊緊地抱住

一樣，而且生出一股極大的下墜之力，要將他向下拖落。這時候陳亭如果被那股旋轉的勁力拖了下來，那麼他的身子，就和小石子一樣，會被那股大力所牽引，旋轉不已，那時張化若是再出手，他便沒有抵抗的力量了。張化的那柄劍，得自西域，究竟那是什麼劍，是什麼金屬所鑄，武林中一直無人知曉，這劍沉重之極，張化的身形矮小，武林中人說笑，都說他是早年得了此劍之後，便懸在腰際，寸步不離，由於劍身沉重，將他的身軀墜矮了。他雙手握劍，揮出圓圈，所發出的力道，實是非同小可，若是知道張化武功底細的人，是絕不會在和他動手之際，拔身而起的。因爲一拔身而起，身在空中，沒有憑藉，自然更難和他所發出的大力相抗了。而陳亭來自海外，雖然也聞天劍張化之名，但還不知道他的武功，究竟奧妙到何種地步，是以才一上來，便仗着自己的上乘輕功，拔起了丈許高下，避開了他的第一劍。

陳亭這時，下半身已被那股旋轉的大力裹住，他心中慌亂間，已骨碌打了一個轉，陳亭大吃一驚，連忙再度眞氣猛提。本來他還要向下沉去的，仗着這一提眞氣之力，身子雖未能再拔起，但總算將下拉之力抵消，身子仍在半空之中。只不過他眞氣上提，只能抵消下沉之力，並不能抵消旋轉之力，是以他的身子又「骨碌」轉了一轉。陳亭心中又驚又急，眞氣連提不已，竟在刹那之間，連提了十七次！

那正是名聞天下的「雲翻萬里」絕頂輕功，若是這時不是張化先發出了那股大力將他困住的話，他連提十七口眞氣，那是能够足不點地，身在半空之中，連翻出好幾十丈去的了。這時他的身子始終在空中不住地打轉，却是不能上升，也不再落下，看得在一旁也算是見多識廣的華駝，也爲之目瞪口呆，失聲叫道：「好功夫！」陳亭連提了十七口眞氣，張化的那股大力，也已消去，陳亭一覺出腿上一鬆，便翻了出去，在兩丈開外處站定。天劍張化呆了一呆，也失聲道：「好！」要知道他那一招「日月無光」，自從練成以來，不知道遇過了多少強敵，還未曾有一次是不能將敵人從半空之中拉下來的。所以他那一聲「好」，倒是叫得心悅誠服的。陳亭在退出了兩丈之後，兀自頭重腳輕，幾乎跌倒，要知道他剛才在半空之中，陀螺也似連轉了十七八下，居然在退開之後，尚能站定身子，那也算是他功力深厚了。張化心中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不再出手，只是喝道：「看你武功不弱，却爲何這樣誣賴一個少年人？」

陳亭一聲冷笑道：「你這是非不分的糊塗虫，若果金獅劉天豪是好人，何以索命血影會在他家的牆上出現？」陳亭這句話一出口，張化、華駝和劉若風盡皆吃了一驚。劉若風的心中，更是暗暗叫苦，心忖他是怎麼知道的？劉若風哪裏想得到，一則是他自己在昏迷不醒時露了口風，二則，陳亭在和劉天豪、天樞上人等相見之際，也早在衆人的神情上看出了頭緒，是以才肯定劉天豪是大禍臨頭了。

天劍張化一呆之後，失聲道：「你……講什麼？」陳亭冷笑道：「你到劉家去一看，就可以明白了，多問我又有何用？」張化和劉天豪的交情極好，若不然也不會結成兒女親家了。這時張化的心頭，怦怦亂跳，面上變色，一回手，還劍入鞘，身子便已向前竄出。華駝大叫道：「喂，這人怎麼辦？」張化叫道：「暫時交給你了，我到劉宅去看看！」他一句話未曾講完，人已奔出了老遠。陳亭身形一幌，本來是跟着張化向前去的，可是他才跟出三五丈，突然改了主意，身子突然一翻，翻了過來到了華駝的面前。

華駝冷眼一翻道：「張老頭既將這人交給我，你可別在我手上打主意。」陳亭一聲冷笑道：「放心，劉宅離此不遠，張化一去就會回來，那時還會多管閒事麼？」他只是五七尺外，雙目望着華駝，華駝也只當身邊無人一樣。

却說張化身形疾展，向前疾馳而出，越奔越，不到大半個時辰，已經漸漸接近劉宅，他尚未到什麼人，便已聽到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張化乃是何等樣人，他一聽到如此緊密的金交鳴之聲，便知道前面有人交手，而且動手的人武功極高，非同小可。

張化疾轉過街角，人還未到，便發出一聲大道：「天豪兄，你在麼？」他人隨聲到，「呼」地一聲，便捲到了近前。

他到了近前，才聽得劉天豪悶哼一聲道：「老哥，是你麼？」他那句話，中間停頓了兩次，見得他無時間多講一句話。

張化身形一凝，向前看去，只見劉天豪劍隨轉，一柄長劍，正使得出神入化，而圍在他身邊的，竟有七八個人之多。一見到劉天豪以寡敵衆，張化反倒放下心來，因爲索命血影是絕不會邀人來尋門的。以索命血影出神入化的武功而論，若是要尋門金獅劉天豪，那簡直是笑話了。

張化一想到不是索命血影時，心中便頓時定了下來，氣納丹田，大喝道：「住手！」

他這一聲大喝，當眞有驚天動地之勢，圍在劉天豪身邊的幾個人，本來是身法俐落，兔起鶻落地在疾攻的，這時也一齊停了下來。這幾個一停，張化向他們一眼望去，心中不禁吃了一驚，只見那幾

個人，個個腰際圍着粗蔴，頭上佩着白花，乃是喪門幫中的八大堂主。喪門幫在武林中的地位、勢力，都是非同小可，幫主未出，劉天豪已有難以應付之勢，如果幫主來臨，那豈不是更加麻煩？却不知劉天豪如何與喪門幫這樣難纏的人結上樑子的。他心中吃驚，面上却又不動聲色，依然滿面紅光，搖頭幌腦向前走去，一面「呵呵」大笑道：「總算列位還給我面子，大家有話好說，何必動手？」

喪門幫衆人中，一個瘦高漢子踏前一步，拱了拱手道：「原來是天劍張大俠，敝幫爲了嚴莊主的事，在此向劉大俠領教，尚祈張大俠袖手旁觀。」

張化聽了，更是吃了一驚，失聲道：「嚴莊主？可是九尾龍嚴莊主麼？」

那瘦長子道：「是。」

張化「嘿」地一聲：「列位差矣，嚴莊主和劉金獅，乃是多年至交，列位何以竟說他們成仇？」

那瘦長子一聲冷笑道：「張大俠，嚴莊主已然慘死了。」張化聞言更是吃了一驚，心想自己只不過和華駝在谷中連奕了三個月，當然在這三個月中，絕足江湖，何以武林之中，便已出了這樣的大事？他正在錯愕間，那瘦長子又道：「嚴莊主就是死在劉大俠宅中的，其中頗有些不明不白之處，是以我們要向劉大俠請教。」

張化心中更是驚異，忙道：「那麼，莫非列位竟疑心嚴莊主是劉大俠所害的麼？那也未免太可笑了。」

那瘦長子講起話來，十分陰森，道：「那我們也不敢這樣想，只不過劉大俠既講不出所以然來，我們自然要弄個明白。」

劉天豪剛才被八人環攻，險象環生，若不是張化及時趕到，他可能已難以支持到如今了，他直到此際，才定下神來，而天劍張化的武功，他是素知的，和他又是親家，自然會和他聯手對敵的，心中更是定了不少，聞言便怪聲道：「胡說，有什麼不明白？嚴莊主乃是死在東海雙凶之手，我已與你們講過了。」

那瘦長子道：「我們還是那句話，嚴莊主的致命，乃是兩下劍傷，和被內家氣功震傷了五臟所致，別說東海雙凶不是使劍，難道東海雙凶還會有如此上乘的內家氣功馳譽江湖的。」

張化聽了也不禁一呆道：「列位可有看錯？」

那瘦長子冷笑了起來道：「嚴莊主的屍體，現已停在嚴家莊上，敝幫擅自作主，已請天下英雄，齊赴嚴家莊驗屍，看看他可眞死在東海雙凶之手？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張大俠不妨也去一看。」

張化這時候，心中不禁躊躇不已。喪門幫行事極絕，那是武林所熟知的，若不是他們佔了上風，又怎會做出如此有把握的事來？但如果嚴莊主是劉天豪所殺的，那在天劍張化看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心中疑惑，向劉天豪望去，劉天豪乃是做賊心虛的人，他一見張化向自己望來，竭力鎮定心神，心頭却是亂跳了起來，故意大聲道：「化老哥，你信他們胡言亂語麼？」

張化忙道：「我自然不信，但是，但是……」

劉天豪一聽張化的話中，已然起了疑心，心中暗叫不妙，心知張化若是逼問下去，只怕自己不免露出破綻來了。是以他忙打斷了張化的話頭，怪叫道：「別信他們多廢話了，化老哥，我與你兩人聯手，打發喪門幫這幾個小子，若是打發不了，也枉學武藝！」他一面說，一面「嗤」地一聲響，一劍向那瘦長子刺了過去。

那瘦長子的身形，十分靈活，劉天豪的那一劍刺出，內家眞力自劍尖直透了出來，「嗤嗤」有，去勢何等凌厲，但是瘦長子身形，像紙紮一般輕飄飄地向旁飄了開去，劉天豪的那一劍便已走，他反而一聲冷笑道：「劉大俠，如今我們共有個人在，你再想殺人滅口，那可是難於登天了。」他陰森地說着，所講的話，有若利刃似地直刺入天豪的心坎之中，竟因之停了一停，未能立即刺去。

這種情形，看在張化眼中，張化乃是在江湖闖蕩了數十年的人，如何會看不出劉天豪的心中大是荏弱來？他心中對劉天豪有了疑惑，更是不出手，只是道：「天豪兄，喪門幫如此誣你，何你我一齊到嚴家莊，詳詳細細地講上一遍，那時門幫便不能隻手遮天了。」

金獅劉天豪和張化一樣，也是老江湖了，他如何聽不出張化的話中，雖然還是幫着自己，可事實上，他却已對自己起了極大的疑心。

劉天豪一生之中，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是這時候，他心中却也爲難起來，因爲若是照張的話去做，到時，九尾龍嚴令的至親好友，一定集在塲，自己若是根本未做過虧心事，那自然不，但嚴令却的確是死在自己手下的，在衆人嚴詰下，只怕非露出破綻來不可。看來，嚴家莊是萬去不得，但如果不去的話，又何以設詞推托呢？且，索命血影出現，已過了許多時候，看來那武高、神出鬼沒的魔頭，也該尋上門來了。那樣看，嚴家莊倒不失爲暫時一避的好去處，因爲喪門所邀的高手，三五日內，只怕集不齊，在人未到之前，喪門幫不但不會和自己動手，只怕有什麼要找自己霉氣的話，喪門幫還會替自己打發了，爲喪門幫自己爲了有證據，必要逼自己在衆人面

吐出實情來，那自然不希望自己，死在什麼人的手中的。

金獅劉天豪心念電轉，一想到了這一點，心頭不禁立時高興起來，因爲若是索命血影不追蹤而來，自己自然可以多得許多安樂，索命血影來了，但願他們鬥一個兩敗俱傷，那自己就從此太平無事了。他們心中念頭，翻來覆去地轉着，好一會未曾講話，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張化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又道：「天豪兄，眞金不怕火來煉，我看，嚴家莊你是非去不可的了。」

劉天豪心中暗罵「多事」，但口中却忙道：「當然是，劉某人怕什麼來？但到時，喪門幫請來的人，若是無理取鬧……」

他講到這裏，目視張化，張化立時道：「天豪兄，那你只管放心好了，我與你聯手，想要硬栽我們的人，只怕還少？」劉天豪哈哈大笑了起來。

那瘦長子直到此時方始開口道：「劉大俠和張大俠肯去，自然是最好了，敝幫所請的一些人，全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是嚴莊主的生前好友，至多五七天，人便會趕到，就委屈兩位大俠，在嚴家莊中，住多幾天，等候一下了。」

劉天豪既已打定主意，要到嚴家莊中去暫避一時，這時當然樂得大方，道：「那又有何妨，反正各位豪傑一到，在下將事實講明，各位信不信，那就與在下無干了。」

那瘦長子冷然道：「那麼，就請劉大俠，就此成行。」

他們八個人，早已散了開來，圍成了一個圓圈，將劉天豪與張化兩人圍在中心，這時竟要逼他們兩人，立時成行，張化不禁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話？劉大俠難道不要向子女交待吩咐一下麼？就是我，也還有點事要與之商議，你們先去好了，怕我們不來麼？」

那八人互望了一眼，自始至終，都是那瘦長子在說話，他只是向張化拱了拱手道：「張大俠如此說法，我們自然放心，但是張大俠，我們有幾句話，却是非說不可，聽不聽在你。」

張化道：「請說。」

那瘦長子道：「張大俠，你古道熱腸，仁俠可風，敝幫上下，素相佩服，是以有一言相勸，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閣下和那卑鄙小人相處，千萬小心，小心！」

他話一講完，張化和劉天豪兩人，盡皆面上變色，劉天豪剛待發作，可是瘦長子一揚手，連他在內，八個人已一齊向後，掠了開去，去勢極快，轉眼不見。人已走了，劉天豪就算要發作，也是發作不出來，他只好苦笑一下道：「化老哥，你看，這是打哪兒說起？」

張化的心中，十分疑惑，忙道：「天豪兄，門口不是講話之所，我有幾句要緊話和你談談。」

劉天豪心內咕嚕道：「請！」

兩人一齊進了大門，張化首先便到看了一堵斷牆，而家丁人等，一個不見，大廳之上，殘亂不堪，張化又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劉天豪被張化這一問，勾起了無限心事來，長嘆了一聲道：「化老哥，當眞可以說一言難盡。」

張化低聲道：「天豪兄，我們已是生死之交，又是至親，有話不妨直說出來，我剛遇到了天雲島主之子……」

張化講到這裏，劉天豪已是大吃了一驚，忙「哦」了一聲，張化又道：「他正在追殺令郎，是我將令郎救了下來的。」

劉天豪更是心煩意亂之極，竟問道：「是哪

個犬子？」

張化道：「是二世兄。」

劉天豪苦笑了一下，心想自己實是多此一問，劉若風被人家挾走，自己也在場，怎會不知？他神恍惚，只是苦笑，張化看出情形不對，未曾開口，心中對於天雲島主之子，陳亭所講的話，已然了幾分了，他道：「據陳朋友說，天豪兄，你家中出現了索……」

他這裏一個「索」字才出口，劉天豪已怪叫一聲道：「住口！」他只不過叫了一聲，可是却不斷地喘起氣來，習武之士，若不是心中有什麼驚恐情緒，焉會如此？尤其劉天豪乃是內功極其深湛人，是更不應該有這樣情形的。他叫出來的兩個字，雖然是「住口」，但對張化來說，那已無疑是一是的」兩字了。剎那之間，張化也不禁感到了一寒意，實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只是怔怔地望着劉天豪。而劉天豪則更是面青唇白，兩個在武林中極具盛名，武功造詣也非同凡响的一流高手，此際竟然相對無言！

張化在聽到陳亭的話之後，立即前來，一則當然是爲了他和劉天豪之間的交情，二則，却也是爲了他並不相信陳亭的話，他才無所懼的。可是這時，他在劉天豪的神態之中，看出了索命血影之來乃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心頭的震動，實是難以言喻！在那樣情形之下，縱使是生死之交，就算是兒女親家，心頭也是難免生出自保的念頭來的，他望着劉天豪，面色陰沉，却是一言不發。劉天豪心中更是亂跳了起來，一面還要作出十分尷尬的笑容來但是一顆心却在向下直沉着，再也碰不着實地，他一開口，連語音也與平時迥異，顯得極其乾澀道：

「化老哥，你望着我作甚？」

張化也是「嘿嘿」兩下乾笑，心中暗忖如何才可以逼劉天豪講出實話來。在張化心內有這樣想法之際，他已有了置身事外的打算了，只聽得他道：「沒有什麼，只不過……只不過……嘿嘿……只不過……」

他講來講去，就是「只不過」和「嘿嘿」，而且聲音之勉強，更是誰都可以聽得出來的。

劉天豪到了這時候，若是再看不出張化的心意來，那麼他實是天下第一大傻瓜了，他心中又驚又怒，但是隨即連聲苦笑，因爲這本來是意料中的事情，他家中有了索命血影一事，雖然他竭力掩飾，還因之殺了九尾龍嚴令，但是看來仍是壓不下去，而在漸漸外洩了。這件事，若果一傳了出去，自己一家人就等於患了大痳瘋一樣，連父子兄弟，尚且不能相容，何況是外人，這倒是怪不得張化的，是以他也只是乾笑了數聲。這兩人本來是數十年相交，武林之中，誰不知道他們是刎頸之交，但是這時候却只是相對乾笑，情形却也煞是好看。

乾笑了半晌，劉天豪道：「化老哥，這事情你可不能相信，那是仇人在造我的謠言，若是連化老哥你這樣的至交都相信，那我實是再難做人了！」

劉天豪講這番話，本來還是想撇清一番，希望張化相信，那麼自己總還可以多一個帮手，但是，當他講到最後一句「那我實是難以做人了」之際，想起了這一天來的變化，觸動了內心深處的恐懼，竟是連聲音也發起抖來。張化雖然聽得劉天豪在强辯，但是這事情實是明到不能再明的了，他向後退出了幾步道：「天豪兄，你打點一下，便上嚴家莊去吧，看來嚴家莊之行是免不了的，我却還有一些俗務在身，要告辭了。」

劉天豪當下只得道：「化老哥，你若眞的有事，那就請便吧！」

張化一直在後退，已退到了大門口，他張開口，想將劉若風的事，詳細對劉天豪講一講，可是，他終於把話嚥向肚裏，一個轉身，向外便疾奔了出去。他來這裏，本來就是爲了劉若風的事而來的，但是結果却只是約畧地提及劉若風落在人手，未及詳言便離去了。

他一面向前奔馳，一面心中還在不斷盤算，自己回到山谷中，見到了陳亭、華駝和劉若風之後，應該作何交代？他奔跑了三五里之後，心中已然有了主意，那就是立即要華駝不理會劉若風，自己和華駝兩人，實行離開這個是非的圈子。

× × ×

劉天豪在張化向外退出的時候，也在緩緩地移動着身子，踱到了門口，他看着張化的身子，風也似地疾向外掠了出去，竟連回頭返顧之情也沒有，心中實在不知道什麼滋味，他心知這一次，自己已等於身臨懸崖邊上了，而他的背後，還有一股强勁的力道在推着他，要將他推落懸崖下，倘然稍有差池，那麼他數十年來，苦心孤詣，在武林中爭得的名聲地位，也一齊化爲烏有了；他自然不甘心就此跌下去，他要抓住一切可以穩住身子的東西，他要求別人帮助自己！當他想到一點的時候，他實在想痛哭起來，但是他却哭不出聲來，倒反常地「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候，暮色已十分濃重，整所大宅都籠罩在一重灰濛濛的陰暗之中，宅中的管家、家丁，也都因爲知道發生了非常的事故，而各自躲起來了，連燈也沒有掌，當暮色越來越濃之際，劉天豪的笑聲，在黑暗之中聽來，格外令人覺得可怖。連劉天豪自己也被自己的這種笑聲，弄得極不舒服，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可實在需要一點聲音來爲自己壯胆，是以他仍然不停地笑着，直到在他的身後，大廳的一角處，突然傳來「拍」地一聲響。

劉天豪乃是內家氣功極高的高手，其時他雖然方寸大亂，而且在縱聲怪笑，可是那「拍」地一下聲響，他還是立即聽在耳中的，他的笑聲，陡地止住，倏地轉過身來，一聲大喝，雙掌立時向前推出，那兩掌的力道之大，實是他畢生功力所聚，他已練到了第六重境界的內家眞氣，如驚濤裂岸也似，向前滾了出去，勢子何等之强，剎那之間，只聽得轟隆砰嘭之聲，他掌力所到之處，桌椅茶几，盡皆成了粉碎，而在這些巨响之中，又夾着一個人的悶哼聲，緊接着又是一下極其沉悶地「撲」然巨响，像是有什麼相當沉重的物事，撞中了牆上一樣，再接着便是劉天豪的內家眞力，向四外迸射出去的「嗤嗤」一聲，等到他兩掌之力，一齊散了開去之後，又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那時候，大廳之中，已黑得幾乎什麼也瞧不出來了。劉天豪是在聽到了那「拍」地一聲之後，立時回身發掌的，當他的雙掌發出之後，他依稀只聽得有人悶哼了一聲，但這時，他却也不知道被自己擊中的究竟是什麼人，他站在黑暗之中，過了片刻，突然又聽得前面傳來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像是什麼東西，輕輕地脫落在地上一樣。那種聲音並不响，可是在如今這麼死寂的氣氛之下聽來，令人有點毛髮直豎之感，劉天豪把不住發起抖來，他伸手入懷，取出了火摺子來，也因爲手在發着抖，所以火摺子幌了好幾次，方始幌着，火光一閃，劉天豪定睛向前看去，剎那之間，他如同被人分開了頂骨，傾下了一桶雪水一樣，全身透涼！

就在他前面的牆上，有一個血影！一個血也似紅的影子！

劉天豪的身子反倒不抖了，那是他再也沒有抖動的氣力了，他全身都變得僵硬了！一個血影，在他的面前，又出現了一個血影，那是一個眞正的血影，鮮血還在滴滴答答地向下滴着，一個血影！劉天豪的喉間，像是有火在幌着一樣，他眼定定地望着前面，一直到了火摺子燒痛了他的手，他才猛地跳了起來之後，火光已經熄滅了！

劉天豪的喉間，又發出格格的聲響，在漆黑的環境之中，他好像有了點保障，但事實上他却更覺得空虛可怖，他跌跌撞撞地向後退出了幾步，才迸出了句話來道：「好……好……是來找我的麼？」

這句話，在空洞的大廳中，響起了一陣異樣的「嗡嗡」的響音，劉天豪恍惚之間，覺得有人在回答他，他又道：「我……當年其實沒有作什麼惡，我只不過……不顧而去，難道事隔如此之久，你……還不肯放過我麼？」

劉天豪在一看到牆上的血影之後，心中本來只有恐懼的，可是他講了幾句，却又漸漸憤懣起來，因爲他覺得劉鳳、劉能兩人犯下的事，實是比他嚴重得多，爲什麼索命血影要來找他？當下他橫了心道：「好，你來吧，我與你拚了！」

劉天豪凝立在黑暗之中，等着索命血影的進攻，可是過了好久，四周圍仍然只是一片靜寂，什麼聲響也沒有。劉天豪究竟是數十年來，出死入生，在刀頭上舐血的武林高人，這時候，心神又鎭定了不少，便漸漸地思疑起來，暗忖那牆上的血影，來得可疑，分明是在他自己聽得身後有什麼聲響時才出現的，索命血影已在自己家中的牆上出現過一次，照理不會再現，如果再現的話，那就表示自己家中要送命的至少有兩個人了！

劉天豪一面思量，一面又幌着了一個火摺子，再定睛向前看去，那血影仍然怵目驚心地發起顫來。可是這一次，他除了看到牆上的那血影之外，還看到了牆腳下一堆滿是血污的衣服，那堆衣服，已然只是一團血衣了，但是還可以看出，那原來是家人所穿的衣服。劉天豪怔了一怔，再走向前去，來到了牆前，這時，他才明白牆上那血影的由來了，剎那間，他不禁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右袖陡地向前拂出，一股勁風過處，牆上那血影，突然不見，却見磚屑亂飛，牆上出現了一個人形的大洞。

原來當劉天豪聽到「拍」地一聲響之際，有一個家丁，正走進大廳來，那家丁走進來，究竟是爲了什麼事，自然也沒有人知道了，而劉天豪的神經，却在極度的緊張之中，是以一聽到聲響，立時反身發出了兩掌。試想，他內家氣功，何等厲害，就算劉府的家丁，畧會武功，又如何應付得了，掌力一到，那家丁悶哼一聲，立時身死，而且他的屍體，被劉天豪的內家眞力所摧，向後撞去，撞在那堵牆上。

這一撞之力，大得非同小可，將那家丁的屍體，撞得成了一灘血泥，印進了牆中，而那幅牆事實上也被撞穿了一個大洞，只不過由於劉天豪所發的內家氣功，十分純眞的原故，所以已成粉末的碎磚才未曾立時落下來，而使得牆上，出現了一個血影，只有那家丁的衣服，不能貼在牆上，才落了下來的。

那家丁死得如此之慘，這本來是極其駭人聽聞的事，然而從殺九尾龍嚴令以滅口起，劉天豪的心理，已經有點瘋狂了，死了一個家丁，只要不是索命血影已然尋上門來，他是絕不會放在心上的。剛才他杯弓蛇影，着實吃了一場大驚，如今才算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拋下了火摺子，自言自語道：「怕什麼，嘿，怕什麼！」

他這裏自言自語在壯胆，却突然聽得背後有一個人接口道：「要是不怕，你爲什麼發抖？」

劉天豪一聽到聲音，立即又轉身，發掌！事實上，那聲音只不過講了幾個字，他排山倒海也似的掌力，便已然向前，湧了出去，可是那一句陰森森的話，還是毫不停頓地講完了，劉天豪的掌力向前湧去，只聽得轟然巨響，大廳的門，倒了好幾扇，可是黑暗中，却又似乎並未見人。劉天豪剛從極度的驚恐之中解除出來，這時却又陷進了極度的驚恐之中，他身形一閃，來到了一根大柱之前站定，背靠着柱，然後才道：「誰，誰？」

那聲音却從他的頭頂發了出來，陰森森、寒惻惻地道：「若是眞不怕，那就誰都不怕！」

劉天豪雙掌，陡地又向上擊出，這兩掌的勢子更大，掌風排蕩，兩根碗口粗細的樑子，立時斷折，碎瓦如雹，向下壓了下來，屋頂上立時出現了一大個洞。

劉天豪在運掌發力之際，全身眞氣鼓蕩，是以碎瓦固然如雹而下，但却一點也沾不到他的身子，便已迸射了開去。當屋頂被他掌勁擊穿了一個大洞之後，星月微光，便透進大廳中來了。在黑暗之中，劉天豪感到害怕，但是這時，一有光亮照射進來，他的心情更加不安了。在黑暗中，他不知道敵人什麼時候會來，他看不見他的敵人，可是至少敵人也看不到他，他有躲藏的餘地，但如今有了光亮，他却連躲藏的餘地也沒有。他心中陡地一驚，身形一閃，電也似疾，向後退去，縮到了大廳中一個最陰暗的角落之內。

劉天豪躲了起來之後，心中畧爲放心了些，連忙又向四面看去，看看剛才在黑暗之中，用那樣陰惻惻的聲音發話的是什麼人。當他提心吊胆，四面觀看之間，他覺得他自己，簡直像是一頭老鼠。本來，有什麼人闖入劉大俠的住所，那吃驚的應該是那個不速之客，可是如今，他因爲做了虧心事，他反而比人家更吃驚，連有光亮的地方都不敢去，而只好縮在陰暗的角落之中，担驚受怕地四面張望。

劉天豪一想到了這一點，幾乎忍不住又要怪聲笑了出來，然而就在這時候，那陰森的聲音又傳過來了，這一次，聲音仍是由上面傳下來的，道：「你躲起來了麼？嘿嘿，無論你上天下地，你想躲起來麼？你是絕對躲不過去的，嘿嘿，嘿嘿！」

劉天豪被那種冷笑聲音弄得毛髮直豎，他陡地吸了一口氣，喝道：「你是誰？」這一下暴喝，聲音極其驚人，悠悠不絕地向外傳了開去，震得了屋頂的破洞邊緣，又落下了幾片瓦來。可是，等他暴喝聲過去，却又是一片寂靜，並沒有人回答他。

劉天豪在心中自己安慰自己，心想一定是自己一開口，聲勢如此驚人，已將對方嚇走了，對方既然那麼容易被自己嚇走，當然不會是索命血影了，不是索命血影，自己當然不怕，唉，看來在這裏躭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快上嚴家莊去吧。

劉天豪再不濟，也是個一生闖蕩江湖的人物，這裏偌大的家業，他倒也拿得起，放得下的，一想到唯有到嚴家莊去，自己才可以借喪門帮的勢力，來抵擋一下索命血影，他再不留戀，說走便走，身形陡地一閃，已經從大廳中掠了出去，一面向外飛掠，一面身形拔起，已到了圍墻之外。

劉天豪甫到圍墻之外，身子向下一沉間，只聽得背後也發出了極其輕微的「擦」地一聲響。那一下聲響，可以說輕到了極點，可是劉天豪的耳目，何等靈敏，立時聽出，反手一掌，便掃了出去！他一掌掃出，方始轉過身來，他的動作，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快絕無倫的了，可是跟在他身後的那人，身法却比他更快。在他疾轉過身來之際，只看到人影一閃，那人已在他的左側，緊接着，在他的背後，又響起了「嘿」地一聲冷笑，那人竟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在他的身邊掠過，轉了一個半圓，閃到了他的背後，輕功之高，實是難以想像。

劉天豪大吃一驚，左掌一揮，又向後掃出，當他第二掌的掌風，呼嘯排蕩，向他的身後湧出的俄頃，他第一掌的掌力，才掃到他住所的大門口，只聽得轟然巨響過處，兩扇朱漆大門，竟被他的掌風，撞得一齊拍落下來，碎成片片，木屑亂飛。劉天豪也不暇顧及自己的大門毀壞，立時又轉過身來，等到他轉過身之際，仍是只看到人影疾閃，那人竟又轉到他的身後。劉天豪陡地一呆間，他第二掌的掌風，已將面前的一株大樹，掃得枝葉紛落，斷葉殘枝，都帶着一種刺耳的呼嘯聲向四面飛了開去。

劉天豪前後已發了好幾掌，可是不論他的動作如何快疾，總是只見到人影一閃而已，那人身手的快捷，乃是他從所未曾經歷過的怪事。劉天豪在一呆之下，身形立時向前疾掠而出，眞氣連提，一個起伏，便向外竄出七八丈遠近，一連十來個起伏，掠到了一株大樹的前面，他身子突然一凝，背靠着大樹，向前看去，只見面前一片空蕩蕩，看不到有人。劉天豪喘了幾口氣，心想自己這十來個起伏，兔起鶻落，快疾非常，看來已把對方擺脫了，爲了小心起見，他仍然靜候了片刻，覺得再沒有什麼動靜了，才又慢慢地移動身子，離開大樹，但他仍防有變，因之身形滴溜溜一轉，矮身盤馬，「呼呼呼呼」連發出了四掌。

劉天豪這四掌拍出之後，仍然沒有別的反應，他才繼續向前趕路。正當他欲上路之時，天邊月色，甚是明朗，可是他趕出了十來里之後，烏雲捲至，將月色掩蓋，大地頓時變成一片漆黑。劉天豪一路之上，心中盤算，那個冷言冷語，窺伺自己，輕功又如此超卓的不知是何等樣人。他又想到抵達了嚴家莊之後，雖說可以利用喪門帮，但是喪門帮上下，一定都對自己充滿了敵意，可得要小心應付才好，同時，他還要不斷凝神傾聽，聽身後可有什麼聲音動靜，如此一直向前疾馳，遠處隱約已可看到有燈光閃耀。

劉天豪並不是第一次前往嚴家莊，他自然知道前面發出燈火之處，正是嚴家莊的所在。這時，夜色正深，嚴家莊上竟然還是燈火明亮，那却是劉天豪所意料不到的，他畧作猶豫，繼續向前奔去。不一會，他已可以看到，在莊門口掛着四個老大的燈籠，白底藍字，自左至右，乃是「天喪英材」四個大字，那是治喪的燈籠，在莊門口，一字排開，有八名勁裝漢子守着大門。

大門之內，每隔三數丈，便有四名勁裝漢子站着，狀如衙役排班。大廳內燈燭輝煌，隱隱有哀哭之聲，傳將出來。劉天豪來到莊門之前，那八名勁裝漢子，立時分開左右，一齊迎了上來。這八個人的肩頭之上，全披着粗蔴織成的披肩，一望便知這是喪門帮的服飾。一到了和人公然相對之際，劉天豪自然不得不收起心中的怯意，隔大門還有三五丈遠，他向前掠出之勢子已慢了下來，一步一步，氣宇軒昂地向前走去，來到了那八個勁裝漢子面前。那八人中爲首的一人問道：「閣下高姓大名，也好通報。」

劉天豪一聲冷笑道：「這倒好笑了，嚴家莊乃是我常臨之地，如今我來此，反要受喪門帮的人來盤問，這又算是什麼道理？莫非嚴莊主一死，偌大的一座莊院，就成了喪門帮的地盤了麼？」

那八個人互望了一眼，劉天豪以爲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了，却不料那八人一言不發，又退了回去，同時，只見兩個人已自裏面疾掠出來，來到劉天豪的面前，那兩人是曾經與劉天豪動過手的，見了面自然認得，劉天豪一聲冷笑道：「嚴家莊原來當眞成了喪門帮的天下，這也眞是武林奇聞了。」

那兩人也冷笑一聲道：「不錯，喪門帮上下，全在嚴家莊中，但喪門帮在此，却是爲嚴莊主伸寃來的，劉大俠可別見怪。」

劉天豪連聲冷笑道：「笑話，喪門帮上下，喜歡佔住嚴家莊，我又憑什麼見怪，兩位說得也太奇了。」

那兩人不再說什麼，轉過身去道：「劉大俠請跟我們來。」

劉天豪跟在兩人後面，大踏步地走了進去，他看到喪門帮在嚴家中，戒備如此之嚴，既然是爲了想借喪門帮的力量來抵禦索命血影的，那自然是希望喪門帮的戒備越嚴密越好了。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索命血影若是一到，他必然可以知道，到時，拚得過就拚，若是拚不過，也還可以溜之大吉，而且，聽得兩人的口氣，似乎連喪門帮主也在這裏了，那麼，自己至少可以得幾天安寧了。是以他心頭反倒放寬了不少，大踏步直上大廳之上。

大廳上早已安置着嚴令的靈位，帷幔低垂，紙錢高燒，劉天豪步到靈前，深深一揖道：「嚴兄，你死得不瞑目，但劉某人問心無愧，雖然因此驚動武林豪傑，也可令你死因大白的。」

他說來，慷慨激昂，在爲自己辯白，在一旁的喪門帮高手，却都是寒着一張臉，一聲不响。劉天豪講完之後，轉過身來道：「貴帮帮主何在，請出來相見。」

那帶領劉天豪進來的兩人，冷冷地道：「帮主另有要事籌劃，劉大俠請到書房歇息。」

劉天豪假作生氣道：「此言何意？莫非我自己來了，還會走麼？如今我可算是被監視了？」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才沉聲道：「劉大俠，爲免節外生枝，不得不如此，反正不出半個月，各路英傑，便可抵達，屆時自有公論，若是評議下來，是喪門帮的不是，敝帮自當一併謝罪！」

劉天豪冷笑幾聲道：「君子坦蕩蕩，我本未作虧心事，又何懼之有？」

那兩人道：「如此自然最好了！請！」

他們帶着劉天豪，來到了一所小院落之中，一路行來，劉天豪早已察到那小院落的四周，隱約暗伏着許多人。

進到院子，兩個家丁模樣的人迎了上來，可是這兩個人雖然作家丁打扮，劉天豪却一眼便看出此輩都是內外功俱有極高造詣的高手。劉天豪心中只覺好笑，他佯作不知，任由那兩個人伺候着自己，就在這所院落中住了下來。他心想：索命血影一現，七日之內，必有結果，如今總算已捱過一天了，還有六天，自己將可以在這裏渡過，只盼喪門帮的人可以對付得了索命血影，那自然最好，要不然，假手索命血影，將喪門帮除去，也是大妙，自己只消留心外面的動靜，大可高枕無憂了。

劉天豪在嚴家莊中，暫且安住下來，可是他的一子一女，此時却仍然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難以有片刻的安寧。當劉若風被陳亭帶走之際，劉能，劉鳳，還有天樞上人，全和劉天豪在一起。但是等到天劍張化趕回來報信時，却只見劉天豪一個人，在和喪門帮的高手苦鬥，並未曾見到別的人。原來，當劉若風被帶走之後，事情又有了一點變化。

劉若風被陳亭以「雲翻萬里」輕功身法帶走，劉天豪追之不及，心中自然更是焦急，再一轉身間，劉蕙也已不見，更令得他有六神無主之感，就在此時，天樞上人冷冷地道：「劉大俠，這兩人死有餘辜，我看你也不必再找他們了！」

劉天豪的身子微微發抖，道：「上人，你何必如此說？當年若不是北斗七子有見不得人的事情，又何致於招來索命血影？你我大哥莫說二哥……」

劉天豪的話還未曾講完，天樞上人突然揚聲怪叫了起來。顯然是劉天豪的話，觸及了他心中的傷痛，是以他所發出來的怪叫聲，簡直就像是一頭野獸在嚎叫一樣，難聽到了極點，將劉天豪的話頭，突然打斷。天樞上人叫了幾聲，停了下來，他那種兇狠的神情，令得劉天豪這樣的高人，心中也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來。半响，天樞上人才道：「我早已看出來了，你們一家人，人人都有資格惹索命血影上門的！」

天樞上人這一句話出口，劉能和劉鳳兩人，一齊抬頭，向劉天豪望來。因爲在事情發生之後，對於劉天豪當年究竟做過什麼事，自然也是不得而知的。劉天豪一見兒女向自己望來，臉上竟已大有懷疑的神色，心中更是惶急，他不急還好，一急之下，便等於不打自招了。

劉天豪心中發急，面色大變，而且在劉能和劉鳳兩人的逼視之下，他越是要裝出自在的樣子來，却又越是不自在。劉能還不敢說什麼，但劉鳳却問

道：「爹，原來你也有事麼？」劉天豪斥道：「胡說，我有什麼事？」他竭力要使自己的語音來得自然，可是事實上，他的聲音，却是仍帶乾澀，就像是聲嘶力竭的哀呼，哪裏像是威嚴無匹的呼喝？他不開口還好，一開口，連劉能也發出了「啊」地一聲，身子已不由自主，向後退去。

劉天豪急道：「能兒，你作什麼？」劉能向後退得更快，像是他的父親染了疫症，挨近一些，便會傳染似的。

劉天豪又叫道：「能兒，站住！」

劉天豪越叫，劉能退得越是快，他一個「住」字才出口，劉能的身子，突然一轉，轉了過去，怪叫一聲，向外便奔，一面奔，一面還叫道：「大姐，索命血影不是來找我們的，你還不快走？」

劉能的輕功本來也不怎麼好，可是這時他向前奔跑之勢，却是快疾之極，簡直如同一陣輕烟一般，轉眼間就不見了。

劉鳳被劉能這樣大聲一叫，面上神色，也不禁爲之大變，她身形挪動，也向後退出了兩步，劉天豪心中大急，叫道：「鳳兒！」

要知劉若風被人搶走，劉蕙劉能，相繼離去，給他的打擊雖然大，但是他却還能忍受。唯獨這時，他看到劉鳳這時也想離去，他却忍不住了。因爲劉鳳是他第一個孩子，是他最疼愛的孩子，倘若劉鳳也離他而去的話，他實在難以受得住這樣的打擊的。

所以他叫了一聲之後，不但臉色劇變，連身子也在微微地發起抖來。他一叫，劉鳳又向後退出了兩步道：「爹，寃有頭，債有主，索命血影既然是來找你的，我……我自然……不便在此久留了。」

劉天豪喘着氣道：「阿鳳，你聽我說，我……並沒有什麼事，索命血影……」

當他講到這裏時，劉鳳不住地後退，已經退出了近兩丈開外了。而這時候，劉天豪也幾乎是在向劉鳳哀告一樣的說道：「阿鳳，他們都去了，你一定要留在我的身旁，你是我最疼愛的孩子，你……啊，你……」

劉天豪講到這裏，只覺得眼前一陣發黑，身子站立不穩，向一旁騰騰騰連跌出了三步，肩頭撞在一株樹上，「砰」地一聲响，將那株樹撞得斷下來。這一撞，又令得劉天豪淸醒許多，他定睛望着前面。剛才，他是因爲自己已近乎哀告，而劉鳳仍然在不斷地後退，所以才感到眼前發黑的。但這時，當他定過神來，向前望去之際，劉鳳却連踪影也不見了。在那一刹間，劉天豪只覺得自己的身子，整個變成了空虛似的，他似乎覺得再也不能站立得穩，而像要飄飄蕩蕩向上升起一樣。

劉天豪張大着口，正待再叫喚「阿鳳」時，然而，劉鳳已然跑得連踪影都不見了，他就算叫破喉嚨，那又有什麼用？他緊緊地抓住了斷樹，就這樣站着，直到天樞上人突然怪笑了起來，他才猛地一震，尖叫道：「你笑什麼？」

天樞上人一面尖笑，一面道：「我笑你四個兒女，這時個個都棄你而去，你的心中定然很難過了，是不是？」

天樞上人的話，像是利刃一樣，直貫劉天豪的心頭，劉天豪幾乎又要昏過去，天樞上人又是一聲長笑道：「劉大俠，你也太想不開了，養兒育女，長大成人，自然個個離去，那只不過是遲早的事，你又何苦急得這副模樣？哈哈，哈哈，哈哈！」他一面笑，一面又拂撥鐵琴，發出了刺耳之極的「錚錚」聲，在笑聲和琴聲之中，他一個轉身，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開去，只留下劉天豪一人，仍是呆呆地站在那裏，過了好一會，他才緩緩地轉過身望着斷樹殘牆，和冷冷淸淸的大門口，他實在不相信，曾經煊赫一時的門楣，在一日之間，會變成這個樣子，他更不相信，自己的子女，會一個接一個地離開自己。

他呆了許久許久，才聽到身後有急驟的腳步聲傳了過來，當他乍聽到腳步聲的時候，他還以爲是劉能和劉鳳兩人回來了，不禁陡地轉過身去，可是來的却是喪門帮中的高手。那時，劉天豪心中，憤懣到了極點，就算沒有人來，他也就會發瘋也似地向着磚石樹木來拳打腳踢的了，是以喪門帮的高手一到，他便衝了上去，雙方幾乎未曾發話，便已動起手來。一面動手，一面劉天豪的心情，反倒慢慢地鎭定了下來。他正在想這樣纏鬥下去，也不是辦法之際，天劍張化也在那時候趕到了。

天劍張化後來看出情形不妙，也自離去，只留下劉天豪一個人的時候，他才害怕索命血影會找上門來，終於連夜投奔到嚴家莊的。

且說首先逃了開去的劉能，他一口氣奔跑了十多里，也不知道自己那裏來的這一口氣力，能奔跑得這般快捷，他一直跑到再也提不起腳，跌倒在地上，又爬起來再跑，到後來實在跑不動了，這才伏在地上，氣喘如牛。那時候，他雖然重衣盡濕，可是他的心情却十分輕鬆，因爲他已經逃走了，逃開了索命血影前來索命的危險了。

他回頭看去，並沒有人追來，才站起身來，繼續向前走去，他要離開那幅曾染過索命血影的牆越遠越好。

他走到一處鎭甸，買了一匹駿馬，向前飛馳而去，日以繼夜地向前趕着路，兩三天下來，跑死了

好幾匹駿馬，離家已有五七百里了。

在這兩三天中，他仍然時時刻刻担心索命血影的前來，因爲索命血影究竟是來找劉家的什麼人的，他也不能確切知道，而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爲，却是深知够有資格惹得索命血影上門的，是以他心中仍是十分害怕。

但是三天過去，仍然沒有什麼事故發生，他不禁大爲寬心，他仍要向前趕路，直到他不得不勒住馬韁爲止。那是因爲他已經來到了一道極闊的大江的前面。

這三天來，劉能只是日以繼夜地策騎飛馳，連一刻也不肯停留，逢鎮過市，至多停下來買一些乾粮，便又飛身上了馬背，他只求離家越遠越好，也不理會自己是向什麼地方而去的，直到這時，到了那道大江的邊上，他勒住了馬，放眼向前望去，這才陡地一呆，心中不禁「啊」地一聲，暗忖自己怎麼在不知不覺之中，來到了這個寃家地方了？那是長江，如此遼闊的江面，那樣浩蕩的江水，毫無疑問，那是長江！

劉能發覺自己竟然厠身在長江江岸，心頭不免大是駭然，自從他和青鯉幫合作，在長江江心，刦了吳英傑，吳素蘭兄妹兩人所押的鏢車，又害了兩人之後，有人提起長江兩字，他都禁不住會心驚肉跳，當然不會再到長江邊上來勒馬遠眺了，他實是想不到自己還會來到長江的邊上，但這時候，他却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之下來到了。

劉能立時覺得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他心中立時想到：自己竟陰差陽錯地來到了這裏，會不會是不祥之兆呢？但是他心中立卽自己替自己壯胆；不會的，這件事根本沒有人知道，有人知道的話，早就找上門來了，還會等到今天麼？一想到這一點，他胆氣陡壯，提起馬韁，沿着江岸，向前慢慢地走了過去。

不一會，便看到前面，有一個渡頭，遠遠地看到有七八個大漢，正牽着馬，踏上一艘極大的渡船，一看便知道那七八人都是學武之士。

劉能一見有人，心中又猶豫了起來，不想前去，可是這時他已走得相當近了，衆人也已發現了他。只聽得那羣人中，有一人叫道：「咦，這位不是劉公子麼？」

劉能陡地一怔，那出聲的人，本來已經上了渡船的，這時一面叫，一面向上掠登岸上，身手極快，轉眼之間，便來到了劉能的面前，劉能已認出那人面容甚善，但是却記不起他是什麼人來。他心頭怦怦亂跳地道：「閣……閣……閣下何人？」

他心中發慌，一個「閣」字，連講了幾次，像是在學青蛙叫一樣。那人忙道：「劉公子自然不記得我了，一年之前，在下曾去拜謁過劉大俠，得瞻公子風采，至今未忘，在下是華山三劍中的李志祥，公子可還記得？」劉天豪乃是天下頗著名聲的豪俠，過往前來結納的武林之士，不知凡幾，劉能如何記得這許多？這時，他也未曾聽淸那人叫什麼名字，只是聽到了一句「一年之前曾去拜謁過劉大俠」，心中便已高興不盡了。因爲既然是一年之前見過，那麼，近幾天來所發生的事，他自然是不知道的了。

劉能的心頭，不再那麼害怕，他反倒擺起架子來，也不下馬，便道：「對了，對了，我好像是見過尊駕的。尊駕過江去麼？」那李志祥忙道：「正是，劉公子可也是過江麼？」他一面講，一面揚聲叫道：「喂，渡家等一等，金獅劉大俠的公子也要過江了。」李志祥一叫，劉能就算不想過江，也就非過不可了。他跳下馬來道：「李朋友，你這麼一來，我倒不好意思了。」他口中雖然在說「不好意思」，可是一副洋洋得意之狀，却是溢於眉宇。李志祥忙道：「那怕什麼，這幾位全是武林中人，得以結交劉公子，實是幸事，而且，我們過江之後，還要與華山神龍會合哩。」

劉能一聽得「華山神龍」四字，不禁「啊」地一聲道：「原來華山派的掌門，華山神龍也來了，可是江南有什麼大事麼？」李志祥道：「也沒有什麼大事，只不過是幾個高手接到吳大俠的請帖，說有要事相商，我們在華山附近，得了信息，也趁機到江南去看看熱鬧，我們當然是沒有資格參與其事的，但是劉公子一到，自然不同，那是難得的上賓了。」

李志祥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送了上來，令得劉能十分受用，當他聽到了「吳大俠」三字之際，心中也呆了一呆，「什麼吳大俠」那一句話，已經將要衝口而出了，但這時，已來到了渡口邊上，渡船上的七八人，已一齊擁了上來，李志祥便分別爲他介紹，無非是華山三劍，六盤雙雄之類。

劉能大擺架子，對人愛理不理，衆人則一味巴結，劉能一連幾日，急急忙忙地趕路，見到有人向他多望幾眼，都不免心驚肉跳，忽然之間有人向他這樣巴結奉承，他自然大是歡喜，將連日來的心急之事，放過一邊，隨着衆人的口風，大放厥詞起來。過了不一會，船已到了對岸，一行人上了岸，策騎馳出了三五里，只見路旁一個大涼亭之中，坐着四五個人，那些人隔老遠就滾鞍下馬，只有劉能一人，策馬直到亭前。只見亭內坐着一個中年書生，以及一位個子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火紅色長袍的老者，另外一個，則是一個頭陀。劉能在這三人之中

認識兩個，那便是紅衣老者華山神龍和七煞頭陀。華山神龍是華山掌門不用說，那七煞頭陀，名字雖然够兇，但却是正派人物，嫉惡如仇，黑道中人碰到他莫不聞風而遁。這會劉能見了他，心頭也不禁一陣劇跳，但他回心一想。自己的事，人家未必知道，又怕得何來？是以他翻身下馬，連忙施禮道：「兩位老伯，小侄劉能叩見！」華山神龍首先道：「咦，你父親怎麼不來？」劉能呆了一呆，不知道華山神龍突然如此問起，究竟是什麼意思。

劉能呆了片刻，才支吾道：「他老人家有點事，走不開。」七煞頭陀、華山神龍和那中年人的面上，皆有些不以爲然之色。七煞頭陀道：「這就是劉金獅的不是了，老吳說有要事相商，只請我們四人，何以他竟推托不來，當眞豈有此理！」

那中年人則道：「他已派兒子來了，也是一樣的。」

華山神龍又問了一句道：「可是令尊派你前來代替他的麼？」劉能心想，自己連父親是否接到請帖一事也不知道，何以會是他派來的？但是眼前情形，如果說不是的話，只怕還有進一步的麻煩。

劉能一向好自作聰明，是以這時，他便點頭道：「是的，家父命我來代他，他實在有一點要緊事，眞正走不開，尙祈各位原諒。」劉能此際的應對，頗是得體。七煞頭陀也點了點頭道：「劉金獅眞走不開，那也罷了，這位是見惡如見仇，逢惡必殺，霍東方霍大俠，雖與令尊不識，但也心儀甚久，你過去拜見吧。」

劉能在聽到「見惡如見仇，逢惡必殺」這個名堂之際，雙腿已禁不住在發抖了，一個七煞頭陀，已令他提心吊胆，更何況再加上一個出名的「見惡必殺」霍東方！七煞頭陀令他上前拜見，由於雙腿早在發軟，是以他立時跪了下去，人既然跪倒在地，口中自然也不得不道：「晚輩劉能，參見霍大俠。」霍東方的面容，不苟言笑，他不像七煞頭陀那樣威風凜凜，也不像華山神龍的神氣攝人。若是心無所忌的人，見了他也不會覺得他有何異樣，但如果是一個心懷鬼胎的壞蛋，見了霍東方那種剛正臉容，却又會坐立不安的。

當下，霍東方一欠身子道：「劉賢侄不必多禮，令尊既然派閣下前來代表，那閣下一定有過人之能了。」霍東方的話，講得甚是客氣，但劉能已是嚇得背上冷汗涔涔而下，站起身來，侍立在三人之側，噤若寒蟬。

三人又談論了些不相干的話，華山神龍便站了起來道：「我們此時啓程，雖說比老吳約定的時間早些，但是他下書相約，當必有非常的要事，我們早到些時，也免他心急。」七煞頭陀忙道：「說得對，咱們這就上路！」他一面說，一面已大踏步地跨出石亭，撮唇一嘯，一隻全身上下漆也似黑的驢子，便自遠而近地奔了過來，跑到七煞頭陀的身邊，七煞頭陀一翻身，上了驢背，道：「我先走了！」那小黑驢眞也乖巧，七煞頭陀一句話未講完，牠已拔步奔前，轉眼之間，已奔出十七八丈之遠了。

華山神龍雙掌互擊，立時有華山派中弟子，牽過了三匹駿馬來，劉能和華山神龍、霍東方一齊上了馬，便向前疾馳而去。

劉能坐在馬上，心中不斷在思量，因爲他甚至於不曉得他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但自己既然已冒認是父親金獅劉天豪的代表，若是再去問人到什麼地方去，那豈不是笑話？一路之上，他心中極感不安，好幾次想要溜之大吉，但是和華山神龍、霍東方這等高手在一起，若想溜走而不被兩人發現，那是談何容易之事？事實上，劉能根本也提不起這股勇氣來，是以他內心雖然不安，還逼得要裝成十分有興趣的樣子。他們一直向南疾馳，到了第三天的黃昏時分，三匹駿馬，已到了一座城門之前。劉能在這三天來，只知道自己是在向南走，並不知道自己應該到什麼地方去。這時，他猛地抬頭一看，只見城門之上，寫着「胥城」兩字，劉能乍看之下，幾乎從馬上跌了下來！

劉能連忙勒住馬韁，失聲道：「這……這是姑蘇城！」

霍東方轉過頭來道：「是啊，劉賢侄，你的面色，怎的這麼難看？」這時候，劉能居然還可以騎在馬上，那實在可以說是奇蹟了！他甚至未曾聽眞霍東方在說什麼？他心中只是在想着：吳大俠，吳大俠，敢情就是姑蘇大俠吳天應，這怎麼辦？這怎麼辦？他緊緊地握着韁繩，手指的關節都發青了、發白了，但他還是緊緊地握着，他的額上，豆大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地掉下來。

霍東方心中更是奇怪，他拉着韁，令坐騎後退了幾步，道：「劉賢侄，你覺得怎麼了？」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按住劉能的脈門。

霍東方的內功極高，這時他當然未曾施出大力，只不過分許內力，向前衝了一衝而已。但因爲他握住了對方的脈門，所以劉能突然身子一震，「啊」地一聲，如夢初醒也似地抬起頭來。霍東方又問道：「什麼事？」

劉能却是問非所答，道：「姑蘇城，這裏是姑蘇城！」霍東方向華山神龍望了一眼，華山神龍濃眉皺了一皺，他自然不知道劉能在鬧什麼鬼。霍東方又問道：「劉賢侄，可是有人向你暗算麼？」

這時候，劉能心中，固是仍是焦急萬狀，但他

總算已定了定神，他心念電轉，暗忖吳天慶的家中，自己是絕對不去的，但是如今，可也絕不能先露出什麼破綻來。當下他勉強一笑道：「我們是到姑蘇吳大俠家中去，可是麼？」霍東方雙肩聳動，道：「你究竟有什麼不對頭，不妨直言。」劉能心想，此時若不是胡言亂語，敷衍一番，勢必引起他們兩人的疑心，他們兩人倘若引起疑心，自己想要溜開，那就更難了，是以他道：「剛才我在一抬頭間，看到城牆上有一個人疾掠而過，很像是吳大俠的模樣，所以驚駭。」

華山神龍冷笑了幾聲，道：「你一定是眼花了，吳大俠自走火入魔之後，身體早已不能動彈，再繼以子女遇害，傷心過度，連雙目也已盲了，如何還能在城牆之上飛掠而過？」劉能在聽到「子女遇害」之際，一顆心幾欲奪腔而出，他忙道：「是，是，一定是我眼花了。」霍東方和華山神龍兩人，也不再出聲，三匹駿馬，繼續前行，進了胥門，劉能心中就像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劉能故意墮在後面，眼看前面兩匹馬，已轉過街角，劉能連忙滑下馬來，伸手在馬股上「拍」地打了一掌，那匹馬便向前直走，劉能的身子，向旁一閃，閃進了一條小巷，他連忙向前直走，轉眼之間，出了小巷，左右一看，右首恰好是一家大茶館，茶客衆多，喧閙之聲，傳出老遠。

劉能這時心中十分恐懼，看到茶館中這樣多人，心中便立時興起混在人叢中的念頭，他仍然怕自己逃得不够快，是以背對着茶館的門一步一步向後退了進去，他一面退，一面還在不斷地左右打量着，唯恐被人發現，却不料他顧得了前面，却顧不了後面，剛一進茶館，便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劉能連忙轉過身來，抬頭一看，不禁呆住了。

他撞到的那人，不是別人，竟是七煞頭陀！七煞頭陀「咦」地一聲道：「怎地只有你一個人，他們兩個呢？已到了吳大俠府上了麼？」劉能在這時候，當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連喘了幾口氣，才道：「我……入了城……貪看街景，和他們……走散了。」

劉能居然能够立時說出這樣的謊話來，那確實是難得之極的事情，七煞頭陀「唔」地一聲道：「那也不打緊，他們這上下，大約已經到了，你和我一齊去吧。」在這樣的情形下，劉能除了答應之外，還有什麼話可說？他和七煞頭陀一齊出了茶館，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低聲問道：「你……不是早我們走的麼，何以——如今才到？」

七煞頭陀道：「我昨晚就到了。」劉能心中暗暗叫苦，他昨晚就到了，何以今日不在吳大俠府上，却會在茶館中吃茶，叫自己在亡命中，撞到了他，無法再逃走了。他還沒有開口，只聽得七煞頭陀又道：「我昨夜已到了老吳的家門口，那是景象全非了，我最怕一個人見到老吳，他向我欷歔起來，我便受不住，故此特地遲一些去見他，等你們一齊來了再說的。」

劉能心中苦笑，暗忖你爲了不想單獨去見吳天慶，却苦了我也。於是他便跟着七煞頭陀走，一路之上，還在不斷想轉溜走的念頭，但却也不敢貿然行事，就在他心大心細，打不定主意之間，已經來到了吳天慶的宅第門前。到了這時候，劉能只得橫了心，暗忖自己做的事，人家也不知道，不如硬着頭皮頂過了這一關，等到吳府上的事情完了之後，再作打算好了，若是害怕，那反倒會露出馬脚來。

他打定了主意，心中安定了不少，放眼打量吳大俠的府第。這裏，他是來過不止一次的，但以前的情形，和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以前門庭輝煌，進出的人極多，一派興旺之象，叫人一看，便知道這所大宅的主人，是一位交遊素廣的人物；但是如今，却門庭冷落，朱漆大門上，斑剝陸離，在大門的角上，甚至還結了幾個老大的蛛網，圍牆之上，簷瓦破落，簡直像是一所沒有人居住的荒宅一般。劉能看了也覺得怵目驚心，難怪和吳天慶交厚的七煞頭陀，在宅前徘徊，竟也提不起勇氣進去看吳天慶了。

他們兩人才一到門口，便聽到馬蹄聲傳了過來，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也到了。兩人見劉能和七煞頭陀在一起，都「咦」地一聲道：「你到哪裏去了？」劉能支吾着敷衍了過去，兩人也不曾深究，這令得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霍東方和華山神龍兩人，在門前打量了片刻，也不禁嘆了一口氣，霍東方踏上石級，抓起門環，「拍拍拍」地打了三下。過了許久，才聽得裏面有脚步聲傳了出來，接着「呀」的一聲，大門打開，一個老眼昏花的老蒼頭，看他仰頭看了半晌，顯然是看不清楚來訪的是什麼人。華山神龍首先跨進門去，道：「老吳，我們來了！」

華山神龍聲若洪鐘，神氣充沛，聲音悠悠不絕地傳了出去，倒將那老蒼頭嚇了一跳，坐倒在地上。只聽得一個十分低沉的聲音，在內院傳出來道：「四位來了麼？請進來！嘿嘿，我連好朋友來了，都不能迎迓，實在……實在太說不過去了。」華山神龍等四人，一齊向內走去，那老蒼頭這才爬起身來，將門關好，也跟在四人的後面，他們穿過了滿是塵埃的大廳，自一扇門中走過去，又聽得吳天慶低沉的聲音道：「各位請向左轉，推開第三扇門，就可以看到我了！」

那種低沉聲音，居然會是江南大俠吳天慶所發出的，劉能似乎難以相信。由此也可以知道這些年來，吳天慶迭遭變故，實在難以形容。劉能向前走近一步，心頭的劇跳，便加甚一分。但如今已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就算想退縮，也是不行了。等到華山神龍推開了那扇門時，劉能躲在最後，向內看去，只見那間房間，相當寬大，但是裏面的陳設，却十分簡單，只有五張椅子，一個又乾又瘦的老人，端坐其中的一張椅上。華山神龍已一步跨了進去，可是他身子却突然凝了一凝，失聲道：「你……你是……」吳天慶臉上的肌肉，牽動了一下，也不知道他是在哭，還是在笑，道：「我和以前不能比了，但莫非老朋友也認不出我了麼？」華山神龍等三人，都是你望我，我望你的一聲不出。

華山神龍，霍東方和七煞頭陀三人，實在講不出什麼話來，因爲在眼前那又乾又瘦的人身上，一點也找不出當年吳大俠的一些英風來，劉能的心中，本來一直在惴惴不安，可是當他見到吳天慶吳大俠竟已變得和死人一般之際，他一面心驚，一面却也放下心來，這樣一個乾癟老兒，又是走火入魔，全身不能動彈的人，有什麼值得畏懼？劉能起初得知自己要去的地方，乃是吳大俠府上之時，腰肢就未曾挺直過，直到此際，他才傲然地挺起胸膛，大踏步上前。

吳天慶一直在「嘿嘿嘿」地乾笑着，道：「好朋友終於來了，難得，難得，請坐，請坐！我自遭巨變之後，不但身不能動，連雙眼也已盲了，簡直已是個活死人了！嘿嘿，嘿嘿。」他一面講，一面居然還在乾笑，可是他這幾句話，聽在三個好友的耳中，却是心驚胆戰，三人互望了一眼，異口同聲叫道：「老吳……」可是他們只叫了一聲，已再叫不出聲來了。

吳天慶「咦」地一聲，道：「劉金獅怎地不來？」劉能忙道：「家父有點要事，實在不能抽身，是以命我前來的，吳世伯，小侄劉能叩見。」劉能這幾句話一出口，只見吳天慶面上的皮膚，突然可怕地抖動起來，刹那之間，他的面皮之下，好像有千百條小蛇在蜿蜒蠕動着，令人一看到就覺可怖之極，而他的體內，也發出一陣陣爆豆也似的「格格」之聲來。霍東方忙道：「老吳，什麼事？劉金獅不來，確然不够朋友，但他令大公子前來，也是一樣，況且，有什麼事，我們三人也足可効勞了！」

霍東方講完之後，才看到吳天慶的臉皮，漸漸地平復下來，他體內的那種「格格」聲，也已聽不到了。良久，才又聽得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很好！」他剛才那種樣子，分明是心中有一件極度憤怒的事湧起，可是轉眼之間，他却又連聲說「很好，很好！」霍東方等三人都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只是相顧愕然。劉能究竟是心懷鬼胎，剛才他見吳天慶那般神態，確是駭人，不免心裏大是吃驚，可是他暗忖：自己當年所做的事，換了假的天淸二十四式給吳天慶，這件事只有鍾山雙絕知道，而鍾山雙絕自得了甜頭之後，不知所踪，也不曉得他們武功學成也未？就算他們武功大成，想必也不會再在吳天慶跟前，道出當年的經過。而長江一役，青鯉幫全幫上下，除幫主程耀青一人，盡皆死亡，程耀青又下落不明，自己的所作所爲，當眞可以說得上神不知，鬼不覺，怕他何來？他這樣想着，胆子陡然壯了起來，乃順口道：「吳老伯有何吩咐，小侄自當盡力以赴，吳老伯放心好了。」

吳天慶又道：「很好，很好！」他緩緩地，僵硬地轉過頭來，對着劉能，只見他的一雙眼睛，睜得非常之大，可是眼腔深陷，灰濛濛地一片，黑白不分，顯然並看不到眼前的景物。劉能心中又發起毛來，吳天慶忽然一字一頓地道：「可恨我現在看不到你了，你以前是什麼樣子的，我竟記不起來，眞後悔當日爲何不多看你幾眼，也好記住你的樣子！」這幾句話，聽來極其陰森，連全然不明其中底細的霍東方，七煞頭陀和華山神龍三人聽來，都覺得十分不自在，別說劉能了。劉能面上登時變色道：「小侄……小侄何勞世伯掛念。」吳天慶又乾笑了一聲，道：「本來我早已把你忘懷了，但近半個月來，却是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劉能究竟作賊心虛，吳天慶的話，已令得他越聽越不是味兒，他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只好陪着乾笑了一聲。

七煞頭陀是心急之人，至此已經有點不耐煩起來，大聲道：「老吳，你千萬火急地將我們召來，可有什麼事？有屁就快放啦！」吳天慶又緩緩地轉了轉頭，在他頭部轉動之際，頸項發出「格格」的怪聲來，神情黯淡，他先嘆了一口氣，道：「家門不幸，禍生肘腋，各位諒也有所聞了？」七煞頭陀道：「是啊，我們全都曉得了，你走火入魔的消息我們也早聽聞，未及前來看你，可是因此見怪？」

吳天慶「桀桀」笑了起來道：「我走火入魔，是自己功力不濟，怎怪得你們的身上？我說的是在長江之上，我一子一女喪生的事！」霍東方等三人「噢」地一聲，正在等吳天慶說下去，可是就在鴉鵲無聲之際，忽然聽得一陣「格格格」和「得得得」的聲音傳了出來。霍東方等三人忙循聲望去，却見那聲音是劉能所發出的，那「格格格」之聲，是他的牙齒相叩之聲，「得得得」的聲音却是他身子顫抖，搖動所坐的椅子所發出來的。（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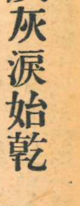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與黃瑜在客棧中被天殘五老之一索統迫戰，冷瑤光不敵，幸得黃瑜出門把索統驚走，翌日，他們走至武勝關，爲鐵衫帮主南豪及牡丹堡右相申六公聯手截擊，鐵衫帮擺下鐵衫混元陣，黃瑜與冷瑤光正感不支之際，索嫱與蒙鶩突地來到，把鐵衫帮衆擊敗逃去，蒙鶩爲了索嫱也含怒而走，那晚，冷瑤光偕黃瑜、索嫱共投客棧，黃瑜對冷瑤光與索嫱間的感情，大生妒忌，索嫱雖是百般忍讓，冷瑤光亦向她婉言解釋，但仍未能消去黃瑜心頭的妒火，含忿離開客棧，疾馳而去——



蜡炬成灰淚始乾

武漢是鄂省的首善之區，黃鶴樓前掛着一塊長匾，上面横書四個漆金大字「惟楚有方」。

這天是四月八日，信男善女，都在爲浴佛節而忙碌着，佛寺禪院，固然是人潮洶湧，一般名勝古蹟，也擠滿了欣賞憑弔的人羣。

冷瑤光自然要帶着她到各處遊歷一番，走累了，他倆就到黃鶴樓去歇息。

這座馳名宇內的古樓，底層賣茶，樓上賣酒，此時也是熱鬧非凡。

冷瑤光找到了座位，却沒有人前來招呼，客人太多，伙記實在忙不過來，就在此時，索嫱却忍不住叫了起來，道：「大哥！你看這些人是不是有點古怪？」

冷瑤光目光四掠，並未發覺有什麼岔眼之處遂扭頭詢問道：「妳看到什麼了？」

索嫱道：「樹葉不是到處都有麼？這般人眼巴的擠到這兒來喝樹葉，豈不是有點古怪？」

「喝樹葉」這實在是千古妙論，但茶葉原本是樹葉，人們爲什麼從來不提它就是樹葉呢？

這是習慣，香片，烏龍等名詞，代替了樹葉稱謂，索嫱此時說出喝樹葉，聽來反而有一種新的感覺。尤以她的嗓門是那麼嬌甜，姿色又是美艷，因而這喝樹葉三字出口，立即全樓矚目，暴出一片嘻笑之聲。

索嫱神色一呆，道：「怎麼啦，大哥！他們來是在喝樹葉嘛，我說的有什麼不對？」

冷瑤光尷尬的一笑道：「沒有不對，不過我

了，咱們到樓上去買點吃的吧。」

此時此地，冷瑤光實在不便解釋，撇開這個尷尬的處境，倒不失爲聰明的辦法。

樓上更是高朋滿座，已無虛席，冷瑤光環視一週，只好失望的退下樓去。

但……

「兄台留步……」

冷瑤光循聲一瞥，見是一個身着儒衫，手搖摺扇的少年，此人丰姿秀美，俊朗逸俗，他這一立起身來，當眞有如鶴立鷄羣之概。

索嫱首先嗯了一聲道：「大哥！他不是那姓任的麼？」冷瑤光悄聲道：「不錯，他正是百葉幫主共三化的首徒任天寵。」

索嫱道：「咱們與百葉幫已經結過樑子，最好不要理他。」

任天寵見冷索二人遲疑不前，又哈哈一笑道：「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位何必見外！」

冷瑤光暗忖：「牡丹堡以十餘輛馬車引誘自己，那是不打自招，承認他與孟雙虹失踪之秘有關，這位百葉幫主的首徒，當日在牡丹堡代替主人招待賓客，顯出他與該堡具有極深的淵源，自己不能放過牡丹堡，未嘗不可在這位任天寵的口中獲知一點蛛絲馬跡。」打定了主意，這才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帶着索嫱，坦然向任天寵立身之處行去，但對這位丰神俊美的百葉首徒，他却暗中深藏戒心。

任天寵肅客就座，招呼夥記添上杯筷，親執酒壺，爲他倆斟上一杯，然後擧杯一笑道：「人生雖如萍踪暫聚，也要靠一個緣字，來，爲咱們的訂交，兄弟敬兩位一杯。」

冷瑤光示意索嫱一同擧杯道：「不敢當，兄弟只怕高攀不上。」

任天寵哈哈一笑道：「小弟閱人千萬，還是第一次遇到像兄台如此英武氣概之人，也許咱們交淺言深吧，兄台能以姓名見示麼？」

冷瑤光淡淡道：「兄弟初入江湖，可以說是武林上的末學後進，縱然說出姓名，與不說沒有什麼兩樣。」

任天寵道：「兄台太謙了，來，咱們乾杯。」

冷瑤光不願吐露姓名，就是表示沒有跟任天寵訂交之意，但此人不僅毫無不豫之色，勸酒敬菜，仍然談笑風生。冷瑤光此時大爲後悔，因爲他既不願說出姓名，自然無法與任天寵作進一步的攀談，對探詢牡丹堡之事，只好作爲罷論了。

那麼他與任天寵的相聚，不但毫無意義，還是一個十分尷尬的處境，因而他想畧爲週旋，就託詞告退。那知索嫱忽地咳了一聲道：「任大俠，我想問你一句話！」冷瑤光聞言一呆，他對任天寵原是故作不識的，索嫱這一聲任大俠，豈不是暴露了底細？任天寵也是聞言一呆，但迅卽哈哈大笑起來。

索嫱愕然道：「我說錯了麼？任大俠。」

任天寵面色一整道：「姑娘沒有說錯，兄弟只是認爲朋友相交，應該推誠相處……」

冷瑤光道：「對不起，任大俠，在下隱姓埋名，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任天寵淡淡一笑道：「冷少俠蒙面祝壽於先，栽贓嫁禍於後，縱有不得已的苦衷，只怕也難獲武林同道的諒解！」

冷瑤光暗中一懍，敢情不止是他認出了任天寵，自己的一切，別人也早已瞭如指掌，如果不是被毫無心機的索嫱叫出一聲任大俠，自己豈不蒙在鼓中！接着他苦澀的一笑道：「任大俠責備的是。」

任天寵道：「兄弟性喜排難解紛，不知冷少顧不願說出原因所在？」

冷瑤光道：「江湖朋友誤聽傳言，在下遂變他們獵取天殘劍笈的目標，蒙面祝壽，不過爲了免麻煩而已，至於龍虎雙英逼問劍笈之事，在下說來自牡丹堡，意欲藉惜花帝君的威名，爲在下免一場無謂的紛爭，估不到龍虎雙英以訛傳訛，爲牡丹堡造成一項天大的誤會，這是在下始料所及的。」任天寵道：「少俠前往牡丹堡祝壽，是惜花帝君有舊？」

冷瑤光道：「素不相識。」

任天寵道：「那麼少俠別有用心了？」

冷瑤光道：「不錯，在下是往尋找一個失踪人。」任天寵道：「那失踪之人，是與牡丹堡有麼？」冷瑤光道：「看似無關，又像確有關連。」

任天寵道：「此話怎講？」

冷瑤光畧作尋思道：「任大俠能否回答在下一個問題？」任天寵道：「可以。」

冷瑤光道：「牡丹堡爲了追尋在下，曾經利十餘輛馬車……」任天寵道：「不錯。」

冷瑤光道：「牡丹堡爲什麼要用馬車？又怎使用馬車就能將在下誘出？」

任天寵道：「這個……咳，除了惜花帝君，怕無人能夠作答。」冷瑤光道：「那麼咱們的交，也只好就此結束了。」

任天寵哈哈一笑道：「好，撇開公事，咱們人訂交，冷少俠該不會反對吧？」冷瑤光道：「葉幫名滿江湖，在下實在不敢高攀！」

任天寵道：「那是說冷少俠瞧不起咱們這些湖末流了！不過冷少俠如果與牡丹堡有什麼折衝處，有了兄弟這個朋友，對將來也許稍有幫忙。」

索嫱也勸道：「就跟任大俠交個朋友吧，大哥！我看任大俠人頂好的。」

冷瑤光暗忖：「任天寵如此低聲下氣，想交自己這個朋友，多半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有安着什麼好心眼，不過不管他對牡丹堡之事有沒有幫助，自己再要拒絕，就顯得太沒有風度了。」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任大哥言重了，小弟同樣浪跡江湖，怎敢如此狂妄自大。」

他們乾了一杯，任天寵再對索嫱道：「姑娘！妳適才要問我什麼？」

索嫱道：「我問你有沒有見到八人護送的雙轅馬車……還有，我不是姑娘。」

回答索嫱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困難之事，但對她那「我不是姑娘」一語，以任天寵那般智慧超俗，見多識廣的人物，也弄得瞠目結舌，如墮五里霧中了。

冷瑤光道：「嫱兒，妳在胡說些什麼？妳怎麼不是姑娘了？」

索嫱櫻唇一噘道：「是我娘說的，嫁了丈夫，就不能再稱爲姑娘了。」

任天寵說道：「令堂說的對，但不知道尊夫是誰？」

索嫱指指冷瑤光道：「自然是大哥了，除了他還能嫁給誰？」

這位來自天殘谷的姑娘，當眞天眞得可以，她不止在大庭廣衆之中，否認自己是雲英未嫁的姑娘，聽她的口吻，好像她天生就應該嫁給冷瑤光，而天下男人之中，也只有冷瑤光，才能做她的丈夫似的。

任天寵心機深沉，他早已瞧出這位姑娘什麼也不懂，像白紙一般的純潔，因而他面色一正道：「原來是弟妹，小兄倒是失禮了。」

一頓接道：「此地太過噪聒，不如到小兄下處咱們再作長談吧。」

由於索嫱這麼一鬧，冷瑤光已然如坐針氈，任天寵提議到他的居處長談，他自然極爲願意，於是，他們離開了黃鶴樓，由任天寵領頭向江邊奔去。

他們沿江岸奔向上游，直到一處荒涼的江岸，才發現一艘雙桅巨帆。

這艘巨帆正是任天寵落脚的所在，看外表，不過是一艘普通的帆船，但舟中陳設却華麗無比，連四名舟子，兩名女侍，也都具有一身不可忽視的武功。

登上帆船，索嫱由女侍迎入內艙，冷瑤光與任天寵則在前艙歇息。他們飲着香茗，在愉快的閒聊着。

「大哥……」

「什麼事？兄弟。」

「你與牡丹堡……」

「牡丹堡的銀杏院主任眉兒是小兄的堂妹。」

「銀杏院主？那牡丹堡的組織，必然頗爲龐大了？」

「是的，牡丹堡分爲三宮六院十二軒，還有八駿八傑八護花及左右花相，算得是當代武林首屈一指的最大門派。」

「哦，那惜花帝君竟然如此好色！」

「不，只能說惜花帝君秉性風流，但風流與下流是截然不同的。」

「嗯……」

「說來兄弟也許不信，不錯，惜花帝君千方百計搜求天下美女，但除三宮主人三名花后之外，他決不親近其他女色。」

「唉……」

「怎麼啦？兄弟，你有什麼心事不成？」

「是的。」

「說給小兄聽聽。」

「孟叔泉世伯父女失踪，孟家妹子是被一輛轅馬車及八名護車大漢擄走……」

「那你就疑心是惜花帝君所爲了？」

「牡丹堡以該項馬車引誘小弟，如是惜花帝沒有關係，只怕他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

「不要急，兄弟，待我問問舍妹，自可水落出。」

任天寵語音甫落，忽地面色一變道：「不好茶中有毒！」冷瑤光大吃一驚，急運功一試，果數處穴道阻塞，內力無法提聚，片刻之間，他已爲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了。

任天寵額際青筋暴露，面頰上掛着痛苦的汗，他所中之毒，似乎較冷瑤光還要沉重幾分。

這艘巨帆之中，全是百葉幫的門下，在自己舟之中中毒，這實在太過意外了。

任天寵手按桌緣，沉聲怒叱道：「鄢逢春…鄢逢春……出來……」

鄢逢春是這艘巨帆的掌舵，除了任天寵，他指揮全船之權，但應聲奔出的，却是身着白衣，面煞氣的血刀門下蒙驁，這不得不使任天寵及冷光大感意外。

任天寵究竟不愧爲百葉幫主的首徒，他明知毒者敢於公然露面，對方必已掌握全局，但仍冷一聲道：「血刀門下，竟做出如此卑鄙下流之事當眞是見面不如聞名了！」

蒙驁仰天一陣狂笑道：「用點小小的計謀，也算不得什麼。」

任天寵道：「你知道身在何處麼？」

蒙驚道：「知道，我在閣下的座舟。」

任天寵道：「除了咱們，還有本幫六名弟子，閣下縱然藝業驚人，要想收拾他們六人，只怕很難如願！」

蒙驚道：「閣下不妨呼叫他們試試。」

任天寵當眞縱聲呼叫，却沒有一人答言，但意外的索嫱却奔了出來。

冷瑤光大喜道：「嫱兒，妳沒有什麼吧？」

索嫱道：「我很好，但他們全都睡過去了。」

蒙驚一怔接道：「索姑娘沒有喝茶？」

索嫱道：「樹葉有什麼好喝的？他們勸我喝它一口，結果我又吐進水裏去了。」

蒙驚手握刀把，冷冷道：「妳還是束手就縛吧，一旦我的寶刀出手，妳就後悔也來不及了！」

索嫱撇撇嘴道：「你不放掉我的大哥，後悔的不見得就是我。」

蒙驚勃然大怒，喝道：「那妳是不想活了，接招。」

血刀門下，眞個與衆不同，一刀揮出，狂飈陡生，索嫱還未拔出長劍，便被震得連退數步。

船艙地方太小，她一退便已來到船頭艙面之上，好在她已拔出紫蓋神劍，一招軟綿綿的劍式，迎向蒙驚迸力揮出。

以索嫱目前的功力，這一招縱然傷不到蒙驚，最起碼也會將他逼退數步，但她劍鋒所指，竟然偏向左側，對迎面撲來的蒙驚，一點也不發生作用。

她固然神色一呆，蒙驚也爲之大爲愕然，這位血刀門下似乎對索嫱這一指東打西的招式有了錯覺，他嘻嘻一笑道：「不要打了，索姑娘，咱們坐下來談談，他們不會礙事的。」

索嫱道：「不打也可以，那你就先放了大哥跟任大俠。」

蒙驚道：「妳放心，他們死不了的，咱們還是先聊聊。」

索嫱道：「有什麼好聊的，要聊你也得先放開我的大哥。」

蒙驚一哼道：「妳的大哥就如此重要麼？難道妳忘了，在邀谷的山神廟，咱們談的多麼融洽。」

原來這位血刀門下，打從山神廟一席傾談，竟深深的愛上了索嫱，此後他一直鍥而不捨，追逐在索嫱的芳踪之後，毋怪他適才與索嫱動手，並未發出血刀特有的兇煞之氣了。

可惜是剃頭的担子，一頭熱，索嫱櫻唇一撇，冷冷道：「還要說山神廟，你騙了我，我恨你還來不及呢！咱們還有什麼好聊的？」

蒙驚濃眉一挑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妳在山神廟對我那麼親密的？告訴妳，我打從懂事以來，就沒有愛過一個女人，現在既然愛上了妳，妳就非得嫁給我不可！」

自己的妻子，被別人當面求愛，這是任何人也難以忍受的，冷瑤光雖然身中劇毒，功力盡失，仍然一聲怒吼，縱身便向蒙驚撲去。

蒙驚哼了一聲，連頭未回，反臂一掌拍出，便將冷瑤光震得一連幾個翻滾，如果不是滾向艙門，準會葬身於滾滾江流之中。

索嫱大吃一驚，縱身就待撲救，蒙驚橫身一攔道：「妳不要不知好歹，哼，我那一點趕不上姓冷的，妳再不答允，我先宰了他給妳瞧瞧。」

索嫱暗忖：「自己沒有蒙上眼睛，功力無法發揮，而且在船上搏鬥縱然能够勝他，又怕他拿冷瑤光來威脅，倒不如引他上岸較爲妥當。」

這位從未涉足江湖的女郎，在形勢迫急之下也懂得使用心機，於是，她咳了一聲道：「你當[illegible]有話對我說麼？」

蒙驚道：「自然是眞的，我幾時騙過你了。」

索嫱心中暗罵，混賬東西，第一次你就騙了我，差一點大哥不要我了，還想對我扯謊，我才不[illegible]你的當呢！

自然，她心裏暗罵，口中不會說它出來，只是嬌媚的一笑道：「此處不方便，咱們換個地方說罷。」語音一落，彈身疾起，快得像一縷輕烟，向江岸急馳而去。

蒙驚微微一笑，也踉着跳上江岸，兩人一前後放足狂奔，片刻之間，到達一座密林之前。

蒙驚見索嫱停了下來，心頭方自一喜，但見索嫱的粉頰之上，蒙上了一片黑巾，不由詫然道：「妳做甚麼？爲什麼要將雙眼蒙了起來？」

索嫱冷哼一聲道：「你當眞是貴人多忘事，我不是對你說過，天殘門下對敵之時，是不用雙眼的麼？」

蒙驚道：「咱們好好的談談，又何必動刀動劍呢！」

索嫱道：「我本來沒有打算跟你動手，是你逼我的！」

蒙驚道：「妳千萬不要誤會，我在船上對你出手，是怕妳救那姓冷的……」

索嫱道：「我現在還是要救他，你不給解藥，咱們就得好好的打上一架。」

蒙驚道：「那有什麼用，打架妳不一定能勝過我，解藥同樣無法取得。」

索嫱冷哼一聲道：「話不要說的太滿，待咱們打過再說。」

不待蒙驚答言，她已一劍攻出，這一招她是蓄勢而發，只見暗勁潮湧，劍鋒直奔蒙驚的咽喉，出手之快，認位之準，使得蒙驚大吃一驚。

一連三招，蒙驚已然退出八步之多，而且他感到索嫱的劍上透出一股軟綿綿而又沉重無比的壓力，他雖然在盡力避讓，但覺寒氣侵肌，忍不住連打兩個寒噤。

在冷家莊，他領敎過索嫱的雲笈七籤杖法，想不到她的劍術比杖法還要凌厲。

迫不得已，他掣出了長刀，口中一聲大吼，振腕一招劈出。

他仍然發不出那兇煞之氣，這一刀的威勢，比平日對敵之時大爲減弱，不過血刀門的武功，依舊令人不容忽視，這一刀之力，仍有風雷迸發之勢。

他一面交手，一面高聲呼叫道：「索姑娘！妳聽我說，咱們是朋友，不是敵人，有話咱們好好的商量……」

索嫱道：「這有什麼好商量的，你對我的大哥下了毒，不交出解藥，甚麼話也是多餘的。」

蒙驚道：「我可以交出解藥，但妳必須答允作我的妻子。」

索嫱道：「一個女人能够嫁兩個丈夫麼？我已經是冷瑤光的妻子了，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蒙驚一楞道：「此話當眞？」

索嫱道：「我跟大哥在一齊很久了，你應該想得到的。」

蒙驚大爲失望，他雖是應付着索嫱長劍的攻勢，出手之際，似乎已失去原有的威力。

高手過招，半點也分心不得，他這一個失神，幾乎喪身於索嫱的長劍之下，好在索嫱蒙着兩眼，瞧不到他的神色，劍勢攻出，全憑聽風辨位，就這樣，只見銀芒一閃，劍鋒已逼近他的胸口，森森劍氣，似已裂肌而入。

蒙驚心頭一懍，急長刀上撩，身形後仰，於千鈞一髮之際，避開了致命的要害，但左肩一陣劇痛，已然裂開兩寸多長的血口。

「住手！」他厲喝一聲，接道：「給你解藥，蒙某認栽。」

索嫱應聲停手道：「你只要交出解藥，我不會傷你的。」

蒙驚將一隻綠色瓷瓶，交給索嫱，道：「索姑娘……」

索嫱冷冷道：「我是有丈夫的，你不能叫我姑娘。」

蒙驚咳了一聲道：「是的，冷……夫人。」

索嫱道：「你要說甚麼？」

蒙驚道：「我對冷夫人有一個請求。」

索嫱道：「什麼請求？」

蒙驚道：「咱們……咳，咱們今後做……做一個朋友……」

索嫱道：「這個我不能做主，必須我大哥答允才行。」

蒙驚道：「那我就一同回去見冷兄吧，順便也可告訴他對解藥的用法。」

索嫱道：「好吧，咱們走。」

血刀門下，以兇煞之名威懾武林，蒙驚此時竟然軟弱得像一個常人一般，估不到一個情字，竟有這般驚人的魔力。

他們回到適才泊舟之處，只見到滔滔江水，滾滾濁流，那裏還有那巨帆的踪影！

索嫱焦急得連連跺着纖足道：「船呢？我大哥呢？你說他們到那兒去了？」

蒙驚也感到極爲詫異，他微一凝思道：「咱們先沿着江岸找找，也許他們順流移到下游去了。」

全舟八人，沒有一個不是身中劇毒，除了巨帆被水沖走，誰也沒有移動之力，因而，他們一直找到武昌，得來的還是一個失望。

索嫱像一個失去親娘的幼童，她瞅着那無語東流的江水，芳心難過已極，如果當眞找不到冷瑤光，茫茫前途，她眞不知如何自處了。

蒙驚勸慰道：「咱們僱一艘船順流去找，我不相信那麼大的一艘巨帆，咱們會找它不到。」

在當前的處境之下，蒙驚的意見，是惟一可行之策，因此，索嫱同意了蒙驚的安排，他們僱了一葉輕舟，立卽順流而下。

江流湍急，快逾奔馬，當暮色降臨之時，他們已駛出百里之外。

一路之上，索嫱都是目不轉睛的向江面搜索，往來的船隻很多，却沒有發現那艘豪華的巨帆。

天黑了，他們無法察看，只好要船家催舟攏岸，就便尋找寄宿之處。

在迎岸一個小鎭，他們投入一間客棧，蒙驚的肩頭傷勢已大爲好轉，神態上也恢復了那種强悍威猛之色。

踏進店門，他先來了一聲濃哼，迎上前來的店伙，與他那威稜四射的目光一觸，竟然嚇得連退兩步。

蒙驚哼了一聲道：「有房間麼？」

店伙哈着腰，連聲道：「有，有，大爺夫人請進。」

蒙驚怒叱道：「甚麼大爺夫人的，你敢情在找死！」

店伙哆嗦着道：「是，小的該死。」

蒙驁冷冷道：「帶路。」

他們要了兩間上房，一桌酒菜，飽餐一頓之後，就在小鎮住了下來。

血刀門下，大都生性冷酷，蒙驁不僅處處顯露出一股兇煞之氣，他那獰惡的神態，像要動輒殺人一般，碰到如此一個兇神惡煞，誰還能够不退避三舍！

但他對索嬙却一反常態，溫謹恭順，像一個謙謙君子，對她的生活起居。也照顧得無微不至。

翌晨，他們換了一個較大的船隻，仍順流查詢，沿江直放，一直到達九江，那艘巨帆像突然消失一般，夜色又要降臨了，他們不得不在九江攏岸。

索嬙意態蕭索，投目江岸，發出一聲長嘆，道：「蒙大俠！你看咱們還能找到我那大哥麼？」

蒙驁道：「海濶天空，江山如此遼濶，找人……咳，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一頓接道：「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冷夫人願不願聽？」

索嬙道：「你說吧，我如果不願意聽，不聽就是。」

蒙驁清了一下嗓門，說道：「冷大俠與夫人之間……」

索嬙道：「咱們很好，大哥對我十分愛護。」

蒙驁道：「就在下所知，冷大俠喜愛的當不止夫人一人。」

索嬙道：「不錯，大哥正在尋找他指腹爲婚的妻子，那孟姑娘比我早認識大哥，他自然應該喜愛她了。」

蒙驁道：「令堂如是知道，可能不會贊同冷大俠的行爲。」

索嬙道：「你猜錯了，我娘已經知道，而且還跟大哥說要我不計名位的。」

蒙驁道：「令堂要冷大俠帶妳出谷，不得不作此種承諾，如果令堂知道另外有人喜愛夫人，她就會改變主意的。」

索嬙道：「我娘說話一向算數，何況我也喜歡大哥。」

一個智慧極高之人，常會做出十分愚蠢之事，所謂作繭自縛，蒙驁就是這麼一個喜歡鑽牛角尖的人。

他分明知道索嬙已是名花有主，並死心塌地喜愛她的丈夫，他却情有獨鍾，偏偏愛上他不能愛的女人。

現在索嬙說的已經够明白的了，但他並無就此罷手之意，他說過，索嬙是他第一個愛上的女人，憑他血刀門下，憑他一身所學，如果不能够贏得他所喜愛的女人，豈不辜負師門培育，枉生天地之間了。

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他下定了決心要跟冷瑤光鬥一鬥法，現在他正佔在有利角度，自然半點也不願放鬆。

船靠岸了，他首先跳了上去，像奴僕伺主一般，侍候着索嬙登岸。

九江是江防要地，也是一個十分繁榮的水陸碼頭，因而龍蛇混雜，什麼樣的人都有。

當索嬙登岸之時，正有三名衣着考究，腰配長劍的大漢站在岸邊閒聊，索嬙那絕俗的姿色，有如彩虹乍現，立卽引起他們的注意。

此時江風颼颼，將索嬙單薄的衣衫，吹得緊貼於她的胴體之上，柳腰豐臀，飽滿胸脯，幾皆隱約可見，這三人目光一呆，竟忍不住喝起彩來。

這一來，可引起了蒙驁的殺機，他將索嬙接上江岸，身形一轉，逕向那三人走去。

「拔劍！」

這一聲叱喝，如同一記悶雷，那三人心神一震，不由一齊瞧向蒙驁。

瞧一眼十分簡單，但他們的目光再也不敢仰視，而且不約而同的退後三步，三張面頰也一齊變了顏色。

蒙驁冷叱一聲，又道：「拔劍！」

那三人全是三十左右的青年，其中一人硬着頭皮道：「爲什麼？咱們未開罪尊駕。」

蒙驁怒喝一聲道：「當衆輕薄婦女，已有取死之道，侮蔑了冷夫人，更是饒你們不得，拔劍！」

這三人一個名叫錢必通，一個叫做胡萊，另一個名爲白洋，別看他們一臉的窩囊像，在當地可全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蒙驁迫人過甚，他們下不了台，雖然他們明知來人不好惹，以三敵一，自信還不致讓對方討得便宜，因此，他們一打眼色，拔劍旋身，佔上了三面合擊的有利方位。

但刀光急閃，血流五步，這三人一招未出，便已橫屍江干，整個碼頭往來之人，全都目瞪口呆，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喘出一口。

蒙驁還刀歸鞘，對那三具慘不忍覩的屍體，瞧也未瞧一眼，便神色自若的走到索嬙身前道：「餓了吧，冷夫人！此地菜餚十分有名，咱們去嚐試一下。」

九江商業極爲發達，但以瓷器最爲著名，走到街上一瞥，眞個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他們沿途欣賞了一陣，然後登上一座名叫「龍宮」的酒樓。

索嬙喜愛吃魚，蒙驁就叫來滿桌魚蝦，對索嬙他不止是逢迎備至，爲她一擲千金，他也不會皺皺

眉頭。

他與高彩烈的爲索嬙講述着江湖見聞，以及他平生殺人的傑作，這位白衣少年，對殺人似乎有着偏愛。

忽地，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龍宮酒樓湧進一羣面帶殺機的武林人物，爲首的是一名雙十年華，身着青衣的少婦，她滿面怒火，直趨蒙驁之前道：「是你殺了我的丈夫？」

蒙驁向她瞧了一眼，道：「尊夫如果就是適才在江邊被殺之人，就算妳找對了主兒。」

青衣少婦嬌叱一聲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有種的跟姑奶奶走！」

蒙驁掏出一錠銀兩往桌上一拋，道：「廢話，閻爺幾時償過命了！」

青衣少婦柳眉倒豎，就待當場發作，她身旁一名黑衣老者道：「忍耐一點，咱們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

青衣少婦毒恨的向蒙驁瞪了一眼道：「咱們在十字坡候教，走。」

這般人匆匆而去，但整個龍宮酒樓已然一片騷動，酒客紛紛離席，一起湧往青衣少婦所稱的十字坡觀戰，對青衣少婦這一夥，人們似乎有極大的興趣。

蒙驁向那些湊熱鬧的人們瞧了一眼道：「坐船太悶了，藉此疏散一下筋骨也是好的，咱們也走吧，不要讓閻王爺等得太久。」

十字坡是一片斜斜的草坪，四週巨樹翳天，是一個理想的決鬥場所，此時人頭攢動，觀衆只怕一千出頭。

青衣少婦已鐵青着粉頰嚴陣以待，她懷中抱着一柄大剪刀，鋒刃藍光閃閃，敢情是一柄淬毒的利器。

一旁的黑衣老者在玩弄着兩枚龍虎胆，雙目精光如電，向緩步而來的白衣少年蒙驁，冷冷的瞧看着。

青衣少婦身後，是十餘名抱着諸葛連環弩的大漢，他們手按機簧，引弓待發，使得觀戰之人，誰都不敢過於接近。

待蒙驁與索嬙立定身形，黑衣老者才輕咳一聲道：「兩位怎樣稱呼？」

蒙驁冷冷道：「有告訴你們的必要麼？」

青衣少婦怒叱道：「咱們好替你作祭文！」

蒙驁嘿嘿一笑道：「這敢情好，有妳這樣俏娘們做祭文，死了也是值得的。」

青衣少婦不再答話，藍芒一閃，利剪忽地向蒙驁當胸猛扎，單看出手一招的威勢，這位少婦還眞個功力不凡。

蒙驁身形後仰，倒退五尺，手握刀把，沉聲叱喝道：「大爺雖然不想殺人，妳如果當眞要找死，嘿嘿……那就只好勉爲其難了。」

他的長像原本就是標悍之中帶着幾分冷酷，此時手握刀把，一股兇煞之氣，陡然繞體而生。青衣少婦與他那威稜四射的目光一觸，忍不住一連倒退數步。

黑衣老者久走江湖，已然瞧出蒙驁的來歷，他向青衣少婦面色一整道：「玉蟬，妳瞧出了這位朋友的出身？」

青衣少婦道：「沒有，女兒只知道此人有點邪門，……」

黑衣老者道：「血刀門下，刀不虛發，勿怪洋兒他們要橫屍江干了！」

青衣少婦愕然問道：「爹！你說此人是血刀門下？」

黑衣老者道：「錯不了……」

青衣少婦道：「那麼，爹……」

黑衣老者擺擺手道：「記住，爹如是遭到了不幸，不准妳再替爹及洋兒報仇……」

青衣少婦不禁花容慘變，悲聲道：「既然這樣，爹……」

黑衣老者道：「不要多說，爹不能叫這位朋友太過失望，再說，難得遇到此等高人，爹也有點獵心喜。」

語音一頓，扭頭對蒙驁道：「拔刀吧，朋友，這兩枚龍虎胆就是老夫的兵器。」

蒙驁身形凝立如山，雙目視黑衣老者幾乎達刻之久，才淡淡道：「當眞要試？」

黑衣老者道：「既入寶山，焉能空回。」

蒙驁道：「好……」

好字的語音還在人們的耳鼓，蒙驁刀光已一閃了兩次，然後，他的刀歸鞘，身形陡轉，冷峻面頰之上，找不出半點人類的感情，以一種近乎喊的聲浪對索嬙道：「冷夫人！咱們走。」

青衣少婦以及她身後的十餘名部屬，還有在中伏伺的觀戰者，全都默默的以目光相送，直待們身影消失，才無限悵然的擰身回望。

這一眼瞧出，他們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呼，像是突然瞧到一樁恐怖之事，每人雙目大張，現一片震駭之色。

原來他們是瞧向黑衣老者，希望對適才刀光閃，瞧出一點眉目。

黑衣老者不言不動，在那裏冷然兀立着，他目圓睜，乾癟的面頰之上，是一片驚怒之色。

他的龍虎胆出了手，但已裂爲四半，墜落在

身前二尺之處。

他的雙脚，踏在一灘鮮紅的血水之上，那血水還在不斷的增多，他左邊腰部裂開了一條闊口，血水正由那裂口中大量湧出。

在人們一聲驚呼之後，噗的一聲，這位黑衣老人終於倒了下去，蒙驚刀光兩閃，帶走了這位老人的生命。

悲哀籠罩着十字坡，蒙驚却若無其事的伴着索嫿回到龍宮酒樓，他要店伙替他們買來兩匹駿馬，沿江追查的計劃未改，只是由水而陸，改換了行程的方式。

在九江，爲了一點鷄毛蒜皮之事，他一連殺了四名當地的頗有名氣之人，爲什麼必須殺人？被殺的，究竟是怎樣的人物，他從來不想，也是從來不問。

由九江上道，舊事不斷重演，只要是蒙驚足跡所至，必會留下一片駭人的血腥。

他的生性，冷酷得令人不寒而慄，他不僅動輒殺人，日常生活之中，他的臉色始終停留在肅殺的秋季，對任何人也從不浪費片語隻言。

惟一例外的是對索嫿，雖然他面色冰冷，行動上却像火一般的熾熱，對索嫿的生活，他固然體貼入微，只要索嫿開口，要龍肝鳳胆他也會毫不遲疑的爲她尋覓的。

這一天他們到達當塗縣的東與山附近，在日色含山之時，他們還沒有找到寄宿之處。

此地江岸壁立，山勢陡峻，雖然比不上馳名天下的三峽，也算得是一個險峻的所在。

在如此荒凉的地區，不僅難以找到鎮集，連一個居民也不易找到。直到夜色凄迷，他們才在山麓找到一個獵戶。

屋主是一個風塵滿面的白髮老人，他留下蒙索二人，也供給他們一些食物，但這位孤獨的老獵人，却與蒙驚有着共同之點，是一個不愛說話的沉默之人。

粗糙的米飯，淡而無味的山鷄，同樣引起了蒙驚的食慾，所謂飢不擇食，索嫿還沒有動手，一隻山鷄腿已進了他的肚皮。

當索嫿拿起鷄腿，就口嚼食之際，蒙驚忽地面色一變，一掌拍掉索嫿手中的鷄腿道：「吃不得，有毒！」

索嫿愕然一怔，道：「那……那你中毒了，蒙大俠……」

一聲冷哼，忽由屋外傳來道：「不錯，他中毒了，妳的運氣較好，但咱們同樣放妳不過。」

蒙驚身形陡旋，一脚踢飛柴扉，像狂風般的捲了出去，只見淡月疏星之下，站立着十餘名糾糾武夫，九江的那位青衣少婦，赫然出現在那般武夫之中。

蒙驚哼了一聲道：「原來是妳……」

青衣少婦冷冷道：「是我，咱們不共戴天，荆玉蟬必報殺父殺夫之仇！」

蒙驚仰天一陣狂笑道：「就憑妳們？」

荆玉蟬道：「別忘了你已吃下咱們的毒藥，識相一點，免得姑奶奶多費手脚。」

蒙驚手握刀把，冷哼一聲道：「大爺在毒發之前，準會宰得你們一個不剩，妳信是不信？」

他目蘊殺機，緩步進逼，凌厲的兇煞之氣，隨着他的步伐在不斷的加强，如果說他不能殺盡在場之人，那才當眞令人不能相信。

一步，兩步，他够上了距離，刀光急閃，鮮血橫飛，一條人影倒了下去。

慘嚎之聲，撕裂了人們的心弦，二十餘條大漢，狂吼着撲了上來，刀光劍影，一齊的向蒙驚招着。

血刀門下，刀刀見血，蒙驚雖然身中劇毒，然刀不虛發，威猛絕倫，片刻之間，已有半數敵在他的寶刀之下倒了下去。

但劇毒在隨着他的刀勢蔓延，只要揮出一刀他必然會增加幾分痛苦。

來敵之中，頗有武功見識兩皆不凡之人，而那冒充獵戶的白髮老者，及青衣少婦荆玉蟬爲個翹楚。

蒙驚無法傷到這一雙老少，這兩人却時時在他嚴重的威脅，看情形，他縱能殺盡場中的對手只要這雙老少有一個不死，他就難以全身而退。

最令人駭然的，是他體內的劇毒，似有竄入脈之勢，他的眞力在逐漸減低，寶刀的兇煞之氣已然大不如前。

一旁觀戰的索嫿知道她無法袖手了，否則她失去一個協助她尋找冷瑤光的伙伴。於是，她蒙眼，嬌呼着撲了上去，一招陰森森的劍式，直取名大漢的咽喉。

這一劍來得十分突然，速度之快，也恍如電石火，那兩名大漢還沒有摸清是怎麼回事，一劍喉，他們便已仆倒下去。

二暉玄紫劍法，像一片天羅地網，劍芒所至，血雨四飛，招式之毒，比血刀門下似乎毫無遜色處。

白髮老者大吃一驚，他首先丟下蒙驚，揮劍撲了上來，這位看來年逾六旬的老者，功力確屬驚人，他一招橫擊，暗潮如山，索嫿那嬌小的身軀，竟被震得倒退數步。

這是一個强勁得令人心寒的對手，在江湖之中，應該是聲譽喧赫的一代高人，不過，以索嫿目前的功力，她還有應付之能，只是，纏鬥對於他們是不利的，一旦蒙驚的毒傷迸發，後果就難以想像的了。

蒙驚自然十分明瞭他的處境，他却無力自救，當索嫿出手之後，他的壓力減輕了，又遇到浮雲掩月，天色變得一片昏暗，他當機立斷，打定了撤退的主意，於是，一刀猛劈，勁風橫溢，將荆玉蟬及另二名高手迫得連退兩步，同時一聲厲吼道：「冷夫人！咱們走。」

語音未落，身形倒竄，像一頭覓食的夜鷹，向左近的叢林中一頭扎入。

索嫿也一招逼退白髮老者，跟踪撲入叢林，她解下蒙面黑帕，耳眼並用，追上了蒙驚，憑着天殘門下過人的聽覺，終於擺脫追躡着，將蒙驚帶入東梁山區。

在一個狐穴之中，她幫助蒙驚運功迫毒，雖然未能將劇毒迫出體中，總算已能控制毒勢，只要不妄用眞力，短時間還不至發作。

此時，月隱星稀，天色已經接近黎明，索嫿向洞外瞥了一眼，眉峯輕皺，幽幽一嘆道：「是我害了你，蒙大俠！看來，咱們只好放棄尋找我大哥的了！」

蒙驚未卽作答，他那畧顯蒼白的面頰之上，却在神色數變，雙目精光若電，冷冷的瞧着索嫿。

她是一個聖潔的女神，有着人所難及的眞誠，與超越常人的胸襟，她是深愛着冷瑤光的，但爲了蒙驚的中毒，她寧願放棄尋找她的丈夫……

世間任何一個巨奸大惡，也都有他良善的一面，蒙驚兩手血腥，滿身兇煞，但還不是一個奸惡的之人。

因此，他緩緩收回目光，發出一聲懺悔的嘆息，道：「冷夫人……」

索嫿道：「你有話要說麼？蒙大俠。」

「是的……」

「說吧，我在聽着。」

「在下十分慚愧……」

索嫿道：「咱們是中了人家的暗算，這個怎能怪得你。」

「不，我是說……」

「你是後悔不應該對我的丈夫下毒了，唉，大丈夫做事，應該光明磊落，暗中下毒，確實是不應該！」

「下毒的不是在下，我只是不該欺騙夫人。」

索嫿一呆，道：「你說，對我大哥下毒的不是你？」

蒙驚道：「是的。」

「那麼，是誰下的毒？」

「任天寵。」

「唉，一個愚蠢之人，在幾次受騙之後，也會學乖一點的，你說是嗎？蒙大俠。」

「冷夫人說的是，但茶中的毒藥，確是任天寵所下。」

「那任天寵不是同樣中了麼？」

「不錯，但他已在飲茶之前服下了解藥。」

「此話當眞？」

蒙驚道：「時至今日，在下已無欺騙冷夫人的必要了。」

「那任天寵又是爲了什麼？」

「他受惜花帝君之託。」

「他是將我大哥擄往牡丹堡去了？」

「是的。」

「你也是受那惜花帝君之託麼？」

「以前是，現在不是。」

「你最好說得明白一些。」

「唉，在下作繭自縛，竟聽從任天寵的擺佈，實在……咳，愚不可及。」

索嫿默思半响道：「你還願去牡丹堡麼？」

蒙驚道：「在下很想爲賢夫婦畧盡棉薄，只是劇毒纏身，力與心違……」

索嫿輕輕一嘆道：「我無法照顧你，心中頗爲不安。」

蒙驚道：「有妳這句話，蒙驚雖死無憾了，去吧，冷夫人，我還能照顧自己。」

他分出部份銀兩，說明前往牡丹堡的路途，身形一轉，面對石壁調息起來。

這位殺人從來不皺眉的硬漢，表現得十分明朗，在他那冷漠的眼角之上，却已現出一片晶瑩的淚光。

索嫿終於走了，他眼角的淚水也如江河潰堤奪眶而出。

在那晨霧凄迷的狐穴之中，跟着傳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冷夫人，只要我一息尚存，唉……」

× × ×

一羣勁裝騎士，此時正在桐柏山區馳騁着。

他們是牡丹堡的銀杏院主任眉兒，率領着銀杏三蝶，與八傑八駿，在崎嶇的山道上含枚疾走，他們之間，赫然還有冷瑤光及任天寵在內。

當日在武漢江干，索嫿與蒙驚遠離巨帆，捨相拚之際，任眉兒率衆闖上船來，她說是巧遇，

冷瑤光却成爲牡丹堡的階下之囚。

他們逆流而上，再捨舟登陸，行走的路綫，全是荒涼的山區。

任天寵曾爲冷瑤光向乃妹求情，兄妹二人作過一次雙簧客串。

對一個失去武功之人，這項表演似乎無此必要。他們所以如此，自然是別有居心了。

冷瑤光是惜花帝君全力追拿之人，但任天寵却與牡丹堡淵源極深，據說他是隨時可以離去的，只是這位丰神俊美的百葉首徒，似乎頗重道義，他不願獨善其身，表現他是一個可以爲朋友兩脇插刀的好男兒。

一路之上，他與冷瑤光寸步不離，他們同甘共苦，親密得勝過同胞兄弟。

在一個天色陰沉的傍晚，他們趕到了桐柏縣城，晚餐之後，這一對患難朋友，在獨燈之下，閒聊着。

在一陣不着邊際的談笑之後，任天寵忽然扭轉了話題，他眉峯一皺，俊美的面頰之上，堆起了一層憂鬱之色，輕聲說道：「冷兄弟！我實在替你担憂……」

冷瑤光道：「大哥憂愁些什麼？」

「咳，兄弟，惜花帝君性情暴烈，毀過不少成名露臉的人物。」

「小弟並未成名露臉，我想不會怎樣的。」

「話不是這麼說，他對一般微不足道的武林中人，咳，像螞蟻般給予無情的殺戮。」

「死生有命，大哥何必作杞人之憂？」

「咳，兄弟，我實在太關心你了，相交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大哥不能失去了你。」

「我十分感激大哥這份雲情高誼，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憂慮是與事無補的。」

「那麼，兄弟，你聽我說，咱們爲什麼不設法免禍呢？」

「小弟自然願意免禍，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光想有什麼用呢？」

任天寵道：「那也不盡然，如果你當眞能够獻出天殘劍笈，憑舍妹的關係，相信惜花帝君定可網開一面的。」

「可惜小弟並沒有是項劍笈。」

「咳，兄弟！咱們是刎頸之交了，你難道還信不過大哥？」

冷瑤光道：「小弟怎敢這麼不知好歹，實在是江湖誤傳。」

「那麼你那套劍術是那裏來的，它總不會是兄弟家傳武功吧。」

「那套劍術，確是天殘武學，但決不是來自天殘劍笈。」

「你可以將學習經過告訴大哥麼？」

「不行。」

這不行二字，說得斬釘截鐵，只是來自窗外決不是出自冷瑤光之口。

任天寵面色一變，單掌一吐，後窗大開，他一具幽靈，由後窗電射而出。

在當今年青一代之中，任天寵可以說出類拔，是一個頂兒尖兒的人物，如今被人欺到窗下還然不知，來人身手之高，就有點駭人聽聞了。

不過冷瑤光對那不行二字，却心頭一喜，因它太熟習了，熟習得憑那短促的聲浪，就可以肯那說話之人。

果然，燭影一幌，室中多了一個亭亭玉立，帶幽怨的絕色女郎。

眉兒一揚，櫻唇微撇，道：「黃鶴仙跡，白悠悠，哼，還玩得痛快嗎？」

玩得痛快的問話之前，先來一記耐人尋味的哼，這位女郎的語氣，顯得奇特已極。

冷瑤光微微一笑，說道：「如果玩得痛快，不會做別人的階下之囚了，咳，瑜妹妹，妳近況好？」

「好？好你個頭，整天跟着你的脚跟跑，看們卿卿我我，差一點沒有氣破肚皮！」

「咳，妳眞是的，爲什麼不現身相見？要是跟咱們在一道，憑妳的機智，我就不會中別人的算了。」

黃瑜嫣然一笑，又撇撇嘴道：「少來這一套送高帽子我可不領情。」

冷瑤光面色一整道：「任大哥呢？」

黃瑜道：「躺在樹蔭之下歇息。」

冷瑤光道：「妳傷了他了？」

黃瑜哼了一聲道：「你的好朋友我怎敢傷他只不過叫他睡一會兒罷了。」

（未完待續）

過關刀

刀光賽雪棍如龍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余素貞被二聖教擄走，楚雲彪馳往金陵，向臥龍老人求援，始知余素貞原是假死的甄賈谷蘭，而臥龍老人也就是金盾幫主賈禮强，就在此時，司寇伯齡突然來到，持二聖教主信函，要賈禮强率衆加入二聖教爲護法，否則當處死賈谷蘭，楚雲彪勸賈禮强僞作投降，乘機與百里發等聯絡，再圖一舉摧毁二聖教，賈禮强答應召集幫衆會商，楚雲彪俟賈禮强走後，立易容化裝，潛往金陵武館，探悉了尙大農妻子寄居門徒家中，乃返回金盾幫，請賈禮强派人前往擄刼他們母子以制肘尙大農，及探詢二聖敎總壇所在——

岳恆心中這才釋然，點頭道：「好的，這就去麼？」

金盾老人道：「正是，此時出發，才不至被敵人發覺，你們要秘密行事，不可被人看見。」

岳恒道：「是。」

三人行禮退去。

金盾老人轉望楚雲彪道：「如無意外，明夜此時，他們便會將夏美鳳和尙一龍擒到。」

楚雲彪道：「尙大農發現妻兒被擄，一定會懷疑到老前輩頭上，而帶人前來搜查，貴莊可有隱秘之室？」

金盾老人道：「有，保險不至被他找到。」

楚雲彪嘆了口氣，道：「在下對他的痛恨，遠超二聖教，眞恨不得立刻擒他來碎屍萬段！」

金盾老人喟然道：「令師兄此番行徑亦大出老夫意外，老夫常聽人說他爲人正直熱忱，却不知怎的竟自甘墮落，誠屬可嘆……」

他說到此處，站起身子道：「老弟也該休息休息，老夫去叫人替你打掃一間房子。」

於是，楚雲彪就在歸雲山莊住了下來。

他打算等金盾幫集會決定對策之後再定行止，他希望金盾幫的人肯採納自己的意見，假意歸順二聖教，這樣自己便可冒充金盾幫一份子，混入二聖教中……

× × ×

翌晨。

金盾老人正在飯堂與楚雲彪吃飯之際，莊僕忽然入報螳螂王司寇伯齡到訪。

楚雲彪訝然道：「奇怪，他又來幹什麼？」

金盾老人亦甚不解，向那莊僕問道：「只是他一個人來麼？」

那莊僕答道：「是的。」

金盾老人默忖有頃，才道：「好，去請他到飯堂來。」

那莊僕恭應一聲，快步走了出去。

金盾老人忽又叫道：「且慢！」

那莊僕應聲轉回，躬身問道：「老爺，有何吩咐？」

金盾老人道：「如果他問你什麼事情，你要概回答不知道。」

「是。」

「去吧！」

「是。」

金盾老人見莊僕走了後，立刻向楚雲彪說道：「老弟，司寇伯齡精明異常，他若看見你和老夫道吃飯，必知你是外人——」

楚雲彪立知其意，連忙起身離桌，道：「在下該躲在那裏好？」

金盾老人一指飯堂後面道：「你暫時到後面去迴避一下，站在後面，也可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楚雲彪點頭稱善，快步走出飯堂，轉到飯堂後面，在靠近後窗的壁下站住。

金盾老人接着命在飯堂上侍候的一個老僕將楚雲彪吃過的碗筷收拾了去，便繼續吃起來。

末幾，螳螂王司寇伯齡到了！

他含笑進入飯堂，抱拳道：「打擾賈兄吃飯，抱歉之至！」

金盾老人淡淡答道：「司寇兄請坐，吃過早飯沒有？」

螳螂王笑道：「還沒有呢。」

金盾老人道：「那就一道來吃吧。」

螳螂王竟不客套，就在金盾老人的對面坐了下來。

老僕人連忙上前爲他盛飯，金盾老人微微一笑道：「早上無酒，司寇兄莫怪！」

螳螂王端飯便吃，笑道：「不妨，本人早上亦不喝酒……」

金盾老人道：「司寇兄一大早又趕來敝莊，想必有所指敎？」

螳螂王道：「指敎不敢當，今早天亮之前，本人又收到二聖敎主的指示……」

金盾老人輕哼一聲道：「要老夫馬上歸降？」

螳螂王道：「那倒不是，他仍希望賈兄在本月三十日去西梁山風雲坪見他，只不過……他在信上指示說：假如賈兄有誠意歸順，須在那天把貴帮名單及所有財產淸單一起送去。」

金盾老人冷笑道：「小女呢？」

螳螂王道：「賈兄可在風雲坪見到令愛，但要令愛恢復自由之身，須等賈兄有具體表現之後。」

「何謂具體表現？」

「替二聖敎主執行某項命令，如能圓滿達成，令愛便可恢復自由之身。」

「哼，如果他要老夫去殺人呢？」

「那麼賈兄就得去殺人！」

「放屁！」

「賈兄不必在本人面前大發雷霆，本人只是奉命轉達二聖敎主的意思罷了。」

「本帮肯不肯加入二聖敎，還要等三天之後才能做決定！」

「這一點本人明白，三天之後，如賈兄願意歸順，再趕赴風雲坪，仍然來得及的。」

「二聖敎主想必在風雲坪做了一番安排！」

「假如賈兄誠心入敎，絕對可以平安無事，應邀在本月三十日前往風雲坪的，並不止賈兄一帮之人……」

「還有誰？」

「有當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

「二聖敎主也要他們歸降？」

「那倒不是，二聖敎對他們只有一點小小的要求而已……」

金盾老人忽然長嘆一聲，緩緩道：「早知如此，老夫眞該把那張金礦地圖送給你，就不會有這許多災禍了！」

螳螂王縱聲大笑道：「好說！好說！」

金盾老人默默的吃了幾口飯，忽又似想到了甚麼，放下碗筷，低聲道：「司寇兄，老夫有個好主意！」

螳螂王笑道：「哦？」

金盾老人道：「你我爲人，彼此深知，老夫相信司寇兄此番之加入二聖敎，是因爲不滿老夫而起，絕無屈就二聖敎之眞意，是不是？」

螳螂王突然收斂笑容，正色道：「不，本人是眞心眞意加入二聖敎的！」

金盾老人笑道：「得了吧，司寇兄一代豪雄，豈肯永遠屈居人下，做人奴馬？」

螳螂王老臉微紅，道：「二聖敎主非凡人，本人情願受他指揮。」

金盾老人道：「先聽聽老夫的意見如何？」

螳螂王司寇伯齡道：「賈兄請說，本人洗耳恭聽就是。」

金盾老人道：「老夫現在就把那張金礦地圖送給你，而你去將小女救回，怎麼樣？」

螳螂王面色一動，注目道：「這個麼……」

金盾老人道：「這樣，老夫也就可以不必歸降二聖敎，而司寇兄也可去開採金礦，老夫發誓不加干涉。」

螳螂王司寇伯齡道：「唔，本人要將令愛救回，倒也不太困難，只是，賈兄要逃避二聖敎的追蹤，恐怕……」

金盾老人接口道：「老夫可以帶着小女遠走高飛，不怕被他們找到！」

螳螂王捻着虬髯，目注金盾老人沉吟不語，似在研究對方的虛實眞僞。

金盾老人又道：「司寇兄點個頭，老夫立刻奉上金礦地圖！」

螳螂王有些心動了，咧嘴一笑道：「賈兄不怕本人拿到金礦地圖之後，食言不將令愛救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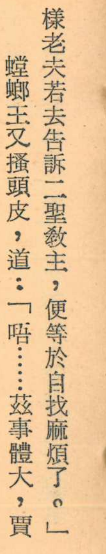
金盾老人笑道：「不怕，因爲若是那樣，你就無法順利開採金礦！」

螳螂王搔搔頭，又盯住金盾老人笑道：「賈兄不是想陷害我吧？」

金盾老人不解道：「陷害你？」

螳螂王乾笑道：「等到本人把令愛救回來交給你，你便去通知二聖敎主，這樣一來，本人可就死無葬身之地啦！」

金盾老人搖頭道：「不，你若是害怕，老夫再開出一張情願把金礦相讓以救小女的字據給你，這



樣老夫若去告訴二聖敎主，便等於自找麻煩了。」

螳螂王又搔頭皮，道：「唔……玆事體大，賈兄讓本人考慮考慮如何？」

金盾老人道：「那你就考慮吧！」

螳螂王起身離開飯桌，在飯堂上來回踱步，足足考慮了一刻時刻之久，才毅然道：「好，咱們成交吧！」

金盾老人大喜道：「司寇兄，何時可將小女救回來？」

螳螂王道：「四天以內，令愛必可平安回到此處！」

金盾老人搖頭道：「妳別叫她回到此處，叫她去她頭一次打獵的地方好了，老夫將在那地方等候她。」

螳螂王說道：「她頭一次打獵的地方，是在何處？」

金盾老人笑道：「這個你就不必知道了。」

螳螂王道：「好，本人將她救出二聖敎之後，就把賈兄的話轉告她，現在賈兄去把金礦地圖及情願相讓的字據拿來吧！」

金盾老人站了起來，含笑道：「請司寇兄稍候片刻。」

說畢，走出飯堂而去。

不多時，回到飯堂，把一張羊皮交給螳螂王，說道：「這就是金礦地圖，地點很遠，在滇境玉龍山中。」

螳螂王接過金礦地圖，仔細看了一遍，指着圖中一個圓圈問道：「金礦就在這圓圈之內？」

金盾老人頷首道：「不錯，以老夫勘察所得，該處山腹中有一道金脈，只因地勢險惡，故遲遲未前往開採，另一原因是本帮兄弟每人都已擁有不少財富，不大願意再去山中餐風宿露了。」

他接着遞出一張墨漬未乾的字據，又道：「這是過讓字據，有了這張字據，你就可不怕老夫出賣你了。」

螳螂王又收下字據，笑道：「很好，但萬一本人救人不成，那可如何是好？」

金盾老人道：「司寇兄謀定而後動，豈有不成功之理？」

螳螂王道：「本人現在是該敎的八大護法之一，要救令愛自然較爲容易，但也不能說百分之百能够得手啊！」

金盾老人道：「只要司寇兄盡了全力，萬一救人不成，老夫不怪你就是了。」

螳螂王道：「一言爲定，本人這就動身，告辭了！」

抱拳一拱，轉身向外走去。

金盾老人一直送他出莊，目送他遠去不見之後，才轉回莊內，仍請楚雲彪進入飯堂，笑道：「剛才的事情，老弟都聽見了吧？」

楚雲彪道：「是的，老前輩爲何做此決定？」

金盾老人道：「這是臨時決定的，老夫覺得損失一座金礦，總比歸降二聖敎合算得多。」

楚雲彪道：「司寇伯齡這個人心黑手辣，無情無義，老前輩不怕他食言？」

金盾老人微笑道：「不怕！」

楚雲彪道：「他好像很愛財。」

金盾老人道：「是的。」

楚雲彪道：「他說四天之內就可讓令愛回到此處，是則令愛被囚禁之處，必然距此不遠。」

金盾老人點了點頭。

楚雲彪道：「令愛獲救回來之後，老前輩卽打算遠走高飛？」

金盾老人道：「不，老夫只打算離開這歸雲山莊，由明轉暗，跟二聖敎鬥一鬥！」

楚雲彪欣喜道：「老前輩不畏艱險，肯爲武林剷除邪惡，令在下十分欽佩。」

金盾老人笑了笑道：「不敢，就怕敝帮力量薄弱，不足與二聖敎抗衡罷了。」

他說到此處，拱手一揖道：「老弟請繼續用膳，老夫到前面去看看。」

說罷，步出飯堂去了。

楚雲彪坐下繼續吃飯，心中有些失望，他原是希望金盾老人能僞降二聖敎，自己便可混入二聖敎中，可是金盾老人忽然和螳螂王完成了這麼一個交易，假如螳螂王眞的將甄賈谷蘭救出，那麼金盾老人自然不肯「歸順」二聖敎了，而自己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當然，螳螂王，是否能够救出甄賈谷蘭，仍是一個未知之數，故他仍決定暫留歸雲山莊，見機再定行止。

這天，無事而過。

又是一個夜色來臨了。

楚雲彪獨自悶坐房中，金盾老人忽然推門而入，笑道：「老弟，他們回來了！」

楚雲彪精神一振，霍然起立道：「怎麼樣？」

金盾老人道：「已將夏美鳳及尙一龍帶到，老弟請隨老夫來吧！」

說着，轉身出房。

楚雲彪匆匆披上外衣，跟他出房。

金盾老人領着他走到莊中一間馬廐中，只見岳恆正站在馬廐裏面，在岳恆的脚跟前，有一塊木板翻起，露出一個地道的入口！

岳恆看見楚雲彪來到，含笑點頭爲禮。

楚雲彪抱拳道：「岳兄辛苦了。」

岳恆一笑道：「那裏！」

金盾老人問道：「你們是怎麼下手的？」

岳恆道：「事情很巧，屬下三人到達龍潭鎮時，尙一龍正在街上與幾個小孩遊戲，屬下便上前哄他說他爹爹在鎮外等，他就跟着屬下到了鎮外，然後不久，夏美鳳尋到了，她見屬下挾着尙一龍，不敢動手，乖乖的上了馬車。」

金盾老人道：「沒有被人瞧見？」

岳恆搖頭道：「沒有！」

金盾老人於是向楚雲彪一招手，走下地道入口；楚雲彪隨後跟下，只見入口是一道石級，斜斜伸入地下，裏面有燈光。

下了石級，便是一間頗爲寬大的地窖，夏美鳳和尙一龍正在地窖中！

丁延元和管以昌正在把夏美鳳綁上一支木樁，她似被點了穴，手脚僵硬，任由丁、管二人擺佈，而尙一龍就坐在她對面的地上，他根本不知好歹，看丁、管二人把母親綁上木樁，竟似覺得有趣！

金盾老人見丁、管二人已將夏美鳳綁好，便向楚雲彪笑道：「老弟，還是你來盤問她吧。」

楚雲彪點點頭，舉步走到夏美鳳跟前，開口道：「夏美鳳，妳要不要看見兒子受到傷害？」

夏美鳳臉色蒼白如紙，發出顫抖的聲音道：「你們是誰？」

楚雲彪舉手往臉上一抹，冷冷一笑，道：「妳看看！」

夏美鳳一見之下，花容失色，駭叫道：「是你——雲彪叔！」

楚雲彪沉笑一聲道：「不錯，我是你們夫妻千方百計要殺害的楚雲彪！」

夏美鳳震駭欲絕，道：「……雲彪叔……你到底在說甚麼呀？我們何曾千方百計想殺害你？」

楚雲彪寒臉冷冷道：「妳不用裝蒜，今天妳若不說出實話，我就把妳兒子宰了！」

夏美鳳雙目大睜，臉色也變爲慘白，顫聲道：「雲彪叔，你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楚雲彪揚眉一哼道：「妳眞不知？」

夏美鳳道：「眞的！那天你原說要去鬼谷赴約，救你師哥之命，可是你走後的第二天，大農就回來了，他說是追趕一個敵人——」

楚雲彪截口道：「好了，我不聽這些廢話！」

他轉對管以昌使了個眼色，說道：「管兄，把尙一龍帶出去，挖下他一隻眼睛！」

管以昌點頭一嗯，走去抱起了尙一龍，向外走去。

夏美鳳登時嚎啕大哭起來，呼天搶地的嘶叫道：「不！不！求你不要傷害我兒子！我眞的甚麼都不知道！求求你們放過我兒子！」

楚雲彪道：「妳說出實話，我就不傷害他！」

夏美鳳痛哭流淚道：「你要我說甚麼？」

楚雲彪道：「說妳丈夫爲何要加入二聖教，以及二聖教的總壇在甚麼地方！」

夏美鳳神色一愣道：「二聖教？甚麼叫做二聖教？」

楚雲彪眉頭一皺道：「管兄，帶他出去！」

管以昌應了一聲，又舉步向外走去。

夏美鳳又哭叫道：「不！不！求求你們！你們要怎樣處置我都行，只請不要傷害我兒子……」

這次，管以昌沒有再停下脚步，逕自登上石級去了。

夏美鳳發出一聲淒厲的呼叫，突然雙目一閉，昏絕不省人事。

金盾老人上前察看，見她確已昏厥，便回對楚雲彪道：「老弟，看來她確是不知情。」

楚雲彪皺緊眉頭道：「她丈夫加入二聖教，出許多壞事，她豈有絲毫不知之理？」

金盾老人道：「這是可能的，譬如敝帮有些兄弟，他們加入敝帮許多年了，而他們的妻子至今仍被蒙在鼓裏，這是爲了安全，因爲有許多婦女是不能守密的。」

話聲一頓，又道：「況且，虎毒不食子，她絕不會爲了保守秘密而看着兒子被殺害！」

楚雲彪點點頭，走去石級前，仰頭叫道：「管兄，請將尙一龍帶下來。」

管以昌應聲抱着尙一龍轉回地窖，笑道：「這孩子有意思，他剛告訴我肚子餓了，要我拿東西給他吃呢！」

金盾老人道：「那就去拿些東西給他吃吧，小孩子無罪，不可折磨他。」

管以昌便把尙一龍放下，輕輕拍着他雙頰道：「你乖乖坐着，叔叔這就去拿取食物給你吃。」說畢，起身而去。

楚雲彪感到沮喪，說道：「如果她對尙大農加入二聖教之事當眞一無所悉，那麼……」

金盾老人接口道：「暫時把他們母子關禁在此，過幾天再作決定好了。」

楚雲彪點點頭，在尙一龍面前蹲下，笑問道：「一龍，你還認得我麼？」

尙一龍只瞪着他看，沒有回答。

楚雲彪又問道：「你爹爹在那裏？」

尙一龍搖頭道：「我不知道。」

楚雲彪又問道：「這幾天，你有沒有見到你爹爹？」

尙一龍又搖頭道：「沒有。」

他眨了眨睛，接着道：「叔叔，我餓啦！」

楚雲彪拍拍他肩膀道：「別急，等下就有東西吃了。」

這時，夏美鳳發出一聲輕微的呻吟，悠悠甦醒過來了；她見兒子安然無恙，不禁悲喜交集，道：「雲彪叔，謝謝你！謝謝你！」

楚雲彪站起身子，望着她冷冷道：「妳說甚麼都不知道，那麼妳至少該知道妳丈夫把你們母子安頓在龍潭鎮的原因吧？」

夏美鳳道：「他回到武館之後，就把我們母子帶到龍潭鎮，說要趕去鬼谷找你，一直到現在都沒消息……」

楚雲彪沉容不語，只默默望着她。

夏美鳳道：「雲彪叔，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告訴我好麼？」

楚雲彪沉聲道：「他加入了二聖教，師父及許多武林前輩的失踪，都是他與二聖教的人幹的，他怕我查出眞相，因此一再設計要殺害我！」

夏美鳳驚疑萬分道：「這怎麼會？他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呀！」

楚雲彪道：「他現在已回到金陵武館了！」

夏美鳳「啊！」了一聲，不勝驚詫道：「眞的麼？那爲何不去龍潭鎮看我們母子？」

楚雲彪道：「他已打算帶你們母子，進入二聖城！」

夏美鳳急問道：「甚麼是二聖教？甚麼是二聖城？雲彪叔，你說清楚一些如何？」

楚雲彪搖搖頭，轉對金盾老人道：「老前輩，咱們出去吧！」

說着，向石級走去。

夏美鳳急聲道：「等一等！雲彪叔，你……你要把我們母子關在這裏麼？」

楚雲彪停步答道：「不錯，但妳放心，我不會加害你們母子！」

夏美鳳央求道：「你去叫大農來吧！你們師兄弟應該當面談談，說不定是誤會，我不相信他會是那種人——雲彪叔！雲彪叔！」

楚雲彪不理，走上石級，鑽出地道口。

金盾老人隨後鑽出，向守在地道口上的岳恆叮嚀一番，便與楚雲彪往院中走來。

老少倆默默而行，走到莊院中，金盾老人才住足回頭問道：「老弟說尙大農在二聖教中，位居堂主？」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

金盾老人道：「二聖教主既能網羅『八臂魔君邊無界』等人爲關主，那麼他在二聖教中的地位也許不太高，二聖教主只怕不肯替他出力呢！」

楚雲彪道：「那是當然，在下主張擄刼他妻兒，並不敢希望利用他妻兒爲人質，向二聖教討價還價，只想對付他一人而已！」

金盾老人道：「既是如此，老弟總該讓他知道他妻兒落在你的手裏吧？」

楚雲彪道：「等過幾天令愛回來之後，再通知他不遲，假如現在就讓他知道他妻兒在此，他一定會釘住貴莊不放鬆，那樣一來，老前輩想擺脫他們二聖教就不太容易了。」

金盾老人微微點着頭，道：「明天，煩請老弟替老夫走一趟湯山如何？」

楚雲彪問道：「令愛如獲救，將去湯山？」

金盾老人道：「正是，湯山就是她頭一次打獵的地方，曾在那地方獵獲兩隻野兔，高興得不得了，所以她一定記得那地方。」

楚雲彪道：「大約在湯山的那一方向？」

金盾老人道：「在溫泉附近。」

楚雲彪道：「好，明天一早，在下便去那裏等候。」

金盾老人道：「螳螂王說小女四天之內可回到此處，那麼老弟就再在湯山等候兩天。」

楚雲彪道：「兩天之後，如不見令愛去到湯山呢？」

金盾老人道：「那表示情況有變，屆時老夫會派人與你連絡。」

楚雲彪點點頭，微笑道：「尙大農發現妻兒失踪，必會懷疑到老前輩頭上，今天夜裏，老前輩可要小心！」

× × ×

三更時分——

正在房中酣睡的楚雲彪，突然被一片喝叱聲驚醒，他一聽聲音，就知歸雲山莊來了敵人，疾忙翻身下床，匆匆穿衣，攜刀奔出。

喝叱聲，來自天井上。

他奔到天井上一看，連忙又縮回屋角下，不敢現出身形。

原來，敵人是個黑衣蒙面人！

他已被金盾老人及岳恆，丁延元，管以昌四人困在核心，但是他毫無畏懼之態，冷傲的靜靜巍立着。

楚雲彪一眼就認出他是尙大農，因此不顧現身出去，因爲他想到金盾帮仍有被迫歸降二聖教的一天，假如自己此刻現身與他相見，固然可利用夏美

鳳母子爲人質，迫使他就範，但是自己將來就不能跟着金盾老人混入二聖教了。

所以，他決定暫作壁上觀，也想看看金盾老人的能耐。

岳恆、丁延元、管以昌三人，每人左腕掛着一面金光耀眼的盾牌，右手握着一把單刀——一副金盾幫的武裝！

這時，金盾老人開口了，語氣冷峻地道：「這位朋友半夜三更駕臨敝莊，想必有所爲而來，請揭下面巾讓老夫拜識拜識如何？」

黑衣蒙面人果然舉手扯下了面巾，露出一張英氣勃勃的臉孔！

他，正是無敵神刀尙大農！

金盾老人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尙館主啊！」

尙大農嘿嘿一笑道：「尙某人十分慚愧，直到最近方知尊駕便是江湖上神出鬼沒的金盾幫主，一向未來拜望，抱歉之至！」

金盾老人笑道：「尙館主此來有何指教？」

尙大農道：「尙某人來帶妻兒回去！」

金盾老人佯作錯愕道：「帶你妻兒回去？」

尙大農冷笑道：「哼，明人不作暗事，賈幫主何必裝蒜！」

金盾老人神色一沉道：「尙大農，別人認爲你了不起，老夫可從不把你放在眼裏，你在老夫面前，說話可要客氣一點！」

尙大農面色變得異常難看，冷冷道：「你不承認刦擄我妻兒？」

金盾老人冷笑道：「你我雖然同住金陵城中，但老夫還沒見過你的妻兒是甚麼樣子！」

尙大農濃眉一揚，悍笑道：「要我把一切說出來麼？」

金盾老人道：「尙館主有話只管說出，不用客氣！」

尙大農道：「我師弟楚雲彪來到了貴莊，將你女兒被二聖教擄去之事通知你，你便派人去龍潭鎭刦擄我妻兒，打算與二聖教討價還價，哼哼！我告訴你，你這個算盤打錯了！」

金盾老人驚訝的長「噢」一聲，瞅着他說道：「聽你之言，原來你也是二聖教的一份子了？」

尙大農道：「你是在假裝不知！」

金盾老人面上升起一抹卑視的冷笑，緩緩道：「螳螂王並未提到你，大概你在二聖教的地位不太高，是不是？」

尙大農面上陡現殺氣，厲聲道：「少廢話！快將我妻兒放出，否則鷄犬不留！」

金盾老人仰天縱聲大笑道：「尙大農，你是個糊塗蛋，假如老夫刦擄了你的妻兒，那麼老夫的目的自然在與二聖教討價還價，既然如此，老夫又何必瞞着你？」

尙大農陰惻惻道：「你怕在談判之前，被我救回人質，因此不敢承認！」

金盾老人罵道：「放屁！」

「無敵神刀」尙大農面色一變，一掂手中單刀，悍笑道：「看來，尙某人非得領敎領敎賈幫主的絕學不可了！」

金盾老人道：「悉聽尊便。」

尙大農馬步一沉道：「那就請動手吧！」

管以昌一躍而出，笑道：「尙館主，你還不配與我們幫主過招，還是咱們來耍一耍吧！」

尙大農冷笑道：「想死就快動手！」

管以昌朗笑一聲，欺身直上，右手單刀冲天一挽，突如閃電疾下，劈向尙大農面門，同時開聲道：「接招！」

尙大農「哼」的一笑，倏地移形換位，橫跨半步，單刀攔腰揮出！

快！如飛電繞長空！

奇！似銀龍翻海底！

管以昌立時身形半轉，抬盾迎出。

「噹」的單刀劈中金盾，發出一聲金鐵巨鳴！

管以昌乘機一沉單刀，刺向尙大農的腹部，但是尙大農好像早料到管以昌有此一招，右脚猛抬，正好踢中管以昌的刀身，將他的刀踢開一尺，緊接着一刀削向他右頸。

這一刀，削得好漂亮！

但是管以昌躲得也妙，身子車輪般一旋轉，又將金盾迎上對方單刀。

「噹！」又是一聲金鐵交鳴！

雙方出招愈來愈快，也愈來愈奇，但見銀光霍霍，金芒閃閃，忽上忽下，似急雨打殘花，如瑞雪滿天飛……

金盾老人的臉色，漸漸凝重，他似乎已經看出了勝負來了。

躲在屋角下偷看的楚雲彪也看出管以昌的刀法不及尙大農高明，心中暗忖道：「他有一面盾牌護身，大概不致慘敗……」

正思忖間，管以昌突仰天摔倒地上。

原來，他脚步沒有站好就接了尙大農一刀，由於尙大農那一刀力道十足，故被震倒了。

尙大農乘機一刀猛刺下去。

管以昌一翻身，舉盾疾迎。

「叮！」一刀刺中金盾！

尙大農單刀倏縮倏吐，第二刀緊接而出，刺向管以昌的小腹。

管以昌來不及跳開，只得再用金盾封擋，他使用金盾的方法十分熟練，又適時擋住了尙大農的第二刀。

但尙大農刀如雨下，緊緊守住「壓倒」優勢，不肯讓管以昌有起身的機會。

丁延元一見管以昌情勢危殆，連忙一個箭步跳出，大喝道：「姓尙的，吃我一刀！」

話聲中，鋒利的刀口，距尙大農後頸已不及三寸了！

尙大農狂笑一聲，猛一蹲身，反手一刀，反向丁延元的脚下砍去。

這一刀，奇快無比，有如狂風吹敗葉！

丁延元縱身躍避，順勢出脚，連環飛踢對方腦部，身手亦甚了得。

管以昌獲得援手，很快就由地上跳起，與丁延元聯手猛攻尙大農，把劣勢扳回來了。

尙大農以一敵二，仍無一絲懼色，一柄單刀縱橫翻飛，依然是攻多守少。

金盾老人頻頻點頭，對尙大農的身手，似甚激賞。

岳恆移步靠近他的身邊，低聲道：「莊主，這姓尙的，果然了得，丁、管二位，只怕，仍難取勝，屬下——」

金盾老人搖頭打斷他的話，道：「不，輪就輪，不能以多取勝！」

語至此，突然揚聲喝道：「以昌，延元，你們退下！」

正在搏鬥中的管以昌和丁延元聞得喝聲，同時虛幌一刀，頓足縱退。

尙大農也未追擊，刀橫胸前，目注金盾老人沉笑道：「賈幫主，這件事可不能就此了！」

金盾老人轉對岳恆說道：「去取老夫的金龍棍來！」

岳恆聞言面色一喜，應聲拔步奔去。

金盾老人回望尙大農，面呈嚴峻道：「老夫先問你，你今夜之來，可曾徵得貴教主的同意？」

尙大農道：「沒有。」

金盾老人道：「這樣很好，小女正在二聖教主的手裏，敝幫與該教爲敵爲友，要等敝幫全體兄弟會集之後才能分曉，所以在此之前，老夫也不想與貴教鬧翻。」

尙大農道：「既然爲敵爲友尙未知曉，賈幫主就不該派人刦擄我妻兒！」

金盾老人道：「你一再堅稱老夫擄你妻兒，可有證據麼？」

尙大農道：「有人看見三個陌生人，出現於龍潭鎭上，我想，除了賈幫主的部下之外，不會有別的人！」

金盾老人哈哈笑道：「你何不想一想，老夫若要人質，應該向二聖教主的妻兒下手，要你妻兒何用？」

尙大農哼道：「你在幫助楚雲彪，企圖迫我屈服！」

金盾老人道：「你做了甚麼壞事，竟與令師弟鬧翻了？」

尙大農冷笑道：「賈禮强，你太狡猾了，但

你的功夫也像你的嘴巴一樣能言善辯！」

金盾老人沉聲道：「這一點，大概不會使你失望。」

岳恆把金龍棍送來了。

那是一條長約四尺，有人臂粗的棍子，通體金黃，一端雕刻龍頭，一端雕刻龍尾，似是黃金鑄造的。

金盾老人接過了金龍棍，隨卽向尙大農邁上三步，含笑道：「尙館主請發招！」

尙大農似乎很有獲勝信心，揚眉一笑道：「咱們先講好，今夜尙某人若敗了，聽憑你處置，但若僥倖勝了，尙某人可要掀翻這座歸雲山莊！」

金盾老人微微一笑道：「就這麼辦！」

尙大農不再說話，目光漸現銳利，腳下徐徐移慢跨，準備出擊了。

金盾老人雙手平握金龍棍，氣定神閒，立着不動，臉上仍然掛着一絲微笑。

驀地，刀光一閃！

尙大農的一柄單刀，迅若閃電般揮出，倏忽之間，已攻到金盾老人心窩前。

金盾老人靜若處子，動似脫兔，一聲長笑，身形飄動如風，轉到尙大農身左，手中金龍棍平平刺出，以龍尾點向尙大農腰上章門穴。

出招看雖平凡，其實，時間部位拿揑奇準，令得躲在暗中觀看的楚雲彪，不禁在心裏叫了一聲：「好！」

尙大農一刀走空，驀見對方金龍棍已臨腰上，疾忙擰身錯步，一沉單刀，以刀背迎磕金龍棍。

他招架得快，只聽「噹！」然一响，刀背和金龍棍碰個正着。

也就在兩件兵器相擊後的一剎那，金盾老人突然發出一聲長嘯，手中金龍棍猛然一抬。

尙大農突覺有一股强猛無比的力道迫上身子，原是下揮的單刀也被抬得向上飛揚起來，心中悚然一驚，趕忙斜身欲避。

但已遲了一步！

腰上「砰！」的一聲，被金龍棍打中了！

他的身形，搖搖晃晃的顚出幾步，才能强穩下腳步。

金盾老人未乘勝追擊，招式一收，仍然雙手平握金龍棍，含笑而立！

尙大農面色一陣青一陣白，慘笑道：「好！好！賈帮主絕藝驚人，尙某人認栽了！」

金盾老人笑道：「現在，你可得任憑老夫處置啦！」

尙大農沉哼一聲，臉紅了。

金盾老人接着笑道：「不過你放心，老夫決定這樣處置你……」

一舉金龍棍，指向莊外，突然厲聲喝道：「快給老夫滾出去！」

尙大農一張臉更是紅得像豬肝，但是他已嚐到金盾老人的厲害，故不敢再妄動，當下默默的轉身，向莊外走去。

他走得很慢，看情形腰傷還眞不輕。

金盾老人把金龍棍交給岳恆，向管以昌和丁延元道：「以昌、延元，送客出莊！」

管以昌和丁延元答應一聲，立時跟上尙大農，隨後「護送」。

金盾老人目送他們去遠，才轉對躲藏於黑暗中的楚雲彪笑道：「老弟可以出來了。」

楚雲彪現身而出，含笑道：「老前輩『七巧安天下，一棍定乾坤』，果然不是虛言！」

金盾老人淡淡一笑道：「不敢，令師兄太過輕敵，所以敗得這樣快，其實他的刀法確已練到爐火純青之境了。」

楚雲彪道：「可惜時機未到，否則在下眞想乘此收拾了他。」

金盾老人點點頭道：「等小女事情告一段落後，老弟就可向他開刀了。」

楚雲彪道：「在下正是此意，螳螂王能不能救出令愛，尙在未定之天，如果今夜殺了他，二聖教主也必會對令愛不利，所以一定要等救出令愛之後，才能整治他。」

金盾老人仰頭望望夜空，說道：「距天亮尙有一段時候，咱們回房去吧！」

楚雲彪口中應是，施禮而退。

不久，天亮了。

金盾帮的人，已陸續抵達歸雲山莊，楚雲彪自覺不便參與金盾帮的會議，吃過早膳後，立卽回房易容，打扮作一個相貌醜陋的青年，告辭了金盾老人，離開歸雲山莊，往湯山而來。

過了何家村，剛剛走上官道，他就發覺身後有人跟踪，心知跟踪者必不出二聖教或尙大農的門徒，當下故作不知，繼續趕路。

行約三四里，忽聽身後腳步聲响，掉頭一看，原來跟踪者已追上來了。

跟踪者，是尙大農的一個門徒，叫彭百成！

楚雲彪心中暗發冷笑，忖道：「哼，打算刦持我麼？」

彭百成見他回頭，便舉手打招呼道：「老兄，借問一聲如何？」

楚雲彪停步道：「問甚麼？」

彭百成快步來到他身邊，舉手一指北方道：「這條路可是通往金陵的？」

說着，乘楚雲彪轉頭向北望去之際，右手駢指疾出，一下點中楚雲彪的痲穴！

楚雲彪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彭百成立刻將他抬到肩上，拔步便跑，奔出官道，落荒跑了一程，竄入一片密林中。

然後，他把楚雲彪放落樹下，由懷中抽出一把七首，抵上楚雲彪心口，陰笑一聲道：「朋友，你要死還是要活？」

楚雲彪故作驚駭道：「你是何人？」

彭百成道：「我是二聖教的人，你大概已聽你們帮主賈禮强提過二聖教這個教吧？」

楚雲彪道：「你擒我幹麼？」

彭百成道：「要問你一件事，你若要性命，可得據實回答！」

楚雲彪道：「我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莊丁，你要問的事情，我不一定知道啊！」

彭百成道：「這件事你一定知道！」

楚雲彪道：「你說說看。」

彭百成道：「你們帮主把尙大農的妻兒關禁在何處？」

楚雲彪道：「沒有這件事啊！」

彭百成臉色一沉，抵在楚雲彪心口的七首微微向前一送，冷笑道：「老子這一刀下去，你就見不得親人了，還不趕快說實話！」

楚雲彪忙道：「是！是！我說！我說……」

彭百成喝道：「快說！」

楚雲彪道：「我說了後，你可不要殺我啊？」

彭百成道：「你說實話，老子就不殺你！」

楚雲彪道：「你把七首拿開。」

彭百成爲了求取口供，只得依他所求，將七首撤回，促道：「好了，快說！」

楚雲彪笑道：「你一個人幹這種事，不怕太危險？」

彭百成怒道：「少廢話！」

楚雲彪站了起來，拍揮着身上的土灰，笑嘻嘻道：「絕對不是廢話，你幹這事確實太危險了！」

彭百成一見他若無其事的站立起來，不覺傻了眼，指着他失聲道：「你……」

楚雲彪笑道：「我怎樣？」

彭百成不勝駭異的叫道：「你能運功衝穴？」

楚雲彪道：「我並未運功衝穴，你雖然點中了我的痲穴，但是，咳……你用的力氣太小了，無敵神刀尙大農是怎麼教你的？」

彭百成神色遽變，雙足一頓，縱身急退。

楚雲彪哈哈一笑，飛身直撲，快逾電掣，右手一探，便結結實實的抓住了他的胸襟。

接着，一舉一摔，蓬然一聲，彭百成已然軟若一團棉花，倒在林下！

楚雲彪好整以暇的束了束腰帶，然後笑道：「現在輪到你了——你要死還是要活？」

彭百成低頭不語，面有「感傷」之色，似在怨恨自己運氣不佳，碰上了一個扎手人物。

楚雲彪道：「你說不說？」

彭百成嘆了口氣，道：「你是誰？怎麼身手這樣高明？」

楚雲彪笑道：「我剛才已經回答你了，我是歸雲山莊的一個莊丁！」

彭百成道：「一個莊丁那有這樣厲害的身手？我……我不相信！」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武林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千面仙子」林竹君，不惜犧牲，僞冒藝伎，計擒阮玉陵，脅迫光明島主阮青虛立即率領手下返回南海，從此不得再犯中原，爲釋放阮玉陵之條件，阮青虛爲顧存愛子生命，迫作城下盟。那天，林竹君偕少林、武當、點蒼等六派掌門往泰山，以作林竹君與阮青虛間見證人，詎知變生意外，被林竹君囚困的阮玉陵突告失踪，阮青虛立即翻臉動手，武當掌門金華道長命門下五劍士設陣與鬥，但只一招便爲阮青虛破陣而出，金華道長乃挺劍而出，以「風雲劍法」向阮青虛發出凌厲攻勢——

魔燄高張俠士血

阮青虛連連閃退，石洞本極狹小，竟然被金華道長逼向洞壁處。金華道長毫不猶豫，又是一連兩劍，阮青虛已無處可退，暴喝一聲，揮掌來拒……

「砰」然巨震，金華道長連退三步面色蒼白。

阮青虛右手血漬淋淋，金道華長的長劍竟然將阮青虛右手的小指與無名指齊根削斷，這是阮青虛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敵所傷。但也因而觸怒了阮青虛的殺機。

阮青虛目眦髮張，厲叱道：「牛鼻子，你的劍法不弱！」

話聲未落，身形已然前撲，雙掌猛揮，一口氣拍出十餘掌之多。

金華道長在前招中，已然內腑受震，氣血浮

，對使劍者最爲重要的身法步眼，已然失其靈巧。

而阮青虛此時已是傾十二成功力發掌，其勢如裂帛驚濤，極地寒流，如何能當其鋒銳？

是以，掌風過處，金華道長身軀頓被捲起，在撞碰洞壁後，再又跌落地面，口中噴出一股如柱鮮血，踣地不起。

阮青虛一陣嘿嘿怪笑道：「牛鼻子！你不是說，你有百齡之壽嗎？老夫偏要教你今天死！」

天皓禪師一見金華道長濺血踣地，沉臉寒聲叱道：「阮島主，你畢竟開了殺戒了！」

阮青虛冷笑道：「牛鼻子爲你們在前頭帶路，和尚，現在該你了！」

天皓禪師頌唸一聲佛號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說着，雙手合十禱道：「願我佛賜弟子

法力，服此孽障。」

阮青虛不耐煩地催促道：「廢話少說，亮傢伙吧！」天皓禪師朗然道：「一掌一指足也，何用兵器！」

阮青虛稜目遽翻，厲芒暴射，沉叱道：「少林一脉，素執武林牛耳，老夫今天倒要開開眼界！和尙！看掌！」

「掌」字未出，身形已動，右掌凌空一舉，虛空按下，左掌由脇下前抄，隨勢推出。

頓時兩股威猛絕倫的掌力，以排空激盪之勢，向天皓禪師捲去。

天皓禪師似乎胸有成竹雙目炯炯，一不稍懈。待那兩股掌風堪要臨體之際，但見袈裟飄動，人已橫飛八尺，避過凌厲一招。

阮青虛拍出兩掌後，垂簾內視，此時，雙目暴睜，一見天皓禪師已然閃身左側，冷喝一聲，左掌倏忽前撲……

天皓禪師仍是神定氣閒，木然而立。

阮青虛已然易掌爲抓，五指張如鋼鈎，向天皓禪師右肩抓去。

驀見天皓禪師沉喝一聲：「好孽障！」斜肩，旋身，抬腕，食中二指駢雙，自肥大袍袖中電射而出，朝阮青虛攻來的腕脉處點去。

「禪林摧經拂脉手！」阮青虛是識貨行家，驚呼一聲，倏然抽臂，飛身暴退！

天皓禪師慈眉一揚，沉叱：「孽障！少林寺的絕學才露了一招，你就嚇退了嗎？」

阮青虛縱聲狂笑道：「你將老夫說得太以不濟了！」話聲中，雙掌迭揮，「呼！呼……」聲中，一口氣攻出九招！

天皓禪師也盡展佛門絕學，指走「禪林摧經拂脉手」，掌演「雷音霹靂掌」勁道威猛氣勢不凡。

兩人你來我往，瞬息交拆二十餘招！

一個是佛門一代宗師，一個是海外渾世魔王，論威猛，阮青虛綽綽有餘，論穩健，天皓禪師則稍見長，是以各擅勝場，一時之間，倒還難分上下。

且說金華道長被阮青虛掌力捲飛，踣地不起後，點蒼長老司馬如琅立卽疾步上前，自懷中取出點蒼門下療傷聖品「百轉大還丹」的藥瓶，倒出一粒，塞入金華長老口中。

這「百轉大還丹」是當今武林罕有的三大療傷聖品之一，傳到司馬如琅手裏，已經第四代了。

可是，這「大還丹」塞在金華長老口裏，却復又吐了出來，司馬如琅重重地歎息了一聲，連連搖頭。

在場之人，以林竹君心情最爲沉重，蛾眉緊皺，憂心忡忡地問道：「司馬前輩，道長受傷甚重嗎？」司馬如琅神色慘淡地說道：「如果他吞下了這粒『百轉大還丹』，也許還有活命的希望，但是，目下……」

林竹君疾聲插口道：「那前輩還不趕快將丹丸替道長餵下！」

司馬如琅喟然道：「現在不行了，金華道長已然封喉，藥丸吞食不下了！」

林竹君駭然張目道：「難道……」

司馬如琅手往金華道長腕脉上一搭，廢然搖頭道：「怒怕金華道長是死在阮老魔手中的第一人了！」林竹君不由倒抽一口冷氣。

驀然，一聲沉重的悶哼傳來……

張目望去，只見天皓禪師抵壁撫胸而喘，面如淡金，神色敗壞，似是受傷極重。

再看阮青虛也是面色慘淡，似乎兩人拚一掌後，落了個兩敗俱傷。

阮青虛在傷指以後，仍有如此威勢，其餘諸均不由凜然相顧一瞥。

阮青虛看樣子傷勢無大碍，冷然獰笑道：「林絕學，震懾中原武林或許有餘，但在老夫看來不過爾爾！」

天皓禪師慈目微翻，沉聲道：「孽障，老衲告你一句，中原武林中，只要有一條活命在，你不要妄想在中原稱霸！」

阮青虛呵呵狂笑道：「只要爾等有心赴死，夫無不成全！」

天皓禪師沉喝道：「孽障，老衲有心赴死，成全吧！」語罷，雙手合十，閉目闊步上前……

阮青虛冷哼連連，面上獰色滿佈，陰聲道：「要死何難？待老夫……」

語聲未已，驀見天皓禪師合十的兩手，左右分，兩股威猛無比的勁流順勢而出。

阮青虛機在意先，沉喝一聲，雙掌也是左右力封出……。

四道勁流相接，「轟」然作响，氣流急漩，壁坍塌一方，砂石飛揚，塵烟瀰漫。

塵烟過後，衆人不覺驚呼失聲……

天皓禪師踣臥於地，口鼻滲血，僧袍盡染。

阮青虛雖也撫胸急喘，但較之天皓禪師的傷，似乎要輕得多。

點蒼長老司馬如琅探手一摸天皓禪師鼻息，有若無，脉搏低弱，顯然，比金華道老情況尤爲重。

司馬如琅緩緩站起，朝阮青虛移步過去，沉發話道：「阮老魔，睜開眼來！」

阮青虛稜目遽睜，頓見兩道勝過烈日的精光射出來。

司馬如琅心頭猛震，暗忖：「這阮青虛看來毫無受傷哩！」

司馬如琅驚疑之餘，肅容道：「阮老魔，你果眞大開殺戒了！」

阮青虛聲冷如冰的道：「老夫重申一句『光明島』的旨意：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爾等若願臣服，各自取出信物，老夫放爾等一條生路！」

司馬如琅微微頷首道：「別人不知，區區在下是惜命之人，島主可是一言九鼎？」

阮青虛似是微覺意外，愕然張目道：「當然說話算話，不過老夫不信你會……？」

司馬如琅伸手懷中一掏，斷言喝道：「信物拿去，你該相信了吧？」說完，右手緊握平伸，掌心內似是握住一樣物件，闊步朝阮青虛走去。

阮青虛不容考慮，伸手來接……

「司馬長老，你怎……」

宇文朮，白放翁，林竹君等三人，對司馬如琅畏勢臣服，大感意外，不由異口同聲，欲加阻止。呼聲未已，驀聞司馬如琅一聲暴叱，掌勢一翻，竟然將阮青虛手腕扣住。

原來司馬如琅是一着詐兵，阮青虛一時疏忽，竟然上當。

阮青虛右腕被扣，不容猶豫，左手一探，又將司馬如琅手腕扣住。

司馬如琅空着一隻左手，也不加考慮地往阮青虛右腕上一搭。

於是，四隻手腕如連環般扣在一起，相互動彈不得，各自暗運功力，在內力上一較長短。

司馬如琅完全心存拚命，藉以救其餘三人脫險，因爲他從金華道長與天皓禪師相繼重傷在阮青虛掌下看來，阮青虛功力比在場任何一個人都要高。換言之，在場之人，只要阮青虛心存殺念，將無一倖免。

此時，司馬如琅一見機不可失，疾聲呼道：「此魔不除，武林難寧，各位趕快動手！」

可是，在此情景，教宇文朮與白放翁攻人於無法反抗之際，無異比死還要困難。

是以宇文朮白放翁聞言後相顧一瞥黯然搖頭！

司馬如琅額上見汗，想是在內力上稍遜於阮青虛，一見二人猶豫，又疾呼道：「對付這種魔頭，那能心存顧忌，再不下手，恐怕……」

林竹君顧不得聯手犯忌，雙手暗扣玫瑰芙蓉，玉手一揚，十縷彩烟，疾朝阮青虛要害擊去。

阮青虛被司馬如琅苦纏，騰不出手來，但阮青虛畢竟功力不凡，急切裏，藉腕使勁，身形凌空騰起，從司馬如琅頭上翻越而過，反而將司馬如琅的身形拉了一個急轉。

二人之中，不拘何人，只要拍出一掌，任你阮青虛功力如何高，身法如何靈，在雙掌腕被扣搭的情形下，萬萬閃避不過。

但是，這十朶玫瑰芙蓉，却不能中途轉折，是以讓阮青虛逃過一次危難。

林竹君心念一横，飛身拔起……

可是，良機不再，阮青虛於凌空閃避之時，已然撮唇爲哨，二十餘名幪面劍士，業已紛紛仗劍前撲。林竹君身形方起，已有數名劍士圍攻而上。

於是，石洞內頓時展開了一場浴血苦戰。

一時之間，折劍聲，悶哼聲，慘呼聲，此起彼落。

劍光閃閃，掌聲呼呼……

阮青虛與司馬如琅仍在作對糾纏，難解難分。

跟隨阮青虛的一批劍士，都是「光明島」武士中的精英，個個都是高手。

激戰之下雖然泰半劍士受傷殞命，但大都仍在冒死苦戰不休。

是以宇文朮身受劍創五處，白放翁劍創也有三處。

倒是林竹君手中百花齊放，突出奇兵，佔了不少上風，僅僅右脇被挑破一道淺口。

正酣戰間——

驀聞阮青虛一聲暴喝道：「你不要命了！」「砰」然一聲巨响，司馬如琅身形突被震飛，撞碰在石壁之上，口噴血箭，宛如泉湧。

阮青虛殺念正熾，暴喝一聲，倏忽連發三掌。可歎一代點蒼長老，身形被擊得接連幾個滾翻，肢體殘碎，血肉糢糊！

阮青虛振聲狂笑，在山洞迴响不已，較之猿啼狼嗥，更加令人心悸。

司馬如琅突遭橫死這邊三人均爲之心神一分。這一分神，頓予圍攻劍士以可乘之機！

宇文朮下腹又中一劍，血流如注……

白放翁左肩被削，筋骨外露……

林竹君右腕也被利劍挑劃，一道深約半寸的血口……

阮青虛笑聲一停，閃身林竹君身旁，向圍攻劍士叱喝道：「閃開，到那邊去！」

劍士一退，林竹君心念電轉，暗忖：今天已是全軍覆沒之局，自己若不乘機逃離，那豈不令這幾位武林高手死得不明不白，甚至連個通風報信之人也沒有？心念一轉，立卽飛身向外閃去。

「妳還想走嗎？」阮青虛暴喝一聲，如影隨形般追踪而出。

所謂「飢不擇食，急不擇路」，林竹君甫一出洞，見阮青虛隨後追到，慌忙間，又是揚氣一縱！

誰知這一縱，下面竟是萬丈絕谷，林竹君心中一寒。耳邊猶響着阮青虛的獰笑聲，身形却永無止境地下沉！沉！沉！沉！

此時，洞內的戰事已停。

「江城商隱」宇文尣，「天山神叟」白放翁均被亂劍穿身……

中原武林十一名高手，除了林竹君墜谷死活不知外，其餘十人均已喪命在阮青虛手下。

這確是一件驚人的浩刼！

阮青虛清點傷亡，發覺自己帶來的劍士，也只倖存七人，但這七人也都是遍體鱗傷。

阮青虛目光一掠，頓起惡意，兩手連揮，竟將爲自己効忠滿身浴血的七名劍士一一擊斃。

然後，一陣狂笑，竄出洞外，連揮十餘掌，將洞口震塌，不但掩埋了數十人的屍身，也算掩蓋了一筆武林血仇。

阮青虛這才一長身形，如鷹隼般向山下冲去。

就在阮青虛揮掌封閉洞口的一瞬間，洞內一處石壁，「呀」然移開，露出了兩個腦袋。

略一探視，兩人又縮回頭去，石壁又「砰」然閤上。

原來，這裏面却是一間精緻的石室，石榻石壁一應俱全，石桌上赫然置放着美酒良餚。

這兩人一個是頭髮雪白，面貌嬌美，體態却極爲婀娜的婦人。

另一個則是瀟洒俊美的少年男子，他不是別人，正是被林竹君囚禁於此的「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

毫無疑問，阮玉陵是被這個紅顏白髮的美婦人所救。

那麼這個紅顏白髮的美婦人是誰呢？眞是說來話長。

這亦是合該武林中有此浩刼，林竹君千選萬揀，總以爲這是一個罕有人跡的洞穴，所以將阮玉陵囚禁於此。

誰知，這天然洞穴的隔壁，竟有一間人工開鑿的石室，裏面隱居一個五十年前與「百毒仙娘」文萍萍享有齊名渾世魔女——「白髮魔女」南宮萍！

誰也不知道南宮萍的實際年齡，但其艷麗仍如二十許人，白髮垂肩，非但不損其嬌美，反而益增嫵媚。

五十年前，「白髮魔女」曾使無數武林中鐵錚錚漢子沉醉迷倒，曾所謂面首三千，孌童無數，但曾幾何時，這一個風華絕代的渾世淫魔，突然銷聲匿跡。

人生如朝露，不管是豪傑，抑或是梟雄，時光流轉，盛名埋沒，久久之後，終至不再爲人所道。

白髮魔女何以會突然捨却十丈紅塵而匿跡深山呢？這其中自會另有隱情，當在故事中逐一揭曉。

× × ×

白髮魔女將石壁閤上，轉身對阮玉陵嫣然一笑道：「當今武林，令尊够得上稱爲一代魔君了！」

阮玉陵自被「白髮魔女」救來後，已有三日之久，不但垂涎其美色，也心儀其武功，是以，在言談上極盡巴結奉承之能事，此時聞聽稱呼乃父爲「一代魔君」，不由愕然張目道：「何以見得呢？」

「白髮魔女」南宮萍嘴角一撇，含着不屑的意味道：「令尊不但將中原武林十餘高手一舉而殲之，而且還將自己屬下七名劍士殺之滅口，可謂心狠手辣，魔君二字可說當之無愧！」

阮玉陵面上一熱，訕訕然道：「自古道：無毒不丈夫，往往會因一念之仁，而誤大事！」

南宮萍格格一笑道：「好一個無毒不丈夫，眞是虎父無犬子；强將手下無弱兵！」

一陣誇讚，阮玉陵頓覺有些飄飄然淘淘然。

南宮萍突然面色一寒，冷冷然道：「不過，令尊想要稱霸武林，似乎尙嫌不够份量！」

阮玉陵微微一忖，詫目默然。

「白髮魔女」南宮萍微微含笑道：「你可是有些不服？」

阮玉陵先是一楞，但繼而笑道：「那裏會不服！」這是實話，單憑「白髮魔女」爲他解穴時，展露那手隔空解穴手法，當今武林恐難找出第二人。

南宮萍老氣橫秋叫了一聲：「娃兒！」忽然又掩口吃吃笑道：「少島主，我叫你娃兒，你會着惱嗎？」

阮玉陵極盡諂媚地道：「這是前輩的抬舉，晚輩豈能着惱！」

南宮萍似笑非笑地揶揄道：「好一張伶牙俐齒！」阮玉陵不敢貿然接答，只是唯唯謹謹，凝目察言觀色！

南宮萍雙臂當胸環抱，意態優閒，杏眼含春，斜睇着阮玉陵道：「貌像俊美，心地狠毒，娃兒！你够得上是一塊料！」

阮玉陵驀然一怔，詫愕張目，說道：「前輩，妳……」

南宮萍嬌笑道：「娃兒！不要着急，你這種性格，正合我的味口！」

阮玉陵神情一緊一鬆，大有啼笑皆非之慨！

南宮萍笑容一斂，正色肅聲道：「娃兒，我有心造就你成爲一朵武林奇葩，你可願意？」

阮玉陵喜不自勝，「撲」的一聲跪落地面，就要行拜師大禮。

「慢來！」南宮萍輕叱一聲，粉腿輕舒，小金蓮往阮玉陵脇下一鉤，竟將阮玉陵偌大一個身軀從地上鉤起。

然後，小金蓮又往阮玉陵頷下一挑，神態佻然地道：「娃兒，可沒有那樣簡單，咱們先把條件講好！」

阮玉陵雖是色中餓鬼，但在這個渾世魔女的面前，可不敢露出一星一點佻態浮語，聞言神色莊重地道：「前輩之命，晚輩當一一遵從！」

南宮萍柳眉一挑，問道：「眞的嗎？」

阮玉陵連連頷首道：「晚輩誠心誠意，絕無半點虛言。」

南宮萍聲音一沉道：「要我授藝不難，我將使你功力蓋世，無人堪匹敵，但對我却要言聽計從，即使……」

阮玉陵智珠一轉，極爲乖巧地回道：「即使前輩命晚輩手刃親生父母，晚輩也當遵從！」

南宮萍似甚滿意，笑許道：「好個聰明乖巧的娃兒，不過，你若口是心非呢？」

阮玉陵煞有介事地盟誓道：「晚輩若來日反悔，或心口不一，當……當……」

南宮萍笑問道：「怎麼樣？」

阮玉陵心念一橫，正色道：「倘若心口不一，當死於自己劍下！」

南宮萍嬌笑道：「你這個誓發得倒很新鮮，不過，待我告訴你，我倒不怕你生出反叛之心，我有的是辦法！」

阮玉陵恭聲回道：「晚輩也不敢！」

南宮萍往石榻上一靠，以手拍着榻沿道：「來！這邊坐着！」

阮玉陵頓起遐思，心中一蕩，但面色不敢稍露，凛然地坐於石榻邊沿。

南宮萍面上春意盎然，意態撩人的笑道：「來！爲我揉揉腿！」

語罷，一拉羅裙，露出一雙粉琢玉雕的大腿。

阮玉陵心懷小鹿，跳個不停，但南宮萍面色莊重，阮玉陵只得强捺慾火，不敢造次。

當下心神一定，伸手在南宮萍玉腿上輕柔地揑拿。

良久，南宮萍方囑令停止，阮玉陵已是氣喘吁吁，額上冒汗。

南宮萍欠身將石桌之上石瓶微微一掀，石壁之另外一處，忽又洞開，一個面貌奇醜的老婆子現身垂首聽命。

南宮萍吩咐道：「將『龍涎酒』取一壺來爲阮少島主接風！」

婆子唯唯退去。

片刻，婆子端來一隻極爲精緻的酒壺，置於石桌上後，躬身退去。

南宮萍又掀石瓶，石壁「砰」然復合。

南宮萍將垂肩白髮夾起，笑道：「娃兒，來嚐一杯舉世難求的美酒！」

阮玉陵頗有受寵若驚的感覺，故作推讓地道：「晚輩不敢受此佳釀！」

南宮萍粉面一沉，佯嗔道：「娃兒，你不要給臉不要臉，過來坐下！」

阮玉陵雖有些訕訕然不大自在，也只得裝着唯唯謹謹地道：「恭敬不如從命，晚輩拜領了！」語罷，又是一揖，方才據案坐下。

南宮萍嫣然一笑道：「看你樣子，倒蠻倜儻瀟洒，誰知骨子裏也是如此迂腐不堪！」說着，將「龍涎酒」爲阮玉陵斟上一杯！

阮玉陵細看那「龍涎酒」色呈琥珀，出壺瞬間，異香撲鼻，使人未嚐先醉。

南宮萍却端起另一種美酒，舉杯一幌道：「人生何處不相逢，乾一杯！」

阮玉陵微咦一聲道：「晚輩不敢獨享如此美釀，前輩何不也來上一杯？」

南宮萍叱道：「你不要借花獻佛，慷他人之慨吧！」

阮玉陵這才雙手舉杯，說了聲：「晚輩拜領了！」然後，一仰頸子盡乾杯中之酒。

酒一入肚，頓有一股熱力透傳經脈，四肢百骸，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而且一股卉香留口，久久不散。

阮玉陵不覺讚道：「好酒呀！委實算得上是舉世難求的美妙佳釀！」

「白髮魔女」南宮萍心中暗暗一笑，面上頗有得色地道：「此酒以上等『龍涎香』泡製而成，焉能不好！」

邊說邊又斟上一杯道：「再喝一杯吧！」

阮玉陵又是舉杯一乾而盡。

酒至半酣，南宮萍突然停杯擱箸，凛聲道：「娃兒，我『白髮魔女』從未收過弟子……」

阮玉陵自作聰明地揷口接道：「晚輩有幸，得入門牆……」

語猶未盡，南宮萍「呸」了一聲道：「誰答應收你做弟子？」

阮玉陵愕然道：「前輩不是答應授以晚輩武功嗎？」

南宮萍沉着臉叱道：「授藝與收錄弟子毫不相

干。」

阮玉陵陪着笑臉道：「傳道授業卽爲師，此爲不移之理……」

南宮萍輕叱道：「娃兒！你少賣弄你那張巧嘴，有了師徒名份，有許多事都不方便。」

阮玉陵先是一怔，繼而對這「方便」二字指何而言，心領神會，於是，會心一笑道：「前輩所言極是，晚輩敬遵法諭。」

南宮萍接道：「娃兒，你以爲我會平白傳你武功嗎？」

阮玉陵立卽阿諛道：「晚輩早已言明心意，待藝成後，前輩欲有差遣，晚輩萬死不辭！」

南宮萍淡然道：「那又沒有那麼嚴重，只要你爲我做一件事情，咱們兩抵，互不相欠。」

阮玉陵張目道：「何事呢？」

南宮萍簡短的道：「替我報仇雪恨！」

阮玉陵似乎畧感意外，微微一怔道：「是前輩的仇家？」

南宮萍默然頷首！

阮玉陵意態狂妄道：「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南宮萍叱喝道：「娃兒，你少說大話，此人不但功力奇高，心性狡猾，要殺他沒那樣簡單！」

阮玉陵驀然一驚，張目問道：「這樣厲害嗎？但不知此人是誰？」

「白髮魔女」南宮萍神色凛重地道：「說出來，娃兒你也許不知道，此人當年，列爲武林三劍之一的『劍煞』，……」

阮玉陵揷口道：「莫非……」

南宮萍搖頭道：「不要瞎猜，據啞婆子打探，此人遁跡江湖，也將近有四五十年之久，你不會知道此人。」

阮玉陵一聽南宮萍說出「劍煞」兩字，已然明白此人是誰！當卽故作神秘的笑道：「此人晚輩最近還與他見過……」

南宮萍極爲激動地霍然起身，疾聲問道：「你說的是誰？」

阮玉陵一字一字鏗鏘有力的道：「『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是也不是？」

南宮萍張目暴叱：「娃兒，你眞的見過他？」

阮玉陵正色道：「重九之日，此人曾在泰山『追魂堡』中二度現身，並曾與家父一度相搏！」

南宮萍疾聲問道：「結果誰勝誰敗？」

阮玉陵答道：「晚輩當時並不在場，據說，家父與他勢均力敵，不相上下。」

南宮萍粉面含煞，喃喃自語道：「你到底出來了！」

阮玉陵覺得南宮萍功力之高，出人想像，但一個仇家，自己竟對付不了，還要假手他人，於是笑問道：「難道前輩勝不過此人嗎？」

南宮萍櫻唇一撇，流露出不屑的意味，冷冷然哼道：「哼！他要與我過招，不出三招，就要教他殞命掌下！」

阮玉陵心機一轉，相機言道：「那前輩只要復出，當不難找到司馬長虹的下落。」

南宮萍叱喝道：「我要是能够離此，我還要你來教我！」

阮玉陵不勝茫然，詫目怔視片刻，方輕聲問道：「難道前輩還有什麼約束？」

南宮萍花容變色，喟然道：「我『白髮魔女』可說征人無數，不想會在司馬長虹手裏栽了跟斗，唉……」沉重一嘆後，螓首低垂，默然良久。

阮玉陵探問：「莫非是前輩遭了他的暗算？」

南宮萍緩緩抬頭，目中淚光隱約，倏忽神色一變，厲芒暴射，咬牙切齒道：「這廝心狠手辣，暗將一種名叫『羞光草』的毒物和在酒內，騙我飲下，使我終生難見天日。」

阮玉陵聞言後，暗嘆江湖之中，無奇不有，感眉問道：「這『羞光草』晚輩倒未曾聽說過，會有如此厲害嗎？」

南宮萍悵然道：「服下之人，不但畏見日光，連星月之光也都怕見。」

阮玉陵又好奇地問道：「見了日月星光後，會怎樣呢？」

南宮萍答道：「頭痛欲絕，渾身攤瘓，漸漸化爲膿血而亡！」

阮玉陵不寒而慄，震駭良久，方問道：「難道沒有解藥可治嗎？」

南宮萍黯然搖頭道：「據我知道，恐怕沒有這種解藥！」

阮玉陵藉機獻媚道：「聞聽武林中，有一個醫聖，名喚『雪山醫隱』何子淸，此人善治百病，精解奇毒，待晚輩去求求他，他或許會有辦法！」

南宮萍揮手一擺，淡然道：「不必了，你只要找着司馬長虹就可以了！」

阮玉陵故作悵然之態，厲聲道：「待晚輩藝成後，一定將之挫骨揚灰，以洩心頭之恨。」

南宮萍疾聲道：「娃兒，你不可傷他。」

阮玉陵滿頭霧水，迷惑地問道：「他不是……？」南宮萍沉聲道：「我要將他生擒活捉，然後我親手將他寸磔寸剮。」

阮玉陵此時無不應承，慨然點頭道：「晚輩一定遵命而爲！」

南宮萍杏目一翻，冷笑道：「娃兒，你不要日

下答得爽快，以後又忘得乾凈，看樣子，你並不是守信不渝之人！」

阮玉陵心頭一凛，頗爲不安地道：「晚輩已盟重誓，難道一定要剖心以表？……」

南宮萍面色一緩，淡淡笑道：「娃兒，不必如此緊張，你守信也好，不守信也好，那是你的事，不過，我『白髮魔女』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也不是那樣容易受騙的人！」

阮玉陵心頭暗凛，却故作戰戰兢兢之色道：「晚輩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忘恩負義來欺騙前輩！」

南宮萍佯嗔道：「好了！不必裝模作樣了。」

一頓酒飯，就在兩人談話中匆匆用畢。

又是那啞婆子來收拾杯盤。

南宮萍取出一些銀子，囑啞婆子往集上多購些菜餚粮食備用。

所謂「洞中無歲月」，既不知晨昏，也不知日夜，只知餓了吃，疲了睡。

阮玉陵三日來，雖與「白髮魔女」同室而居，但這個當年有名的淫魔却未予可乘之機。

此時，南宮萍斜靠石榻，杏眼半開，粉腿隱現，極爲逗人遐思。

阮玉陵則又回到石椅上盤腿而坐，這是他三日來休憩的地方。

南宮萍半開的杏眼，對着阮玉陵凝視良久，忽然展顏一笑，招手道：「娃兒，坐過來！」

阮玉陵勾起一絲遐念，但面上却不露佻色，依言步至石榻邊，正襟危坐。

南宮萍微抬玉腿，用小金蓮朝阮玉陵頷下一挑，以命令式的口吻道：「將嘴張開！」

阮玉陵唯命是聽，把嘴張開。

驀然，南宮萍玉手一揚，……

一粒如米粒大小的紅色藥丸，直入阮玉陵口中，瀉落丹田。

阮玉陵倏然一驚，面露駭色！

南宮萍笑道：「不用怕！此藥丸不但具通經活血之效，而且還能怡神養性！」

阮玉陵方稍解駭色！

片刻，藥性漸透，阮玉陵突感一股奇熱在血脈內流竄。

阮玉陵從南宮萍撩人神色上，似乎已經看出這藥丸的作用……

果然不消片刻，只覺腹下膨脹元陽漸漸亢盛。

此刻，石榻斜靠的南宮萍，在阮玉陵眼中看來，益增三分嫵媚。

阮玉陵伸舌濕潤了一下乾灼的嘴唇，暗啞地叫了聲：「仙子……」

南宮萍極爲柔媚地一笑，風情萬千地道：「熱嗎？寬一寬衣吧！」

說着，動手阮玉陵寬衣解帶。

阮玉陵被藥力所逼，再也不能自持，喘吁吁地道：「仙子色藝絕代，實在令晚輩難所克制。」

說着，一把將南宮萍摟進懷裏，南宮萍吃吃嬌笑道：「娃兒，你並不老實哩！」

這一場酣戰，幾乎持續了一個時辰之久。

在一個巨浪的巓峯，兩人同時疲軟下來。

戰雲漸消，代之而起的是一陣輕微的喘息。

× × ×

不知何時，阮玉陵悠悠醒轉，……

玉人在懷，溫馨猶存，……

阮玉陵不由將懷中的南宮萍一把摟緊，在頸項間一陣親吻。

南宮萍一掀棉被，從石榻上一躍而起，彎腰檢衣……

阮玉陵一拖南宮萍藕臂，仰臉笑道：「仙子暫緩起身，晚輩……」

南宮萍粉面一沉道：「娃兒，你不要食髓知味，你到這兒來，是練功的可不是教你來享齊人艷福的！」

阮玉陵最會察音觀色，隨卽正色恭聲道：「仙子教誨極是，晚輩遵命！」

南宮萍將油燈剔亮，在石椅坐下，朝阮玉陵喝道：「娃兒，過來坐着！」

阮玉陵依言在南宮萍對面石椅坐下。

「白髮魔女」南宮萍神色凛重道：「娃兒！你是練劍的？」

阮玉陵答道：「是的，晚輩從小卽練劍！」

南宮萍微微頷首道：「練劍首重練氣，看你目光湛然，內力還算不弱！」

阮玉陵不解其意，只得謙遜道：「這是仙子誇讚！」

南宮萍沉聲道：「娃兒，我復仇的事完全在你身上了，你知道嗎？」

阮玉陵神色凝重地點頭道：「晚輩知曉！」

南宮萍此時神情與方才判若兩人，嬌媚之態盡失，一派莊重，肅聲道：「我要教你的一種功力名叫『大羅攝心掌』，勁道威猛，極爲霸道，本來，以你的資質稟賦和內力基礎，練之絕無問題，可惜……」

阮玉陵不由一驚，搶問道：「晚輩不能够練了嗎？」

南宮萍對阮玉陵的問話未予置答，繼續沉聲道：「可惜你色相內侵，元精外泄練來不易有成！」

「啊！」阮玉陵驚呼一聲，滿面失望之色，

殺，倒還乾脆。

可是，阮青虛偏是按兵不動……

於是，江湖上鮮見半個武林中人的影子。

× × ×

春天已經來了！

可是，泰山「石筆峯頭」，仍是白雪皚皚，北風料峭。

峯顛，危崖，仍是一片空茫的白色，寧靜而空泛。

可是，峯頭的一間石室中練功的阮玉陵却不是寧靜的，因爲今天正是第四十九天，也就是成敗的最後關頭。

阮玉陵趺坐於石榻上，緊閉雙目，反聽內視，正聚集內力於心靈一點。

阮玉陵經過月餘來的苦練，貌相畧顯清癯，但雙頰上却有一片殷紅艷光，分明是內功突增徵候。

「白髮魔女」南宮萍，兩目炯炯的注視着石榻上的阮玉陵，因爲她知道稍一不愼，那會使練功之人走火入魔。

一旦走火入魔，重則殞命，輕則成殘！

斷送一個阮玉陵，南宮萍也許尙不在意，但她的一線復仇之機似要幻滅了。

是以，不僅今天，月餘來，日日如此，時時如此，只要阮玉陵練功之際，南宮萍都是不眠不休的從旁小心照料。

現在，已經到了最後一個時辰。

驀然，……

阮玉陵的髮間漸漸地冒出了蒸蒸白氣。

南宮萍看在眼裏，喜在心頭，霍然起立，雙目凝視着阮玉陵，一不稍瞬。

白氣越冒越濃，漸漸阮玉陵整個臉面都隱蔽在瀰漫霧氣中。

「白髮魔女」南宮萍驀然起立，拿椿穩勢，凛神提氣，纖掌一揚，緩慢朝向阮玉陵「天靈」穴上按下。

如此相持約頓飯之久，阮玉陵頭上霧氣漸消，而南宮萍却已香汗淋漓，嬌喘吁吁！

約莫又過盞茶光景，阮玉陵雙目緩緩睜開，兩道精芒，立時暴射而來。

顯然，「大羅攝心掌」已然練就，而且經過這四十九日的苦心潛修，阮玉陵原有的內力基礎，無形中又加深了一層。

阮玉陵星目睜開後，目光瞥及南宮萍乏累神態，心中一股歉疚油然而生，一躍下榻，極爲虔誠地道：「這月餘內，辛苦前輩了！」

南宮萍淡淡一笑道：「總算我的苦心沒有白費！」阮玉陵頗爲自豪地道：「晚輩深知仙子用心良善，是以練功之時，不敢有絲毫懶怠之心！」

南宮萍微嗔道：「給你三分顏料，你就要開染房了！」阮玉陵訕笑道：「晚輩不敢！」

南宮萍眉頭一皺，玉手一擺道：「好了！好了！住嘴吧！我告訴你，這『大羅攝心掌』極爲霸道，出手之間，即可將對手心脉震斷，縱然對手內力高强，內腑脾臟也會被震移位，對別人我可不管，你一旦遇上司馬長虹，你可要留些分寸，只要使其心神喪失，任你擺佈即可，知道了吧！」語畢，又將「大羅攝心掌」輕重手的分別詳解一遍。

阮玉陵耳聰目慧，那消片刻，即已心領神會，演練起來頗爲得心應手。

南宮萍凝視阮玉陵良久，忽然肅容沉聲道：「娃兒，在你離去之前，我要告訴你一句話，你聽了之後，不要着惱，因爲人心隔肚皮，誰也看不透，我不得不予提防！」

阮玉陵聽出話中之意，駭然張目道：「仙子，你……」

南宮萍冷冷然道：「明人不做暗事，老實告訴你，你所飲的那種『龍涎酒』是一種毒酒！」

阮玉陵悚然而驚，失聲道：「仙子，妳這是意？」

南宮萍冷笑道：「我好心好意救你脫險，爲解穴，授你絕藝，你如一去不回，我豈不是乾瞪眼睛白着急？」

阮玉陵疾聲叱道：「那妳也不能暗暗令我服毒酒！」

南宮萍微笑道：「只要你不生叛心，這毒酒你並無害處。」

阮玉陵蹙眉疾聲道：「酒毒潛伏經血之內，能說無害呢？」

南宮萍淡然道：「酒毒潛伏經血之內，暫時不發作，每隔十天服下一粒解藥就可安然無事！」

阮玉陵似有所悟，强顏笑道：「莫非仙子與輩作耍？晚輩自飲『龍涎酒』後，已有月餘，並服食一粒解藥啊！」

南宮萍嘿然道：「爲了不影响你練功，所以予明告，實際上，我已在食物中，暗暗給你加上解藥。」

阮玉陵似猶未信，疑惑地問道：「眞的嗎？

南宮萍冷然道：「你如不信，不妨試試看，發時，心口微疼，渾身發軟，你若不及時吞下解，不出盞茶時光，必將噴血而亡！」

阮玉陵心中生寒，暗道：「好個芙蓉其面，蝎其心的婦人！」

心中雖恨不已，可是又無可奈何，只得惶然

手捂面，狀極苦楚地道：「那前輩的深仇大恨不是報不成了嗎？」

這正是阮玉陵乖巧之處，任你「白髮魔女」如何魔性重大，聞之也不由動容。

當下，南宮萍聲調極爲柔和的道：「乖孩子！不要難過，你想我白髮魔女還會沒有辦法嗎？」

阮玉陵心中一喜，疾聲道：「眞的嗎？」

南宮萍嫣然一笑道：「當然是眞的，方才你找我纏綣之時，我已藉二五眞精妙合，將我的元精送給你不少，不但補足了你虧損的元氣，而且還有多！」阮玉陵頗有感恩之概，激動地道：「仙子如此造就晚輩，晚輩將永誌不忘！」

南宮萍笑容倏收，粉面一沉道：「我『白髮魔女』向不施恩於人，造就你，只是爲了替我報仇，你不必感恩於懷！」

南宮萍的脾性委實令人難測，阮玉陵不由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話。

南宮萍又道：「這『大羅攝心掌』要苦練七七四十九天，在此期間，務必要淸心寡慾，稍一分心，就會功敗垂成！」

阮玉陵頷首應道：「這點晚輩做得到！請仙子放心，晚輩深信可以摒除慾念！」

南宮萍微笑道：「說來容易做來難，尤其你這娃兒又是嚐過甜頭的人！」

阮玉陵蹙眉道：「說來說去，看來晚輩無緣練那『大羅攝心掌』了？」

南宮萍搖頭一嘆道：「也罷！讓我多費點事吧！先敎你練定心法，心先定而後方能練功！」

於是，將定心法的口訣授與阮玉陵。

阮玉陵本極聰明乖巧，不消幾久，已然背誦純熟。

南宮萍暗暗默許，着阮玉陵循着口訣，演練一遍。

然後，朝阮玉陵讚許道：「孺子可敎也！」

阮玉陵頗爲訝異地道：「這定心法的口訣委實太靈了！」

南宮萍嬌媚地笑道：「稍停我就開始傳授你『大羅攝心掌』，在練功的四十九天內，你要熬一熬，待練功完畢後，我一定賞你一頓人間異味！」

阮玉陵頗爲茫然道：「甚麼人間異味？」

南宮萍格格笑道：「你猜猜看？」

阮玉陵苦思不解，茫然搖頭道：「仙子口中的人間異味一定不是凡品，晚輩猜測不出！」

南宮萍滿面春風，頗爲自許道：「我要讓你見識一下，我的一身功夫！」

阮玉陵蹙眉道：「難道有比『大羅攝心掌』還要厲害的功夫嗎？」

南宮萍掩口「噗哧」一笑道：「我是說的那個上面的功夫！」說着，用手往石榻上一指。

阮玉陵恍然大悟，色迷迷地笑道：「方才不是已經見識過了嗎？」

南宮萍大言不慚道：「那只算是小試牛刀！」

阮玉陵笑道：「那已經够晚輩消受的了！」

南宮萍嗔道：「你眞是個沒見過大場面的傢伙，老實告訴你，方才爲了要補你元精，不敢過於放浪，處處都在順水推舟，若是……」

阮玉陵瞇着雙眼，怪笑道：「仙子若是施出渾身解數，恐怕晚輩連骨頭都化了！」

南宮萍佯嗔道：「你以爲化不了你麼？告訴你，當年與我交好之人，一次就要敎他們枯竭而亡，娃兒，平生只有你一人，我不但未損你元精，反而吃虧讓你得了去。」

阮玉陵洋洋得意地說道：「那是晚輩三生有了！」

南宮萍嬌叱道：「你不要自鳴得意，來日你報不了仇，管敎你挫骨揚灰，死無葬身之地！」

阮玉陵一本正經地道：「晚輩尙能識得好歹，懂得恩怨，……。」

南宮萍嘴角上似有若無地流露出一絲冷笑，喝道：「這些話，說多了不嫌膩嗎？放在心上就以了！」

阮玉陵小心翼翼，深恐觸怒了這個曠世女魔，唯唯應是。

從此，阮玉陵就在石室中，苦練「白髮魔女」南宮萍的「大羅攝心掌」！

禍苗傳續武林刦

時光荏苒，轉眼又是臘去春來，積雪解凍，木復甦的季節。

灰色沉默的冬天業已過去。

但中原武林各大門戶却仍然在灰色沉默中度，他們的冬天似特別漫長。

天皓禪師等一行十一人去向不明，根據這些臨去前的交待，顯然已經凶多吉少。

各門戶也曾派人察訪，但毫無頭緒。

這一段時間內，江湖上謠言紛紛，以致草木兵，風聲鶴唳。

但是，謠言中的殺人魔星——阮青虛却始終藏不露，武林中出奇地寧靜。

愈是寧靜，人們愈感到一場腥風血雨就在眼，人人自危，個個心驚……

說實話，反不如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拚命

道：「此番離去，仙子必要賜我解藥了？」

南宮萍頷首：「當然是要讓你帶些解藥去！」

說着，自枕邊取出一隻綠色小瓶，遞給阮玉陵，吩咐道：「來！拿去！這裏有解藥三粒，可以維持一個月的時間，解藥用完了，不管是否見着司馬長虹，務必趕回，否則你的性命不保！」

阮玉陵接過藥瓶揣好，憂心忡忡地問道：「這樣每隔十天就要服用一次解藥，萬一解藥中斷，晚輩豈不要毒發而死？」

南宮萍微笑道：「娃兒，你放心，等你將司馬長虹擒回來，就會一次爲你將毒祛清，還你自由，如今你欠我的未還，少不得你只有暫受委屈了！」

阮玉陵滿以爲自己這次因禍得福，不但得親武林有名美女的芳澤，而且還得到了一種曠世絕藝，足以稱霸武林！

至於是否守信爲南宮萍報仇，機會來了，遇上司馬長虹，以「大羅攝心掌」服之，一方面算是報答了南宮萍授藝之恩，另一方面也鏟除了一個異己份子，這一舉而得之事，何樂不爲？

萬一司馬長虹蹤跡杳然，自己也不必苦苦尋訪，反正可以一去不回，南宮萍又豈奈我何？

其實，阮玉陵也應該想想，「白髮魔女」南宮萍是何許人也，豈輕易可予算計之輩？

如今，果然南宮萍在阮玉陵身上拴了一根鐵鍊，牢牢地繫住，動彈不得。

阮玉陵雖暗暗恨煞，叫苦不迭，但也只有徒呼負負，無法可想。

南宮萍察言觀色，知道阮玉陵有些不悅。於是，軟語相慰道：「娃兒，你休怪我，我是給人騙怕了！」

阮玉陵也不願因此反目，聞言極爲自然地笑道：「晚輩絕不怪仙子。來日方長，仙子當知晚輩是一個知恩圖報守信不渝之人！」

南宮萍淡淡笑道：「但願如此吧！」

語畢，南宮萍召來啞婆子，吩咐道：「送少島主出去！」

阮玉陵行禮作別，隨啞婆子出了石室。

至室外，方知時值深夜，滿天星斗一彎牙月。

阮玉陵頭巾外服均被林竹君褪去，心想，幸好是夜晚，否則大白天衣衫不整，路人不爲之側目才怪哩！

當下，阮玉陵將石室入口處暗記在心，朝山下奔去。

× × ×

武林中所等待的一場腥風血雨終於來了！

就在二月初二龍抬頭的這一天，各大門戶都接到了一份柬帖。

帖中邀請各派掌門帶本門信物前往一會。

地點是嵩山少室峯頭！

時間是本月月圓之夜！

最使衆人感到意外的：具名的並不是阮青虛，而是阮玉陵。而且帖中也沒有標明「光明島」的字樣。

帖後一行附註，寫着：「若不遵時前往，或雖往而未帶信物者，以藐視本人論，懲以滅門。」

語氣狂妄，駭人聽聞。

於是，沉靜近二個月的江湖上，又出現了一批批勁裝疾服佩刀帶劍的武林人物。

一個個面色陰沉，行色匆匆。

第三天——二月初五日……

天氣晴朗，艷陽高照。

這是開春以來第一個好天氣！

洛陽東街的「玉樓春」酒館，這天來了一個面目俊秀的華衣少年。

這少年星目閃露精芒，背插長劍，顯然是一個武林人物。

華衣少年甫一登樓，即引起了座上酒客注目。

但這少年却毫不在意，星目略一顧盼，氣度優閑地往臨街一處座頭坐下。

華衣少年一落座店小二即哈腰趨前聽候吩咐。

華衣少年卸下行囊，朝店小二吩咐道：「來四碟可口小菜，捲餅，荷葉粥！」

店小二見未要酒，於是提醒道：「要不要來一壺酒，本店特從山西採辦來的好陳年汾酒！」

華衣少年星目一翻，略作沉思，才頷首道：「好！燙一小壺酒！」

店小二唯唯退去。

片刻，酒菜備齊端上。

華衣少年一個人自斟自飲，頗爲怡然自得。

但明眼人已然看出，這少年分明不善飲酒，雖然頻頻舉杯，不過是細啜應景而已！

酒館座頭上，也不乏武林人物。這華衣少年似注目眼光也不停地在這武林人物中打轉。

華衣少年只顧注意別人，殊不知珠簾背後，也有一雙的溜溜的眼珠在注視着他。

這人身材微胖，面色紅潤，目光炯炯有神，偷窺良久，掀開珠簾，才執一根約三尺不足的旱煙桿，挺着肚子幌了出來。

店小二立即趨過去，哈腰請示：「掌櫃有吩咐嗎？」

「回去！」原來這微胖的中年人竟是「玉樓春」的掌櫃。衝着店小二一擺手，簡短地回了兩個字。目光仍是盯在華衣少年身上。

華衣少年似乎有所覺察，目光一轉，四目相接。華衣少年有意無意地展顏一笑。

可是，這掌櫃的却有點反常，客人在笑，而他却是微微一怔！

華衣少年分明看出掌櫃的神情有異。星目一翻，微微笑道：「掌櫃的！這酒不燙了！」

說着，將酒壺用手一舉。

掌櫃的又是一怔，但隨又極爲勉强地笑道：「噢！我這裏吩咐店小二爲您再燙！」

說着，轉過身對店小二沉聲叱道：「三天不捱罵，你們就鬆了勁。還不趕快去爲客人燙酒！」

倒霉的店小二，一頓臭罵，捱的莫名其妙！

當下哈腰連聲，該死！該死！

然後捧了華衣少年桌上的酒壺，掉頭就跑。

掌櫃的這才堆上笑臉，闊步走到華衣少年座前，和聲和氣道：「小店新張不久，小二也缺乏調教，疏懶之處，請少俠多多包涵！」

華衣少年一臉錯愕神情，張目道：「甚麼？這『玉樓春』不是多年老店嗎？」

掌櫃的被這一問，又是微微一愣。方才眉頭一舒，微笑道：「不錯！不錯！這『玉樓春』是多年老店。在下是說，這酒館的主人另謀他就，在下經營不過旬日，所以……」

華衣少年「哦哦」連聲，像是恍然大悟，微微頷首道：「原來如此！」

這時，店小二重新將酒燙好端上。

華衣少年用手一摸，倏然縮手，眉頭一皺道：「掌櫃的，你試試，這不是在燙酒，簡直是在砌茶了！」

掌櫃的稜目一翻，怒目瞪着店小二叱罵道：「賊娘養的！我看你不想活了！」

店小二被罵得渾身簌簌而抖，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但這掌櫃的罵人也太兇，手下工作不力，了不起說一句：「你看你不想幹了！」

要不是這掌櫃的說這種大話說慣了，就是他真具有無上之權威！

這華衣少年似乎是毫無悲天憫人之心，眼看着店小二被叱罵得六神無主，而他却滿面笑容，狀甚怡然。

掌櫃的看在眼裏，心中暗忖：莫非此人有意：……當下心機一轉，堆上笑臉道：「少俠如能包涵，可待此酒稍涼再飲！」

掌櫃的盤算這位華衣少年必定不允，誰知華衣少年却一連聲地笑道：「使得！使得！」

掌櫃的原以爲這華衣少年是個上門找碴來的，但是，對方謙和異常，又有些不像。

掌櫃的微愕片刻，復又笑問道：「少俠面如玉盤，目如滾珠，堂堂儀表，俊秀不羣，端的是一位年少英豪，敢問少俠尊姓大名？」

華衣少年見問，毫不猶豫地一字一字鏗鏘有力的回道：「周孝全！」

「周孝全？」掌櫃的蹙眉複述一遍，像是對這個名字似熟又生。良久，方才問道：「周少俠寶山何處？」

自稱周孝全的華衣少年像是毫不關心掌櫃的一再盤問究竟有何目的，仍是笑吟吟的回答道：「居停泰山！」

掌櫃的煞有介事的讚道：「先地靈而後人傑。難怪！難怪！……周少俠此番前去……」

周孝全不待掌櫃的說完，即搶着答道：「嵩山少室峯！」

答話時，神情雖仍是笑容滿面，但聲調却極爲疾速，多多少少帶了一點挑釁意味！

周孝全此話一出，不但使掌櫃的暗中一驚，即令在座武林中人也無不相顧失色！

掌櫃的顯然有所圖而來，並未就此罷休，故又眉頭微皺道：「難道嵩山有何盛會？」

周孝全訝然道：「掌櫃的，貴店設於關陽大道，來往行旅不乏武林中人，難道不曾聽人提起？」

掌櫃的蹙眉搖頭道：「在下孤陋寡聞！」

周孝全老氣橫秋地道：「生意買賣人，不知道也好。告訴你，本月十五日，嵩山少室峯有一場殺人大會！」

掌櫃的聞言神色遽變，力持鎭定地反問道：「甚麼叫做殺人大會？」

周孝全仍滿面笑容，但笑意已冷，輕描淡寫地道：「南海『光明島』少島主阮玉陵要在十五那天開戒殺人，這就叫做殺人大會！」

掌櫃的近乎自語似的喃喃道：「有這種事？不要以訛傳訛吧！」

周孝全笑容已歛，冷哼一聲道：「哼！阮玉陵柬邀各門戶掌門人於十五夜在少室峯聚頭，各掌門必須隨帶信物，到時前去，以示向『光明島』俯首稱臣。否則，『光明島』將以滅門手段示懲。掌櫃的，你想想，各派掌門人會將信物交出臣服嗎？當然不會。其後果，必定是『光明島』發威，大事屠殺。這豈不是一場殺人大會？」

掌櫃的瞪着雙眼問道：「想必周少俠也在被邀之列了？」

周孝全搖頭冷笑道：「姓周的無藉藉名，何能蒙少島主寵邀？不過是想湊湊熱鬧，瞻仰一下這位少島主的威風！」

（未完待續）

二期完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浮生・文
培新・圖

濺血了恩仇（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撼岳掌」裘英，因圖報妻子血仇，不惜偷盜師門掌劍秘笈，負子逃亡至星星峽，遇「美髯閻君」閻世罕，以禪功極度秘笈與他交換掌劍秘笈，並收其子裘極爲弟子，交換後，裘英發覺禪功秘笈仍有一功册，乃按册上圖形，在北天山追查另册下落，詎九年以還仍未發現，這日又是元旦，裘極往打獵，逾時未歸，裘英往找，得一老者引領，在一洞底與裘極重聚，旋而獲知此洞底竟是閻世罕故居，其時閻世罕已去世，由其子掌門戶，裘英說明來意，閻小掌門乃命左護法送裘英父子往一書房——



牛刀小試鋒芒露

日月如梭，轉瞬去裘英父子被羈留在閻君洞府已是十易寒暑，十年說短如白駒過隙，說長三千六百多天，如在一個艱難中度日如年的人說，眞够漫長了！

不知裘英父子遭遇的是白駒過隙抑是度日如年，總之一直不見他父子在江湖再亮相，八成凶多吉少。

一日黎明，一行八騎護着一輛鏢車，在趟子手喊鏢聲中，過了星星峽，踏進西域疆土向西飛馳。黃底金字三角鏢旗，隨風飄揚，好不威武！

鵝毛片的大雪不住傾洒，一陣密是一陣。鏢車傍山脚疾馳，馳着馳着，突然慢了下來，原來是在攀登一處高起的隘道，隘道險要非常，眞個是一夫當關萬軍莫敵！

驀地一聲如梟的怪叫，起自隘道另端，聲落影現，四個青衣幪面人一字排立在隘道頂端。

「給大爺們把鏢車留下，大爺網開一面，放你們一條生路，如若不然，哼，哼……哈哈……」

鏢車停了下來，不用吩咐，各守崗位戒備，一騎趨前打話道：「在下長安四方鏢局孔少翔，有什麼得罪朋友的地方，請講當面。」童音未除，是個小伙子。

「娃兒，扯什野棉花，大爺吩咐你的，沒折扣，想活命就乖乖把鏢留下。」聽口氣，還是先前遞話的一個。

孔少翔初生之犢不怕虎，惡言道：「藏頭露尾，不識抬舉，別以爲小爺怕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

，瞎了眼。」

「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竟敢在大爺們面前放恣，敢情你是活的不耐煩了……」幪面人切齒道。

孔少翔先發制人，不待蒙面人把話說完，向屬下一施眼色，暗示號令下，一陣兵刃出鞘聲及喊殺聲震澈雲霄，鏢師一湧而上，衝殺向四幪面人。

四幪面人似乎不把鏢師放在眼中，同時發出一陣狂妄長笑。笑聲中同推出一掌。首當其衝的幾人被隔空震飛出一丈開外，口角溢血，重傷倒下。

誰個不怕死，餘人躊躇不前，目注孔少翔，孔少翔心知不敵，但一口氣嚥不下去，加之他如不帶頭身先士卒，怎能服衆，想來想去，唯有一拚，決心已定，振劍而上，狗急跳牆其鋒眞不可當的。

「娃兒交給我，你三人奪鏢去。」命令口吻，無疑是帶頭老大。

餘人顧不了孔少翔，一齊回身護鏢。責任在肩，也就不考慮不敵了。

三幪面人雖然武功勝過護鏢諸人，但一時間也難得手，因他們都是以死相拚。

孔少翔家學淵源，劍道屬上層，缺的是臨敵經驗不够，內力修爲也淺，跟幪面人搏鬥了三十餘招，別說制勝，連對方衣角都沒碰到。

幪面人空手入白刃，輕靈巧妙穿梭在孔少翔劍幕以內，一直不施殺手，像耍猴樣戲弄着孔少翔，時而高聲招呼同伴：「得手沒有？」回答的是「快了」，「有點棘手」。

原來有一位靈巧的護鏢，乘對方不注意，探手鏢車，把鏢拿到，威脅幪面人，近身他就玉石俱焚與鏢共存亡。

正在這時，一聲如洪鐘的「住手！」一聲，震住了打鬥雙方，衆目循聲望去，見一個衣衫襤褸的駝背青年岳峙鏢車篷頂。

跟孔少翔交手的幪面人，手指駝背青年道：「我道是誰淌渾水，原來是個臭要飯的，哈哈。」

幪面人哈哈聲驀地頓住，孔少翔就近一瞥，見幪面人口角溢血，缺少了兩顆門牙。

在衆目之下，這栽和羞辱熟可忍，幪面人心知遇上勁敵，也不能夾尾，硬着頭皮破口道：「那來的渾小子，敢暗算大爺，有種的過來……」

他的大話未說完，青年已站在他的面前，他看不出他是怎樣近身的，且變了一個人，一點也不駝背，他擡頭鏢車，篷頂盤坐着一個殘廢老人，這才明白是背的他。

孔少翔一瞥之下，見襤褸青年身材魁梧，貌似潘安，又像在那裏見過，面熟的很。

正在心念電轉中，見幪面人錯愕地向後倒退，已忘却了身後千丈懸崖，如是摔了下去，定是粉身碎骨。

襤褸青年不假思索，電急出手虛空一抓一吸，將幪面人已墮向懸崖的身形穩住，得免粉身碎骨。

幪面人順水推舟，化敵爲友的一抱拳道：「感謝援手大恩，請教上下如何稱呼，容後圖報。」

「用不着和小爺攀交情，我救你是要留口問話。」命令的道：「取下你的假面具。」

幪面人不敢不從，如言揭下。襤褸青年吃驚的一楞，似不願再看，把頭偏了過去。

原來幪面人面目可憎，臉如蜂巢，鼻孔朝天，一條刀疤由瞎了左眼通過鼻樑抵達右耳根，幾根山羊鬚，跟他臉不配合。

孔少翔不禁驚叫了聲：「甘藏四殘！」

醜惡是怕別人道破的，他不悅的道：「甘藏四殘也是你叫得的，目無尊長。」

襤褸青年似乎童心未泯，接口道：「醜八戒，你叫什麼名字。」

「人稱老朽大殘苟嘯。」他畢敬畢恭地答道。

「什麼？你叫狗叫。」

苟嘯不以爲忤，恭敬如前的道：「少俠聽左了，苟是苟且苟安的苟，嘯是龍吟虎嘯的嘯。」

襤褸青年不屑的一瞥道：「你也配自比龍吟虎嘯，江湖敗類罷了。」

大殘苟嘯連聲道：「是，少俠指教的是。」

襤褸青年本想再挖苦他幾句被叫喚聲打斷了。

「極兒，不要難爲大殘，問問跑鏢的，他的鏢是何人所屬，送到何所？」難道是裘英父子，十年沒有在江湖露面，怎可能……

襤褸青年望向孔少翔，這一望等於問。

孔少翔支吾的答道：「這個，恕在下不便奉告，因爲鏢局有責任替囑托人保守秘密。」

大殘苟嘯要功的道：「少俠，別聽信娃兒的推託，事情經過，老朽全知。」

襤褸青年假以辭色的道：「你說說看。」

大殘苟嘯道：「在未說明眞相前，老朽要奉告一事。」

「何事？別賣關子，快說。」口氣是命令的。

「是，就是關於我們四殘刼鏢的事，敢說動機是在主持公道。」

「搶人的東西，還說是主持公道你在騙誰？」

「少俠不要性急，老朽還未說到正題。」略頓清理一下喉痰，道：「四方鏢局根本不是保的客貨，是送禮給西域武聖宮，每年都在這個時候晉貢，老朽最近才打聽到，晉貢是爲拜托武聖宮帮四方鏢局的忙，打探被逐出門牆的二師兄撼山掌裘英，除掉姓裘的，他們才會高枕無憂。」

極兒接口道：「老大掌劍雙絕凌化一……」盤坐車頭老人揚聲截道：「不必多問，大殘苟嘯講的是實話。」

「是……師父。」襤褸青年恭應着。

這時，餘三殘已悄悄走了過來，恩將仇報，吐氣開聲，三掌倂發，向襤褸青年後心偷襲擊到。

孔少翔示警驚叫：「少俠當心。」已是遲了一刹。

襤褸青年就像身長了眼睛，先孔少翔示警旋身出掌，硬接之下，見出高低，三殘被震飛出一丈開外，就像三個皮球，分三個方向滾了出去。襤褸青年岳峙如山，連脚跟都未動分毫。

大殘哭喪着臉求情的道：「求少俠原諒我三個兄弟的無知，放過他們。」

襤褸青年不屑的一顧，道：「我只是戲耍戲耍，無心傷害他們，看在主持公道的一點正氣，不究你們的冒犯，去吧。」

大殘苟嘯鞠躬如也的連聲：「謝少俠，謝少俠！」瞬卽帶作三殘鼠竄透去。

這一切看在孔少翔，幾疑是在做夢，甘藏四殘成名已久，算得上頂尖人物，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襤褸青年手下走不過一招就被擺平，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揮手，勁力就有如此之大之猛，這是事實？他楞了！

「你發什麼呆？」襤褸青年的口吻親切。

「啊，啊，我見過少俠的神功，覺得自己微不足道。」

「你能虛懷若谷，是好的……」

「極兒，你們都過來。」一聲蒼老的召喚，打斷他未完之言。

「是……師父。」這聲師父聽來很生硬。

衆人恭立車前，篷頂老人目注孔少翔道：「你就是墨劍孔翔的兒子？」

孔少翔面呈喜色的道：「晚輩正是，老前輩認識家父？」

老人衣着跟青年一樣襤褸，灰白的長髮覆面，孔少翔難見他的廬山眞面目，形相活像一尊殭屍，一動也不動。

「孔少翔，老夫跟你商量一件事。」

「老前輩儘管吩咐。」

「老夫言出必行，你不能反悔。」

如孔少翔這類初出道的犢兒，那懂江湖險詐，一口承當道：「少俠援手才得保鏢，晚輩理當感恩圖報，老前輩吩咐的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決無反悔。」

「很好，第一，老夫要借你的鏢。」

「這……」孔少翔大爲震驚。

老人不容他申辯，就像沒有孔少翔的存在，續說第二項：「第二，暫時不叫你等回四方鏢局。」

羣情一陣騷動，一人出頭道：「求求你，我們都有妻子兒女！」

老人無動於衷，目注孔少翔道：「衣食無虧，替老夫一位酋長朋友牧羊。」

孔少翔把心一横，頂撞道：「你以爲我們會聽你的。」

「會的。」轉向襤褸青年道：「極兒，不用我吩咐，你應知道該怎麼做的。」

「孩兒遵命！」他是說溜口，忙更正道：「徒兒這就出手。」

羣情譁然，無人留心在「孩」與「徒」的二字之差，都爲自身的遭遇在戰顫！

襤褸青年就像伸手捉鷄，鷄雖鼓翅嘰哇逃，終於做了俎口肉，厨中菜，一一點了他們的麻穴。

老人手執一個小口袋，擲向襤褸青年道：「每人餵它一粒，沒有老夫的解藥，他們一輩子也別想回復記憶。」

襤褸年青手法好快，瞬卽弄好。

老人高聲吩咐道：「上道！」手指去向。

鏢師如言跨馬待發，老人在襤褸青年扶助下，進到車廂，襤褸青年陪坐一側。

馬蹄達達，輪轉轆轆，馬上鏢衆個個眼神發直，不復有思想有記憶有愁苦有喜樂，活似一羣行屍走肉。

安坐車廂的老人，見襤褸青年神情凝重，關心的問：「極兒，有心事？」

襤褸青年尷尬一笑，道：「沒有，師父。」

「極兒，父子對坐，你應改口。」

「是，爹！」

「別瞞着爹，說出你的心事，說錯了爹不怪你，要叫你明白。」

「爹，你的仇人只是掌劍雙絕凌化一麼？」

原來這父子竟是十年不在江湖露面的裘英跟兒子裘極，裘英怎的變的鬢髮灰白，口口聲聲老夫前老夫後的，記得十年前背着裘極逃回故里時還是個二十開外的小伙子。

「是呀！」裘英直覺的應：「九年磨折，十年苦修，以及爹的走火入魔半身癱瘓，全是爲了要向凌化一討回血債呀！」

極兒吞吐的道：「爹！幹嗎把孔師叔……」

裘英截口怒道：「不准你稱孔翔做師叔。」

極兒懼畏地低下頭。

裘英想到自己說過不怪的，怎的一時忍不住心頭的氣憤，遷怒到極兒子身上，不由自疚伴裝笑臉

道：「是爹不好，你不要難過，因爲你提到孔翔，爹才按捺不住久積心頭的氣憤，回想在趙家堡學藝時，孔翔一直仇視我，還在你外公面前搬弄是非，爹跟你媽的婚事因他差點告吹，後來你媽慘遭不幸，兇手是凌化一無疑，孔翔一口咬定是爹幹的，你外祖父不容爹辯白，爹萬般無奈，爲了要留着性命報仇，才在你四師叔武家齊的同情協助下，乘夜逃出虎口。」

畧頓繼道：「爹避官道走小徑，冒險逃亡，在快抵星星峽給孔翔他們追及了，幸喜雪蓋足跡，他們沒發現我的藏躲處，他們在爹的近身處停下，爹揑一把汗，疑是被發現，由他們的談話聽出騎上三人是三師弟刁九臯，四師弟武家齊，三師弟四師弟藉詞星星峽禁例，主張回堡覆命，唯有孔翔堅持非找到爹殺掉不可，極兒，江湖重的恩怨分明，爹能白白放過孔翔麼？」

「我會殺了孔翔替爹報仇，但，孔少翔……」

他不敢說下去。

「孔少翔等已失記憶，不會感到痛苦，倒是孔翔失子之痛够他受的。」

「爹如此做，就算解恨了麼？」

「不，這只是畧施小懲，損人的一小撮報應，凌化一是第一號仇人，第二號就輪到孔翔，掌劍雙絕，墨劍！好响亮的江湖萬兒，爲了復仇，爲了我兒揚名立萬，更要殺。」

「爹待極兒太好了，一切都替兒子着想，我一定遵照爹指示的做，不過，……」

裘英截道：「不過什麼！」

「怕的是有違恕道！」

「恕道！狗，都是些騙人被殺頭不還手的謊言，武林江湖講的是強者爲尊，弱者喪命，更大而言之，兩國交兵，血流成河，死傷無數，戰敗的臣服在戰勝的，這就叫恕道。」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的裘極，右掌擊左掌的道：「爹教訓的很對，使極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殺盡逆我者，我要報仇。」

裘英含笑不語，手裏不住撫摸着一尊尺半高的玉佛「借鏢」，極兒瞥了一眼，道：「這石雕像有什麼可貴，爹像愛不忍釋！」

裘英抬起頭道：「問得好，一定還不滿爹搶奪它。告訴你吧，這不是雕像，是至寶玉佛，是屬我們裘家的。」

「孩兒不明白，爹不是向孔少翔說只是借鏢？借就是要還人的。」

裘英神情凝重的道：「這玉佛原是陝北趙家堡傳家之寶，在我跟你媽結婚時你外祖把玉佛陪媽過來，你媽是獨生女無兄弟，才獲得這份厚賜。不知因何落進孔翔手中，派兒子護鏢，用來獻媚，作晉貢之物，照這看，你外公定已不在人世了。」

極兒面呈喜色，道：「那是物歸原主，不算搶奪了。」

驀地迎面傳來馬蹄聲。

「聽！」裘英吩咐兒子道：「看看，準是牧場主人來了。」

極兒應了聲「是」，探首車簾外，道：「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不是他還有誰來。」

裘英笑道：「人都是有好處才跑得早跑得快，極兒，你去跟他打交道，遠着他點，當心他的一身銅臭。」接下一陣諷笑的哈哈。

極兒身形如箭離弦射出車外，幾個起落已抵來人面前，虎吼一聲道：「交換條件準備好了？」

來人一驚，滾鞍落馬，一抱拳道：「少俠別嚇唬我，銀両衣着都準備好了，有多無少。」一指馬背道：「都載在馬背上，我去取來。」

極兒阻止道：「不用你費心，小爺自己會取。你給我站遠點，滿肚子肥油，一身銅臭，小爺最看不慣你們這類吸血虫。」

牧場主人哭喪着臉道：「是，是，你們應允的貨怎樣？」

極兒一指身後鏢車道：「你瞎了眼沒看見，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一本萬利。」邊說邊自馬背取下大小兩個布包，覺小的比較稱手，知是裝的銀両。猶疑有頃，把手中提着的布包又搭回馬背，道：「那匹駿馬，小爺看中了。」

「那怎成？」牧場主人焦急的道：「敝場牧羊全靠牠，我是千金不賣的。」

極兒電目一掃場主道：「財迷！小爺用將近十匹的馬換你一匹，你還不知足，惹惱了小爺，準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後悔就來不及了。」

場主抖顫的道：「就依少俠。」神情顯露失坐騎之痛。

言談間，鏢車漸近，極兒拉馬車側，探頭車裏道：「師父，極兒要了場主的烏雲蓋雪千里駒給你代步，你看好麼？」

「很好，你也要一匹。」裘英語帶讚許。

從未踏進江湖一步的裘極，察言觀色，竟認爲強奪他人坐騎的行爲不算錯，一點也不帶愧色，回答道：「極兒腳程很健，也不慣乘騎。」

「你很機警，我竟忽畧了餘馬盡都有四方鏢局的火印，那就一馬雙騎好了。」不待極兒的同意，裘英已飛身上了馬背，盤坐在稍後。向牧場主人一抬手道：「該是老夫要說再見的時候了，恭祝你財運亨通，馬上賺回更好的一匹烏雲蓋雪，老夫送給

你的這批貨色，都是很馴服聽話的，你放心派用場，決不會反抗的，哈哈。」

接着吩咐極兒道：「催馬進關！」

極兒早在他爹吩咐一馬雙跨時已跨上馬背按轡待發，見吩咐一夾馬腹，勒轉馬頭，電疾向星星峽方向馳去。

牧場主人失神地呆望着一馬雙跨馳去的背影發楞。

鵝毛片的飛雪仍下着，一陣刺骨的寒風帶着飛雪擊打在牧場主人的臉上，也冷在他心裏，他不禁打了個冷戰，冷戰把他帶回現實裏。

他試探地向呆若木鷄的鏢衆吶喊道：「嘟！呆着幹什麼？動身趕路。」

大出他的所料，果然很馴服很聽話在催馬開動，他喜欣的走進車廂，在計算着能怎樣加倍找回烏雲蓋雪的代價，跟拿走的銀兩衣物的損失。

計算間突地一頭伸出車廂，邊落車邊自言自語道：「糊塗，怎忘了帶路。」

別看他腹大便便，跑起路來比馬還快！

× × ×

四方鏢局創設不到三年，靠着掌劍雙絕凌化一名列武林三大劍手的威望，從未失過鏢，眞個是生意興隆通四海，遠近都向它投保。

鏢局設在長安東大街近盡頭，屋宇宏偉，佔地近頃。

一色高大樓房，青磚圍牆高可二丈，門樓金嵌斗大四方鏢局四個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又高的朱紅大門，更增氣派，門前一對坐獅，形象彫刻的十分威猛，象徵着四方鏢局的興隆如日中天。

這日節逢元宵，午牌時分，四方鏢局門前來了腰佩短劍的青衫少年，瀟脫地掏出一張大紅拜帖，遞給門丁，門丁接過向少年上下一打量，冷冷的道：「不在。」

少年目注門樓，道：「你們去西域晉貢的鏢，可有消息？」

門丁聞言一楞，前倨後恭的道：「公子請等等，四掌櫃不在跟邱總管談一樣，我這就去通傳。」

「這件事，不是別人作得了主的，我在對面凉亭等孔翔。」青衫少年目無表情的淡淡道，說完逕向對面凉亭走去。

門丁脚步如飛的，向大門裏奔去，無疑是進去通禀去了。

不一瞬，大門裏傳出急促的脚步聲，坐在距大門三丈開外凉亭的青衫少年已聽出，暗忖：「定是門丁口裏的邱總管，我要怎樣應付他，借個詞殺他？不，不能，臨來時爹再三叮囑，要留着精神辦正事，不可亂耗眞力，最要緊的不可打草驚蛇，給元兇聞風逃遁。」動念至此，他已打定了主意了。

大門裏現身四個人，向凉亭走來，走在先頭的無疑是所謂的邱總管，在他身後跟隨着兩名勁裝漢子，尾後的是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淸却裝看不見。

四人已走進亭子，在任何人都會站起身來打個招呼，青衫少年坐在石櫈上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就像沒有四人的存在。

「在下邱蕭，忝爲四方鏢局總管，人稱太極劍，請問少俠怎樣稱呼？」總管畢竟不同凡俗，照子亮，禮數周到。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在下找的是孔翔，不是你邱總管。」語態冷寞。

太極劍邱蕭無名火三丈，待發又忍了下來，暗忖：「在未摸淸小子底細前，不能亂動，失鏢三月一點消息都沒有，小子沒頭沒腦的提到鏢上，又指名要見我們四掌櫃想必有來頭。」

動念而此，不以爲然的道：「本座身爲四方鏢局總管，有責任了解少俠駕臨的動機，大名都不願見告，眞叫本座爲難。」

「拿我拜帖上呈，不就沒有你的責任。」青衫少年語態驕傲如前。

「如本座一定要忠於職守呢？」太極劍邱蕭說話時盯視着青衫少年雙目，像是要找出他心中的答案。

青衫少年避過太極劍邱蕭的視線，冷冷道：「那是你自己的事。」

太極劍邱蕭以牙還牙，冷冷道：「那你一輩子也別想見到我們四掌櫃。」

青衫少年第一次面露笑容，但是冷笑，道：「不妨走着瞧。」

太極劍邱蕭的腦門都要炸開了，仍强忍着問道：「這麼說你是成心來找麻煩的，你也不估量估量你有多大能耐，敢到我們四方鏢局撒野。」

青衫少年聽若未聞，一道淸晰的笑面閃現在他俊秀的面上代表了回答。但是不屑的笑。

太極劍邱蕭咬牙切齒道：「好個狂妄自大的小子，邱某對你客氣，你竟跟我來這套，不給你點厲害看，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說着，猛一回身，向隨來站在身後一勁裝少年道：「你先給本座教訓教訓這狂妄小子。」

勁裝少年應了聲：「是！」手腕翻處，一柄寒光燦閃的寶劍已握了在手中，既輕靈又快速，振劍欺身，劍尖指了在青衫少年鼻尖，盛氣的道：「小子，亮劍吧，小爺魯伺武，今天要教訓教訓你，讓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青衫少年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安坐如故。

魯尙武不耐煩補上一句：「小爺叫你拔劍。」

青衫少年不屑的一顧魯尙武，道：「好漢不打上門客，這就是你們四方鏢局待客的禮數麼？」語態的冷漠，令聽者不寒而慄。

不知什麼時候，涼亭四周圍滿了看熱鬧觀衆。

青衫少年就像不會武功，輕抬手腕，出二指撥開魯尙武的劍尖，緩緩地站直身子，目光一掃在塲幾人，冷冰冰的道：「在下不屑和你們動手，除非我覺得你們該死時，我還不一定要用劍。」

邱蕭等聽的毛骨聳然，莫測高深。但魯尙武是有所感受的，青衫少年只是出二指輕輕撥他的劍尖，他持劍的手腕就如承千斤的重壓身不由己被逼退了兩步，知青衫少年的狂傲是憑着眞材實學的，但這個面子却丟不了，同時仗着自己人多，憑着一股血氣之勇，一領劍訣，欺身向青衫少年心門刺到。

眼看劍尖已遞到只距青衫少年胸前寸許，圍觀在正面的觀衆，同爲青衫少年揑把冷汗，「啊」的驚叫出了聲。

仗着人多逞兇的魯尙武也揑了一把冷汗，錯愕間沉腕撤劍，倒退五步倚靠在太極劍邱蕭的身後。

原來他聚集了十二成勁力的當胸一劍並未損及青衫少年的毫毛，他驚魂甫定回憶當時情形，似覺青衫少年週身存着一道氣牆，把他遞到的劍逼向一側。這是那門子內功，旣不像金鐘罩，更不似罡氣，難道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正狐疑間，一聲嬌叱，把他帶回現實。

「住手！」聲音是那麼嬌嫩，有如黃鶯出谷，人也更俏欵擺着向涼亭走來，來的是個白裳少女。

自始就落漠的青衫少年，不禁也被這嬌美聲所吸引，不自禁循聲望去。驚艷地暗忖：「不可爲美色所惑，壞了復仇大願。」

心念雖是如此，忍不住還是再投以一瞥，只見她蓮步輕移間，腰際飄揚着一束粉紅色劍穗，有緻地襯托出一股巾幗女英氣息。

她又在發嬌嗔：「邱總管，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

邱總管跨前一步，畢恭畢敬的道：「姑娘只看到一面，妳如看見他剛才的驕傲狂妄目中無人的那副神氣，妳會更氣的。」

青衫少年一點也不感激她的好意，他還疑心她是四方鏢局的人，不理不睬的，坐在原位，敢情是在以靜制動，成竹在胸。

她輕瞟了他一眼，道：「難怪別人說你驕傲自大，一副冰冷的面孔，給人看了像進冰窟一樣，你還不快走，一會墨劍孔翔孔叔叔回來，你要走也走不了。」

聽口氣更證明她是四方鏢局的人，青衫少年原本想致謝她的關注之情，一聽，反而更冷漠了，道：「不勞姑娘費心，在下不會無緣無故呆在這裏的，請便。」

一聲响脆的耳光摑在青衫少年面頰，他臉上頓顯出一個五指尖葱的掌印，他不獨不怒，連看都沒看她一眼，仍是冷漠得可怕。

「你這人眞怪，怎不還手？」她帶悔意問道。

青衫少年緩緩道：「男不可與女鬥。」

她似沒有聽到青衫少年鄙薄自己的語句，失神地盯視在青衫少年的臉上，一瞬也不瞬。

青衫少年從未被女子如此盯視過，不禁忐忑於心，這種感受，是他從未有過的。

當兩條視線碰在一起時，她才警醒自己的失態，臉也紅了，但這只是一眨眼工夫，未被邱蕭等發現，警醒後想起青衫少年鄙薄之言，遂駁詰道：「我看你是少讀詩書，歷代巾幗英雄多的是，『不讓鬚眉』這句話你可懂？」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姑娘何必淌這渾水，還是避開的好。」

「我偏不走，要我走可以，除非你馬上還手。」這姑娘也古怪，只聽說不准你還手，沒聽說打了人要人還手。

「在下如不聽妳的吩咐呢？」

「姑娘有辦法要你聽。」嬌叱聲中，卡支一聲佩劍龍吟出鞘。一振劍道：「本姑娘寶劍之下不殺無名之輩，報名上來。」

觀衆在一旁交頭接耳一陣，相繼散去，這舉動是說明好戲收塲，她是在故作姿態。

「在下也有同感。姑娘的芳名？」

「告知你也好，讓你死得明白。銀劍玉女凌慧貞，你呢？」

「歉難奉告。」

這回可眞激怒了銀劍玉女凌慧貞，不再故作姿態，一領劍訣，舞起銀虹萬道，欺步嬌叱，攻向青衫少年左肩。快捷無與倫比。

太極劍邱蕭在一旁暗自心裏高興，只是沒有鼓掌叫好。

在這危在一頃的情形下，青衫少年理應出劍迎戰，誰也想不到他仍穩坐原位不稍動。包括了銀劍玉女凌慧貞都大爲不解，但有一個人解，那就是曾吃過虧的魯尙武，他本想知會凌姑娘一聲，但又以自己的身份低微，不敢出聲暗自爲凌姑娘揑冷汗。

在這種不還手尷尬情形下，銀劍玉女有些騎虎難下，刺他一劍，於心不忍，收招？當着太極劍等人的面前，這人就丟大了，靈機一動，暗忖：「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傷要害，給他帶點彩，不就兩全其美了。」

她心意旣決，忙卸去五成功力，拿準部位，劍走偏鋒，一式「鳳點頭」絕招，指向穩坐如山對手左肩，猛狠刺到。

劍及血如泉湧，她不禁駭呆了，她原以爲劍刺出，對方會本能向右一閃，最多不過傷及表皮，那曉得事與願違。

她一呆之下，不自覺地關切的問道：「你爲什麼不閃躲？」

「我如閃躲，豈不叫姑娘失望。」聲音仍是那麼冷冰冰。

他的回話刺痛了她的心，她不知她對他因何有這種感覺，一股莫名的委屈頓湧心頭，半晌才從櫻唇邊擠出一字：「你……」

正在這時候有人在高嚷：「四掌櫃回來了。」

銀劍玉女已聽到馬蹄聲忙還劍入鞘，關切的道：「你眞的不走？」

「我要走不早走了。」

一行十數騎已抵鏢局大門首，在紛紛落馬間，邱總管趨前向一位年在五十上下身着錦袍的人恭身一禮，然後走近附耳談了一陣子。

見到着錦袍者含怒的道：「有這等事！」

一聲含怒的高叫，打斷錦袍人的未完之言：「孔翔，小爺等你很久，滾過來！」

聲音發自涼亭，無疑是那青衫少年。

錦袍人劍眉一挑，向涼亭走去，追隨在他身後的不下二十之衆。

錦袍人駐足亭外，沉聲道：「你找我有什麼事？」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盯視着青衫少年。

涼亭的周圍，這時已被尾隨錦袍人而至的衆夥所包圍，氣氛沉重得令人窒息。

青衫少年看也沒看衆人一眼，電目逼視着錦袍人問道：「你就是墨劍孔翔？」

錦袍人冷冷道：「多此一問，快說你找孔某有什麼事？」

「索討二十年的一筆欠債。」

「你是何人？」

「小爺裘極。」

「原來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犢兒，小子，我孔翔相信你說的是眞話，身在江湖，誰也少不了仇家，總結一句話，強存弱亡，亮你的劍吧！」

當着衆人的面，孔翔不願裘極攤底牌，是怕罪在自己，用心在隱惡，再說，他根本沒把裘極放在眼裏，更想不到面前的青衫少年就是撼岳掌裘英的兒子，他早把他父子淡忘了。

正中裘極的下懷，他也不願別人知道他太多的，他還有比這更深的血海深仇待報，他要讓仇人在明他在暗，攻其不備，一舉殲仇。

突地包圍圈裏响起迎旗吶喊的聲音：「幹掉這子！」、「將他碎屍萬段。」、「那來的野種。」、「沒長眼睛的小忘八羔子。」、「………」

× × ×

一聲震耳欲聾的冷笑長聲，發自涼亭裏，震懾住了衆人的鼓躁，瞬卽鴉雀無聲。裘極震懾住了衆人的鼓躁，續揚聲道：「怎麼？想仗着人多！」聲音是旣驕傲又冷漠。

墨劍孔翔不禁心裏也暗佩服裘極的膽識，却面呈不屑的道：「小子你也够狂的，不想想你有多大能耐，塲中任何一位都是武林江湖數一數二的人物，成名之日，你小子還未投胎……」

「廢話，納命來！」

一聲龍吟，兩柄一長一短一墨一黃的寶劍交在一齊。

塲中有識貨的驚叫了聲：「莫邪金七！」

莫邪金七，乃上古神兵，雖較普通寶劍短了五寸，但落毛立斷，削鐵如泥，且金光燦閃中，當之者耀眼如盲，墨劍孔翔聞聲心裏一寒，暗自提高警覺。

交叉的兩柄劍，已滑及劍柄，久久無法分開，無疑是在暗較內力，塲中氣氛更見緊張刺激。

初春的陽光，是令人喜悅溫暖的，忽地一團烏雲掩蓋了太陽的光輝，大地呈現一遍遍陰暗，象徵着四方鏢局門前涼亭生死之搏卽將濺血悲慘結局。

陡地卡察一聲脆响，兩劍驟分，身形暴退，旗鼓相當，各退五步。

裘極左肩頭原已結疤的劍傷，被震裂開，鮮紅的血，順着手臂往下流。他一點也不關心臂傷，他被復仇的怒火所吞沒，挺劍而上，帶起萬道金光，千朶劍花，一式師門絕學「開天網地」，把墨劍孔翔困進禪功劍氣之中。

墨劍孔翔爆起一聲震人心弦的大喝，腳踩游蹤七巧步，輕靈巧妙地閃避「莫邪金七」銳不可當的鋒芒，一時尙找不出可乘之隙。

「姓孔的，一味閃躱，不覺汗顏？」

「你小子別發狂，大爺自有制你之法，你等着瞧。」

墨劍孔翔苦在不能正面攻敵，必得一曲三折避裘極莫邪金七的鋒芒，始能攻出一招半式，好在以長打短抵回一半。

他的一味游走閃躱是心計，他是要等待裘極失血過多不支，坐收漁人之利。

但，事與願違，裘極越攻越猛，攻的墨劍孔翔

接應不暇，盡失主動。

瞬即三十招過去，在如許觀衆面前，墨劍孔翔這個人怎丟得了，心一橫，不閃不避，一式賴以成名看家本領「十二長虹」的首式「青龍擺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捲起墨黑的半層劍幕破金光虎撲攻到。

墨劍孔翔四十餘年的精力全貫注在這一招上，這一招不知毀了多少高手，可是今天他施展似乎走了樣，功力不如往昔，無疑是失智在胡亂消耗內力，出招太晚，妄想坐收漁人之利！

趨炎赴勢，人之常情，在墨劍一招「青龍擺尾」遞出時，場中响起一陣哄堂叫：「好！」聲。

幾乎是叫好聲的同時，一道血箭疾如流星殞石射向涼亭石柱，瞬即散開成朵形，石柱開花，慘不忍睹！

羣情譁然，爆起一陣紛亂。

青龍躺下了，不再擺尾了，被擯走了，墨劍孔翔的英名，將會隨着歲月的輪迴，而消失殆盡！

得償復仇願望的裘極，失神地瞥了一眼手中血淋淋的「莫邪金七」，一震腕，彈落金七血污，「卡」一聲還鞘，轉身就要離去。

驀地一聲高叱：「姓裘的，站住，想走，沒那麼容易。」

裘極止步循聲望去，由鏢局大門首併肩走出兩人，走在右手一位，方冠，着天青色綢衫，頦下蓄了一束山羊鬚，左手一位，武士帽，着青布衫，行及距離裘極丈許停下了。

裘極這才冷哼的道：「寃有頭債有主，奉勸兩位還是少管閒事的好。」話音一落，轉身就走。

蓄山羊鬚者氣急，怒聲命令距裘極較近的邱總管道：「邱總管截住他，……三師弟，追！」

裘極不待邱總管攔截，已是自動停步。只是這停步的一瞬，他已三面受敵。邱總管，山羊鬚跟他口中的三師弟，排成丁字形，把裘極困在核心。

邱總管示意的道：「二掌櫃、三掌櫃，小子是仗着腰間這柄『莫邪金七』取勝，防他一着。」

裘極原本手握劍柄，一聽邱蕭稱他二掌櫃、三掌櫃，才明白是三師叔刁九臯、四師叔武家齊兩位尊長到來，敵意全消，握劍柄的手也放落了，一改驕傲冷漠之態，向兩人一抱拳道：「在下不願跟兩位掌櫃結怨，也不想再造殺孽，孔翔跟在下有深仇大恨，動起手來必有一人傷亡，要是在下傷命他手，兩位掌櫃又當如何？」

三掌櫃武家齊接口道：「你跟孔翔有何深仇大恨？」

裘極淡笑道：「此刻恕難奉告，日後三掌櫃自會明白。」

「四師弟，別跟他多費唇舌。」刁九臯山羊鬚一蹺，道：「併肩子上。」

「別忙！」武家齊出手攔阻住，盯視着裘極道：「你說你姓裘，可是求救的求下面加個衣字？」

「不，不，」他有點緊張，胡謅道：「君子好逑的逑。」

武家齊回答的是：「亮你的莫邪金七！」

武家齊只是說還未動手，一旁的刁九臯、邱蕭，悶聲不响，龍吟兩聲，向毫無準備的裘極，夾攻而上。

不知裘極是不及拔兵刃，抑是不改初衷不願回手，只是一味游走，身法輕靈巧妙至極。

武家齊爲人正大光明，不願以多爲勝，更不願向一個不亮兵刃不還手的青年出手，只是站在一旁緊皺雙眉，作壁上觀。

夾攻的兩把劍，堪稱高手，虎虎生風，以排山倒海般無一絲縫隙向裘極猛狠毒辣進逼。

就是天下無敵的絕頂高手，在不還手挨打情形下，也難持久，裘極被逼的不住閃退，更加左肩頭傷口又再度破裂，血流不止，多一顧慮，爲了自保，他已生還手的意念了。

正在他的心意念電轉中，耳際响起吼喊殺聲，更瞥見數以百計的夥衆，手執兵刃，包圍而至，逼得他不能不還手了。

他仍不願傷害自己父親同門師兄弟，「莫邪金七」快捷無倫的拔在手中，面對刁九臯金光一閃虛幌一招，猛回身一式「風掃落葉」，邱蕭的人頭搬了家，但搬家搬的很慢，邱蕭人頭被削眼睛還眨了一眨，才人頭落地，軀幹倒下。

這時，包圍的已縮小到兵刃可以遞到。

以裘極的武功，突圍易如反掌，但他生就的傲骨，不願這樣做，一腔被夾攻不還手的怒火，掃數加在圍攻衆夥身上，一時間，兵刃碰擊聲，慘叫聲，不絕於耳，眞個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裘極也滿身帶彩，筋疲力盡，但後繼而至，有如潮湧，憑你裘極武功再高，也是斬不盡殺不絕。

驀地從天而降一個黑衣武幪面人，橫身擋住後繼的人潮，喝道：「都給我滾回去！誰敢跨進一步，殺毋赦！」

果然起了嚇阻作用，無人敢跨進一步。

黑衣幪面人邊阻住人牆邊揚聲道：「姓裘的，別以爲我是帮你的忙，我是不忍見他們白白丟掉性命，你殺這麼多人，難道還嫌不够，盡呆着幹什麼？」其實他是沒有回頭，裘極早已在他現身時，已去的無影無踪。

不聽回音，他疑惑地猛一回頭，不見了裘極，

扭轉身道：「人已走了，你們呆在那裏幹什麼？我可只帮這一次啊！再見！」

聲落人起，身形已巧燕穿雲，美妙已極。幾個起落，身形已消失在一座紅樓屋脊之後。

人羣在鼓躁，也有人在發表高論。

「幪面人的輕功好高！」

「堪稱輕靈巧妙。」

「細手細脚的，很像女的。」

「老張，你在想入非非。」

「老張講的不錯，聽出聲音是故意壓低的。」

其實幪面人並未去遠，只是伏在屋背反斜邊窺視着四方鏢局衆夥的動靜邊卸下幪面，黑衣。果然是個女子，正是銀劍玉女凌慧貞的喬裝。

她居高臨下杏眼一掃四野，忖道：「怪！怎不見他的影子，他遍體鱗傷，內力耗盡，一時之下，不可能逃脫的如此快……」

敢情她是發現了什麼？小蠻靴一點屋面，燕子三點水，瞬即消失不見。

「你們這些飯桶，還不快追！追呀！」刁九臯在吩咐被銀劍玉女嚇阻住的衆夥。

刁九臯身先士卒，循着血漬追趕，行出里許抵達一處谷口，血漬頓歛，游目四矚，別無通路。他跨步進谷，一揚手，道：「追！」

一行尾後跟進，瞬即消失谷中。

正在這時，一個如花似玉的絕美人頭，頂着一頭的枯草，由地面升起，在脅下還夾了一樣重物，細看，原來脅夾的是個男人。這一女一男，正是銀劍玉女凌慧貞，青衫少年裘極。

原來她在屋頂吃驚的叫了一聲「糟！」是發現裘極踉踉蹌蹌倒在谷口，她是爲救他而來的。

當她俯身替他止血裹傷時，一陣人潮奔馳的聲音傳到她耳，知是四方鏢局的追兵，情急間她發現谷口右側有一僅可容一人的凹地，忙就近拾了一堆枯草，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之嫌，一手抱人一手抱草，藏在了僅可一人容身的凹地，覆蓋着枯草匿住身形。在這種情形下的男女之嫌，可想而知不僅是授受不親了。

她拂去附着在秀髮的枯草，然後玉腕輕抬，將尖葱的四指伸向裘極探察鼻息，一探之下，她花容失色，邊將裘極改脅夾爲背負，邊喃喃道：「我不能見死不救，管不了那一套老學究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狗屁道理。」

聲落影飄，她已顧不得驚世駭俗，將輕功施展到她力之所能及。……

太陽嬌羞地躲進山頭，田地裏的農人紛紛檢點清潔農具，準備荷鋤歸。

銀劍玉女凌慧貞，不顧道旁農人們的側目，揹着裘極一個勁的飛馳。

翻過一處山丘，她突然停步不前，杏目投注在左前青山脚下一爿竹籬幾間茅舍。有頃，喃喃自語道：「我能揹個大男人回家，不行，爹會責怪的：……有了，山後有座千佛洞，倒是個療傷的好地方，就把他安置在那裏。」

她心意既決，遂奔向千佛洞方向而去。

敢情那一爿竹籬幾間茅舍，就是她這位巾幗佳人的府居之處。

次日，天將曉，千佛洞前，一對青年男女，正在情意綿綿地携手蜜語，男的貌如冠玉，身材魁梧，女的美似西施，窈窕多姿，生就一副高貴氣質。

「極哥，你要走，我也不勉强留你，只是你的傷……」

男的截口深情一瞥，截口道：「貞妹，我的傷在貞妹的妙手回春施藥下，已完全痊癒，我還沒謝呢！」

語意雙關，女的想起對口吹藥那一幕，含羞的低下頭，微帶忸怩的道：「你壞，不來了。」

聽口氣與稱呼，不難猜出，男的是青衫少年裘極，女的是銀劍玉女凌慧貞。

人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倆這段情只是一夜工夫，那若要相看非刮其目不可。

裘極長揖謝罪道：「小姐不要生氣，小生這相陪禮了！」

銀劍玉女凌慧貞嗤笑出了聲，道：「別認眞，我是跟你開玩笑。」

裘極做作抬臂拭額道：「駭的我一頭冷汗！」

銀劍玉女凌慧貞面色一整道：「我不喜歡這種銀樣蠟槍頭模樣，小妹所以以身相許，是看中你昨晚的坐懷不亂，跟日間的倨傲冷漠敢作敢爲的。」

裘極讚道：「貞妹的一番話，令我刺骨，銘心……」他頓住了，雖有千言萬話欲傾訴，似不知從何說起。凌慧貞接口道：「極哥，小妹明白你的心意，我悔不該把話說的那麼重，讓你難過……」

裘極痴情的攔阻她說下去，截道：「不，一點也不是，我只是想到大仇未報，暫時還不能……」

凌慧貞玉面微顰的道：「極哥，不必說下去，相對無言勝有言，傷心事暫擱一邊，你就要走了，讓我們靜靜的相對這一瞬，除軀殼外，一切的一切，都合而爲一，淺斟慢嚐，你意如何？」

裘極道：「貞妹講的很對。」

兩小默默相對，不再言語，進入情愛最高的境界。忽地一聲响澈雲霄的連連高呼：「貞兒，貞兒！……」將裘極，凌慧貞從鶴橋驚醒過來。

「是我爹在找我，你快走！」

「我不可以留下叩見令尊？」

「那怎成，我爹會誤會的，快走。」

「妳陪我通宵，不怕……」

「我會應付的，不用你担心，快走。」

「再見貞妹！」說完，一頭鑽進道旁叢林，去的無踪無影。

一向倨傲冷漠的裘極，竟也被情字所困，正是：「英雄難過美人關」，眞是至理名言！

× × ×

裘極別了凌慧貞，一直在不停的趕路，午牌時分，抵達長安近郊的武家坡，四顧無人，矮身進了王寶川受苦十八年的寒窰。

怪！他還是有心情去瞻仰古蹟名勝，不會吧？的確不是瞻仰古蹟名勝，只聽他道：「爹，我回來了。」

原來他父子進關尋仇，是落脚在寒窰，這地方離長安近，好辦事，寒窰進口像個狗洞，永不會被人發現，遊客只是進王娘娘廟，瞻仰瞻仰王寶川的泥金偶像，半崇拜半窺姿色，傳說王寶川是天姿國色，一代佳人，但紅顏薄命，她跟薛平貴並未團圓，被塌窰活埋了的。什麼平貴回窰，大登殿等，都是後人自作聰明胡謅的。

「極兒，恭喜你！」裘英含笑的道。

「爹，你怎知道？」他以為他跟凌慧貞私訂終身的事他爹知道。

「你在四方鏢局殲仇的事，爹全知道，當然要恭喜你，要在江湖闖出個响亮萬兒眞不簡單，你甫出道，僅一日之工，就榮獲『冷面金七』頭銜，這萬兒好响亮，好响亮，假以時日，不難領袖武林，稱霸江湖。哈哈！哈哈！」

極兒一聽是這個，冷了半截，道：「爹，你怎麼會知道。」

裘英道：「一個買燒餅的小哥，從窰口經過，跟一個買他燒餅的人聊開了，我聽他談到你的事，就借買燒餅為由，把小哥叫進窰洞，這才得悉全部經過。極兒，你怎麼不高興？有心事？」他見他神情冷漠。

極兒本想道出凌慧貞的事，轉念一想，大仇未報，元兇未除，怎好及兒女之私，遂呈笑臉道：「沒有，爹，因這兩天冷漠慣了，一時改不過來。爹，你不是教我倨傲，冷漠，無毒不丈夫麼？初學時好難受，不過，現在已習慣了。」

裘英再問道：「你是不是對冷面金七這頭銜不感興趣？」

極兒點頭道：「爹，我總覺不大好聽，冷面不就是無情麼？那跟禽獸……」

裘英截道：「不要說下去，爹懂你的意思，你是從未在江湖打滾，不知江湖的一套有異常人。多情軟弱菩薩心腸，就不配做江湖兒女，你以為人比禽獸強，錯了，禽獸狠毒於面，人惡毒在心，笑裏藏刀，殺人不見血，拿凌化一做比，表面還不是假仁假義，暗地裏男盜女娼，冷面就代表正直，嫉惡如仇，有幾個居顯位的不是對人冷面，差不多是用鼻子講話，如說冷面心腸狠，誰也狠不過道明君漢高祖，『汝欲烹吾翁，請分我一杯羹。』狠的連爹娘都不認。你今一舉成名天下揚，別錯了這般趨炎赴勢的人捧你的好意。」

「是，爹，我現在明白了，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可悲！」

「你如要翻過來，你就得嫉惡如仇，血洗江湖，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就是這道理。」

敎導兒子殺人，眞反常，二十載的磨練，使他失掉人性。

父母恩，海樣深，裘英的話，裘極一向視為金科玉律，順從的道：「孩兒一定遵照爹的訓示去做，再殺人就不會難過的。」

「這才是爹的孝順兒子。」裘英轉過話題道：「四方鏢局的人，有沒有摸淸極兒的底？」

「沒有，這要感謝孔翔的目中無人，他根本沒問，還阻止我說緣由。爹，孩兒沒遵照你廢掉留活口的吩咐，你不怪我吧？」

「爹只是想留活口，要他親口招認同謀罪狀，遲早都是要處死的，讓他早死便宜他了。爹怎會怪你。」

「孩子沒有對敵經驗，招使老了收不回來，也怪他不該狂傲得目中無人又出『青龍擺尾』毒招，激起了我的怒火，才施展出『禪功極度』毒招中『回頭是岸』，超度了他，當他躺下時，孩子頓時想到『我佛慈悲』一招，心裏好不難受。」

「哈哈，我兒眞够諷刺的！」哈哈。尾後的哈哈是出自極兒之口，他眞變了。

「聽說你掛彩了，怎麼樣？」裘英關心的問。

極兒一攤手道：「爹看，我不是好好的，只是表皮擦傷，早就結疤了。」他瞞了他爹。

「別瞞爹，爹眼裏擠不進沙子，我聞到你身上的藥味，還不是普通的金創藥。」

極兒只好實說了，只是沒有提私訂終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合周公之禮，他怕挨罵，也怪當口不對，不共戴天之仇還未報。

「姑娘看來是大家閨秀，姓什麼？可知她的身世？」裘英關心的問。

「姑娘姓凌。」臉一紅，欲言又止。

「姓凌？……」

「大概是凌雲壯志的凌。」

裘英面色一振道：「什麼叫大概，說淸楚。」

「是，爹，」極兒很少見他爹對他這樣森嚴過，肯定的說道：「是凌雲壯志的凌，還是個黃毛丫頭……。」

「她既知療傷，定會武功……我眞糊塗，她既對你施援手，武功一定不弱，是了，賣燒餅小哥曾提過，一個叫做銀劍什麼的，可就是她？」

「就是她，銀劍玉女凌慧貞，我們只是萍水相逢，孩兒沒問她的身世，我更沒告訴她我的身世。」他心裏暗自慚愧，他問她，她沒肯說，推託了，也沒問自己的身世。

自許終身，竟是不關心到連身世都不問！有些不近人情，經裘英這一問，極兒才想到這裏。

「爹在疑心，銀劍玉女凌慧貞可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掌劍雙絕凌化一的女兒。」

「爹怎麼想到這方面，不可能。」

「爹疑心是有理由的，你不說她稱姓孔的做孔翔叔叔，巧的她又姓凌。」

極兒也覺得有理，暗忖：「如眞不幸被爹言中，將來這筆賬該怎算？……唉！殺母大仇不共戴天，卽是凌慧貞是凌化一之女，也動搖不了我復仇決心。」經這麼一決定，愁意頓消。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我並沒叫她施援手，是她自己多管閒事，她如是凌化一之女，那她的插手是別具用心，我把她也算進凌化一的賬裏，她也死定了。」極兒眞够狠，把昨晚的海誓山盟，拋之九霄雲外。

「好好養息一宿，明早，爹跟你一道去找凌化一，了結這筆血債。」

「爹，你也要去，你行動不方便，孩兒一人相信應付得了。」極兒說着，目注他爹走火入魔殘廢的雙腿。

「爹雖殘廢，掌上功夫並沒擱下，如能跟凌化一對拚一掌，死也甘休！」

父子對坐調息等待天明，極兒心如鹿撞，無法做到物我兩忘境界，在那裏活受罪！

一劍穿心了恩仇

無巧不成書，跟裘極私訂終身的銀劍玉女凌慧貞，正是裘極不共戴天仇人掌劍雙絕凌化一的獨生女。

那天裘極去四方鏢局尋仇，恰巧她在那裏作客。四方鏢局的鼎盛，全仗着掌劍雙絕凌化一的掛名撑腰，她的作客，是倍受歡迎的。

正因為如此，她鄙視他們沒有骨氣，像「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這類鄙視的語句，如是稍有骨氣的人怎受得了，四方鏢局的人竟還低聲下氣，乞憐搖尾。

四掌櫃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衫少年殺了，全鏢局的人馬傾巢出動，死傷無計，截不住一個遍體鱗傷的敵人，竟給追失了。

丟人現眼，四方鏢局難道就此關門！

二掌櫃刁九臬靈機一動，想到要出這口氣，只有請出大師兄掌劍雙絕凌化一，他是鏢局掛名的大掌櫃，同門大師兄，在公在私，他都不能袖手。

他動念至此，喜上眉梢，喃喃自語道：「鏢局的人都公認黑衣幪面人是銀劍玉女凌慧貞的化身，我更抓住了她的把柄，小妮子吃裏爬外，看大師兄怎樣交待，這趟子他不插手也得插手，我這就走趟『茅廬小築』，當面一請二激三脅制，不怕他不插手。」

趁熱打鐵地一拍身旁的武家齊道：「老三：你招呼這邊，好好搜索，一寸也不可放過，我有要緊的事待辦，回頭見。」他不待武家齊回話，身形已箭射而出，脫單轉道。

他緊趕到了午夜，突然止步在一處山脚下一片竹籬幾間茅舍的竹籬門前，抬手敲了幾下門環。

一頓，籬門裏傳出問話聲：「半夜三更的，是那位？」

刁九臬已聽出問話聲是熟識的，輕聲道：「是我，老管家，刁二爺。」

門開處，老管家恭迎道：「是刁二爺，請到客堂坐。」

刁九臬是識途老馬地，走向正中茅屋，落座後，輕聲向老管家道：「有勞通稟大爺一聲，說二爺有要事求見。」

老管家邊奉上茶邊道：「二爺寬坐一會，老奴這就去稟告。」說着轉身離去。

「是二師弟嗎？半夜光臨，必有要事。」掌劍雙絕凌化一警覺性好高！不待老管家通稟已先一步自隔室走出，藍衫一襲，美髯盈尺，年逾五旬，豐偉不減當年。

刁九臬忙站直身子，畢恭畢敬的道：「大師兄，小弟未說明來意前，先告個罪，三更半夜驚動你，是有極重要的事稟告。」

「自己弟兄，何用客氣，坐，坐下來慢慢說。」掌劍雙絕拂理着垂胸美髯，招呼着刁九臬坐下。

刁九臬把裘極尋仇事略述一遍，結尾道：「若不是慧貞女暗中相助那小子，他插翅也難逃脫。」

凌化一一怔，道：「有這等事！二師弟，有誰能證明是貞兒在暗中作怪！」刁九臬升了一級，頂

替老二裘英了。

刁九臯討好的道：「小弟只是告稟大師兄一聲，事情已成過去，你也不必難爲貞侄女只是……」

凌化一截口道：「這大的事，怎能算了，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愚兄雖痛愛貞兒，但不是愛，如眞是貞兒暗助兇手逃去，愚兄會大義而滅親的。」

刁九臯道：「慧貞長在鏢局走動，上下都對她印象很深，她雖蒙面把聲音壓低，但也瞞不過衆人的眼睛，一致公認暗助兇手的幪面人，就是慧貞姑娘所扮，教小弟也不能不信。」

凌化一道：「你既隨聲附和，爲什麼不揭穿她的眞面目？」

刁九臯油滑的道：「小弟怎敢！如大師兄要還不相信的話，小弟能提出更明確的證據。」

凌化一一聽，心裏一寒，硬着頭皮道：「希望你能。」

刁九臯湊近凌化一道：「這證據只有小弟一人留心到，說與大師兄可以，但出門不算。」他在討好。

凌化一正色道：「對不起，愚兄不領你情。」

刁九臯由懷中掏出一束劍穗道：「粉紅劍穗爲憑，大師兄，你不能不信了吧？」

凌化一接過粉紅劍穗，認得確是女兒所佩劍上之穗，稍一過目，卽不在意的邊藏進大袖邊道：「貞兒太大意，胡亂拋失東西，二師弟，你叫愚兄信，信什麼？」

刁九臯得理不讓人，表示不滿的道：「大師兄說的太輕鬆，她幪面扮男裝，自然不能佩戴女人用的粉紅色劍穗，才棄擲的，小弟總不致對晚輩侄女栽賍吧！話又說回來，只是你知我知。」

凌化一道：「愚兄不是那種護短之輩，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會給你個滿意的答覆。如無別事……」

刁九臯接口道：「大師兄，如說踵府只是爲了這點小事，小弟怎敢驚動大師兄，爲了四方鏢局，小弟斗胆，想恭請大師兄出山主持四方鏢局。」

凌化一正色道：「當年你們創設四方鏢局，再三相邀，愚兄一再拒絕，竟不得我的同意擅自抬出愚兄的名號，將我蒙在鼓裏，也是我心軟念在同門之誼，不予苛責，現在給人栽了，又想拿我做擋箭牌。你又不是不知道，愚兄自息隱茅廬，已十年不問江湖是非，你們的事，恕愚兄不能爲力。」

刁九臯道：「大師兄既不苛責在前，今後有人挑四方鏢局，不就是挑大師兄，請大師兄三思。」

凌化一沉思有頃道：「你可有摸淸尋仇那少年的底細，莫叫人在暗你在明。」

刁九臯道：「孔師弟死的糊塗，也怪他過份自大，動手之前，也不問問對手的師承名號，因何尋仇，自大得不把對手放在眼裏，有道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凌化一聽不入耳，截道：「說這些幹什麼，怎可埋怨死人，二師弟你精明老到，想必摸淸一切了。」

刁九臯尷尬一笑道：「小弟也胡塗一時，復仇怒火蒙了明智，只知那小子姓裘單名一個極字。」

凌化一道：「姓裘的人不多，你有沒有想到撼岳掌裘英，他帶走的兒子，現在，跟尋仇這青年剛好一般大。」

刁九臯肯定道：「不，不，武家齊師弟當面問過那小子了，小子回答說他是姓君子好逑的逑。」

凌化一眸子裏一亮道：「那愚兄就放心了。」

一頓轉過話題道：「你說的貞兒暗助姓逑小子兔脫的事，愚兄要查個水落石出的。」邊說邊站起身。

刁九臯知是在送客，未便再留，站起身釘問道：「大師兄是應許出主四方鏢局了？」

凌化一思忖有頃，道：「容我考慮，見到貞兒後，再作決定。」意思間在懷疑刁九臯報導的眞實性。

刁九臯冷冷一笑，邊辭邊道：「大師兄決定了知會一聲，小弟好恭迎。」

凌化一目送刁九臯去遠的背影喃喃道：「貞兒聽慧過人，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刁九臯的片面之辭，不能盡信，先找到貞兒再說。」

父母恩，海樣深，凌化一動念至此，頓關懷烈女兒的安危，大袖一拂，身形頓起，一躍十丈，邊躍邊高聲招呼：「貞兒，貞兒……」

當凌化一在千佛洞找到女兒慧貞帶回「茅廬小築」時，已是氣極，口不擇言的道：「想不到我凌化一的女兒這樣下賤，妳給我死！」

嬌生慣養的凌慧貞，從未被父親說句重話，淚兒如斷綫珍珠洒落，拔劍就待自盡。

凌化一着了慌，急步奪過英雄氣短的道：「貞兒，妳眞的要……」他已不忍說下去，把話頓住。

慧貞哭泣的道：「爹，你不是要女兒死麼？女兒怎敢不遵父命。」

凌化一莫可如何的道：「爹現在不叫妳死，要問妳的話。」

慧貞流淚道：「原來爹要留活口，問吧！」

「好個倔强的丫頭，我問妳，刁二叔登門問罪，說妳……」慧貞截口道：「爹問這個呀，不錯，是女兒幫他脫困的。」

大出凌化一意料之外切齒道：「妳瘋了嗎！」

慧貞大眼珠連轉，螓首緊搖道：「沒有。」

慧貞無頭無尾的笑語一問：「爹，你知道裘極是什麼人？」

「什麼人？」凌化一有些丈二金剛！「貞兒是說他師承？江湖萬兒？……」

慧貞搶口道：「爹猜到那一邊去了，女兒指的是身世。」

「難道貞兒知道？」

「女兒當然知道，所以才助他脫困。」

「……妳且說那小子的身世。」

「女兒肯定他是十九年前被逐出門牆撼岳掌裘英師叔的兒子。」

有如晴天霹靂擊打在掌劍雙絕凌化一的腦門，但，一會他又笑了，道：「貞兒，妳在說夢話，小子根本不姓裘，是姓逑。」

慧貞笑出了聲，道：「爹是怎麼搞的，說他姓裘，又說他不姓裘。」

凌化一也被女兒引笑了，道：「妳武叔叔當面問過那小子，小子自承是姓君子好逑的逑，妳是大錯鑄成，看妳怎麼辦？」尾兩句一改笑臉爲嚴肅。

慧貞自信的道：「兵不厭詐，武叔叔被愚弄了，是裘世兄，決不會錯。」

凌化一想到女兒跟那小子厮守一夜，心裏好惱，怒叱道：「妳憑什麼說的那麼肯定？」

慧貞知道父親話裏有話，緋紅於面的道：「要爹答應不責備女兒，我才說。」凌化一頓足道：「好厚的臉皮，妳要把我氣死！」

慧貞鼓着臉蛋道：「爹怎可不相信自己的女兒，想到那一邊去。」

凌化一怒聲道：「想到那一邊？妳說。」

慧貞頂撞道：「女兒指的是爹的私隱，貢在神案上初一十五燒香禮拜的木匣。」

話裏有因，凌化一自慚的道：「貞兒，妳偷看過木匣裏的畫像？」

慧貞畏縮地連點螓首，道：「女兒當時只是好奇，女兒知錯，願領責罰。」

凌化一不知怎的突然額上流汗，溫和的道：「爹不怪妳，妳說下去。」

慧貞見父親額上流汗，知已闖禍，因關係重大，遂硬着頭皮道：「女兒打聽出畫相中人是撼岳掌裘叔叔的……」

凌化一抬袖邊試額上流，截口道：「不用說了，告訴爹，青衫少年裘極跟那畫相有何的牽連？」

「面相一樣一模，一看就認出是母子。」慧貞在形容。

凌化一突然把手扣住女兒的左手脈腕，痛的慧貞花容失色。

「說！」凌化一怒道：「妳跟裘極在千佛洞可有做出不可告人的事。」

慧貞掙脫扣腕的手，冷冰冰的道：「爹，你小看女兒，太不自愛。」說完一扭身，哭奔向閨房門，頭也不回。

「貞兒，是爹不好，把話說錯，妳……」

慧貞的房門「蓬」的一聲，享以閉門羹。

兒大避母，女大避父，凌化一只好硬嚥下女兒的閉門羹，悵然踱回草堂，悶坐沉思。

「爹，你在生女兒的氣？」

一聲「爹」叫喚，將凌化一自幻夢中驚醒，才理會女兒站在前面，答非所問的道：「貞兒，妳不是回房憩息的麼？」

「爹，你還生女兒的氣？」

「爹怎會生妳的氣，貞兒，妳眞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女兒，手腕還痛不痛？」

她輕抬玉手，幌了幌被扣之腕，螓首慢搖道：「現在不痛了。」說着，自行一旁坐下。又道：「爹，撼岳掌裘英叔叔，爲什麼要殺妻。」

「這個？」凌化一吃驚女兒的突然一問，道：「爹也不淸楚，貞兒，裘嬸嬸的死，爹一直在嘆惜着她的含寃不白，十載同門學藝，深知她的賢淑，不應慘局收塲，這是爹替她描容貢奉的原因，妳可曾聽說過，裘英無端殺妻，還揚言嫁禍到爹身上，爹自問跟撼岳掌裘英無嫌隙可言，眞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爹問心無愧，可是這仇結大了，裘極在昏迷中囈言說要向爹報仇。」

凌化一一點也不驚奇，淡淡的道：「當獲知裘極是裘英之子時，爹也意料得到。」

「爹，你不是常說，寃家宜解不宜結？」

「裘極怎會聽爹解說，到這地步，爹也只有走一步說一步。」

「不知爹的意下，容不容許女兒對爹分憂。」

「有這句話，爹已心滿意足了，貞兒，爹不歡喜妳過問這事，別忘了爹是掌劍雙絕。」

「女兒不是担心這個，寃怨相報，同室操戈，有損爹的英名。」

凌化一笑了笑，道：「依貞兒該怎辦？」

慧貞黛眉緊皺，花容凝重的道：「當女兒聽到他囈語要向爹尋仇時，一時氣憤，就要拔劍結果他的性命，轉念一想，暗箭傷人，豈是我銀劍玉女凌慧貞所爲……」

凌化一揷口讚許道：「光明正大，貞兒算得女中丈夫，後來呢？」

慧貞道：「女兒只好等他醒轉，一決生死，既而又一想，他在疲累帶傷之下，女兒豈不是乘人之

危。」

凌化一聽口氣，知她軟化，在賣關子，不再插口，聽女兒自道。

「女兒想了很多很多，想到畫相，想到前因後果，結論是錯不在爹，錯在裘極，爹是被嫁禍的，裘極是聽他父親片面之辭，這仇是不當結的，究竟眞兒是誰，如說是撼岳掌裘英自己幹的，似乎不太近情，爹說過，裘嬸嬸是賢淑的……」

凌化一再度截口道：「貞兒，爹希望妳長話短說，想快點知道結果。」

慧貞側臉避過他爹的視綫，含羞道：「女兒獻身這樁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不得爹的同意，跟裘郎私訂了終身。」

凌化一一點也不顯震驚，冷冷道：「貞兒，爹使妳失望，不能承認妳跟裘極的婚事。」聲落離座，向書房走去。

慧貞獻身解恩仇，滿以爲能得乃父的嘉許，一聽不予承認，芳心已碎，大發嬌嗔道：「女兒並非醜八怪嫁不出去，獻身解恩仇還落不到好。」

凌化一破題第一次沒理女兒的嬌，逕自走進書屋。慧貞更氣，追了上去，手按門框潑辣的道：「江湖兒女從來不重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一言激怒了凌化一，氣極出手，隔空點了慧貞啞痳二穴。

老管家適時趕到，吃驚道：「老爺，你……」

凌化一截口道：「把這不孝女兒押進地窖。」

「是，老爺！」

在分手的一瞬父女相對一瞥之下，四行熱淚，奪眶而出。老管家觸景傷情，不禁一掬同情老淚！

老管家功力不弱，只見他右掌輕附在凌慧貞腰際，凌慧貞就被推動向前移動身形，看是併肩而行，實是由老管家運力托住，她痳穴被制，自是無法動彈。

掌劍雙絕凌化一乘老管家女兒都不在身旁，取過素簡，運墨疾書。當書簡已成，老管家正好回來復命，不待老管家開口，他便道：「這兒兩封書簡，一給卽將到來的少年，他姓裘名極，另一封是留交貞兒的，人有不測風雲，你當明白我的意思，適時轉交，慧貞的痳啞兩穴，是施的普通手法，不難解開的，你當知道，在什麼情形下才要偏勞你出手解開慧貞被制穴道。」

老管家恭應道：「老奴理會得，不過……」

他怕老管家再說下去，借故支使道：「請沖壺新葉子。」

老管家只好把話頓住，遵從地自案上取過茶壺走出書屋，老管家去後，他站起身摸摸這摸摸那，一種難以形容的惜別情緒，在他臉上顯露無遺。

他睥睨了下由窗隙透進書屋陽光照射角度，有感的喃喃自語道：「如我料的不錯，要來，該是時候了。」

自語方歇，十丈開外頓傳來急促的腳步聲，由腳步的輕快推斷是武林健者，他在想：「茅廬小築」附近無隣舍，無疑是朝着我來的。

聲音漸近，證實了他的想法，朝老管家吩咐道：「咱們遠住在深山，難得有客人來一次，不可慢待，快迎至頭門，說我恭候草堂，快去。」

老管家應聲「是」，疾急馳出，恰到好處，他甫一拉開竹籬，見一青衫少年背着個灰髮掩面怪人，正登完門前長階向竹籬門走來。

老管家遵照主人吩咐，恭身肅容道：「候駕多時，我家主人正在草堂恭候，請。」

青衫少年長驅直入，連正眼也沒瞥老管家一下，鼻子裏一哼，道：「凌化一擺什麼臭架子，叫他到院中見我。」

老管家守禮數的道：「請敎怎樣稱呼？老漢才好通稟。」

青衫少年倨傲的道：「小爺的名號你不配問，喚你主人……」

聲未落，草堂門首有人在接腔：「原來是冷面金七裘少俠駕到，凌某不及遠迎，當面恕罪。」凌化一客套邊走近。暗道貞兒的眼力不錯，面相跟他娘眞一模一樣。

「凌化一，你還是那麼目中無人，怎麼？老朋友見面，也不問聲好。」灰髮掩面的怪人在挑剌。

「眞想不到是裘賢弟駕到，愚兄老眼昏花，一時間竟然辨認不出，眞是抱歉抱歉！」凌化一在委屈求全。

裘英沒理會凌化一的自謙，吩咐兒子道：「告訴他。」

冷面金七裘極應了聲「是」，望向掌劍雙絕凌化一叫聲道：「姓凌的，小爺告訴你，此來是要向你討回二十年前你殺害家母的血債，你是自絕？還是要小爺超度你？你如自絕，小爺法外施恩，留你個全屍，如要小爺超度，就將你碎屍萬段，你任選其一吧！」

凌化一笑了笑道：「魚與熊掌任由裘小俠施捨，不過藉詞討回二十年前殺害令堂血債，無中生有，老朽無法接受，原封退回。」

冷面金七裘極戟指道：「姓凌的，怎麼？膽小，想賴，不敢認賬？」

凌化一帶笑道：「裘小俠看走眼，老朽不是那種人，小俠如不信不妨試試。」他早知不是善了之局，不願多費唇舌，早解決早好，是以主動提出

裘極大出意料，一怔道：「小爺看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劃道吧！」

「你來是客，老朽怎好佔先還是小俠吩咐。」

「慢着！」裘英在插口，「極兒，你先別劃道，你把他碎屍萬段，就沒爲父的份了，那豈不遺憾終身……凌化一你願跟老夫對幾掌麼？」

「愚兄奉陪……」凌化一不急不徐的淡應。

聲落影飄，自裘極背上飄坐地面，又道：「五步如何？」

凌化一淡應道：「太近。」

裘英道：「那就七步。」

凌化一道：「十步如何？」

裘英自問無此能耐，取巧道：「十步，你躲出二十步，豈不更安全，老夫不中你逃避之計，改用兩掌接實，互較內功。」

凌化一一聲不響，走到裘英面前，面對面的席地盤膝坐定，然後出手如電，自點雙腿痳穴。笑謂裘英道：「公平交易，不佔你腿殘廢了的便宜。」

裘英望了兒子一眼，吩咐道：「找個居高臨下，首尾兼顧的地方，替爲父掠陣。」

冷面金七裘極選位置跑開時，裘英、凌化一已雙掌接實。裘英傳音入密道：「自從我跟你併肩站在一起，無論學藝爭奪女人等等，你是樣樣領先老夫恨透了你！凌化一，這次你栽定了，且是慘敗，痛苦在心裏，有口難言，哈哈！」

凌化一這才恍然，也用傳音入密道：「夢想不到你一直在妒忌我，學武的資質與生俱來這你也妒忌，你撼岳掌萬兒也不弱呢！莫把追求小師妹說成爭奪，你榮獲中選，還不滿足麼？」

裘英傳音道：「我是僥倖成了她的丈夫，只佔有軀殼，她的心一直是屬於你凌化一的。」

「你要這麼偏見，我是受寵若驚。」

「我裘英已够創痛的，你好狠毒的心腸，連一個美麗的軀殼也不讓我佔有。」

「我已表明心迹在先，你存心嫁禍，一口咬定，我不願再多費唇舌。」

「凌化一，我深知你掌劍雙絕名號，不是倖致的，我也沒把握極兒定能擊敗你，但我有把握你不會傷害極兒一根毫毛，只有挨揍的份，對麼？」

「裘英，你太狠毒了，但你會失望的。」

「我鄭重告訴你，極兒恨你入骨，他是失志要向你討回血債，你也別想存下溜的心，天涯海角，除了你血債血還，極兒會永遠追殺沒完的一天。」

「我勸你別妄費心機，別忘了是在與我較量內力，心無二用。」

裘英重哼了聲，不再說話。

站在較遠處的冷面金七裘極，間歇地聽到爹哈哈與哼哼，暗自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陡地一聲悶哼聲傳入裘極的耳鼓，循聲見到裘英的身形像滾皮球樣，被震飛滾出一丈開外。

裘極迅捷無倫的閃身而出，穩住了他爹滾球之勢說了聲：「爹且調息，待孩兒去收拾他。」

「慢着！」裘英攔住兒子的去勢道：「凌化一在要花招，當心點。」一頓，轉注凌化一道：「姓凌的，怎不施重手毀掉老夫？」跟他比較長大掌劍雙絕凌化一打話，自稱老夫，一大笑話。

「難道凌某手下留情，還算錯？」凌化一不屑的道。

「你那是手下留情，分明是羞辱我。」裘英想到這裏，忍不住氣血上衝，喉間一甜，湧出一口血箭，大叫道：「氣死老夫也！極兒，快快將凌化一碎屍萬段，爹大概不行了，不見仇人濺血，我死不瞑目！」

冷面金七裘極突見他爹眼神已失光芒，大吃一驚，搖幌着他爹的雙肩，驚叫道：「爹你怎的，孩兒這就去手殲仇人，爲爹娘報仇，你千萬等我。」

裘英有氣無力的道：「爹一定等你，快去。」

「孩兒遵命。」話聲中莫邪金七已龍吟出鞘，身形電閃，手中莫邪金七已施展開禪功極度，一招「犂庭掃閭」，指向凌化一胸門猛狠遞進。

掌劍雙絕凌化一身形向左一飄，避了開去，同時抬手喝止道：「且慢，年青人怎的全不懂過招禮數，一聲不響，拔劍就刺，一點也不像出身名門正派。」

冷面金七裘極，叱道：「你是什麼東西，敢敎訓小爺，老古董，墨守成規，食而不化。生死之搏，兵不厭詐，你懂麼？」

說完，舞起金光萬道，又是一式師門絕學「橫掃千軍」，削向掌劍雙絕腰際，凌化一深知莫邪金七的鋒利，不敢硬接，腳踏七星巧步，向右一閃，歸回初時原位。

只聽邊踩七星巧步閃讓，邊道：「竟敢罵老夫是什麼東西，眞該打，可知老夫在讓你，一直都沒有拔劍回敬。」

「小爺等你老東西拔劍就是。」說着沉腕卸勁收七，岸立以待。

掌劍雙絕凌化一徐徐道：「要老夫拔劍不難，得依老夫一個條件。」

「小爺如不允？」

「一輩子也休想老夫拔劍。」

「敢情你老東西貪生怕死，要小爺手下留情，放過你老狗？」

「該打。」似乎凌化一只會說眞該打這句話。

「老東西，你敢再說句眞該打。」裘極說話的神情隱含殺機。

凌化一似乎軟化了，捋鬚道：「有道是：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何況老夫已鬚髯盈尺，在武林江湖也稍具頭臉，不敢希望你少俠遵我一聲老前輩，總不致被罵成什麼東西。」

裘極自有生以來，從未聽過這道理，很覺稀奇，楞了楞道：「你講的雖有道理，但我對你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應作別論，你既改口遵我為少俠，禮尚往來，我也尊重你為老俠，你看看可好。」

凌化一面現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道：「太好了，就此一言為定，少俠，老朽的請求，你可曾考慮？」

「是說拔劍的條件？」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改口應說請求。」

「請求不敢，在下洗耳恭聽。」

「小女慧貞，妄想攀高……」

冷面金七裘極截口道：「凌慧貞果然是老俠的千金？」

「正是小女，這門親事，老朽認為門不當戶不對，不想高攀？」

「在下也有同感，就此一言為定，取消。」

凌化一打蛇隨棒上道：「少俠的明智，就此一言為定，取消。」

盤坐丈二草地的裘英，聽老少愈談愈近，氣的又吐出一口鮮血，心說「完了」，但仍不死心，強撐着剩餘的一口氣息，邊沙啞着喉嚨低叫：「極兒，極兒！」邊爬向二人交談處。

練武的人眼觀八方，警覺性高，裘極轉身奔了過去，英雄淚奪眶而出，扶坐起裘英，哭叫道：「爹，你……」情急之間，他不知說什麼好。

「你……把……爹……忘……了。」裘英上氣不接下氣斷續的道。

「爹，不，孩兒怎會忘了血海深仇。」

「口……說……無……憑。」

「孩兒這就以行動證實。」莫邪金七龍吟出鞘，瞳孔火赤，向掌劍雙絕虎撲而至。

掌劍雙絕凌化一知裘極已動殺機，不敢怠慢，手握劍訣，迎擊而上。他深知莫邪金七是千古神兵，削鐵如泥，不敢硬架，以柔克剛，吸字訣，卸去對方五成勁力，「嘶」一聲，劍貼七，膠着在一團，互拚內力。

凌化一意想不到，自己廿年以上的內力修為，提聚了十成勁力，互較之下，竟是平分秋色，他那知裘極從小至長全過的雪地冰天的生活，自然環境，無形中磨練成銅筋鐵骨，內力已有過人的基礎，再加在死谷閻君洞府苦修十年，造詣之深，進步之速，非一般人所能比擬的。

血洗四方鏢局，威風八面，冷面金七頭銜，絕非倖致。掌劍雙絕凌化一把他低估了。

裘極此刻的功雖不亞頂尖高手，但金錢難買不在修為以內江湖經驗，跟應敵時的機變，他是望塵不及掌劍雙絕凌化一。

三十招過後，凌化一大致摸清裘極的路數。

裘極心急母仇，恨不得一招就將凌化一制服處死，一招緊接一招猛攻，是耗內力，相反，凌化一憑藉他成名之一的七星巧步，游刃有餘的穿梭在裘極的莫邪金七威力圈裏，輕靈巧躍，保存內力。

裘極也吃虧在四方鏢局中的牛刀小試，養成他目空一切，自以為不可一世，把凌化一也看成了孔翔。凌化一在以逸待勞之下，轉守為攻，一目了然，凌化一已盡站上風，不時還拿話指點裘極的漏洞，糾正招法。裘極一聲不響，乘凌化一說話疏神之頃，一式鷂子翻身回馬，大吼一聲：「躺下！」

眞個狠辣無比，凌化一險中又險的一式「鐵板橋」倒縱，檢回老命，即是僥倖逃過，藍衫大袖也被削掉一小片。凌化一站穩椿，一回身，讚道：「少俠果然不凡，預想一定前程似錦。」

在這種九死一生結骨眼，他還有心情誇讚對手，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老朽認輸，從此退出江湖，少俠可顧放過老朽？」

冷面金七裘極無動於衷，回絕的道：「老傢伙，怎沒一點骨氣，搖尾乞憐沒有用，今天的樑子是死結，老天爺也化解不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亮你的傢伙，再戰決生死。」

話雖硬，却沒先前的狂，他已知遇勁敵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凌化一喃喃的把裘極的話背了一遍，才問道：「少俠，請你回答了老朽的問話，再決一死戰如何？」

「小爺沒工夫跟你磨牙，僅限一問。」

「好好，一問够了。」凌化一緩和道：「如是老朽不敵任由發落，如你失手呢？」

「外甥打燈籠，照舊。」

「老朽不同意。」

「依你之見？」

「你如落敗，不得自作主張，更不准自絕，等候老朽想好處決的辦法再發落你，想辦法至少要盞茶時光，多則頓飯也不一定，到時少俠能等麼？」

「老東西，不覺你是枉費心機麼？」

「也許是，也許是未雨綢繆，少俠應許了？」

「應許就應許。」

「大丈夫一言既出。」凌化一釘問一句。

「四馬難追。」裘極一揚莫邪金七，道：「小爺有僭了！」

聲落的同時，七舞金芒，搶攻而上。

只見無數道的金芒，銀虹，滾做一團，難辨人影。盞茶時間過去，陡地金芒、銀虹頓斂，掌劍雙絕凌化一手中三尺青鋒，頂在了冷面金七裘極的後心。一瞬，凌化一還劍入鞘，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

裘極接道：「駟馬難追！」

凌化一神情凝重，邁着沉重的腳步，走向對面牆根，席地而坐。

裘極眞是信人，木立原地，一動也不動。

凌化一盯視着裘英木立背影，長嘆一聲，旋身向壁，閉目沉思，一幕一幕的往事，頓湧出心頭！

× × ×

清楚記得，這是個端節的正午，他因多喝了幾杯雄黃酒，頭有點昏，離席步出廳堂，信步而行，到了花園，一陣花香撲鼻，他不自禁的陡興惜花愛花之感，這是他平素所未有的。

驀地一雙纖纖玉手搭在了他的肩頭，回頭一看，是小師妹玉琴，其實不用回頭，他已知是她。師兄妹間，玉琴小師妹跟他最談得來。

一種微妙的感覺，他領悟到他跟玉琴師妹的感情漸超友誼，沒她在他身邊他就生空寂感，她有意無意的向他表示她也有同樣的感覺。

幾分酒意使他大胆地緊握住她白嫩似藕的一雙玉手，她是欲却還就，他不知那來的勇氣，拉她到了蓮塘邊假山石後。

他當時似變成另一個人，大胆而色情將她摟抱在懷，她欲拒無力，任由他擺佈，只是囈語般的反復道：「大師哥，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

色情吞噬了他的靈魂，他強吻着她的櫻唇跟每一個地方。

在一陣強烈蠕動夾雜着師妹被撕裂而又咬牙忍受下，他在癱瘓後，甦醒過來。大錯已成，追悔莫及。玉琴師妹無限嬌羞地咬耳道：「爹有口氣同意我們的婚事，剛才我不忍拒你，化一哥，你不會沒良心始亂終棄吧？」

一個半月後的一天，玉琴偷偷告訴他：「化一哥，這個月……過了日子還沒有來，覺得噁心想嘔。」他偷親了她一下粉項，告訴她：「準是有了，我想這就向師父提親，提早完婚，不就遍蓋了。」

晴天霹靂，不等他向師父提親，就在那天晚上，師父把他叫進書房，吩咐道：「化一，你不能再留在我趙家堡了，師父認許你是學成離堡，插足江湖歷練，晚飯為你薦行，明早離去。」

「師父，我……」

「不用多說，師父說一不二，去吧！」

出了書房，瞥見師弟們都向他投以冷眼，他疾步而行，躲避他們的冷眼。

師父為什麼突然趕他走，他疑心是他跟玉琴師妹的事，東窗事發，他卽須把這事告訴師妹，但堡裏堡外，他幾乎行遍每個角落，都見不到師妹的影子，一直到他離去，都沒跟她見到一面。

回到家下，才知是因了父親跟師父已割袍斷交，殃及池魚。

他費了三月工夫，才說服父親允向師父認錯，當他持父親親筆認錯求和書簡星夜趕回趙家堡時，玉琴師妹已經是名花有主，下嫁給二師弟裘英了。

冷面金七裘極，名義上是裘英的兒子，實是他凌化一的親骨肉。

他能公開這秘密麼？叫死在九泉的玉琴師妹蒙上不貞之名麼？

他能讓裘極他的親骨肉被同道笑罵是野種，一輩也抬不起頭麼？

他如存在一天，這恩恩怨怨，就永無了之日。人生不過如此，有生必有死，自求解脫吧！

三尺青鋒自掌劍雙絕凌化一的前胸對穿而過，他搖幌了幾下，倒在血泊之中，劍柄仍牢握在他的手中。老管家老淚縱橫，顫抖着把主人的遺書遞交到仍然木立的裘極手中。

裘極拆開一看，素箋上寫的是：「濺血了恩仇，毀屍該雷打。」

繼凌化一倒下的是撼岳掌裘英。

「爹……」冷面金七裘極凄泣哭叫彌留的爹。

裘英看了兒子最後一眼，目注長眠的凌化一嘴皮牽動了一下，擠出三個字：「他，……才……是……」頭一偏，嚥完最後一口氣。

「他……才……是……」指的是什麼？冷面金七裘極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晴天霹靂！一記重錘，擊在了裘極的頂門，擊碎了他的心，是喜悅？是痛苦？是憤怒？他爆起一聲撼人心魄响澈雲霄的長笑！

思潮澎湃，縈迴腦際不去，他自問道：「我將如何面對現實，自恩恩怨怨綑綁中脫困而出……」

「哥哥！」一聲嬌柔悠悠的低呼，把他自幻夢帶回現實，他沒應聲沒瞥她一眼，但早由那嬌柔熟悉的聲音中聽出她是銀劍玉女凌慧貞，一個意念，頓湧他心頭，冷面如冰的道：「姑娘認錯人了！」

說完，頭也不回，大步向籬門走去。

銀劍玉女凌慧貞凝視他遠去的背影，一跺小蠻靴，銀牙咬碎，望着滿懷恨意，帶着此恨綿綿無絕期的親兄長悵然而去……

（續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明駝令主關山月，得到雪老太太的醫治，傷毒已除，張菁菁也得到了雪老太太的指點傳授，武功大進，一年後，關山月與張菁菁、彭菊人重履江湖，在酒泉城，遇鏢師孫七而惹來飛駱駝當衆挑戰，關山月答允一月後在大散關拚搏，關山月隨即偕張菁菁、彭菊人與劉三泰趕往陰山，擬向陰素君調查各大門派何事追查張雲竹，途中巧遇陰素君率衆而來，當衆數說張雲竹做下種種卑鄙行爲，張菁菁悲憤滿腔，含怒疾奔而去，彭菊人囑關山月設法找張雲竹弄清事實，她便緊追張菁菁而去，陰素君遷怒關山月，說此後定與他沒完——

封神榜上客　龍華會中人

關山月一怔道：「我跟妳們無怨無仇，而且剛才還救了妳的性命，妳怎麼反而恩將仇報！」

陰素君冷哼一聲道：「不錯！可是你也救了她的命，不然的話，我還有一式回手劍，保證可以割破她的喉管，你救了我命，我今天無法再對你尋仇，這筆帳留諸異日，我一定要算淸楚！」

關山月仍是不解道：「就算妳和她共歸於盡了，作惡的是她父親，與她有什麼關係呢！妳報仇雪恨也得認淸對象！」

陰素君冷笑道：「姓張的毀了我的女兒，我就要毀他的女兒，才算是眞正的雪恨，老實告訴你吧！我寧可放過張雲竹，也不能放過她的女兒！」

關山月大怒道：「除非妳是瘋了，才會有那種怪想法！」

陰素君不再理他，只招呼那些未受傷的人，扶起重傷不能行動的人走了。

關山月默然良久，直到劉三泰過來招呼他，才快快無力地與他一起離去。

遠處有一聲鷄啼，天際微泛曙色，啓示着漫漫長夜將盡，關山月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對他來說，這的確是一個漫長的夜！

關山月一乘孤騎，躑躅在黃河之畔，不遠的地方，就是聞名的風陵古渡，劉三泰找渡船去了，他却被天上的夜月所引，慢慢地策馬上了堤岸！

驚濤拍岸，浪花四濺，可是被岸石擊碎的水沫，仍然回到河床裏，等待着下一次的衝擊，像周而復始的生命一樣！

濤聲，月光，給了他太多的感慨，從踏入江湖開始，已經是四年了，雖然這四年中的大部份時間，他都是在養病療傷中過去的，可是每一次他重入江湖，必定掀起了極大的震動……也使他懂得了更多的生命！

於是他記起詩人蘇東坡在赤壁賦裏的一段警語：「逝者如斯夫，而實未嘗往也，盈虛者如波，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不能於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俱爲一也。」

「這波濤不管它如何洶湧，這流水不管它去向何方，多少年來，黃河並未枯竭，波濤也沒有平息，這多變的黃河，實際上沒有變化啊……

「不管明月如何明晦圓缺，多少年來，月亮仍是月亮，並沒有增加什麼！也沒有缺少什麼啊！

「大地萬物都沒有變，變動的却是其中孳生不息的人羣，我關山月若是死了，便再也不會有一個我產生了，以易變之生命，處不變的世界，我實在應該有一番作爲，卽使不能靑史留標，至少也不能像那浪花一樣碎了！便消失了！」

於是他的豪情大發，對着長空皓月，對着滾投濁流，他眞想痛快地仰天長嘯一聲，來發抒自己的壯懷！

氣凝丹田，聲如龍吟，他深沉的內力，使得堤岸都起了一陣微微的震動。

胯下的駿馬受驚長嘶，人立而起，幾乎將他掀了下來，幸好他身手敏捷，連忙勒住馬韁穩住身形，遠處却傳來劉三泰的痛叫聲，與急促的馬蹄聲。

關山月心中不禁一驚，以爲劉三泰遭遇到了什麼意外！

這條魯直的漢子，自從那夜與無極派陰家一會後，就踩定了他，說什麼也不肯離開，他的理由

充分，假若陰家的那些娘兒們找上他時，他萬萬

敵不過，關山月因事情是由自己與張菁菁引起的，

自然無法拒絕他！

而且一路上他像個跟班似的侍候着自己，倒

了不少方便，關山月漸漸覺得少不了他了，所以

見他的驚喊之後，立刻催馬趕上去！

走沒多遠，就見一匹空馬飛奔而來，正是劉

泰的坐騎，關山月見劉三泰沒在馬背上，心中更

吃驚，連忙拉住那匹空馬，飛快地往回趕去！

又走了一陣，只見劉三泰揮着空拳，與一個

在馬上的女子撲打着，那女子穿着一身紅衣，手

長鞭，沒頭沒臉地對準劉三泰抽去！

劉三泰伸手要去抓她的鞭子，却沒有一次抓

着，而且頭上，臉上已挨了不少重鞭，這可以從

條血痕與身上的破袂孔上看出來！

關山月見狀自是無法坐視，拍馬上前怒喝道

「住手！」

這一聲如春雷乍响，那女子果然住了手，劉

泰却急叫道：「令主！您別管，我非跟這臭娘們

個死活不可……」

話剛說完，臉上吧地又着了一鞭，接着是那

子怒斥道：「你再罵一句，我就打爛你這張嘴！

這一鞭比較重一點，劉三泰的臉頰上立添一

血痕，急怒更甚，厲聲高吼道：「老子非罵不可

妳有本事就把我打死，臭娘們！臭……」

那女子神色一變，尖聲叱道：「你可是自己

找死！」

長鞭一抖，又待揮出，關山月已趕到他們中

，女子的長鞭揮下，發現了關山月，忙抖手撤回

鞭叫道：「你走開，我要打得他不敢罵人爲止！

關山月沉聲道：「他罵人固然不對，可是妳隨便動鞭子打人也未免太過份一點！」

女子眼睛一瞪道：「叫你走開聽見沒有？你再不讓的話，我就連你一起打了！」

劉三泰跳起脚來叫罵道：「臭娘們，妳要是能打到令主一鞭，我就眞服妳了！」

女子哼了一聲，長鞭刷地抽下，直取關山月的頸上！

關山月嘴含微笑，也不閃躲，伸手就去抓她的鞭梢，用的是分光捕影的手法，本來以爲萬無一失的。誰知他剛將鞭梢握入手中，那女郞輕輕一抖手，鞭梢立刻像一條活的小蛇般，在他的掌握中滑脫了出來！

這一來雙方都是一震，那女郞的詫異程度尤較關山月厲害，輕輕地一哼道：「喂，你叫什麼名字？」關山月尙未答話，一旁的劉三泰已搶先叫道：「臭娘們，妳連名震宇內的明駝令主都不認識，還跑了什麼江湖！」

那女郞將眼一瞪：「誰說我是江湖人。……」

劉三泰好似被她打得十分疼痛，氣呼呼地道：「瞧妳一身打扮，不是跑馬解的就是耍罎子的，還不算江湖人……」

北方有許多末流江湖賣藝的，多半是表演馬上的騎術與雜耍，叫做跑馬解，再者就是仰臥地上，雙脚朝天擧起，玩弄一隻大瓦罎，這些玩意的表演者，也多半是一些畧具姿色的女子，售技半售色，藉以糊口。

劉三泰這幾句話，原是罵人的意思，不想那女郞反而睜大了眼睛問道：「什麼叫跑馬解與耍罎子的？」劉三泰不禁嚇了一口氣，不知道她眞不懂還是裝糊塗，片刻才道：「妳既然知道江湖人三個字，便不該不懂……」

那女郞掀掀鼻子笑笑道：「我的確不懂，江湖人三個字是我娘告訴我的，她說江湖中沒有一個好人，所以嚴格禁止我與江湖人來往，你們都是江湖人嗎？」

劉三泰不禁怒道：「妳娘簡直不是東西，她憑什麼敢說江湖中沒有好人！」

那女郞臉色一沉，揮鞭又朝劉三泰抽去，口中還怒叫道：「你敢罵我娘！你當眞不要命了！」

關山月輕叱一聲，揮掌朝她的長鞭上切去，一方面替劉三泰解圍，一方面想奪下她的鞭子！

然而那女郞用招十分滑溜，身子在馬上一扭，躲開了關山月的掌勢，手腕不改原先的姿勢，仍取劉三泰。「拍！」劉三泰措手不及，腰上又着了一下重的，這一鞭連打帶取穴，竟然將他拖倒在地，無法動彈！

關山月這次也眞的發怒了，旋身跳下了喝罵道：「妳下來，我要好好地教訓妳一番！」

那女郞也鼓着眼睛道：「我不是怕你，而是記住我娘的吩咐，無緣無故，不准與別人衝突，你要是罵我一句，我立刻就給你一頓好打！」

關山月倒不禁一怔，覺得這女郞頗爲奇怪，乃笑笑道：「那麼我這個朋友也是先罵了你才挨你的打了！」

女郞氣鼓着眼睛道：「當然！至少我不會先動手打人！」

關山月微笑着過去將劉三泰提了起來，連用了五六種解穴的手法，也未能將他腰間的點穴解開。

那女郞微微一笑道：「這是我娘獨創的手法，你解不開的，假如你肯担保他不再罵人，我就替他把穴道解了，否則我就罰他軟癱一輩子。」

關山月微憤地道：「只爲了他罵了妳幾句，就用如此重手法對付人嗎？」

女郞冷笑道：「他罵我沒關係，可不該罵我娘，幸虧是給我聽見了，要是被我娘聽見了，立刻會要他的命！」

關山月怒聲道：「罵一句就要人家的命！妳娘簡直是個殺人的魔王！」

他以爲說了這一句話後，那女郞一定會出手他攻擊的，所以立刻凝神戒備，誰知那女郞微微笑道：「你這句話對娘雖然不敬，然而說的是事，倒不能算罵她！」

關山月大出意外，怔了一怔，才道：「妳娘是殺人魔王？」

女郞搖頭道：「自然不是，我從來就沒有見殺過人，因爲我家裏也沒有人敢罵她，只是她自血羅刹，顧名思義，與殺人魔王也差不多！」

關山月吁了一口氣，搜索枯腸，開始想血羅這個名字，可是任憑他想破了腦袋，也記不得武中有這麼一個女人……

女郞這時又催促道：「喂！你趕快決定，再過一會兒，他的穴道閉死了，連我也解不開的了！」

關山月無可奈何，只得道：「好吧！我担保他不再罵妳娘就是！」

女郞緊接着道：「也不准再罵我！」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不再罵妳！」

女郞笑了起來，長鞭一抖，劉三泰身上又吃了一鞭，却將他打得恢復了行動，他方才穴道受制，耳目都還管用，見關山月都無法制止她的出手，然嚇得不敢再罵了！

關山月見劉三泰能動了，立刻問道：「劉兄！你們是怎麼衝突起來的！」

女郞不悅地道：「我已經解開他的穴道了，你還追問什麼？」

關山月莊容道：「不然！我一定要追問明白，假若其曲在妳，我一定要跟妳決鬥一場，警告妳以後不得挾技凌人！」

女郞哼哼冷笑道：「假如是他的錯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妳已經打過他了……」

女郞長眉一挑，似將發作，最後還是忍了下來道：「我倒不是怕你，可是也不願担上無故欺人的罪名，你問他自己好了！」

劉三泰囁嚅片刻才道：「在下到風陵渡口，好容易才找到一隻渡船答應趕夜渡過黃河，於是我騎馬來找令主，剛到此地，忽然聽見有人長嘯，馬兒受了驚，恰好撞到她的馬上……」

女郞冷冷地道：「就是這麼簡單嗎？」

劉三泰怒道：「當然了，我還招呼妳讓開，可是妳不由分說就抽了我一鞭，將我從馬上打到地下來，馬也驚跑了！」

女郞哼了一聲道：「總算你還能記得清楚！你是怎麼打招呼的？」

劉三泰囁嚅着不作聲，那女郞又怒聲道：「你不敢說了吧！我替你說出來好了，你叫的是：『臭婆娘！滾開！』就憑這一句話，你那一鞭子挨得不算寃枉吧！」

劉三泰凝視着怒目，可不敢發作悶着嘴生氣！

關山月見內情已明，乃笑笑道：「這是江湖人的口頭禪，並無存心罵妳的意思！」

女郞怒目一瞪道：「口頭禪也不能隨便對人叫臭婆娘，難怪我娘說江湖上沒有好人！」

關山月此時知道這女郞的確是未履江湖，可是他對她却產生了絕大的興趣，只是這種興趣並不是那種男人對漂亮少女的興趣！

第一，他發現這少女的鞭招很怪，七星刀劉三泰的武功雖不很高，至少也是河洛道上成名的人物，却在她的鞭下吃盡了苦頭！

其次，他自己也曾用了分光捕影的上乘手法，却無法捉住這女郞的鞭子，她脫鞭時所用的手法，尤爲邪門。

最令他感興趣的是這少女的母親，血羅刹之名從無人知，不過從她調教出來的這個女兒看來，她應該也是一個武林高手，而且她很恨江湖人，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要想得知這血羅刹的底細，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將這女郞打一頓，他揣摸一下自己的能力，大概還制得了她，打了小的，引出老的，不怕那血羅刹不出頭！動手的理由也很充分，他可以說是替劉三泰出頭！

不過，對一個陌不相識無怨無仇的女孩子要狠，實在太不像個男子漢所爲了，因此，他放棄了那個念頭，採用了第二個方法！

這女郞既不是闖蕩江湖，她一定居此不遠，還是跟她好好談一下，乘機探探那個血羅刹的底細吧，因此他微微一笑道：「我雖然也是江湖人，可沒有開口就罵人，而且剛才妳用鞭子打我，我也沒還手，因此妳也認爲我是壞人嗎？」

女郞哼了一聲道：「我並不想打你，我叫你讓開你不肯聽！」

關山月笑道：「妳要打我的朋友，我總不能看着朋友挨打！」

女郞一瞪眼道：「所以你要替他挨打！」

關山月見她的談吐很幼稚天眞，遂也笑着道：「豈只是挨打，有時爲了朋友，斷頭流血也在所不惜！」

女郞詫然道：「爲什麼？」

關山月爽然一笑道：「不爲什麼？這就是江湖人之間的道義，江湖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不管是好人與壞人，都有這種道義，否則，他就不配成爲江湖人了！」

女郞釋然地一笑道：「如此說來，江湖人的生活倒是很有意思的！」

關山月笑道：「不錯，江湖人遨遊四海，到處結交一些知心同志的朋友，打不平，除不義，遊俠人間……」

女郞不禁神往道：「那眞太好了！可是……我娘對江湖人的看法可不是這樣的！」

關山月笑問道：「令堂對江湖人作何看法？」

女郞想了一下道：「娘說江湖上儘是些奸詐之徒，爭名奪利，處處陷阱，整天都是在仇恨糾紛裏追逐纏繞，江湖人的生命朝不保夕……」

關山月笑笑道：「令堂說得也有道理，不過她指的是一些江湖敗類而言，江湖生活有苦有樂，要看你走的那一條路！你若走上邪路，自然處處結仇，苦多於樂了……」

女郞突然問道：「你走的是那一條路呢？」

關山月不禁一怔，對這個問題感到很難答覆，良久才道：「任何一個江湖人都無法回答這句話，他們只能照着自己心裏所想走的路走去，至於好壞，却要留給人家去評定！唯有苦樂自知！」

女郞又問道：「你在江湖生活中，是苦還是樂呢！」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一個眞正的江湖遊俠是沒有快樂的，他的一生只是在追逐快樂而備受痛苦，范文正公曾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那是聖哲的胸懷，也是江湖人所追求的境界！」

女郎似乎懂了，又似乎不太懂，不過已不再追問了，片刻又道：「剛才那人說你叫明駝令主，難道那是你的名字嗎？」

關山月搖頭笑道：「不！明駝令主是我行走江湖的表記，明駝令主是我在江湖上的身份，我的眞姓名叫關山月，萬里關山，一輪明月！」

女郎將萬里關山，一輪明月輕唸了兩遍，露出神往之態道：「好！眞好！你在江湖上是很出名的嗎？」關山月笑笑道：「畧有虛名而已！」

女郎又問道：「那你也有許多朋友了！」

關山月搖頭道：「沒有！明駝令主是寂寞的，我一向都是獨來獨往，萬里江山一孤騎，天地爲家身似寄！昨日揚鞭長安市，今宵彈劍易水西……」

女郎輕吁了一聲道：「太美了，我一向就嚮往這種生活，將來我若是做江湖人的話，一定也要像你這個樣子，只可惜我娘不許我這麼做！」

關山月連忙道：「妳還是聽令堂的話，不要做江湖人的好，莽莽江湖雖大，却不是一個女孩子的歸宿，入江湖易，退出江湖就難了！」

女郎倔強地道：「不！娘不許我做江湖人，我却非做不可，以前我也遇到過一些江湖人，他們多半是些草包，只會欺負女孩子，有些人還對我胡說八道，結果……」

關山月連忙道：「結果妳殺了他們？」

女郎笑笑道：「沒有！娘不許我隨便殺人，結果被我一頓鞭子打得抱頭而逃！」

關山月也微微一笑道：「姑娘的鞭法的確高明，請問姑娘孤身一人，在此地作什麼？」

女郎微笑道：「我姓樂，我叫樂小虹，昨天到我姨丈家中去拜壽，現在想趕回去，我家就在黃河對面……」

關山月連忙道：「夜間尋渡不易，我們已經找到一隻渡船，樂姑娘何妨跟我們一起過河去！」

樂小虹高興地道：「那可太好了！我家的房子很大，你們過了河之後，要是沒有地方住，可以到我家去！」

關山月笑着道：「好倒是好，只是令堂不喜歡江湖人，恐怕對我們不會歡迎！」

女郎微笑道：「不要緊！娘假若知道你能接住我的靈蛇鞭法，會很樂于接待你的，她曾經說過天下絕沒有能躲過我的長鞭，我一定要帶你去見見她！」劉三泰見他們居然談成相識了，撫着痛臉過來道：「令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還有大散關之約呢！」

關山月擺擺手笑道：「我知道！時間還很長呢，我不會躭誤很久的！」

劉三泰沒有辦法，只得牽馬走在前面，關山月與樂小虹策馬相隨，不一會來到碼頭上，果有一艘大船碇泊相候，操舟的是個老頭子，因爲等了很久已在船頭上睡着了，劉三泰將他喚醒，三人牽馬登舟，老船夫用櫓一點岸石，船就衝進黃河的濁流中了。

三個人在船上都沒有說話，劉三泰因爲被那女子打得渾身發疼，看樣子關山月是不會代他出氣了，蹲在一旁乾生氣。

關山月恁舟遠眺，心中一直在盤算着見到那血羅刹之後，應該說些什麼話。

樂小虹則頗不耐寂寞，因爲找不到談話的對象，一個人在船頭上哼着歌兒，十足是個天眞未脫的女孩子。

走了一陣，船到河心，兩邊都是黑茫茫的不堤岸，樂小虹忽然有所警覺道：「喂！船家！你怎麼走的，船怎麼越走越慢了！照你這種走法，麼時候才能渡河！」

這一叫將關山月與劉三泰都驚動了，連忙放看時，只見那老船夫雖在一櫓櫓地搖着，船却未移動，只有河水在船下緩緩地流着！

關山月更看出蹊蹺來了，他們現在是渡河，該橫流而行才對，可是現在船身與流水平行，變逆水而上了！

那老船夫在船尾輕咳一聲道：「不錯，照現這種走法，一輩子也渡不了河，因爲各位的船錢還沒有付！」

關山月微怒道：「還沒有到渡頭，那有先付的道理？」

老船夫漫不在乎地道：「話雖不錯，可是你們都騎着馬，要是到了渡頭，你們上馬一走，我連都沒辦法，找誰要錢去！」

關山月怒聲喝道：「你看我們是那種無賴的嗎？」

老船夫笑笑道：「這可很難說，老頭子上當止一次了，三位還是請先付錢吧！」

關山月本待發作，可是想想他那麼大的年紀，這層顧慮也有道理，也許以前的確有些人欺負他邁而作出那種事情，遂耐着性子道：「好吧！多錢？」老船夫一伸手道：「每人二千兩銀子，一六千！」

三個人一聽都幾乎跳了起來，照目前的生活度，一兩銀子就可以買幾石米，這老船夫開口就六千兩，簡直是形同勒索了！

劉三泰第一個忍不住叫道：「胡說！你這條

船也不過值個十兩銀子，我看你是窮瘋了！」

老船夫將手一鬆，乾脆不搖了，哼聲道：「你叫船的時候，並沒有談好價錢，自然是由我開價了，你說得不錯，我老頭子孤苦一生，這是一輩子的第一趟生意，當然要把下半輩子的吃喝享樂都算在裏面！」

劉三泰怒道：「放屁！看你這把年紀，你就是整天都泡在好酒肥肉裏，也化不了六千兩銀子！」

老船夫淡淡一笑道：「人生一世，不能先圖吃喝，老頭子孤苦零仃，死後連個送葬的人都沒有，我得了六千兩銀子，先娶個媳婦，等她生下兒子時，還得供他讀書，圖功名，也好讓老頭子死後圖個榮耀，算起來六千兩銀子還不够使呢！」

劉三泰聽他簡直在痴人說夢，正想跳過去跟他理論，關山月却神色平靜地道：「老丈說得不錯，我們上船之前既未議價，自然由老丈決定渡資，不過我們出門人身上總不會帶着那麼多的現銀……」

老船夫不等他說完，立刻搶着道：「不要緊！你身上還帶着大珍珠呢！一顆可抵萬金，付船錢足够了！」關山月笑笑道：「老丈的眼光眞厲害，我正想用珍珠作抵，你拿去吧！」說着在懷中掏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果然是許多晶光閃爍的明珠，他掂起一粒遞了過去，老船夫伸手就接，關山月翻腕就朝他的脈門上扣了過去，出勢極速！

誰知那老船夫如同未覺，敞開脈門由他扣個結實，另一隻手却輕而易舉地將那珠子拿了過去！

關山月的手指搭在他的脈門上，勁力暗送，那老船夫却如同未覺，笑嘻嘻把珍珠映在月光下照了一照道：「不錯！眞是好東西，老頭子一生從來就沒摸過這種寶貝，公子爺！你可眞大方，脫手就是萬金明珠，只是老頭子却拿不出四千兩銀子來找給你呢！」關山月的手指已運足了十成勁道，而那老船夫的脈門上却柔若無物，將他的勁力化解無形，不禁心頭大震，連忙放開了手指道：「算了！不用找了，一併奉贈老丈吧！」

劉三泰也看出不對了，駭然不敢作聲，想想這一段日子的經歷，簡直是無法相信，自己在涼州城開着集英客棧的時候，十幾年來，儘是遇見一些三脚貓的角色，跟着關山月不到十天却是怪事迭生。

先是被無極劍派的陰鐵君點倒了，人家是成了名的劍派，還說得過去，接着被這個叫樂小虹的女孩子鞭了一頓，已經倒足了霉，更沒想到無巧不巧地雇上了這麼一隻怪船，遇上這麼一個怪老傢伙，眞邪門透了頂！

那老船夫聽了關山月的話後，却是一整臉色道：「不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六千兩渡河費是我該得的，除此以外，分文也不能多拿，老頭子總得想個方法找給你！」

關山月此時正在暗中動腦筋，從那老船夫開口討價，他已判斷這老者絕非常人，但是沒想到會如此高明，但不知他如此戲弄，是何居心。

老船夫想了半天，突然長眉一掀道：「有了，公子爺，你剛才摸了一把我的手，那四千兩銀子就算是一摸之資吧！」

關山月臉上一陣發熱，覺得這老傢伙簡直缺德到了家，佔盡了便宜，還要口頭不饒人，因此冷哼了一聲道：「聽恁老丈怎麼辦吧！」

老船夫高興地將珍珠藏入懷中笑道：「這一來我就受之無愧了，古來許多美人一笑值千金，老頭子的手却一摸四千金，這生意眞是大有可爲，公子爺！你還要不要摸兩把！」

關山月憤從中來，覺得這傢伙太過份了，正待發作，那樂小虹已笑吟吟地道：「要！船家，我想摸你一下，要多少銀子呢？」

關山月見她帶着一臉頑皮的笑容走了過來，知道她也看出老船夫的不凡，要過來碰一下，本來想出聲攔阻的，但是心念一轉，又忍住了，冷眼旁，靜待發展。

老船夫對她望了一眼笑道：「老頭子今夜不知走了什麼好運，幾根老骨頭忽然值錢起來了，先是有人肯出四千兩銀子摸一把，現在又有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也想出錢摸上一摸……」

樂小虹的臉上罩着一片怒色道：「別廢話了，你說要多少銀子吧！」

老船夫哈哈一笑道：「得妳纖纖玉手一觸，雖死無憾，怎麼還好意思要錢呢，免費奉送！」

樂小虹臉上怒色忽消，嫣然一笑道：「那就謝了！」

話說得溫柔，手下可毫不留情，呼的一聲長挾着無比勁風，對準他的腕上掠過去，迅速異常，老船夫神色忽變，連忙抽手要躲，却已不及，鞭梢像蛇一般地捲上他的手腕，老船夫單臂朝外一振，想摔脫開去。

可是樂小虹好似猜透了他的心意，就着他一之勢，長鞭跟着一抖，化開他的抖動勁道，依然在他的腕上。

老船夫大叫一聲，猛地一掌推了過來，關山一直在注視着變化，見狀身不由主地也推出一掌迎了過去。

在關山月的想法中，這老船夫功力非凡，所那一掌雖用足了全力，仍不一定有把握能擋得了，掌力才發，身形已閃了開去。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那老船夫的掌勁似乎稀

平常，竟被他一掌推出老遠，凌空跌下黃河的濁浪之中。

樂小虹的長鞭仍未鬆開，身子被帶得往前一衝，幾乎要跟下去，關山月眼明手更快，搶上去攔腰一把抱住。

老船夫的身子激起無數水花，撲通一聲，沒入水中！

樂小虹因爲適時得到關山月抱住，纖手一振，不但抽回長鞭，也保住自己沒跟着跌下黃河。

船身受此巨震，不住地幌動着，船上的馬匹受驚不止，撲通撲通兩響，關山月與劉三泰的馬匹都自動地向水中跳了下去，只有樂小虹那匹紅色駿馬，仍屹立不動地站立在船上！

船慢慢地恢復了穩定，關山月也把懷中人兒放開了，他自己倒無所謂，樂小紅却羞得滿面通紅，訥訥地道：「謝謝你，關……」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我歲數比妳大，妳叫我關大哥好了！」

樂小虹居然有點忸怩，輕輕地叫一聲：「關大哥，謝謝你！」

關山月毫無所動正待說話，突見水花一冒，那老船夫已從水裏冒了出來，攀在一頭馬的背上叫道：「喂！使鞭的小姑娘，樂衡君是妳什麼人？」

樂小虹立刻道：「是我娘，你問她幹嗎？」

老船夫厲聲叫道：「好！我終於找到她了，妳們住在那裏！」

樂小虹毫不考慮地道：「對岸五里地的夕陽別莊，你一問就知道了！」

老船夫厲聲叫道：「妳回去告訴她，明天午後，我專程往訪！」

樂小虹也大聲道：「湖海異叟，你最好後天再來，不但是我娘，連我姨姨也在等你，到時候大家把問題一起解決掉！」

老船夫呆了一呆才道：「也好！後天正午，我一定到，妳叫她們準備着！」說完他開始騎上馬背，順着水冲走了。

關山月倒是大覺意外，連忙問道：「樂姑娘！妳認識這老頭兒？」

樂小虹搖頭道：「不！我不認識他，可是他叫出我娘的名字後，我就知道是他，聽娘說他是個很壞的人，而且還是我們的大仇人，娘跟姨姨、姨丈一直就在等他找上門來！」

關山月頗感新奇地道：「他跟府上究竟有什麼寃仇呢？」

樂小虹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從我懂人事開始，娘就告訴我這麼一回事，要我注意這樣一個人，同時更教了我一手專門治他的鞭法！」

關山月連忙問道：「就是姑娘剛才用的那一招嗎？」

樂小虹得意地點點頭，關山月却道：「那老頭兒的武功很邪門，我用手扣住他的脈門時使盡了氣力，仍是傷不了他，倒是掌力上稀鬆平常！……」

樂小虹笑笑道：「要是他先不中了我一鞭，你就不會感到如此輕鬆了！」

關山月微驚道：「姑娘這話是如何說法？」

樂小虹伸出手中的長鞭，在握柄上微一用勁，鞭梢上突然吐出兩枝小黑刺，一探即縮，迅速無比，若不是她故意展示，即使是被刺中了，也無從發覺。

她一連展示幾次，直等關山月與劉三泰看清楚了，才得意地笑道：「娘說這老傢伙專擅先天混元雲絮氣功，使得全身像棉絮一般，任何力量都傷不了他，娘怕我萬一遇上了他吃虧，特別研究了這一條軟鞭對付他，二十年前，他就敗在這一刺之下，今天又吃了一個虧，只怕他到現在還沒有明白爲什麼呢？」

關山月臉色微動道：「姑娘這鞭刺上可曾含毒？」樂小虹畧感不悅道：「我這靈蛇鞭法，怎麼會含毒呢！那豈不成了毒蛇鞭法了？」

關山月道：「既不含毒，那老兒中鞭之後，怎會功力大減呢？」

樂小虹笑道：「我這鞭上的靈蛇刺長約一寸，刺進脈門之後，剛好通着他的氣穴，自然使他的勁力全宣洩而微弱了……」

關山月一怔：「氣穴怎會在腕間脈門上的？」

樂小虹道：「這正是他的特異之處，換了別人的話……」

劉三泰接着道：「換了別人就沒有用了！」

樂小虹橫他一眼道：「換了別人連命都沒有了，誰的脈門要穴上經得起一刺？而且還是在疏然無備情形下挨上一刺！所以我娘只准我對他使用！」

劉三泰一伸舌頭，心中暗驚，深幸剛才沒有太惹她生氣，否則她火上來了，不管三七廿一的來上一下，自己就是死了也成個糊塗鬼……

關山月却微微一笑道：「令堂雖然稱號甚兇，其實從她的心性看來，却是個極爲善良的人。」

樂小虹笑笑道：「我也不知道娘爲什麼要起一個兇號，還有我姨姨也是一樣，娘叫血羅刹，她叫白骨魔神，聽起都令人不舒服的！」

關山月又是一怔，心想又是一個怪人，從血羅刹，湖海異叟到白骨魔神，這些名字從未聽聞，却一個個都是身懷絕技，遠甚於目下一般高手，這般人究竟是幹什麼的？他們有着這麼高明的武功，怎

會隱忍住不在江湖上炫露，而自囿於一個很狹窄的恩仇圈子裏面……

「我一定要把這內情探訪出來，也許也是一件足以震盪江湖的大新聞……」

心中暗念，表面上却淡淡地問道：「令堂既不在江湖行走，取這個外號有什麼用？」

樂小虹搖頭道：「不曉得，娘與姨姨、姨丈他們都是外號互相稱呼而不叫本名，也許是爲着叫起來別有風味吧……對了，我姨丈叫醜山神，其實他一點都不醜，而且還很漂亮！」

關山月心想這又是一個怪名字，這些人一定別有隱情，絕不會是樂小虹所說的那個原因，沉思片刻後，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道：「我還沒有請教樂姑娘的令尊，他一定也是個隱名奇人吧！」

樂小虹突然臉色一變道：「我沒有父親！」

關山月奇道：「人都有父母的……」

樂小虹急忙道：「我就是沒有，娘這樣告訴我，我也必須相信，每當我問起這件事，就得捱一場好罵，因此你見了我娘，千萬別提到這件事！」

關山月的心中已多了一層疑困，可是他不再提什麼問題了，因爲他知道在樂小虹身上問不出什麼結果的，這女郞胸無城府，即使是對着自己這樣一個陌生人，也毫無隱瞞地把一切都吐露出來，難怪她的母親不讓她知道太多的事情。

這時舟隨逝水，已經流出很遠，幸好劉三泰懂得操舟，遂由他把櫓，將木船渡過了廣濶的黃河，却已是天色大光了！

棄舟登岸，劉三泰比關山月還要心急，連忙問道：「樂姑娘，府上在那裏？」

他從昨夜的那場經歷與談話中，隱約已經猜測到這又是一場大熱鬧，所以將樂小虹給他的那頓鞭子都忘記了。

樂小虹一認周圍環境，道：「現在離家可遠了，你們的馬又丟了，怎麼走法呢！」

關山月笑笑道：「不要緊，妳騎馬走好了，我們跑着跟！」

樂小虹拍拍她那匹紅色大馬道：「你們要想用腿跟牠賽跑可是打錯了算盤，牠一放開脚來，連風都追不上，我娘說牠是大宛名種，世界上難得有幾匹……」

關山月生長大漠，對馬自是認識得很深，知道這匹馬的確是舉世難求的名駒，所以昨夜在船上那等驚險，自己兩匹馬都驚走了，牠却仍屹立不動！

劉三泰雙手一攤道：「那可怎麼辦，總不能三個人騎一匹馬呀！」

樂小虹黛眉一掀笑道：「怎麼不能，只要坐得下，十個人牠也載得動！」

關山月想想別無良策，只得同意了，他據鞍控轡，劉三泰坐在後面，樂小虹則乾脆站在馬股上，大紅馬潑開四蹄，像旋風一般地去了！

不消多少時間，他們已遠遠地抛開了行人驚奇的注視，折入一條黃泥鋪就的平路，綠樹隱隱中，可以看見一片屋舍！

樂小虹指着前面歡叫道：「瞧！那就是我的家夕陽山莊！」

馬到莊前時，倏然收蹄，一個面貌冷竣的中年婦人迎門而立，樂小虹跳下來，撲奔那婦人的身前叫道：「娘！我帶了個人來家，他叫關山月……」

關山月立刻也下了馬，拱了拱手道：「你可是血羅刹樂衡君前輩！」

那婦人冷冷地摔開了樂小虹的手，厲聲道：「小虹！進去，妳怎麼隨便把陌生人往家裏帶，而且還是個江湖人……」

樂小虹對母親的態度畧感意外，馬上又叫道：「娘，關大哥不是普通的江湖人，他的本事很大，接得住我的靈蛇鞭！」

婦人臉色微微一動，哦了一聲，開始以遽厲的眼光打量關山月，片刻之後，才以冷冷的聲音道：「很好！你能接下小虹的靈蛇鞭，大概是想進一步來找我較量的！」

關山月連忙道：「在下並無此意，只是……只是在令嫒口中，得知前輩是一位武林潛隱高人，特來拜謁一番！」

婦人冷冷地道：「那可不敢當，我們在此地安居，向不與江湖人交往，台端若是沒有其他見教，請恕我不多奉陪了！」

她這種拒人千里的冷漠，倒使得關山月不知如何措詞了，那婦人說完話後，立刻回身準備進莊，樂小虹大感意外叫道：「娘！你不能這樣對他們，他們是我邀請來的！」

婦人怒斥道：「小虹！妳簡直胡鬧，我再三告誡，不准妳與江湖人接觸，妳反而把人帶到家裏來了，看來我非得好好管妳才行！」

樂小虹急叫道：「娘！關大哥不是普通江湖人，他的名氣很大，他是明駝令主！」

他根本不知道明駝令主四個字的含意，只是急之下，脫口說了出來，孰料那婦人居然被這四個字吸住了，猛地回身道：「明駝令主不是獨孤明嗎？怎麼會換了你這伙子！」

關山月心中一動，暗忖恩師並未說起過這個人，她怎麼倒反而會認識恩師！畧加思索後才回答道：「恩師已然仙遊，遺命由晚輩接任明駝令……」

婦人冷冷一笑道：「獨孤明會死？小伙子，

扯謊的對象找錯了！」

關山月又是一驚，暗想恩師身死之事，先有彭菊人表示不信，現在又冒出一個血羅剎來了，她們當年跟恩師一定見過面……

遲疑片刻，他才愼重地回答道：「前輩怎知恩師未死……」

婦人冷笑道：「知道就是知道，無須對你說明理由，他若是眞的死了，我還會比你先得到信，他旣將明駝令交給了你，一定是到那個地方去了！」

關山月一聽她居然與彭菊人一樣，對孤獨明的去處瞭如指掌，連忙問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婦人冷笑道：「他沒有對你說？」

關山月誠懇地道：「晚輩確實不知……」

婦人點點頭道：「我想你不會知道，獨孤明也沒有那麼大的胆子告訴你……罷了！你旣是獨孤明的傳人，我倒是破格可以接待你一下，進來吧！」

樂小虹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可是她見母親已經答應招待關山月，立刻高興起來，笑着道：「娘！這一次眞好，不但遇上了關大哥，連你最担心的那個人也碰上了，在黃河裏我給了他一鞭，關大哥再補了一掌，把他給打下黃河去了！」

婦人臉色大變，急忙問道：「什麼！妳昨夜遇上湖海異叟了，他怎麼樣……」

樂小虹笑笑道：「你跟姨姨把他說得那麼了不起，照我看來簡直是個大飯桶！」

婦人大急道：「別廢話，快說以後的經過怎麼樣，他總不會掉下黃河就淹死了！」

樂小虹笑着道：「那倒是沒有，他在水裏冒出頭來，一口就叫出了你的名字，我也才知道是他，於是就照着你的話對他說了，他本來說今天午後要來……」

婦人更急道：「那怎麼行呢！白骨他們不在，我一個人抵敵不了！」

樂小虹大笑道：「我知道了，所以改約他明天中午，還來得及通知姨姨他們，其實這也是多餘的，有我跟關大哥就够了……」

婦人將眼一瞪喝道：「妳懂得什麼，還不快騎大紅再跑一趟，把白骨跟醜山神叫來！」

樂小虹噘着嘴道：「人家剛回來，又要差遣我跑腿，莊裏的人多得很，另外叫個人不行嗎？」

婦人尙未答話，突然天際響起一片悅耳的鴿鈴，十幾頭銀翼健鴿振翅飛來在他們的頂上盤旋着。

樂小虹拍手笑跳道：「不用去了，姨姨他們自己來了……」

那羣白鴿在天空中飛翔了一陣，接着其中的一頭雙翅一收，像墮石般地向下直瀉，樂小虹連忙伸出長鞭叫道：「白羽！到我這裏來！」

白鴿似乎聽懂人言，乖乖地停在她的鞭桿上，樂小虹從牠的腿筒中掏出一張小紙條，迫不及待地先唸了起來：「仇踪已現，妹等卽至！」唸完之後，她把紙條交給母親道：「姨姨他們也知道了！」

樂衡君接過紙條，審視了一下，證明樂小虹所唸無誤，這才向關山月道：「妾身與令師故交頗厚，本該對你招待一番，現在恰好遇上事故，只有對你抱歉了……」

關山月雖然知道這些武林異人的生性十分乖僻，絕不容人挿手管他們的事，可是他對恩師的行踪早就心存疑念，好不容易遇上一個可以釋疑的機會，如何肯輕易放過呢，所以他立刻表示得慨然地道：「前輩旣與家師是舊交，前輩有事，晚輩多少也該盡點力量！」

樂衡君微微一笑道：「你倒跟獨孤明年青的時候一樣，喜歡多管閒事，不過，這件事你可幫不上忙！」

關山月不信地道：「前輩不是要對付那個叫湖海異叟的老頭子嗎？」

樂衡君點點頭道：「不錯！所以我說你幫不上忙，那老傢伙不好惹，功夫也十分怪異，與一般武學大相逈異……」

樂小虹似乎也不願意關山月離去，連忙道：「娘！關大哥的功夫俊得很，那老傢伙就是被他一掌打下河去的！」

樂衡君微笑道：「那恐怕是在妳施展靈蛇鞭中的刺牙之後吧！」

關山月聽了不禁臉上一紅，他已經由扣脈法制住那老者的脈門，却是一點功效都沒有，後來一掌將老者震下黃河，的確還是靈蛇鞭之故，因此遲疑片刻，才誠懇地道：「晚輩技疏學淺，的確無法替前輩盡多少力，不過像前輩們這種名家相對的機會，百年難得一遇，請前輩容晚輩等見識一下！」

樂衡君思索有頃，才笑笑道：「也罷，看在令師的份上，我無法拒絕你的要求，不過到時候你可千萬別多事替自己找麻煩！」

關山月見她答應了，乃高興地道：「晚輩一定遵命只作壁上觀！」

樂衡君却神色莊重地道：「你不要說得輕鬆，這事必須嚴格遵守，而且還要相當耐性，那老傢伙像瘋狗一樣，見人就咬，你還得控制自己不理他的故意找麻煩！」

關山月一怔道：「他會故意找麻煩嗎？」

樂衡君笑笑道：「他知道你是獨孤明的傳人時，一定會那樣子的，他與令師所結的樑子，比我們還深呢！」

關山月奇道：「怎麼家師從未道及過……」

樂衡君一笑道：「獨孤明當然不會說的，否則……」說到這兒，她忽然警覺地收住口，改變話題道：「不管怎麼樣，反正你不理他就行了，這老傢伙有個毛病，只要你不被他激怒，不主動向他挑戰，他便無法對你出手！」

關山月有點不服氣了，傲然道：「假若晚輩受不了他的挑逗呢！」

樂衡君神色一正道：「那他就會像你的影子一般，整天都跟着你，纏得你永無寧日，除非你能將他殺死了……不過那是不可能的事！」

樂小虹不解地道：「爲什麼！他是個殺不死的人嗎？」

樂衡君點頭道：「不錯！他學的功夫跟我們不同，用我們所會的武功，絕對殺他不死！」

關山月立表同感地道：「是的！晚輩曾經用內力震他的脈門，對他却似全無影響……」

樂小虹驚道：「那我們跟他交手不是太吃虧了，我們殺不死他，他却……」

樂衡君立刻道：「他也不會殺死我們，因爲他那種怪功夫，只能纏得人不勝其擾，却無法殺人，所以，我們當年封神榜上，將他列爲第一號頭痛人物……」

關山月連忙問道：「什麼是封神榜？」

樂衡君神色微變，趕緊道：「別問了，我不能再說了，就是現在我也說得太多，以後你們見了任何人，千萬可別再提什麼封神榜！」

關山月知道她不會再說下去了，心中却充滿了疑問，尤其是關於封神榜這個名詞，那一定是件武林的絕大奧秘，跟師父，跟彭菊人，跟目前這個叫做血羅剎的婦人，跟那個卽將來到的白骨魔神，醜山神，以及那個湖海異叟都有着莫大的關係！

忽然他心中掠起一道明光，不自禁唸出口道：「江上飛黃鶴，湖畔居散仙！」

樂衡君聞言臉色一變，連問道：「什麼？獨孤明告訴你他是黃鶴散仙了？」

關山月目中神彩奕奕地道：「黃鶴散仙果然就是恩師！」

樂衡君見說又是一怔，因爲他從關山月的神態中，知道現在他才確定這件事，而且還是自己替他證實的，因之呆了片刻才道：「你那兩句話是那兒聽來的！」

關山月笑笑道：「那是家師在自己居所懸掛的一幅對聯，晚輩一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直到前輩方才說出封神榜三個字之後，晚輩才約畧的有些知覺……」

樂衡君立刻怒聲道：「我叫你別再提封神榜三個字！」

關山月連忙整肅神色道：「是！晚輩以後不再提！」

樂衡君這才緩和臉色，輕輕一嘆道：「這三個字的關係太大了，我也是一時大意，才吐露了出來，要是被人知道了，立將遭受到奇禍，所以才特別相求你……」

關山月確是莫名其妙，然而看見她神色凝重，立刻再提出保證道：「晚輩今後只當從未聽過這三個字！」

樂衡君神色慢慢恢復平靜，半晌才輕輕一嘆，道：「你怎麼會由這三個字聯想到獨孤明的稱號上去的？」

關山月微笑道：「那是由各位的名號上，使晚輩產生一個奇妙的想像，各位與家師都是舊識，家師却從未提及……」

樂衡君忍不住問道：「這與我的問題，毫無關係。」

關山月笑了笑，道：「然而，想到各位的名號，關聯就大了，前輩叫血羅剎，還有兩位前輩叫白骨魔神與醜山神，晚輩還認識一位飛天夜叉彭菊人前輩……」

樂衡君嗯了一聲道：「彭菊人還沒有死？」

關山月笑道：「沒有，彭前輩本來與晚輩在一起，前些日子才因爲某些細故分手……」

樂衡君不耐煩地挿口道：「別去管她，你再說下去！」

關山月畧加思索道：「晚輩由各位俱不信家師身死一事，便知道各位與家師，必有一段隱密交往，再看各位的名號，或神，或魔，或鬼，更加上封神榜三個字看來……」說到這兒，他故意一頓道：「對不起前輩，晚輩又忘了您的囑咐！可是無法

樂衡君迫不及待地道：「沒關係，以後記住好了，你對這三個字有多少了解……」

關山月想想道：「晚輩想來這或許是一場盛會，或許是一個組織，或許是一張盟單，而家師與各位都是榜上之人！」

樂衡君臉色一變，勉强抑住激動道：「你怎麼會想到令師也在內的呢？」

關山月道：「家師雖以明駝令主自居，然以名號與各位大不相類，於是晚輩想起這副對聯，早先看來並無多大意義，可是對黃鶴散仙四個字歸合起來，倒是頗爲類合，於是晚輩認定家師也是名列榜上了！……」

樂衡君輕輕一嘆道：「你的心思太周密了，因

此你也知道得太多了，我好心警告你一句，對於這件事，你最好到此爲止，別再往下深究了！」

關山月詫然道：「爲什麼？難道這……」

樂衡君立刻厲聲道：「你要再提一句，我就不放過你！」

關山月噤然住口，遠處已傳來蕭蕭馬嘶轔轔車聲，樂衡君忙又放緩臉色道：「我妹妹跟妹夫來了，記住千萬別再提那些話！」

關山月點點頭，不一會，路上塵頭大起，兩匹駿馬接着一輛碧油香車飛奔而至，駕車的是個英偉的中年漢子，相貌堂堂，衣着華麗。

車停之後，流蘇深垂的車簾一掀，露出一張中年美婦的臉叫道：「姊姊！妳接到信了？」

樂衡君點點頭道：「接到了，而且我也知道了，小虹與那老怪物在黃河上就照過面了！」

中年美婦一驚，目光流掃到關山月與劉三泰身上，樂衡君笑着道：「他是獨孤明的傳人，另一個是他的朋友！」

中年美婦一怔道：「黃鶴……」

樂衡君一笑道：「黃鶴已歸龍華去，唯剩明駝留人間！」

中年美婦沉吟不語，關山月却十分尷尬，想上前招呼，却又不知如何稱呼。

還是樂小虹看出情形，連忙介紹道：「這是我姨丈柳初陽，那是我姨姨樂湘君！」

關山月抱拳一揖道：「晚輩關山月叩見二位前輩！」

劉三泰這時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有作禮的份兒！

樂湘君點點頭，柳初陽倒十分客氣地道：「世兄英華洋溢，柳某深慶故友得人！」

關山月還想謙虛幾句，樂衡君已笑着道：「別站在門口說話，大家進去吧！」

柳初陽點頭，走到車旁道：「湘君！我抱妳進去！」

關山月不禁微怔，心想他們夫婦感情再好，也不能當着人親熱如此，不過表面上仍是一無所示，樂湘君一摔簾子啐道：「還有晚輩在這裏，像什麼樣子！」

柳初陽笑笑道：「那有什麼關係，獨孤明的弟子還不是像我們的子侄一樣！」

樂湘君笑啐道：「我可沒有這麼厚的臉皮！」說着，一翻車簾，身子像一隻彩蝶般地飛起，接着長袖飛舞，毫不沾地，一直向前而去，既穩且速！

關山月見她的雙足齊膝以下都是空的，這才明白柳初陽何以要抱她行走之故，然而心中對她輕功與火候，却十分欽佩！

柳初陽笑着對樂衡君道：「大姊！令妹就是這個脾氣難改，去年她要上泰山去賞日出，却不肯坐轎子，就這樣一直飛上去，害得那些朝山進香的遊客們，以爲是仙佛顯聖，紛紛頂禮膜拜，還要追上來求福祈禱，結果日出沒欣賞成，又偷偷地溜下了山！」

關山月驚道：「泰山日觀峯高有千仞，樂前輩的輕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了！」

柳初陽微笑道：「別的不敢說，內子的輕功大概够得上資格獨步宇內，誰也不會相信天下輕功最佳的人，會是個缺腿的殘廢！」

樂衡君也笑笑道：「醜鬼！你又在她背後叫她殘廢了，讓她聽見了也有你好受的！」

柳初陽笑着道：「她不再爲這個生氣了，而且還特別喜歡聽這兩個字，因爲她已經證明了殘而不廢……」

樂衡君笑道：「你們兩夫婦的毅力是令人欽佩的，誰也不相信你曾經是個痲子，那醜山神三個字也該換換了！」

柳初陽笑笑道：「不換！不換！君子不忘本，父母給了我那副尊容，更之已是不孝，還是留着這個號稱聊表孝思吧！」說着大笑而行，關山月却聽得莫明其妙，樂衡君笑指着他的背影道：「你不相信他早年是大痲子吧！」

關山月搖頭道：「晚輩的確難以相信，柳前輩莫非是得到了什麼易容珍藥！」

樂衡君搖頭道：「用藥就不算稀奇了，他是硬練一種玄功，使得凹處自然突出，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當年他們成親時，一個殘廢，一個醜鬼，曾經惹起不少朋友嘲笑，還有人送他們『珠聯璧合』一方銀匾，也就是一個刺激使他們發奮圖强，彌補了自己的缺陷！」

關山月又感又佩地由衷說道：「兩位前輩的成就自是令人欽折，不過那送匾的人，也未免太過份一點了……」

樂衡君笑笑道：「那方匾額就出自黃鶴散仙的手筆！」

關山月一驚道：「是家師！那……」

樂衡君又笑笑道：「你放心，他們對令師並無恨意，反倒十分感激，所以把那方銀匾懸在房中視同拱璧，若不是令師的一番刺激，他們也不會有今日的成就了！」

關山月默然片刻才道：「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樂衡君也陷入神往的回憶中道：「不錯！有三

十多年了，往日的翩翩少年，婷婷玉女現在都已年華老去了，不知龍華會重開時，是否還能如當年一般的熱鬧，只怕有些人是無法再參加了，像小虹的父親就已經……」

關山月心中又是一動，雖未出聲，口中却在默默唸道：「龍華會……封神榜……」

樂衡君看他的嘴形在動，忽然警覺道：「小子！不許再向我提從前的事！」

樂小虹也聽得神往道：「娘！這些事我怎麼從未聽您說過，甚至於連姨丈是痲子您都沒告訴我過，原來他的醜山神是這樣而得到的！」

樂衡君神色一嚴喝道：「鬼丫頭！少多嘴，這些事沒有必要告訴妳！還不快進去！」

樂小虹碰了一鼻子灰，撇着嘴走了，樂衡君招呼了關山月與劉三泰，也向莊子裏行去，走不多遠，已是客廳！

掀簾入內，樂湘君與柳初陽都已經坐好了，樂小虹正在向他們訴說昨夜與關山月等人邂逅的經過，見了關山月進來，顯得有點忸怩不好意思。

關山月笑笑道：「樂姑娘！妳說下去好了，只是希望妳口下畧留情份，不要說我們兩個大男人欺負妳一個女孩子！」

說着自行在下首的椅子上坐下，因爲他知道這些武林異人，洒脫已慣，絕不會拘泥那些俗禮小節，只有劉三泰趦趄不安，關山月朝他一示眼色，告訴他不必如此，劉三泰猶自不敢，果然柳初陽已笑着道：「這位兄台請不必客氣，趕快安座，我們好聽小虹講昨夜的經過！」

劉三泰只得傍着關山月坐下，樂小虹已嘰嘰呱呱地將夜渡黃河，逼得湖海異叟落水之事說得有聲有色。

另外三人一直注意地聽着，直等她說完了，樂衡君才問道：「妹妹！你們又是怎麼發現那老傢伙的？」

柳初陽微微一笑道：「昨天是小弟賤辰，送完客人後却在房中看見他的拜帖，而還給我送了一份別開生面的禮壽！」

樂小虹忍不住問道：「是什麼東西？」

柳初陽輕輕一笑道：「是一幅小立軸，畫着獻壽圖！」

樂小虹立刻叫道：「那一定是痲姑獻桃！」說完後她似乎覺得不妥，伸出舌頭作了個鬼臉！

柳初陽一笑道：「不是痲姑獻桃，而是痲公獻花！」

樂衡君也頗感興趣地道：「這是怎麼說？」

柳初陽笑笑道：「他大概對當年的事還耿耿在懷，那幅軸上畫了我當年的形像，雙手捧着一團牛屎，上插一朵鮮花！」

樂衡君聽了大笑道：「也眞虧他怎麼想得出來的！」

樂小虹却翻着眼睛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柳初陽剛要開口，樂湘君已一瞪眼道：「你敢說！」

柳初陽一縮脖子笑笑道：「閫命難違，賢姪女，姨丈只得賣個關子了！」

樂湘君已挑着怒眉道：「這老賊陰魂不散，鬧得我們永無寧日，明天見了面，非跟他好好的結算一下舊帳不可，躲了他這麼多年，他還以爲我們眞怕他呢！」

樂衡君却輕輕一嘆道：「妹妹！不要太衝動，這傢伙當年已經够難惹的了，現在恐怕更不好對付呢！……」

樂湘君怒聲道：「怕什麼！難道我們這些年來是白白虛渡的！明天就是宰不了他，至少也要把他身上的邪筋抽掉幾根！」

樂衡君莊然道：「這老傢伙不足懼，只怕他身後的那個人也跟了來，那七毒手法的確令人防不勝防……」

關山月聽得七毒手法四字，心中不禁一動，劉三泰却忍不住叫起來道：「七毒手法！那不是飛駱駝所使的嗎？」

三人俱皆一震，柳初陽忙問道：「你怎麼知道七毒手法，飛駱駝又是誰？」

關山月乃將日前所遭遇的事說了一遍，末後却補充了一句道：「那七毒手法連彭菊人前輩都解得了，看來並無出奇之處！」

樂衡君却沉重地道：「七毒手法千幻百變，飛天夜义只解了最簡單的一種，不過這種手法公開出現於江湖，而且那人又以飛駝駱爲令，這事情可就不好辦了！……」

關山月聽得樂衡君如此一說，不覺更爲心動，忙問道：「樂前輩，你由七毒手法說到飛駝令，然後又關聯到湖海異叟這其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樂衡君搖搖頭道：「這些事跟你沒有關係！」

關山月正容道：「不！晚輩認爲大有關係，那飛駱駝分明是針對着晚輩的明駝而來，據晚輩的猜測，此事尚與家師大有關係！」

樂衡君一怔道：「你根據什麼作此推論？」

關山月想了想，才道：「這事對各位前輩說出諒無妨碍，飛駝令初現身手之後，即與晚輩訂下大散關之約，那時，彭菊人前輩尚與晚輩在一起，她約畧暗示晚輩道，若要重晤家師，最好不要勝得那人……」

樂衡君立刻動容道：「飛天夜叉能告訴你這麼多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關山月情切地問道：「前輩不能够多提示一點嗎？」

樂衡君苦笑着搖搖頭道：「不能！我們有我們的苦衷！」

關山月暴躁地道：「哼！小西天，龍華會！封神榜！我總有一天要把這些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公諸武林……」

三人一起色變。樂衡君與柳初陽分飄到他左右，樂湘君則雙手按着椅把，似乎也有撲過來的意思了！

關山月不覺一驚道：「三位前輩意將何爲？」

樂衡君良久一嘆道：「關賢姪！我托大叫你一聲，同時也以你師父至友身份，給你一點忠告，希望你能接受……」

關山月呼了一口氣道：「前輩是否也要我故意輸給飛駱駝！」

樂衡君搖了搖頭道：「不！雖然那樣對獨孤明或許有利，但是，我們對獨孤明知之甚詳，他將明駝令給你，對你的期望甚高，他是絕不願意你那樣做的……」

關山月連忙道：「假若眞對恩師有所裨益，我個人的勝負並無關係！」

樂衡君疾言厲色地道：「不需要！彭菊人那樣告訴你是她對獨孤明了解還不够深，大散關之約，我們都希望你盡量去爭取勝利，目前你對令師只有一項報恩的方法！」

關山月怔然問道：「什麼方法？」

樂衡君正顏道：「那是剛才你所提的那些字眼，最好能永遠忘記掉！」

關山月嘴才動，柳初陽也正色道：「因爲我們與令師的交情非常，所以才如此相勸你，否則就恁世兄剛才所說的那些字眼，我們就應該……」

關山月一怔道：「應該怎麼樣？」

樂湘君在座上冷冷地說道：「你就應該殺人滅口！」

關山月神色一驚，柳初陽却笑道：「算了！湘君，他是個後輩，妳不要嚇他！」

樂湘君怒聲道：「像他這樣魯莽的小子，遲早會誤事……」

樂衡君也笑了笑道：「妹妹，妳說得太過嚴重了，照我看來，他比獨孤明年青時的時候還有點出息，也許將來的局勢，在他們這一代的身上，會改觀……」

樂湘君的臉色和緩了下來，輕輕地道：「所以他才應該懂得保身自愛！」

樂衡君笑了一笑道：「虹兒！你們折騰了一夜，也應該累了，妳到厨房裏去招呼一聲，叫他們快弄點東西，你們吃了就去休息，我跟妳姨姨，姨丈還有事情商量，不能招待客人，妳可得代我多費點心！」

話雖是對她女兒講的，言下之意，却在暗示關山月與劉三泰離開。

關山月是個聰明人，馬上就聽出那弦外之音了，所以自動地站起來伴笑道：「不是前輩提起，晚輩等眞忘了飢餓了！」

樂衡君連忙道：「虹兒！妳聽見沒有，客人頭一次上咱家就捱餓，這還成什麼話，妳快領關大哥他們吃東西去吧！」

樂小虹信以爲眞，連忙道：「關大哥！你怎麼不早些說呢！我叫王大媽給你包餃子去！」說着站起身來，領着關山月與劉三泰走了！

樂衡君望着他們的背影離開了，才輕輕一嘆：「獨孤明不愧是名列仙榜上的人物，但看他教出來的弟子，也比我們高明！虹兒跟他，簡直是不比！」

柳初陽也是輕輕地嘆道：「黃鶴是唯一獨准在江湖上露面的人，令主對他算是特別寬容的了，願這小子將來的成就能够出人頭地，也爲吾輩吐口氣！」

樂衡君深思地道：「光靠獨孤明一人力量是够，我們何妨也加一把力！」

樂湘君則深沉地道：「給他們知道了，不是有藉口了……」

柳初陽笑笑道：「事情最好是在暗中進行，一抖明了，也沒有多大關係，江湖上既有飛駝令開出現，分明是他們存着挑戰的意思，我們也可不必太受束縛……」

三人會心一笑，接着，聚在一起，低聲密議來！

屏風後面的關山月這時見無法再偷聽到什麼，才輕輕地躡足退走，脚下一點聲息都沒有發出很遠的地方，樂小虹接住他問道：「關大哥！娘姨姨他們在商量些什麼？」

關山月壓住滿腔的疑問笑笑道：「不知道，們的聲音忽然小了下去，大概總不外是明天如何付那個老頭子的方法吧！」

樂小虹搖搖頭，滿臉不解地道：「眞沒想娘們還有那麼多的秘密！」

關山月也是一嘆道：「豈止是妳，連我也越越糊塗了！」

樂小虹默然片刻，忽然說道：「關大哥！您

那個什麼飛駱駝在大散關的約會，帶我也去，好不好？」

關山月本來想立刻拒絕的，可是心念一轉，笑笑道：「好固然好！有妳的神奇鞭法之助，還可以幫我一個大忙，只是妳母親不會肯答應的，她不准妳闖江湖！」

樂小虹頑皮地一笑道：「娘若是不答應，我就偷偷地溜了去，我現在對江湖很感興趣，我要像您一樣，做一個天下聞名的女俠客！」

關山月對她只有苦笑了。

× × ×

中午！夕陽山莊的正廳上擺下了一桌盛筵，兩男三女據案暢飲。

那是樂衡君等人在期待着湖海異叟前來赴會！

因爲預料到將有一場驚天動地的戰鬥，劉三泰自知功力太差，在那個場合下，他連保護自己不受波及的力量都沒有，只好躲在一邊遠遠地看着。

桌上的五個人只有樂小虹一個人畧現緊張，不過却不是畏怯，而是一種興奮，在她平淡的生活中，這是一次從所未有的大熱鬧刺激。

而她却是一個天性愛熱鬧的女孩子！

因此也只有她的話最多，問這問那，埋怨着那瘟老頭還不快來！

柳初陽表現得最冷靜，一杯杯地直灌酒，臉上微現酡顏。

樂小虹忍不住勸他道：「您少喝點吧！別喝醉了就誤正事！」

柳初陽瞇着眼睛笑道：「我是在借酒澆愁啊！一醉能消萬古愁。」

樂小虹不信道：「您這麼達觀的人有什麼可愁的？」

柳初陽搖搖頭笑道：「不！人生愁恨何能免，我被煩惱壓得透不過氣來了！」

關山月也不禁奇道：「前輩有何煩惱之處？」

柳初陽一仰脖子，又灌了一大杯酒，搖着面前的空壺頻呼添酒，等樂小虹替他加滿了，他才嘆道：「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關山月見他突出此言，而樂湘君却笑笑全無慍色，不禁奇詫問道：「前輩伉儷情深如海，相思何寄？」

柳初陽悲苦着聲音道：「我在想念我臉上的麻子！」

關山月這才知道他在故意說笑話，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連樂小虹也被引得格格嬌笑不止。

柳初陽更裝模作樣地道：「我煩惱，所以才拚命喝酒，夫人，妳可知道我煩惱的原因何在？」

樂湘君啐了一口道：「這些陳腔濫調的老笑話，你別再貧嘴了！」

樂衡君却道：「妹妹！我們都沒有聽過，妳不妨說給我們聽聽！」

樂湘君手指着柳初陽道：「他煩惱的原因就是酒喝多了！」

這一說其餘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起來，柳初陽尤其高興，咧着嘴豪笑道：「好哉！夫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卿卿！」

大家正在歡欣嬉笑之際，忽然窗櫺上傳來一陣輕微的叮擊聲，淸晰異常，而那叮擊聲極爲齊整而有節奏。

三個年紀大的人立卽止住笑聲，變色站了起來，柳初陽低聲道：「雲板六叮！好像是第三魔君駕到了，怎麼辦呢？」

樂衡君也莊重地低聲道：「八成那老狡猾賊勾來的，不管它，反正現在時際不同，我們只須依照常禮相待罷了……」

一語方畢，廳外一先一後，走進兩個人來，前面一人是身材魁偉的年青人，相貌在俊秀中帶着陰鷙，氣度却十分從容，穿着紫色衣袍。

後面的一人，才是那喬裝舟子的湖海異叟。

樂衡君等人見到那紫衣少年後，神情不禁一怔，似乎是不認識此人，少年却倨傲地拱拱手，一言不發地拖開一把空椅子坐下。

湖海異叟也拖開一把椅子，坐在那少年的下首，柳初陽不禁怒道：「卜上春！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私人間的約會，你怎麼拖個外人來參加，而且還濫傳雲板……」

年青人傲然一笑道：「我算不得是外人，是老卜拖我來替你們作證，你們打了幾十年糊塗架，一直糾纏不清，就是少了個見證人之故，這場糾紛，今天可以確實解決了，至於雲板六响，是我叫他傳的！」

樂衡君一怔道：「台端是……」

年青人微微一笑道：「我的身份不是已在雲板中說清楚了嗎？」

三人俱皆一怔，柳初陽遲疑地道：「雲板六傳是天齊魔君的信號……」

年青人輕輕地笑道：「家君已然作古，我這位置是世襲的。」

柳初陽訝然失色，道：「什麼？魔君已經仙遊了……」

年青人點點頭道：「不錯！那是六年前的事，家君遺命在下接任，因爲事出倉猝，未及向天下友好一一通知，三位如若不信……」

柳初陽連忙道：「不！世兄氣度面貌，與魔君

如出一轍，這是再無疑問的，只不知如何稱呼？」

年青人坦然地道：「在下祁浩，乃浩然之氣的那個浩！」

柳初陽輕咳一聲道：「祁……世兄，請恕柳某等放肆，剌下祇有如此相稱！」

祁浩毫不在意地道：「當然了，此時此地，都不能講究那些，喂！老卜，現在該你們解決問題了，你有什麼要交代的？」

湖海異叟卜上春白了關山月一眼道：「你們不遵規定，拖了個圈外人在場！」

衆人尙未答話，那祁浩倒笑笑道：「老卜，這可是你走眼了，這圈外人，他是獨孤明的傳人，名傳江湖的明駝令主第二代！」

關山月不覺一驚道：「兄台因何認識在下？」

祁浩笑了一下道：「這是我的職司，我應該認識你的！」

關山月詫然張口待欲有言，却被樂衡君的眼色阻住了，湖海異叟對他狠狠的盯了他兩眼哼聲道：「早知是你，前天在黃河中就該給你些苦頭吃！」

關山月不甘示弱，也哼聲回復道：「恐怕沒那麼容易吧！」

卜上春臉色一變，柳初陽連忙道：「卜上春，你別再節外生枝了，還是先解決我們的問題，至於其中的是非曲直，我想不必要提出來再研究一番了吧！」

祁浩微笑道：「當然了，我們魔榜上的人向來不講究這一套！」

柳初陽白了他一眼道：「祁世兄！明駝傳人還不能算是圈內人！」

祁浩大笑道：「我知道，你放心好了，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我自有分寸！」

柳初陽嗯了一聲，祁浩又笑笑道：「你們快開始吧，光說不練可實在乏味得很！」

卜上春立刻站了出來叫道：「我們是怎麼個解決法，樂衡君，妳別再要那條長鞭了，那天晚上你的寶貝女兒雖然又叫我上了一次當，可是她的手法究竟不如妳乾淨俐落，我已經把妳的鬼門道摸得清清楚楚！」

樂衡君還沒有開口，關山月已對樂小虹一使眼色，她立刻含意叫道：「老殺才！你胡說！你有種再來接本姑娘幾鞭試試看。」

樂衡君大吃一驚，連忙喝道：「住口！鬼丫頭，這裏沒有妳的事！」

然而卜上春已陰惻惻地一笑道：「好啊，血羅刹，老夫跟妳們樂家眞是有緣，上一代的事情未了，下一代的倒又開始了……」

樂衡君急道：「卜老頭兒，你要不要臉，她只是個小孩子！」

卜上春哼哼冷笑道：「十七八歲還是小孩子嗎，照老夫的脾氣第一次在船上就無法放過她，因為她已經冒犯了老夫，可是拘於不知不罪的誓言，老夫無法找她的麻煩，今天她明知故犯，可怪不得老夫了……」

樂衡君怒叫道：「你敢！只要你碰她一根毫髮……」卜上春哈哈大笑，道：「老夫平生就沒有什麼不敢做的事，尤其是對令姊妹，只憾緣份太薄，未能，……」

這時連柳初陽也生氣了，怒聲叫道：「老狗才！你不許再說下去！」

卜上春聳聳肩微微一笑道：「也好！老夫就替他們保留一點，不過老夫這頭一場是找定了那小姑娘，那是老夫的規矩，新帳先結……哈哈……一生相思，兩代清償……」

說到後來，他越發得意了，哈哈大笑起來，

初陽與樂氏姊妹的臉上都流露出憤怒的神色，却

無可奈何，樂衡君微有乞憐似地對祁浩道：「公

既然新膺魔君之位，對敝姊妹當年與他的過節當

所鬩……」

祁浩點點頭道：「在下略有所鬩！」

樂衡君臉上微紅地道：「公子應該念在我們

列一榜，說句公道話，取消他跟小女的約鬥，她還

是個小孩子，有些事情不太受得了！」

祁浩冷冷一笑道：「這個在下無能為力，因為

在下今日是以公證人身份前來，除了評決勝負外，不能管其他的事，而且我們同列一榜，老卜還隔了

一層，我更不能存私偏向自已人！」

樂衡君不禁怒道：「我們有着公子這樣一位

首倒眞是榮幸之至！」

祁浩神色忽地一寒道：「血羅刹，妳們連十年

一卯的定期報到，都缺了三期，我若是眞要執行

首的權威時，就這一點也足够你們受的，妳居然還

敢埋怨我不幫忙，憑心而論，妳們眼中是否把先君

首作榜首……」

樂衡君不禁一呆，居然為他的神氣所懾，廢然

無言坐下！

關山月看事情越來越尷尬，對他們之間奇詭莫

測的曖昧的關係，也越來越迷惑，這時湖海異叟已

對樂小虹公開叫陣。

樂小虹倒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提起長鞭就想出

去，樂衡君將她拖住黯然地道：「孩子！是誰叫妳

多事的，但願妳等一下能把事情看開一點……」

樂小虹莫明其妙地道：「娘，您放心，我一定

把這老傢伙好好地抽他一頓……」（未完待續）